
武俠世界
天星環（糊塗公子故事之三）東方英・著
糊塗夫人帶着一枚指環及一隨從，遍走天下尋訪指環原有主人，憑着自己智慧及絕技，沿途鋤奸警惡，行俠仗義，捨身取義，智服羣雄，力敗羣魔，義動江湖，情節精彩，保証令你手不釋卷。
$3.50
1043

編者話

青年作家黃鷹先生，由本期起加盟本刋，現隆重推出精心鉅著「天蠶變」，本故事題材新穎，故事情節迂廻曲折，並已為麗的電視公司購得版權，即將改編為長篇電視劇播出，敬請讀者先睹為快！

＊＊　＊＊　＊＊

本期巨型小說「天星環」，為東方英先生撰寫「糊塗公子故事之三」，是一篇感人肺腑，俠義凌天又一佳作，故事的女主角程玉琪，為了尋找「天星環」的原主，不辭勞苦，在江湖中闖蕩，運用她的機智，天才，加上一身超人的武藝，終於揭發一名黑道高手的隱秘，同時也拯救了「天星環」主，使他能從黑道邪魔的控制中得以解脫……東方英先生文筆流暢，故事新穎，主題明朗，在本文表現更為突出，喜愛東方英著作的讀者，切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滄海客先生的「亡命天涯故事之一」——亡命江湖，本故事的主角——陸羽——一個負屈銜寃的孤兒，如何飄零江湖，天涯亡命，却又遇上含不少奇遇……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星環

糊塗公子故事之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誰是玉環主

花了三個多月時光，終於把黃金谷的善後處理好了，除了小數四五十個病情特別重的人，需要長時間的治療外，其他的人，都歡歡喜喜的帶着分得的黃金回家去了。

程玉琪吁了一口長氣，帶着歐陽小芬和苗子離開了黃金谷，再上征途，去找尋那「天星玉環」的原主人。

歐陽小芬也有一枚「天星玉環」，也要找尋環主，加以她對程玉琪自心底產生了無比的敬意，因此，寧可暫別李九如，也非追隨程玉琪不可。

身邊有了歐陽小芬，程玉琪一路上的生活起居，就方便多了。

奔波訪伊人

不僅方便了，簡直可以說舒服極了，外有苗子，內有歐陽小芬，程玉琪除了走路需要用自己的雙腿外，其他的事，她就不用煩半點心了。

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兩人都把「天星玉環」戴在手指上，似乎是目標太小，一直沒有碰到注意「天星玉環」的人。

這天，他們來到了四川境內的武隆。

三人正要走進「水月樓」去用膳，迎面遇上了一位錦衣公子，那錦衣公子先驚「咦」了一聲，接着大喜過望的向程玉琪當頭一禮，道：「程姑娘，是您！姑娘還記得小的麼？」

程玉琪微微一怔，接着含笑道：「怎會不記得，尊駕不是徐先生麼！」

徐公子激動地道：「姑娘眞記得小的，小的好高興……」

程玉琪笑道：「咱們都是同過生死，共過患難的朋友，怎能不記得，徐兄，你的大號可是純一？」

徐純一樂得手舞足蹈道：「正是！正是！姑娘好記性……寒舍離此不遠，請姑娘賞臉，去喝杯水酒。」

程玉琪出乎歐陽小芬與苗子意料之外的點頭道：「徐兄盛情却之不恭，我們只有叨擾了。」

徐純一大喜過望，領着他們向自己家中走去。

徐純一就是最近從黃金谷脫險歸來，程玉琪雖然只見過他一面，却過目不忘，一口就叫出了他的姓名，這是最叫徐純一高興不過的事了。

與程玉琪之尊，居然一口能叫出自己的姓名，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會興起一種莫名的感動。

記住一個人的姓名，不但是一種禮貌，也是眞誠相交的橋樑，程玉琪可謂深得其中三昧。

徐純一的家業很大，入門便覺氣勢非凡，不但庭院廣闊，房屋高大，而且雍雍穆穆，自然流露出一股平實的氣氛。

這是一家不普通的人家。

肅客就座，未及奉茶，徐純一忽忽一禮，口中道了一聲：「失陪！」便跑進內堂去了。

片刻之後，只見一陣脚步聲出來了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夫人。

徐純一與另一位少婦一左一右的攙扶着那老夫人緩緩走來。

程玉琪當先離座站了起來。

那老夫人見程玉琪站起身來，急行兩步，向前道：「不敢當！不敢當！姑娘請坐！」

徐純一接口向程玉琪介紹老夫人道：「這是家母。……娘！這位程姑娘就是脫孩兒於水火的大恩人。」

老夫人打着顫聲，叫了一聲：「徐門大恩人……」就要行禮拜了下去。

程玉琪攙住徐老夫人，連稱：「晚輩不敢當，老夫人請坐！」扶着老夫人先坐了下去。

徐老夫人唏吁了二聲，向徐純一和那少婦道：「那麼你們夫妻替老身拜謝程姑娘吧！」

程玉琪還要遜謝時，他們夫婦已經撲地拜了下去，自己又被老夫人拉着不讓回拜，只好側身受了他們的大禮。

接着，徐純一又替歐陽小芬和苗子引見了老母親。

少不得老夫人又是一番感謝之詞。

原來，徐家雖然家大業大，徐純一却是一脈單傳的獨生子，老太爺又早巳過世，母子婆媳三人相依爲命，徐純一之得以平安歸來，對徐老夫人來說，程玉琪不但是救命恩人，簡直是救世菩薩了。

因此，程玉琪被徐老夫人的誠摯留下來了。

程玉琪在徐家一連住了半個月，幾次開口要走，都被徐老夫人死拉着不放。

這天，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商量了一下，打定主意準備不告而別。

到了三更過後，程玉琪給徐老夫人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正要越牆而去的時候，她忽然眉頭一皺，輕「咦！」了一聲，道：「苗大叔，請注意附近的動靜，芬姊，我們到裏面去看一看。」

這是不尋常的舉動，定然發生了不尋常的情況，程玉琪不會無的放矢，苗子只道了一聲：「姑娘！也請特別小心。」身形微晃，不問情由的便翻到牆外去了。

接着，程玉琪向歐陽小芬一招手，反身向內宅撲去。

這時，歐陽小芬也發現了異狀，原來有一陣輕泣之聲正從一座小花廳之內傳來。

花廳之內點得有燈火，輕泣的是徐少夫人，也就是徐純一的媳婦。

她對面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青袍男子，她身後站着一個三十左右的精壯漢子。那青袍男子寒着一張臉，那精壯漢子却不時發出一陣陣的冷笑。

廳中不見徐老夫人，也不見徐純一，只是兩個陌生人，這倒相當令人費解了。

程玉琪向歐陽小芬搖了一搖手，示意她先作壁上觀。

過了片刻，只聽那青袍人冷冷的道：「你想通了沒有？你娘和你丈夫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間了。」

徐少夫人只顧在飲泣，一點反應也沒有。

那青袍人聲音一揚，道：「哭！哭！你就會哭！你聽到老夫的話沒有？」

徐少夫人哀聲道：「二叔，你就可憐可憐他們母子，饒了他們吧。」

原來。這青袍人正是徐少夫人的二叔哩！

青袍人語氣一緩道：「幼瓊，二叔要不可憐他們母子，他們母子還能活到今天麼？」

徐少夫人道：「二叔的大恩大德，侄女沒齒不忘。」

青袍人道：「廢話！今天巳是最後一天了，你怎樣說？」

徐少夫人道：「請二叔再寬限幾天，侄女一定把二叔交辦的事辦好。」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寬限幾天，這巳是第四次寬限了，再沒有下次了。」

徐少夫人道：「就這一次，只要二叔答應，絕不會再有下次了？」

青袍人道：「就這一次。」

徐少夫人道：「就這一次。」

青袍老人道：「這次你一定辦到。」

徐少夫人點頭道：「一定辦到！」

青袍人道：「好，再給你三天時光，三天之後，你如果還推三拖四，那就莫怪老夫要下毒手了。」

徐少夫人答應道：「侄女這次一定辦到。」

青袍人冷「哼！」一聲：「走！」帶着那精壯漢子走出廳外，飛身而去。

徐少夫人忍了片刻，接着，便痛哭起來……

歐陽小芬輕聲道：「我們要不要現身出去？」

程玉琪搖了一搖道：「再看一看。」

徐少夫人哭了一陣，忽然撕下一片衣

襟，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寫了幾個字，然後，當空拜了三拜，取出一把剪刀，當心刺了進去……

她當然死不了，有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在暗中，怎能讓她死！

歐陽小芬輕喝一聲，道：「別做傻事情。」當然人比話聲更快，徐少夫人的剪刀，早已到了歐陽小芬手中。

程玉琪伸手拾起那片衣襟上面寫着：「程姑娘，請救一郎母子。」

字雖不多，但是已看得程玉琪鼻頭一酸。

徐少夫人看清楚程玉琪與歐陽小芬後，大哭一聲，拜倒地上，道：「請姑娘救命。」

程玉琪拉起徐少夫人，點頭道：「你放心，小妹一定盡力，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你先說給小妹一聽。」

原來，徐少夫人的嫁到徐家來，就沒安着好心，目的在謀奪徐家的家財，和一件徐家的寶物。

至於，這是一件什麼寶物，徐少夫人却說不上來，只知那件寶物裝在一隻小玉石盒子裏，藏在老夫人手中。

但，他們結婚之後，徐少夫人却再也不忍傷害徐家母子了。

誰料，新婚半年不到，徐純一又一去不回失了蹤，幸好，只有一年多時光，徐純一又回來了。

這次是那青袍人在徐純一回來後的第三次相逼，而且一次比一次逼得緊，徐少夫人再也支吾不過去了，只有以死求援。

程玉琪道：「還有一件事呢？」

徐少夫人道：「純一這次回來，帶了不少黃金，二叔要查問黃金來源。」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這件事只怕純一兒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徐純一當然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爲程玉琪早防到這一點，除了再三警告大家守口之外，在他們出谷的時候，又點了他們的穴道，使他們暫時失去了視力，直到他們遠出二百里之外，才恢復他們視力，由他們各自回家。

徐少夫人道：「可不是，純一就是說不上來。」

忽然，歐陽小芬輕聲道：「老夫人會不會有事？」

徐少夫人道：「他們都被點了穴道，不會有事情。」

程玉琪道：「芬姊，你先去看看老夫人……」

那知她話聲剛落，歐陽小芬剛待出去的時候，聽外有人乾咳一聲，道：「不敢有勞歐陽姑娘，老身已經來了。」是老夫人。

老夫人能自解穴道，想來也不是等閑人物了。

徐少夫人一見老夫人走了出來，驚叫了一聲：「娘！……」她能說什麼呢？

徐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孩子，別怕，娘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這些日子眞苦了你了。」

徐少夫人又叫了一聲，道：「娘，你都知道了？」

徐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娘都知道了，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其實徐老夫人比程玉琪來得還早，程玉琪也早發現了暗中有人，只是沒有想到暗中之人就是徐老夫人。

徐老夫人的出現，程玉琪亦不無意外之感，微張着秀目笑道：「老前輩好高明的身手。」

徐老夫人笑道：「老了！老了，此調老身很久以前就不彈了。」

徐老夫人親切的拉着徐少夫人坐在身邊，接着道：「年輕時候，老身倒也在武林中走過幾天，自從純一他父親去世之後。老身就絕口不談武事了，所以，純一也沒有學習武功，才被瓊兒二叔欺上門來了。」

程玉琪道：「老前輩逆來順受，初衷如一，可敬可佩。」

一個身懷絕學的人，居然能夠忍下這份被欺侮的屈辱，又怎能不叫程玉琪等人敬服呢。

徐老夫人搖頭一嘆道：「老身還不是功虧一簣，無法自善其身。」

一聲苦笑，又道：「瓊兒，你去把純一叫來，老身有話要說。」

徐少夫人應了一聲：「是！」退了出去，不久之後，把徐純一帶了進來。

徐少夫人當然也懂得武功，自然也用不着再隱瞞下去了。

徐純一只見娘和程玉琪等人都在廳中，一頭霧水，迷惑的道：「娘，出了什麼事？」

徐老夫人淡淡的道：「你先坐下來。娘有話要說。」

徐純一坐好之後，徐老夫人忽然向徐少夫人道：「瓊兒，你沒有嫁給純兒之前，你二叔的爲人，娘早就知道了。」

徐純一忍不住問道：「瓊妹二叔怎樣呢？」

徐老夫人沒答理徐純一，只問徐少夫人道：「你說娘爲什麼還是把你給純兒娶回來？」

徐少夫人微微一怔道：「爲什麼呢？瓊兒不敢亂猜。」

徐老夫人道：「因爲娘很早以前就認識你生身的娘。而且，我們也是一對好姊妹。」

徐少夫人雙眼一紅道：「瓊兒父母早亡，孤苦零丁，從小就由二嬸帶大……」

徐老夫人道：「就因爲你是由你二嬸帶大，所以爲娘盡量忍讓你二叔，再說，你也實在是個好孩子，沒叫娘失望，因此爲娘更不能對你二叔怎樣了。」

徐純一實在忍不住，不由得又問道：「娘，陳二叔到底怎樣呢？」

徐少夫人道：「二叔存心不良，他要對我們不利。」

徐純一從自己母親話中已聽出了不少，當然不會不相信陳幼瓊的話，不過還是免不了一怔道：「有這等事？」

徐老夫人道：「將來你媳婦慢慢再告訴你吧。現在爲娘要談到另一件事了。」

忽然，徐老夫人轉臉向着程玉琪一笑道：「程姑娘的手上那枚玉環可是叫『七星環』？」

程玉琪雙目一亮道：「老前輩知道這玉環？不過我們稱它『天星玉環』。」

徐老夫人道：「老身也有一枚這樣的

玉環，我們却叫它『七星玉環』。」

歐陽小芬道：「只不知是否完全一樣呢？」

徐老夫人道：「是否一樣，兩位姑娘一看就知道，老身正帶在身上哩！」

一面伸手懷中掏了半天，掏出一隻錦囊，打開小錦囊是一隻小玉盒，盒裏面那枚玉環，可不完全一樣，不但玉質相同，色澤相同，簡直就好像是從一塊玉上琢出來的。

徐少夫人搖頭一嘆道：「娘原來把它收藏在身上，怪道媳婦找它不到。」

徐老夫人一笑道：「原來並不放在身上，是知道你二叔企圖後才帶在身上。」

徐純一看了看陳幼瓊一眼，欲言又止的搖了一搖頭，終於沒有插言。

徐老夫人的那枚玉環果然和程玉琪歐陽小芬她們的一模一樣。

程玉琪看了半天，忽然，把她自己手上的玉環取了下來，又要歐陽小芬把她的玉環也取下，將三隻玉環比來比去比了半天，最後併在一起，笑道：「各位看，這三枚玉環可不是從一塊玉石上分割出來的，它的色澤，質地，隱紋，可不說明了一切。」

原來，把徐老夫人的玉環放在中間，程玉琪的玉環放在右邊，歐陽小芬的玉環放在左邊，三環一併之下，連隱紋色澤都合而爲一了。

任誰也看得出來，這三枚玉環原是連在一起的。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晚輩獲得這玉環時，祇道天下僅此一枚，遇到小芬姊時，才知道共有二枚，現在二枚變成三枚了，不知普天之下到底有多少枚？」

歐陽小芬道：「照老前輩『七星環』之稱，此環莫非有七枚不成？」

程玉琪點頭道：「芬姊的話很有道理，也許這玉環眞有七枚之多……」

忽然，柳眉輕輕一顰，沉思起來。

她奇怪這「天星玉環」並不止一枚的事實，大師兄怎會不知道呢？……照說，他應該有知道的能力呀！……這就有點奇了……。

徐老夫人等靜靜的任由程玉琪思索，沒有人出聲打擾她，但，廳外却傳來一陣脚步之聲，還是打斷了程玉琪的思潮。

來人原來是苗子，他先向徐老夫人抱拳行了一禮，然後向程玉琪道：「姑娘，來人的住處離此不遠，我已摸清楚了。」

程玉琪含笑道：「苗大叔請坐，老夫人原來知道那人。」

苗子道：「他身後還有一個大靠山，不知老夫人知不知道？」

徐老夫人微微一怔道：「他還有撐腰的人？這個老身倒是不知道。」

苗子道：「他那個大靠山倒是頗有來頭。」

徐老夫人一皺雙眉頭道：「那是什麼人？」

苗子望了徐老夫人一眼，覺得老夫人一位平常老太太，怎會問出這種話來，好像對江湖人物並不陌生似的，疑訝地稱道：「夫人……。」

程玉琪一旁笑道：「老夫人深藏不露，她不會知道得比我們少。」

苗子輕「啊」了一聲，道：「那人就是江湖陰狠毒惡到了極點的陰私秀才。」

徐老夫人不禁微微一變顏色道：「是他！」

苗子道：「陰私秀才曹萬森還有一個同伴，看那樣子比陰私秀才更陰狠更辣手，在下却是認他不出來。」

徐老夫人搖頭一嘆道：「一日是江湖人，便終身是江湖人，老身決心遠離江湖，却還是離不開江湖。」

程玉琪同情地陪着徐老夫人搖了一搖頭道：「晚輩只覺得奇怪，他們怎會知道老前輩手中這玉環呢？」

徐老夫人苦笑一聲，道：「這倒是老身的不是了。」

程玉琪正了一正身子，等待徐老夫人的下文。

徐老夫人嘆了一口氣，繼續道：「老身人雖退出了江湖，却對這玉環有着一件未了的心願，因此，每在夜闌人靜之時，常常取出來遣懷，也許在無意間被人暗中窺見了。」

徐家是一戶富戶，難免引人心生妄念，更難免沒有江湖人暗中前來窺探，這種想法不但合理，而且，也就是事實。

至於暗中發現徐老夫人手中玉環之後，爲什麼用這種手段謀取，那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做法問題。

程玉琪微微一笑，正中下懷的道：「老前輩對這玉環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呢？」

徐老人長嘆一聲道：「這也是先夫的遺命，他要老身把這玉環送給適當的人，可是老身一直沒找到適當的人送出去。」

當然有東西送人，什麼人都可以送，如果，認眞考慮起來，就不是什麼都可以送了。

程玉琪又問道：「爲什麼要把它送人呢？」

徐老夫人道：「先夫爲什麼這樣吩咐，老身就不知道了，當然，老身也很想知道，不幸先夫沒有說明……」

傷感之情油然而起，徐老夫人不勝唏吁地沉緬了片刻，接着雙眼一亮，揚起一聲清笑道：「現在老身可找到適當的人選了……。」

不用問，她所謂的適當人選是誰？大家都知道了。

程玉琪截口笑道：「且慢，晚輩請問一件事，老前輩可曾知道？」

徐老夫人一怔道：「什麼事？」

程玉琪道：「老前輩可知道這玉環對練武的人有培元固本之助和調和陰陽龍虎之功？」

徐老夫人搖頭道：「這個……老身倒是不知道……不過，這已經引不起老身的興趣了。」

微微一笑，馬上接着又道：「姑娘，老身看中的，正是妳啦！」

程玉琪笑道：「老前輩已然這樣說，晚輩只有當仁不讓了。」

旁邊歐陽小芬微微一笑道：「琪妹，我可要挑眼了。」敢情，歐陽小芬也有過這種想法，沒有行通。

程玉琪道：「芬姊，你的情形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歐陽小芬道：「願聞高論。」

程玉琪道：「芬姊，你還是江湖人啊！你總不能讓自己的功力永遠是一個三流人物吧，何況，這原來是你的責任……」

歐陽小芬忙搖手說道：「好啦！好啦！琪妹，我知道，跟你在一起，好處大多了。」

徐老夫人說給就給，立時將錦囊和玉盒玉環一併送到程玉琪手中。

程玉琪收下錦囊道：「老前輩，請你想一想，有關這玉環的任何見聞。」

徐老夫人道：「也許先夫知道這些什麼，但他沒有說出來，老身却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又是一個謎，程玉琪只笑了一笑，放在心裏。

念動之間，她暗暗忖道：「徐老夫人稱它爲七星玉環，這環會不會另外還有四隻呢？」

這種想法不無道理，一而二，二而三，這不是大師兄也沒提到過麼！

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小小的花廳裏暫時沉寂了片刻。

徐老夫人吁了一口氣，打破沉寂道：「程姑娘，老身心願巳了，天明之後，你們就可以起程去辦自己的事了。」

歐陽小芬道：「老夫人……。」

程玉琪截口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想現在就告辭。」

徐老夫人說道：「現在，天還沒有亮啊。」

程玉琪道：「馬上就要天亮了，這時上路，最是涼爽不過。」

徐老夫人不再堅留，程玉琪三人辭別了徐老夫人，離開徐府之後。歐陽小芬微現不悅之色道：「琪妹，徐老夫人的事，我們不能不管啊！」

程玉琪道：「當然要管。」

歐陽小芬道：「琪妹，可是……。」

程玉琪道：「我們主動去找陰私秀才他們豈不更好。」

歐陽小芬道：「眞的，我的腦筋太笨了。」

三人到得陰私秀才落脚的陳家，天邊正好現出了魚肚白。

程玉琪道：「苗大叔，我們通名求見吧。」

苗子應了一聲：「是！」大步向前，拍起陳家大門。

陳家顯然極爲警覺，苗子的叩門聲方起，門內巳然有人問道：「誰？」

苗子道：「老子！」

「瞎了眼的東西！」大門一閃而開，開門的人還是陳幼瓊的二叔陳二晃。

苗子道：「該打！」右掌一揮而出，陳二晃那能閃讓得開，當時便挨了一記耳光。

陳二晃開門之後，巳看淸來人，他當然也知道苗子他們就是徐家的客人，心中巳是一楞，那知苗子的耳光巳經上了臉。

陳二晃雖然挨了一記耳光，可也一點不氣餒，當下怒喝一聲，道：「好呀！你敢打人，你可眞是瞎了眼了！」一個虎撲，攻向苗子。

苗子身形一動，程玉琪巳在背後喝道：「苗大叔，不要傷他。」

苗子聞聲收勢，身子一側，讓開陳二晃來勢，陳二晃一個收勢不住，人就衝出了門外。

歐陽小芬伸手拉住他，笑了一笑，道：「小心，要跌倒了。」

陳二晃的勢子被歐陽小芬阻住了，可是他也暗暗吃了一驚，因爲，歐陽小芬傳到他身上的勁力，他能心裏沒有數。

就在這時，門內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來得好！請！請！請！」現身的正是陰私秀才。

陳二晃立時換了一副面孔道：「是！是！請！請！請！」

陰私秀才出現了，但另一位人物却未見出現。

程玉琪等人落座之後，程玉琪不待陰私秀才開口，便先自道：「曹先生，我們來，是向你說明一件事情。」

陰私秀才一怔道：「姑娘知道在下的姓麼？」

程玉琪道：「曹先生名聞四海，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陰私秀才笑了一笑，道：「那麼姑娘說明你的來意吧！」

程玉琪伸手取出徐老夫人送給她的小錦囊，揚了一揚道：「曹先生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陰私秀才神色不變，喜怒不形的笑了一笑，道：「這個，在下從未見過。」

程玉琪緩緩的道：「曹先生見過也好，沒有見過也好，我要聲明一句話，從今以後這錦囊之內的『七星玉環』巳是我的了。」

陰私秀才說道：「徐老夫人送給了姑娘。」

程玉琪道：「正是！」

陰私秀才道：「就是姑娘手上的這枚。」當然，他也看到了程玉琪手指上的「天星玉環」。

他能够一眼認出「天星玉環」，可見他對於這「天星玉環」有着某種程度的瞭解。

歐陽小芬擧了一擧自己的玉環道：「本姑娘也有一枚。」

陰私秀才目光閃電般的亮了一下，輕「咦！」一聲，道：「你也有一枚！都是眞的？」

歐陽小芬道：「如假包換！」

陰私秀才道：「在下又長了一份見聞，『天星玉環』原來有二枚！」

程玉琪道：「三枚！錦囊之內還有一枚。」

陰私秀才哈哈一笑道：「姑娘如此跑來告訴在下，不知是何用心？」

程玉琪道：「沒有什麼用心，只是告訴曹先生『玉環』巳是我們的東西了。以後你們不必無的放矢，再去找徐家的麻煩了。」

陳二晃冷笑一聲，道：「老子是找定徐家了。」

歐陽小芬道：「你關心的大約是黃金谷的事吧。」

陳二晃有持無恐的一揚頭，道：「是又怎樣，那死丫頭既然說了出來，老子也不在乎承認。」

歐陽小芬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道：「黃金谷只有本姑娘知道，你要是找本姑娘

倒是找對了頭，哼……」

接着冷笑一聲，又道：「本姑娘警告你，你要是找本姑娘，本姑娘接着，你要是再找徐家的麻煩，你小心本姑娘抽了你的筋！」

陳二晃哈哈大笑道：「我陳二爺見的人物可多了！……」

驀地，但覺刀光一閃而滅，一道涼風掠耳而過，話聲一頓，伸手摸向自己耳朵，一摸之下，耳朵不見了，這時他才「唉喲！」一聲，知道多痛楚，臉色也嚇得蒼白。

憑他陳二晃的身份，幾曾遇見這高身手的人，他那能不嚇得魂都沒有了。

出手動刀的是苗子，苗子冷冷道：「老子如果殺你，還眞汚了老子的刀哩！」

苗子這出手一刀，同時也看得陰私秀才暗暗嘀咕起來，忖道：「此人出刀之快，江湖少見，暫時且忍一口氣，待摸淸了他們的底細再作計較。」

陰私秀才曹萬森讚口道：「好刀法，令人嘆爲觀止了。」

程玉琪緩緩站起身子道：「咱們來意巳經說明，就此告辭了。」

陳二晃眼看程玉琪他們揚長而去，急得直向陰私秀才打眼色，陰私秀才只瞥了陳二晃一眼，一直把程玉琪他們送到門口，還笑嘻嘻的道：「三位好走。」

程玉琪等三人轉上大路，歐陽小芬冷笑一聲，道：「陰私秀才眞陰森可怕，居然忍得下這口氣，而不立時發作出來。」

程玉琪道：「苗大叔的一刀，把他嚇住了。」

歐陽小芬道：「這樣一來，陳二晃大概不敢去找徐家的麻煩了。」

程玉琪道：「只要陰私秀才不支持他，他就想找徐家的麻煩，也討不了好，我們這樣一來，陰私秀才當然不會再支持他了。」

歐陽小芬一笑道：「徐家的運氣眞好，遇上琪妹你這大菩薩。」

程玉琪輕輕的發出一聲嗟嘆，道：「小妹非常懷疑徐老夫人是某一位前輩。」

歐陽小芬道：「她可能是誰呢？」

程玉琪忽然又改變了主意，搖頭一笑道：「我們不談她了，還是準備應付陰私秀才行將發動的追殺吧。」

接着轉頭面向苗子，問道：「苗大叔，你看看附近百里之內有什麼適合的地方，便於對付陰私秀才？」

苗子想了一想道：「由此前去，五十多里路，有一座冷落了的道觀，地處偏僻，最適用不過了。」

程玉琪點頭道：「好，我們就到那道觀去。」

苗子接着加補一句道：「那道觀好像是叫通天觀。」

通天觀相當的大，過去想必有過一番風光歲月，如今全觀只剩下了三個人，一個觀主，一個火工道人和一個小道童。

程玉琪他們以迷路和歐陽小芬生病爲藉口住了進去，否則，一個大男人帶着二個大姑娘，怎會跑到這荒山野嶺來，實在是說不過去。

他們住了一座偏殿，一座殘破的偏殿，偏殿左右一邊一間廂房，正好合用。

他們給了觀主一小塊金子，樂得觀主無不唯命是從，甚至把小道童也派給他們使喚。

離觀五里左右，有一處小市集，食用之物都有得買，這都有小道童代勞跑腿，用不着煩心。

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天下來，一點動靜都沒有，好像完全估計錯誤似的。

歐陽小芬却等得有點不耐煩起來了，皺着眉兒說道：「陰私秀才大約是不敢來了，苗大叔，都是你那一刀，把他給嚇住了。」

苗子笑了一笑，道：「芬姑娘，釣大魚總得有耐性啊！」

歐陽小芬側着臉道：「苗犬叔，你怎樣知道陰私秀才是一條大魚？」

苗子道：「這個你去問問程姑娘就知了。」

程玉琪道：「陰私秀才本人也許還不是一條大魚，但他背後一定有一條大魚支持他，所以，他才不敢輕擧妄動，等待主持人的最後決定，你看吧，他們這次不來則已，一來定必雷霆萬鈞。……」

「姑娘，你的看法錯了！」外面忽然有人接上了話。

苗子輕喝一聲，道：「什麼人？」身子一起，就待飛身出去，却被程玉琪搖手止住他道：「說話的人根本就不在附近，你看不到人的。」

那話聲哈哈一笑，道：「姑娘就能確定老夫不在附近？」

明明有人說話，偏說他不在附近，不是說那人的功力已經通玄入化，便是自己太玄了。

歐陽小芬不用說，連苗子也顯得有點迷惑了。

程玉琪揚聲道：「老前輩如是有心人，就請現身一談吧！晚輩恭候俠駕。」

「哈哈！哈哈！哈哈！你這娃娃倒有趣得很。」話聲方了，殿外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這是說苗子和歐陽小芬的聽覺而言。）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由東南而入，中途轉向西北，最後進入本殿，晚輩可說對了。」

殿外一笑道：「娃娃，眞有你的！」

一個老花子笑嘻嘻的走了進來。

程玉琪欠身道：「晚輩見過老前輩，請老前輩見示名諱，以免失禮。」

老花子笑道：「我老花子就叫老花子，你娃娃叫我老花子，絕不會錯，倒是你娃娃很有幾分道行，能察知我老花子的行徑，實在不簡單，你先抖抖你的底吧。」

程玉琪道：「晚輩姓程，名玉琪，這位是晚輩知交好友歐陽小芬姑娘，這位是苗子，我們叫他苗大叔。」

老花子說道：「廢話，這些老花子早都知道了，老花子要知道的是你的師門來歷。」

程玉琪微微笑道：「這個麼，咱們兩免好不好？」

老花子道：「什麼叫兩免？」

程玉琪道：「老前輩說多少，晚輩說多少，老前輩說了『老花子』三個字，晚輩說了程玉琪三個字，其他的老前輩隻字不漏，晚輩自有不便之處，彼此都不說，

豈不是兩免。」

老花子叫道：「你難道看不出老花子是丐幫的人。」

程玉琪道：「當然，晚輩知道老前輩是丐帮中人，而老前輩也應該知道晚輩是程氏門中人才對呀！」

老花子道：「天下姓程的人何止萬千，誰知道你又是那一支那一系。」

程玉琪笑道：「同理，晚輩也無法知道老前輩是那一位老花子呀！貴帮的老花子，總不止老前輩一位吧。」

老花子氣憤憤的道：「你這娃娃眞不知道尊賢敬老，半點虧都不吃。」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只是有些事情，晚輩有一定的原則。」

老花子道：「這是什麼原則？」

程玉琪道：「禮尙往來。」

老花子道：「老花子已不知道你的底細，怎敢隨便把知道的消息告訴你。」

程玉琪道：「老前輩如不說明身份，晚輩又怎敢完全相信老前輩的話。」

老花子怔了一怔，苦笑道：「你娃娃的話好像有點道理了。」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不敬，但若對陰狠毒辣的陰私秀才，晚輩亦不能不小心謹愼。」

老花子道：「我老花子的姓名久已不用了……」

「啊！晚輩知道了。」

老花子老眼一亮道：「你知道老花子是誰？」

程玉琪道：「丐帮有位老前輩捨帮主而不爲……。」

老花子一笑道：「你知道就行了，說你自己吧。」

程玉琪道：「其實晚輩也已說出來了，當今江湖上能以程氏稱門又有幾家。」

老花子一愣道：「你是程家堡的！」

程玉琪欠身道：「晚輩排行第五。晚輩因爲不願仰仗父兄餘蔭行走江湖，是以不想自道身世。」

老花子想起了什麼似的，「啊！」了一聲，道：「聽說你們程家出了一個傻女兒，那是誰？」

程玉琪笑道：「正是晚輩。」

老花子哈哈大笑道：「你又在做什麼傻事？」

程玉琪早從父親口中知道此老的爲人，只要交上了朋友，便絕對忠誠可靠，因此，一揚手上「天星玉環」，道：「找尋此環的原主人。」

老花子道：「誰是此環的原主人？」

程玉琪搖頭苦笑道：「不知道。」

老花子道：「就算你找到了原主人又怎樣呢？」

程玉琪道：「將這指環還給他。」

老花子道：「就這樣簡單，沒有別的作用？」

程玉琪點頭道：「就這樣，沒有別的作用。」

老花子一笑說道：「這又是一件傻事情。」

程玉琪道：「晚輩倒不這樣想。」

老花子道：「老夫問你，這玉環出世到現在，其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人手，這些人，誰都說得上是它的主人，至於，誰的子孫又能保有它，稱得上原主人的人，只怕很難下定論了。」

「這……。」老花子的話，仔細想起來，很有道理，程玉琪說了一個「這」字，就鼓不起勇氣和老花子抬槓了。

老花子得理不讓人，笑了一聲道：「怎麼，不說話了，如照一班常情而論，你現在擁有這『天星環』，你就算是它的主人了。」

程玉琪聽了這句話，算是替自己找到了說話的理由，搖着螓首說道：「當晚輩得到這玉環時，原持環人就要晚輩找到它原主人爲誓，所以，晚輩不能稱爲它的主人。」

老花子瞪目罵道：「那給你玉環的人，是誰？眞是一個大混蛋！」

程玉琪含笑道：「老前輩怎可隨便罵人！」

老花子悻悻的道：「老花子不但要罵人，還想揍他一頓哩！」

程玉琪搖頭道：「這叫秀才遇了兵，有理說不清了。」

老花子道：「你可知道？你這一來，又要惹起多大的麻煩？」

程玉琪道：「晚輩不怕麻煩。」

老花子道：「你眞的不怕麻煩？」

程玉琪道：「眞的不怕麻煩！」

老花子道：「大丈夫一言旣出。」

程玉琪道：「駟馬難追。」

老花子道：「好！那麼老花子也給你添上點麻煩吧！」

程玉琪一怔道：「老前輩……」

老花子根本不讓程玉琪說話，出手塞給她一隻玉環道：「老花子也有一隻『天星玉環』，你代老花子一併還給原主人去吧。」

可不眞的，又一隻一模一樣的「天星玉環」。

老花子不但變得快，而且變得令人摸不着風。

程玉琪一皺雙眉道：「老前輩，你剛才是怎樣說的！」

老花子道：「你當老花子是大混蛋好了。」話聲中，他已晃到了殿外。

程玉琪叫道：「老前輩，誰是原主人？你總得留句話呢。」

老花子再一長身，人巳到了牆頭上，笑道：「老花子要知道誰是原主人，又何必多此一舉。」話聲未了，人影巳消失在夜空之中。

歐陽小芬氣得跺脚罵道：「什麼老前輩，眞是混蛋之至。」

程玉琪苦笑道：「一枚也是還，二枚也是還，倒也不在乎多這一枚。」

歐陽小芬道：「我問妳一句話，如果它們的原主人不是同一個人，而各有各的原主人，嘿！那你怎麼辦？」

程玉琪腦子裏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由得一震，道：「不會吧？」

「不會吧」當然也可能就是事實，程玉琪有點愕然了。

歐陽小芬輕嘆一聲，道：「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的，可是，奇怪，就是沒有起過這種念頭。」

苗子哈哈笑道：「船到橋頭自然直，

現在何必操那些心。」

苗子自經糊塗公子收用之後，一直把他視同心腹，也沒把他當下人看待，所以，他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

老化子現身而來，大家都以爲他有什麼消息見告，誰知大家都想錯了，他原來出的是這樣的一支奇兵。

這二天，通天觀來了一位書生和一位書僮，他們是看中了通天觀的淸靜，特來借地讀書，準備進京趕攷的士子。

當時，這是一種風尙，一點也不足爲奇。

書生是道道地地的書生，每天手不釋卷，吟哦不絕，見了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她們，正眼也不望一下，一副小老頭子的樣子。

倒是那小書僮長得聰明伶俐，生就一張蜜糖似的嘴巴，能言善道，見了誰都投緣。

小書僮名叫棋兒，正好和程玉琪的琪音同字不同，他們搬來的第一天，他就和苗子建立了交情。

起初，歐陽小芬和程玉琪都懷疑那小書僮人小心不小，別有用心，可是仔細觀察之下，他是那樣的純眞，幾天下來之後，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幾天下去之後，程玉琪和歐陽小芬都被他蜜糖似的小嘴，一陣大小姐，二小姐，叫得對他有了好感。

又過了幾天，他在無意間看到了歐陽小芬手上的玉環，笑道：「大小姐，你這戒指好漂亮啊！」

他要過來把玩了片刻，然後交給歐陽小芬道：「我們公子也有一枚這樣的戒指，他却寶貝得像自己的命一樣重，平日看都不給人看。」

他公子也有這樣一枚玉環，那這是第五指隻了，歐陽小芬暗算之一下，忖道：「也許它們眞有七枚，徐老夫人說它叫做七星環，該是最對了。」

當下，歐陽小芬只笑了一笑，沒有和棋兒多說什麼，棋兒離去之後，她却把棋兒的話告訴了程玉琪，兩人商量着想看看朱公子的玉環，證實一下，是不是完全一樣。

歐陽小芬想要棋兒向朱公子表達她們的意思，棋兒却嚇得臉色都變了，他不但不敢說，而且還再三向歐陽小芬央求道，請她千萬不要說他說過他公子有這種玉環的話。

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居然害怕到這樣程度，顯見朱公子對於那枚玉環很重視，和再三嚴告過棋兒，不准他在外面亂說。

當然，其中礙着棋兒，歐陽小芬就是想單刀直入的去和朱公子談論玉環的事，也有所不妥了。

又過了二天，棋兒忽然驚叫着從房中跑了出來哭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們公子得了急病，就要死了。」

苗子跑進朱公子房中，只見朱公子已是臉色發黑，奄奄一息了。

這分明是中了毒的現象，苗子趕忙回來向程玉琪說了，程玉琪帶了隨身解毒藥物，趕到朱公子房中去，朱公子巳是一命嗚乎，不待程玉琪援手，便離開人世間。

朱公子的屍體被送回去了，像是大海上的一個泡沫一樣，消失的時候，沒有激起任何反感。

但是，朱公子的死，在程玉琪和歐陽小芬苗子三人眼裏，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爲，他也懷有一枚「天星玉環」。

朱公子是一位文弱的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要謀取他的天星環，當然不費吹灰之力，至於要他命的理由，自然是不讓他有口說出害他的人是誰。

歐陽小芬嘆息一聲，道：「我們忘了一件事情。」

苗子道：「什麼事？」

歐陽小芬道：「忘了看看他的玉環還在不在。」

程玉琪道：「我們不能那樣做。」

歐陽小芬一笑道：「我就是這樣一根腸子直通到底，給你這樣一說，我們倒眞不能那樣做。」

眉頭微微一挑，她又發出一聲驚人的叫聲，道：「琪妹，他會不會就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

她的直覺反應，其快無比，而且，也極可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朱公子要眞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那她們又該如何處理呢？

歐陽小芬的話震撼着程玉琪，也震撼了她自己，倆人都皺起了眉頭，心頭上升起了一片陰影。

祇稍片刻之後，苗子大聲一笑道：「歐陽姑娘，你最會嚇人了，那會有這樣巧的事，不要自尋苦惱了吧。」

歐陽小芬苦笑道：「我是一個倒霉的人，倒霉的人就專遇上倒霉的事，怎能不叫人提心吊胆。」

苗子笑道：「錯了，你該是個運氣最好的人才是。」

歐陽小芬一怔道：「你倒比我自己還清楚？」

苗子道：「你要不是一個幸運的人，會這樣輕鬆的脫出魔掌麼？」

歐陽小芬笑道：「這樣說來，我倒是最幸運的人了。」

苗子道：「你這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

「別開玩笑了，有人來了……」程玉琪笑着阻止苗子給自己臉上貼金。

眞是有人來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正越過重門，朝他們住的偏殿走來。

人數還不少哩！總有七八人之多。

人現眼前，居然是身穿公服的官差，當先的一人，年紀不大也不小，三十多歲，一臉精明樣子，態度客客氣氣的抱了一抱拳，問道：「下官是太爺座下捕頭步青藍，請問那一位是歐陽姑娘，歐陽小芬姑娘？」

他們三人當中，程玉琪是三人之前，苗子是對外的代表，她歐陽小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怎麼樣也輪不着她出頭，來人居然找上了她，眞是意外之意外。

歐陽小芬疑訝的道：「問我，我就是歐陽小芬，不知上差有何賜教？」

捕頭步青藍道：「縣太爺有話要和姑娘談一談，請姑娘移玉一行。」

歐陽小芬道：「有什麼事？」

步青藍道：「這……本官只是奉命前

來迎接姑娘，什麼事由就不知道了。」

當然不會不知道，他不說出來，自然有他的理由，不過他還算很客氣，沒有板着臉打官腔。

歐陽小芬可也是跑過江湖見過世面的女孩子，點頭道：「好，小女子遵命。」

捕頭步青藍又轉向程玉琪和苗子道：「你們就是程姑娘和苗子吧？」

程玉琪道：「正是。」

捕頭步青藍道：「縣太爺也請二位相伴歐陽姑娘一行，以便隨時請教。」

他們那能放心讓歐陽小芬一個人單獨去見縣太爺，捕頭不請，他們自己也要去，步捕頭既然出言相請，程玉琪和苗子那有不去之理。

捕頭步青藍倒是設想極週到，帶來了二乘小轎，供姑娘們乘用。

大家一行到得縣衙前，縣衙門外已是如臨大敵，佈滿了弓箭手和快刀手。

二位姑娘下得小轎，歐陽小芬一看情形不對，臉色微微一變道：「琪妹，情形有點不對啦……。」

一語未了，捕頭步青藍已是一個箭步，搶到歐陽小芬面前，一抖手中鎖鍊道：「姑娘，對不起，請戴上國法。」「國法」兩字說得特別重，先給你戴上一頂大帽子。

歐陽小芬冷笑了一聲，喝道：「哼！你……。」

程玉琪輕喝一聲，道：「芬姊，不要衝動，咱們見了縣太爺再說。」

歐陽小芬免强的戴了鎖鍊，步捕頭又轉向程玉琪說道：「姑娘，同時也請你原諒！」

忽然向身後一招手，喝道：「給程姑娘加上刑具！」

程玉琪剛才還說歐陽小芬，現在輪到自己頭上，當然無話可說，默默的上了刑具。

一旁的苗子忍不住火冒三千丈，暴喝一聲，道：「你們這些瞎了眼的東西……」身形一矮，左腿橫掃而出……。

殺人王丁一丁過去是什麼人，什麼功夫，他這一腿之力，豈是這小小山縣，小小捕頭抵擋得住，腿風一起，凡是他身邊的人，都被掃了出去。

程玉琪清喝一聲道：「苗子，不得無禮，這是國法，你還不住手。」

程玉琪可也不是死腦筋，明着喝止苗子，暗中却傳音吩咐苗子道：「苗大叔，你速行離此，以便接應。」

苗子一聲長嘯，所有捕差紛紛退後了幾步，人已拔腰而起，就在大庭廣衆之中，展開輕功絕學，幌身上了街前房屋，接着身形一伏，便不見了影子。

苗子的動作其快無比，在這些普通兵勇面前，他們縱然刀出鞘，箭上弦，也根本沒有出手的機會，連目標都看不清楚，就不見了出手的對象。

捕頭步青藍身形一退一回，不見了苗子，臉色一變，換了一副形像，惡惡的道：「你們竟敢拒捕，簡直胆大包天，目無王法……。」

程玉琪也是臉色一冷道：「步捕頭，本姑娘是給你面子交差，你要作威作福，那就莫怪本姑娘砸了你的飯碗，哼……」

她丹田微微吸了一口氣，化氣成鋼，吁出打在步青藍肩井穴上。

捕頭步青藍但覺肩井穴一陣劇痛，一條左臂就拉不起來了。

程玉琪的動作，避開了旁觀的人，但却特意叫步青藍看在眼中，果然，步青藍先是怒目切齒，接着忍了又忍，最後，換了一副笑臉道：「姑娘，在下實在是責任所在，身不由己……。」

程玉琪道：「守份守職，本姑娘不怪你，你要昧着良心辦事，你這輩子也就完了。」

什麼鳥張什麼網，程玉琪一點也不含糊，她雖然非常有理性，却也不甘接受不合理的委屈。

擒賊擒王，先給你捕頭老爺來點什麼，以後走着瞧吧！

這是無言的顏色！也是無言的默契！

捕頭步青藍沒有再因苗子的逃脫，而再遷怒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忍着一肚子氣，把她們帶進大堂。

縣太爺早就升堂在座了，堂下正跪着棋兒問話啦！

捕頭步青藍向前行禮，稟報道：「二個女犯人帶到，但男犯人脫逃了。」

縣太爺一拍驚堂木，喝聲道：「帶女犯！」

程玉琪與歐陽小芬走到公堂之前，縣太爺又一拍驚堂木喝道：「大胆女賊，見了本官還不跪下！」

歐陽小芬柳眉一豎，就要發作起來，程玉琪却輕聲道：「國有國法，他大小是國家的官，我們先跪下吧。」

二女無言的跪在公堂之前。

縣大爺又一拍驚堂木喝道：「你們爲何謀財害命，快快從實招來！」

這位縣大爺顯然有點糊塗，也許是辦案心切，居然不先問犯人的姓名，也不說明情由，便無頭無腦的要她們招供。

歐陽小芬忽然笑了起來道：「大老爺，有什麼事呀？要小民女招什麼供呀？」

縣大老爺作色道：「你們殺了人，還問本縣大老爺什麼事，混帳之極，快快招來，以免皮肉受苦。」

歐陽小芬笑話如故地道：「小民女有兩人，殺人的是誰呀？縣大老爺要問話的人是誰呀？」

縣大老爺一怔，道：「本大老爺要問歐陽小芬，你們誰是歐陽小芬，快報上名來。」

歐陽小芬暗罵了一聲：「糊塗蛋！」接着故意惡作劇地一指程玉琪道：「那你問錯了，是她，不是我。」

縣大老爺突然一拍驚堂木，喝道：「大堂之上，你你我我，目無法紀，給本大爺掌嘴！」

堂上兩旁一聲叱喝，歐陽小芬的臉色馬上變了，她可要不顧一切了。

幸好，這時捕頭步青藍忽然移步轉到縣大老爺身旁，悄悄說了二句話，縣大老爺震動了一下，語氣一緩，道：「念你兩女無知，本大老爺法外施德，饒過你這次，你們誰是歐陽小芬，自動報名上來。」

歐陽小芬笑着道：「小女子就是歐陽小芬。」

縣大老爺一怔道：「你……你就是歐

陽小芬！你這個殺人兇犯，還不快快把殺害朱公子的實情招來。」

歐陽小芬說道：「誰說我殺害了朱公子？」

縣大老爺道：「證人就在你身邊，你還狡賴得了麼？」

誰？棋兒正抬眼望着她！

縣大老爺接着又道：「你爲了謀取朱公子一枚家傳玉環，於是你狠心殺了朱公子，偷去了他的玉環，今如人有人證，物有物證，你還有什麼可說？」

人跪在那裏，那麼物呢？

「什麼物證？」歐陽小芬氣得哭笑不得。

「證就在你手上！本大老爺難道還會寃枉你不成。」

歐陽小芬張大眼睛再也說不出話來，雖然這不是事實，但衆目睽睽之下她手指上正有一枚戒指，這叫她如何分辯得了。

歐陽小芬氣得頭腦又漲又昏，大叫一聲道：「棋兒你說，這是怎樣一回事。」

縣大老爺這倒沒有阻止她向棋兒問話，只乾着嗓子冷笑了二聲。

棋兒一副可憐像道：「棋兒知道的情形都向大老爺稟明了。」

歐陽小芬道：「你再說一遍給大家聽一聽。」

棋兒道：「這……這……。」

縣大老爺道：「你就再說一遍，也讓這女犯心服口服。」

棋兒應了一聲「遵諭」，接着說道：「姑娘聽說我們公子有一枚『天星玉環』，便要棋兒去和我家公子商量借來一看，結果，我們公子不肯答應，後來就莫明其妙的死了，如此而已，芬姑娘，棋兒可沒說你就是兇手啊！」

大體上聽來，棋兒的話並無亂說，仔細推敲起來，話中的問題可大了。

歐陽小芬冷笑一聲道：「我怎樣知道朱公子有枚『天星玉環』？」

棋兒道：「是棋兒說出來的呀！」

歐陽小芬道：「你怎會想到要說這些出來？」

棋兒道：「是你問棋兒的呀！」

歐陽小芬道：「我爲什麼要問你？」

棋兒道：「這個棋兒就說不上來。」

歐陽小芬以爲棋兒會順理成章的將經過情形一一說來，那知棋兒把整個的實情用一句話完全否定了。

歐陽小芬怒喝一聲，道：「你胡說，你明明看了我的戒指而說起來的。」

棋兒不說話了，不是承認，也不是否認，好像不知怎樣回答才好的樣子。

歐陽小芬大叫道：「你說話呀！」

棋兒忽哭了起來道：「你要我怎樣說才對呢？」

歐陽小芬氣得快要瘋了，止不住全身皆顫的叫了一聲：「你……你……。」

耳邊忽來程玉琪的心聲細語道：「芬姊，這是一個天衣無縫的圈套，不要問了，越問越糟糕，留點精神另想辦法吧。」

一語提醒夢中人，歐陽小芬漸漸冷靜下來，什麼話也不問了。

縣大老爺冷笑一聲，道：「歐陽小芬，你還有什麼話說？」

歐陽小芬一開始不說話，便什麼話也不再說，對縣大老爺的話，相應不理，半句話也不說了。

縣大老爺吩咐一聲，道：「收下她手上證物呈堂。」

一個公差走向歐陽小芬，去取歐陽小芬手上的玉環，歐陽小芬又想反抗不給，一旁程玉琪道：「不要做無意義的事，給他們算了。」

歐陽小芬氣憤的道：「一個小小的山城縣府……」

忽然一聲冷笑打斷了她的話道：「山城縣衙雖小，可是整個朝庭王法的一環，你難道敢抗拒王法造反不成，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們要不給程家堡添痳煩，最好乖乖的守法。」

話聲來自內力傳聲，是誰發出來的，無人知道，因爲周圍的人物太多了，又在突然之間發話出來，誰也無法分別出來。

這是一句非常有威脅性的話，同時也是將來發展的必然過程。

歐陽小芬搖頭一嘆，將玉環交給了那公差。

縣大老爺一指程玉琪，道：「報上名來。」

程玉琪報了自己姓名，縣大老爺問道：「殺害朱公子時，你出了手沒有？」

程玉琪道：「民女什麼也不知道。」

縣大老爺冷笑一聲，道：「本縣自會給你一個明確罪證，來人，把他們先行打入大牢，另期再審。」

兩旁衙役一聲叱喝，就待把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帶去之際，一旁記錄的文案夫子，忽然擺了一擺手，先止住衙役帶人，然後，去向縣大老爺身邊說了幾句悄悄話。

縣大老爺點頭之下一揮手道：「且慢，先當堂收繳女犯隨身携帶各物，落案備查。」

這樣一來，她們身上所有的東西都被縣大老爺當堂收繳去了，當然，程玉琪身上的另外三枚「天星玉環」也到了縣大老爺手中。

收繳各物之後，這才把程玉琪和歐陽小芬送入大牢之內。

花子與老道　憶述七友會

這裏只是一座山城小縣，所謂牢房也者，並無大小之分，算來算去一共只有兩間牢房，一間關男犯，一間關女犯，女犯閑空的時候多，關人的時候少，目前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就是女犯間的唯一女犯。

一被關進牢房，歐陽小芬切齒恨恨的道：「他們這一招倒眞厲害，不費吹灰之力，就達到了目的……琪妹，你當時爲什麼不贊成抖手一走呢？」

程玉琪道：「那樣一做，我們就眞的成了殺人犯了。」

歐陽小芬道：「難道現在不是？」

程玉琪道：「現在還不是。」

歐陽小芬道：「可是四枚『天星玉環』都到了他們手中去了。」

程玉琪道：「沒關係，他們跑不了呢，……」皺了一皺眉頭，自言自語道：「其中過程，很叫人想它不通？」

歐陽小芬道：「你說什麼？」

程玉琪道：「我認爲那朱公子……」

歐陽小芬斷章取義的一笑，道：「書呆子一個，有什麼好想的。」

程玉琪望了歐陽小芬一眼，含笑道：「你說那朱公子是有關係的人呢？還是全無關係的？」

歐陽小芬這才發現自己的笑話眞成了笑話了，訕訕的道：「一個犧牲品，可憐虫，會有什麼關係？」

程玉琪道：「可是那小棋兒，人小鬼大，沒有相當的手腕，休想控制他，而他與朱公子的關係，看來不是臨時湊合的，這就教人想不通了……。」

暗中忽然有人傳音接話道：「你這叫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連這等小花樣都看不出來。」

程玉琪臉色一喜道：「你是老化子前輩。」

老花子道：「朱公子者陰私秀才是也，你說陰私秀才能死嗎？」

這時，老化子沒有再用傳音神功，只是把聲音壓得很低，僅只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可以聽到。

歐陽小芬輕聲道：「他明明已經死了，怎能說不能死。」

老花子笑道：「死個別的人，可以戴上副朱公子的人皮面具，不就是朱公子了。」

歐陽小芬一踩脚道：「下次過堂，我要驗屍。」

老花子說道：「不會再有下次了。」

歐陽小芬道：「豈有此理，豈能就此定案。」

老花子道：「也沒有定案，因為根本就沒有落案。」

歐陽小芬罵道：「你這好大胆的混蛋縣官。」

老花子道：「天高皇帝遠，誰管得着他，何況他得了一萬兩銀子，就是不再幹這縣大老爺也够他闊的了。」

程玉琪苦笑道：「老前輩都知道了。為什麼不提醒我們一聲？」

老花子道：「不讓你們吃吃苦頭，你們那裏知道行路之難，這叫機會教育，你們懂不懂！」

歐陽小芬脫口罵道：「鬼的機會教育，『天星玉環』都被他們搜去了。」

老花子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花子的玉環，你們可要負責到底……接着，這個給你們！」

一道金光先落牢外接着它飛了進來，歐陽小芬伸手抓去，入手又沉又凉，敢情是一枚小金元寶。

歐陽小芬冷笑一聲，方待說話時，一個大脚婦人走進牢房，望着歐陽小芬手中小金元寶，咧嘴一笑，道：「兩位眞有辦法，這大的金元寶都帶進來了。」

歐陽小芬伸手道：「你想不想要？」

那婦人忽然閃身擋在歐陽小芬前面，輕聲道：「姑娘有何吩咐？」

歐陽小芬開玩笑道：「你如果想法子讓我們出去，它就是你的了。」

十兩黃金的小金元寶，根本算不了什麼回事，可是在升斗小民的眼中，尤其是在窮山僻野的小地方，十兩黃金的誘惑力，足够引起一場謀財害命的人命官司。

想不到一句玩笑話，居然招得那大脚婦人一點頭道：「成！三更時分包你們走人。」

說話的口吻，就像縣大老爺當堂釋放他們一樣。

歐陽小芬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她回過神來時，那大脚婦人已經走出去了。

兩間牢房，只有一個正式的牢卒，這大脚婦人就是牢卒的老婆，有女犯人的時候，大脚婦人就是臨時女牢卒，支領一份臨時公費。

那大脚女人眞有點人情味，她出去了一趟，帶回了幾樣小菜和一些白米飯，笑笑地說道：「這不是牢飯，是小婦人孝敬兩位姑娘的，兩位姑娘今天够辛苦的了，好好休息一下，養足精神，晚上就好趕路了。」

來得糊塗，去得更糊塗，想不到十兩黃金居然買回了自由，兩人走出牢房之後，歐陽小芬不住搖着頭，自言自語道：「不敢信！不敢信！這事說出去之後，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兩人當然不敢再留在城內，剛飛身落在城外時，苗子已經暗影中現身出來，道：「兩位出來了。」

歐陽小芬驚叫一聲，道：「你好像知道我們一定會出來似的。」

苗子笑了笑道：「縣大老爺得了金子，又被刮去了半邊鬍子，能不放你們出來麼！」

程玉琪道：「你見了老花子了。」

苗子道：「沒有。」

歐陽小芬問道：「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

苗子道：「回通天觀去。」

歐陽小芬道：「能够回去麼？」

苗子道：「有什麼不能回去？」

程玉琪點頭道：「沒有人想到我們會回去，其實就是有人料到我們會回去，也沒有關係了。」

回到住處，同往常一樣接待他們，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故一樣。

歐陽小芬洗過一身霉氣後，急着便問苗子道：「苗大叔，你見過了老花子沒有啊？」

苗子道：「當然見過。」

歐陽小芬道：「那這些主意都是老花子出的了。」

苗子道：「是的。」

歐陽小芬又道：「老花子在那裏？我要問問他去。」

程玉琪笑道：「怪他讓你受了一肚子窩囊氣是不是？」

歐陽小芬道：「難道不應該。」

程玉琪忽然向外揚聲道：「老前輩，您就請現身吧！」

歐陽小芬接口道：「原來你就在附近呀……。」

老花子笑吟吟的閃身而出道：「你這小丫頭，要怎樣？」

歐陽小芬道：「給我一個公道。」

老花子道：「什麼公道，活該！長了那麼大的個子，連這點鬼門道都看不出來，還有臉向老化子要公道。」

老花子這一罵，不但歐陽小芬的臉紅了，就程玉琪的臉也紅了。

還有，苗子的臉色也不大好看。

他們都是當事人，也等於都是上當人，換一句話說，也都該挨罵。

歐陽小芬冷笑一聲，道：「你還不是一樣，你要眞看出來了，豈有不先告訴我們的道理。」

老花子瞪目道：「老花子為什麼要告訴你們，別以爲走了一次途就天下行得通了，這不過是給你們一個小小的警告。」

歐陽小芬「噗哧！」一笑道：「你分明自己也沒有看出來，故意擺出老前輩的架子撐面子而已。」

老花子哈哈一笑之後，忽然問道：「利嘴丫頭，你爺爺可是叫歐陽俊？」

歐陽小芬一怔，道：「你認識我爺爺嗎？」

老花子道：「廢話，老花子要不認識他，怎會說出他的姓名來。」

歐陽小芬訕訕的一笑，道：「你不是唬人的吧。」

老花子道：「和你這種丫頭拉關係，還會有什麼好說麼？」

歐陽小芬笑道：「怎麼沒有好說，我燒的狗肉可是天下一絕，冠古絕今，你想不想嘗一嘗？」

老花子吞了一口口水，雙目一亮道：「你眞會燒狗肉？」

程玉琪一旁笑了接道：「她在黃金谷幹過灶下燒火丫頭，總該學了一兩手燒菜的本事。」

老花子道：「燒火算什麼本事？」

歐陽小芬笑道：「烹飪的秘訣，眞要在火功，你連這個都不懂，那就不用談了，算了，你還是談談陰私秀才他們的去處要緊。」

老花子搖頭道：「老花子不知道。」

歐陽小芬道：「那你來做什麼？」

老花子道：「老花子還有一枚『天星玉環』，送琪丫頭。」

在大家驚訝的目光中，老花子手中果然又出現了一枚「天星玉環」。

老花子像送瘟神似的把玉環向程玉琪手中一塞，只說了一句：「還是拜托你了。」便一長身飛身去了。

程玉琪微微一皺雙眉，沉吟不語。

歐陽小芬却是恨恨的一跺脚，說道：「這種老前輩，倒是少見得很，鬼鬼祟祟的。」

程玉琪一笑道：「他既然高深莫測，我們就不想他的事吧，現在我們大家安心的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離開這裏。」

歐陽小芬嘴吧一張，本來還想說什麼，只見程玉琪已閉上雙目，摒除雜念，坐息起來。

歐陽小芬只好也坐息起來。

苗子退身出來，就在廳外爲她們護法守衛。

天边剛現曙光，程玉琪便睜目站了起來，眼看歐陽小芬仍在定中，便輕身走出廳外，面向東方，吸了幾口清新的空氣。

瞥目間見前面樹林中人影閃動了一下，程玉琪微微一怔，覺得那人影，好像苗子。

難道苗子又發現了什麼可疑的人？

程玉琪放心不下，身形一幌，掩了過去。

苗子的聲音冷冷的道：「老道，原來是你，你原來是一位武林高人，倒叫在下走眼失覺了。」

苗子對面站着一個道士，是那位火工道人，這倒很叫人奇怪，爲什麼不是觀主而是火工道人呢？

火工道人的行踪顯然也被苗子看破，無所遁形，遂也不再裝作，微微一笑道：「我原是我，有什麼可驚訝的。」

仔細一想，火工道人的話一點不錯，他過去是這個樣子，現在也是這個樣子，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如說他有一身好武功，那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苗子「哼！」了一聲，道：「你鬼鬼祟祟的在附近做什麼？」

火工道人笑道：「通天觀的主人，該不是你苗大俠吧！老夫是通天觀的火工道人，我們人手簡單，老夫除了燒飯之外，也身負全觀安全之責，老夫四處走走，難道不應該？」

當然應該，苗子皺起了雙濃眉，惱怒的道：「說得倒是有理，那麼，你爲什麼要跑？」

火工道人說道：「老夫有話想和你談談。」

苗子道：「我們有什麼可談？」

火工道人道：「談談你自己。」

苗子一震道：「我？」

火工道人道：「老夫想看看你人皮面具下的廬山眞面目。」

苗子笑了一笑道：「我沒有用人皮面具。」

火工道人道：「那你一定用了易容藥物。」

苗子冷笑一下，道：「你在發什麼神經病。」

火工道人道：「你很像一個老夫知道的人。」

苗子暗暗一驚，忖道：「他要是尋仇的人，可是麻煩了。」念動一閃，當機立斷，冷冷的道：「我不認識你。」轉身欲行。

火工道人錯步阻去苗子的退路道：「你當然不認識老夫，但老夫已經可確定你就是丁一丁了。」

苗子道：「誰是丁一丁，你胡說些什麼？」

火工道人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丁一丁你居然不敢承認自己，也未免太沒有出息了。」

苗子目中殺機隱現，冷冷的道：「我不是丁一丁，你別想找事生非。」

火工道人臉上原本一直帶着笑容，這時也是一歛笑容，道：「老夫就不相信你不是丁一丁。」

說着，右掌一遞而出，掌勁如山，便向苗子當胸打到。

苗子冷笑一聲，道：「在下不惹事，可也不是怕事的人，哼！」揮掌相迎。

今天的苗子，已不是早年的殺人王時代的丁一丁，出手相搏之間，已經沒有了殺人王時代的霸氣，但是在招術藝業上却更是奧妙精微。

倒是那火工道人出手之間，便勢若雷霆，招招含煞，式式追魂，凶狠惡毒兼而有之。

兩人一交上手，就是五十多招，未分勝負。

苗子自追隨糊塗公子以來，不但武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境，在個人養氣方面，也有了改觀的成就。

可是，這時他却有點沉不住氣了。

他的沉不住氣倒不是因爲那火工道人武功高强，而產生的强大壓力所至。

實在說來，他要打敗那火工道人，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他眞正的煩惱，便是火工道人那套掌法，那套掌法，完全是他身爲殺人王丁一丁時，所用刀法的演變而成。

換一句話說，這火工道人的掌法，和他以前使用的刀法，實乃同源一脈所傳。

苗子心潮激盪不巳，幾乎要住手，喝問那火工道人的出身來歷。

可是，他旣而一想：「以前種種早巳死去，又何必尾大不掉。」因此，心氣又漸漸回復了平靜。

驀地，一聲：「住手！」飄然而到，人影飄然之間，通天觀的觀主老道士出現了。

苗子借着喝聲，身形一幌，退開了五步。

老道士目光如火，罩着那火工道人，喝聲道：「你是什麼人，從實說來。」

火工道人道：「弟子火工道人，觀主難道不認識了。」

老道士道：「你這套掌法從那裏學來的？」

火工道人道：「觀主，這個你也要管嗎？」

老道士道：「實話實說，對你只有好處。」

火工道人道：「當然是師父教的。」

這句話當然也是搪塞的話。

老道士道：「這掌法叫什麼名稱？」

火工道人道：「修羅掌法。」

老道士道：「你師父可是只有一隻眼睛？」

火工道人一愕道：「觀主知道他老人家？」

老道士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只冷冷的道：「你隱姓埋名在本觀苦修了十幾年，所爲何來？」

老道士的問話，越問越玄，也越問越有深度，火工道人那股頑劣的氣勢不由得一沮，道：「弟子絕無非份之想。」

老道士道：「那你現在爲什麼向苗施主惹是生非？」

火工道人心念連轉，最後，一揚頭道：「觀主何必多問？」

老道士道：「你不說個明白，貧道縱能放過你，只怕另有別人放不過你。」

火工道人目光四射，道：「誰？」

觀主轉頭向程玉琪隱身方位，微微一點頭，道：「程姑娘，請出來吧。」

火工道人暗暗一凜，他眞一點都不知道程姑娘就在附近，就此一失，他已遠不如人了。

程玉琪緩步而出，走到老道士身前，欠身一禮道：「晚輩見過老前輩。」

老道士稽首還禮道：「老道不敢當，姑娘少禮。」

微微一笑，指着火工道人又道：「此人姓班，江湖上有名的斷魂掌，就是他，十多年來，他是本觀的火工道人，將來他將是什麼人，老道就不知道了。」

火工道人一聽自己的本姓本名老道士全知道，當時就涼了半截，眞想不到，這老道士對自己這樣清楚，而自己對他，這十多年來，又知道了些什麼？

火工道人心念電轉，目光四射，有了開溜的打算。

程玉琪轉臉向着火工道人一笑，道：「班大俠剛才追問苗大叔的話，我代他回答，可不可以？」

火工道人班發一抱拳道：「不敢有勞姑娘，老夫告辭了。」

說着，轉身一躍，射出六丈開外。

苗子大喝一聲，道：「那裏走！」就要追趕而去。

程玉琪輕喝一聲，道：「苗大叔，該不該讓他去，自有老前輩作主。」

老道士呵呵一笑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讓他去吧。」

火工道人班發，立在當場猶豫了一下，然後，一頓脚飛掠而去。

程玉琪再向老道士欠身一禮，道：「晚輩幾乎錯過高人，尚請老前輩明教，以免失禮。」

老道士笑哈哈說道：「好說，好說，老花子重現江湖，我老道士自然也不甘寂寞了。」

程玉琪輕「啊！」了一聲，笑靨一開，道：「原來老前輩就是上清道長，晚輩失敬了。」

要知上清道長與老花子許桂，在老輩人物中併稱日月雙華，比現在江湖上的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還早成名二十多年，當然一身功力修爲更不在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之下。

上清道長微微一笑道：「姑娘倒是見多識廣。」

程玉琪道：「晚輩對衷心素仰的前輩風範，尤能耳熟不忘。」

上清道人哈哈一笑道：「小娃娃，你很會說話，比你老子强多了。」

他這種態度，這種語氣，實在不像一個玄門中的高士，如果，你眞有此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只因，他乃是眞知眞悟的人，所以不拘小節而寧眞玩世，也因此與老花子並稱日月雙華。

程玉琪是秀才不出門，早知江湖事，對這位老道爲人，瞭然於胸，於是也微微一笑道：「老前輩風采如昔，江湖不老，武林長靑，晚輩甚爲欽佩。」

上清道人一抖手道：「廢話少說，老道有句話要問你了。」

程玉琪欠身道：「請賜教。」

上清道人說道：「老花子昨晚來找過你？」

程玉琪點頭道：「來過！難道他沒有去看老前輩？」

老花子與上清道人乃是數十年道義之交，聽老道士的口氣，好像他們沒有見過面似的。

上清道長點了一下頭，又問道：「找你有什麼事？」

程玉琪直言道：「他又送了晚輩一枚『天星玉環』。」

上清道人大叫一聲，道：「好呀！果然是他這花子。」

程玉琪道：「老花子有何不妥？」

上清道人道：「你道他那『天星環』是那裏來的？」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臆測。」

上清道人道：「老道我的！」

程玉琪道：「這……。」她聽語氣就明白了不少，只是很難搭話。

上清道長恨得一咬牙道：「他偷了老道的。」

程玉琪問道：「老前輩可要收回此環嗎？」

上清道長道：「此事與你無關，寃有頭債有主，老道自會找他算賬……」

一語未了，一聲嘻嘻的笑聲傳來道：「找我老花子算什麼帳？」老花子斜着頭走了出來。

上清道長扳着面孔道：「老道還有三罈百年老酒，非灌得你爛醉如泥不可。」

扳着面孔說出來的話，原來是請老化子喝酒。這倒眞出人意料之外。

老花子笑道：「這倒差不多，我老花子帮了你老道士這大的忙，你原該請我老花子喝完那三罈老酒才是。」

老道士道：「走，咱們喝酒去。」

一個老道士一個老花子兩人就這樣去了，旣沒有請程玉琪，也沒有和程玉琪打招呼，好像忘了她的存在似的。

程玉琪早知道他們就這副德性，別看他們不理不睬的，其實他們的一顆心比誰都熱。

他們知道了的事，想要他們不插手都不行。

程玉琪當然不好意思隨後跟去，帶着苗子轉回自己所住的偏殿。

歐陽小芬不在殿內，這種情形不大正常。

程玉琪和苗子分頭在附近找了一遍，不見歐陽小芬踪影，程玉琪轉身來到老道士和老花子喝酒的地方，只見他們兩喝得正高興。

老花子替程玉琪倒了一碗酒，呵呵笑道：「來來來！你也嚐嚐老道士的百年陳酒。」

程玉琪哭笑不得地道：「歐陽小芬不見了。」

老花子斜着眼睛問道：「眞的不見了麼？」

程玉琪道：「晚輩和苗子找遍了附近左右，都不見她的影子，定然是出了什麼事情。」

老花子笑道：「你老道士人家早就沒把你放在眼睛裏了，你這裏又不是第一次丟人，上次你就够自慚的了，任由他們在你眼皮底下，張牙舞爪，你老道士可敢放個大屁。」

老道士道：「老道不出手，是想看你老花子的笑話。」

老花子道：「現在哩！該我老花子看你的笑話了。」

老道士冷「哼！」一聲，道：「那你就看老道士的吧！」身形一幌，走得無影無踪。

老花子拍着老道士坐過的凳子道：「別自尋苦惱，老道士的百年老酒，眞還不賴，你也坐下來陪陪老花子。」

老花子說得輕鬆，程玉琪却爲友情急，可輕鬆不起來，搖了一搖頭，無意坐下去。

老花子輕輕的道：「老道士是地頭蛇，有他出手，你還担什麼心，其實，老花子什麼都知道。」

程玉琪苦笑道：「老前輩，虧你這個時候還有心情開玩笑。」

老花子笑不離口地道：「人巳經丟了，你能够把她哭得回來麼？坐下來，喝酒吧！」

程玉琪心眼兒一開，忖道：「老花子絕不是老糊塗，他能穩若泰山，定有他的道理，……。」此念一生，心頭上頓時一輕，自己倒下一小杯百年老酒，輕輕的喝了一口。

老花子輕輕的道：「老花子老實告訴你，老花子剛才親眼看見歐陽小妮子被人架去的。」

程玉琪愕然道：「你……你怎能不管呢？」

老花子笑嘻嘻的道：「我老花子要一伸手，老道士可就得其所哉，成了名符其實的縮頭烏龜了。」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晚輩眞不明白老前輩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老花子又沒頭沒腦的道：「老道士這十幾年來，完全變了。」

程玉琪只有莫明其妙的順口道：「他變了？」

老花子道：「變得任誰都可以在他頭上撒尿。」他也不管程玉琪是什麼樣的人，粗話照說不誤。

程玉琪只好笑了一笑，答不上話。

老花子喝了一口酒，又道：「非讓他丟個大人，教訓教訓他不可。」

程玉琪忍不住冷笑道：「你老前輩教訓老道士也用不着給小芬姊吃苦頭呀。」

老花子笑哈哈的說道：「你這就不懂了，芬丫頭在他眼睛裏的份量，可重得很啦！」

程玉琪驚愕的問道：「他們有什麼關係？」

老花子道：「小師妹的孫女兒。」

程玉琪一皺雙眉，道：「他怎麼知道的？」

老花子笑道：「當然是我老花子告訴他的。」

「就在剛才？」

老花子笑道：「你沒看出來吧。」

程玉琪搖頭苦笑道：「老前輩的作法，晚輩實在不敢苟同。」

老花子滿滿的又喝了一碗酒，笑道：「花子自有妙計，你不知道，這老道士的爲人有多怪，不用點手段，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再離開通天觀一步了。」

程玉琪說道：「晚輩覺得他一點也不怪。」

老花子道：「你能知道他多少？」

程玉琪道：「晚輩雖然不敢說知道他老人家有多深，但就事論事，他一點也不怪。」

老花子望着程玉琪道：「那你說來聽聽。」

程玉琪道：「就拿小芬姊的事來說吧

，他一聽小芬姊有難，就食不甘味的跑去營救，一位如此古道熱腸的人，能會是一個怪人麼？」

老花子道：「那是因爲他們關係不同呀。」

程玉琪道：「關係不同，也是人情，能有人情的人，如何怪得起來，倒是前輩你……。」

老花子怪眼一翻道：「我老花子有什麼不對？」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說老前輩有什麼不對。」

老花子「哼！」了一聲，正了一正身子，挺着腰幹道：「諒你也不敢！」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只是老前輩倒有點不近人情……。」

老花子跳了起來，嚷道：「說來說去，倒是我老花子不是了。」

程玉琪道：「晚輩是就事論事，我眞不明白，誰能眼睜睜的看一個女孩子被人擄去，而不出手救援，反而袖手在一傍說風涼話。」

老花子哇哇大叫道：「你……你……你……。」

程玉琪含笑着繼續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正常的人的正常反應，就是馬上阻止這種事件的繼續發展，老前輩，你說是麼？」

老花子嚷了一陣，程玉琪的話說完了，老花子也不嚷了，怔怔的望了程玉琪半天，一聲不響的倒了一大碗酒，一口喝了下去，然後，一拍桌子道：「走，我們追下去。……」

「不用去了！」老道士無精打采的回來了，不但回來了，而且左手衣袖整個的不見了，不但衣袖不見了，而且連皮帶肉被人削去了一大片。

老花子臉色都變了，震驚的大叫起來：「是什麼人？」

老道士的修爲有多深的火候，老花子最是清楚不過，他就想不出能有什麼人能削下老道士手臂上一大片皮肉。

但，事實擺在眼前，居然有人削下了老道士一大片皮肉，這怎能不叫老花子驚震無比。

老道士只苦笑一下，沒有說半句話，就走到裏面房中去了。

片刻之後，老道士包紮好了傷部，換了一身道袍出來，老花子迫不及待的問道：「老道士，你到底遇上了什麼人？」

老道士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

老花子頓脚道：「你又不是瞎子，怎能不知道。」

老道士道：「老道雖然不是瞎子，却也看不透人家的幪面巾。」

老花子笑笑地道：「臉上幪着面巾，準是怕你認出來，既然怕你認出來，那準是熟人，錯不了。」

老道士道：「老道知道，絕不會是熟人。」

老花子一怔道：「你怎樣知道不是熟人？」

老道士道：「老道想不會笨到熟人的武功路數看不出來吧。」

老花子道：「那也不見得，他儘可使用別的武功和你動手。」

老道士搖着頭道：「他們的年紀根本不大。」

老花子笑道：「你見不到人家的面貌，又怎知他的年紀不大。」

程玉琪笑着插嘴道：「晚輩可以代道長前輩回答此一問。」

老花子雙目一鼓，道：「你又不是神仙。」

程玉琪笑道：「想當然耳。」

老道士道：「老花子，別在晚輩面前丟人了，程姑娘就比你高明多了。」

老花子悻悻的說：「說，老花子倒要看看你這黃毛丫頭有何高明不成。」

程玉琪轉臉望着老道士道：「他們沒有深厚的功力火候，但有配合得兇狠毒辣，又兼天衣無縫的聯手絕藝，所以老前輩吃了大虧。」

她所說的話，不僅回答了老花子的問話，而且還說出老花子想不到的情形。

事實，確然如此。

老道士也不禁張目驚「咦！」一聲，道：「你看見了？」

老花子輕罵一聲，道：「她看見了一個鬼！她一直就在這裏和老花子嘔氣。」

老道士道：「這就怪了，你怎知道老道士是敗在一種聯手合擊的羣攻之下？」

程玉琪笑了笑道：「年輕人不用羣毆之力，誰能勝得老前輩，羣毆之力如屬烏合之衆，又豈能傷得了老前輩，他們既能殺傷老前輩，自非有一套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合擊之術不可了。」

老花子楞楞的道：「事情眞是這樣的麼？」

老道士冷笑一聲，道：「不是眞的難道是假的，你說，在什麼情形之下，我老道士會吃虧。」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小丫頭，我老花子眞服了你了。」

他到底是直情的人，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老花子笑了一笑，又說道：「老花子還要考考你，那圍攻老道士的人，該有多少？」

程玉琪道：「這就很難說，人少威力有限，人多行動不便，如果晚輩猜得不錯話，應是七人與九人之間。」

老道士一拍大腿道：「你眞神了，可不是，他們一共七個人。」

老花子道：「你爲什麼不猜七個人以下呢？」

老道士道：「老花子，你……。」

老花子截口道：「老花子又沒有問你，你少插嘴。」

程玉琪道：「照晚輩的看法，武功修爲，以功力火候爲主，他們既然功力火候不足，就晚輩默計，他們非有七人以上的合擊之力不可。」

老花子愕然道：「這也能計得出來的麼？」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能！」

老花子離奇的望着老道士說道：「老道士，咱們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呢。」

老道士道：「你現在不是已經聽說到了。」

老花子長嘆一聲，道：「咱們眞是老

了。」

老道士道：「人總要老的，老並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自以爲是，不知道自己的落伍。」

老花子一怔道：「你在罵老花子？」

老道士道：「你早就該罵了，常常自以爲是，把事情越弄越糟。」

老花子心有不甘地道：「我那裏把事情弄糟了？」

老道士道：「你還說哩！歐陽小芬不是你，她會落到他們手裏去麼？」

老花子氣色一沮，道：「老花子的做法也不一定錯啊！小丫頭雖然吃點苦頭，對我們却是大有幫助。」

老道士道：「有什麼助益？」

老花子道：「她可以帶我們找到陰私秀才他們那批人。」

老道士「哼！」了一聲，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老花子又道：「事先老花子已把丐幇傳訊方法告訴了她，她只要沿途留下訊號，咱們要找她豈不易如反掌。」

沉思了一下，老花子一跺脚道：「好，老花子這就去把她找回來。」

老道士一抖手道：「先別忙，咱們先聽聽程姑娘的。」

程玉琪在他們眼中很有份量了。

程玉琪輕輕的一笑，道：「說實在的，晚輩對整個的事態，還不大明白。『天星玉環』爲什麼有這麼多？陰私秀才他們爲什麼這樣積極的謀套它們？」

老道士訝然道：「你揚言要找『天星玉環』的原主人，你會不知道『天星玉環』的前因後果？」

程玉琪搖首道：「晚輩只是受託行事，其他一概不知。」

老道士道：「你這樣聰明的人，爲什麼不問明原委？」

程玉琪道：「晚輩不能問。」

老道士道：「給你『天星玉環』的人，是什麼人？爲什麼不能問他？」

程玉琪道：「是晚輩大師兄，他只要晚輩替他找到原主人，交還『天星玉環』，其他的事，只怕他也不知道。」

老道士道：「你大師兄爲什麼自己不做？要你一個女娃娃來做？」

老花子接口道：「她大師兄簡直混蛋極了。」

程玉琪方得到這件差使，還費了不少唇舌，才懇求得來，其中經過，當然不足爲外人道，但老花子這一罵，却罵得程玉琪反問一聲，道：「老前輩不是也不說明原委，就把二枚『天星玉環』交給了晚輩麼？」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那我老花子也是混蛋了！」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

老道士沉思一下，道：「老花子，你清不清楚，這七枚玉環，當初落在那七人手中？」

老花子說道：「除了歐陽家和你我之外，老花子和你老道士一樣，其他一無所知了。」

老道士道：「令師兄是那一位江湖高人？」

程玉琪猶豫地道：「老前輩一定要知道麼？」

老道士道：「姑娘如果沒有特別爲難之處，最好說了出來，這樣才好追尋眞象。當然，話出姑娘之口，入我老道士和老花子之耳，絕不會替姑娘招惹是非。」

薑到底是老的辣，該說清楚的話，先自說清楚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說來兩位老前輩也許知道他，他就是黃乃今。」

程玉琪使了一招花招，故意不說半白書生，而提出他的眞名眞姓，他們要不知道，當然，她也不會再加說明。

老花子微微一笑道：「是他半白書生呀！……」

接着雙眉一聚，又道：「他怎麼是你的大師兄呢？」

下儒半白書生在武林中是什麼身份的人，當然誰都有點懷疑程玉琪會是他的師妹。

程玉琪笑了一笑說道：「晚輩當然不會是他的親師妹，但是，胡圖是他的師弟啊！」

老花子「啊！」了一聲，說道：「是了，老花子幾乎忘了，你不就是糊塗夫人麼？」

「什麼糊塗夫人？」老道士顯然這些年來隱居通天觀，有點孤陋寡聞了。

老花子搖頭晃腦地道：「糊塗夫人者，糊塗公子之老婆也，糊塗公子之老婆即程玉琪也，程玉琪者程老兒之第五女也！你該知道了吧！」

老道士訕訕的一笑道：「老道還是不知道誰是糊塗公子？」

老花子罵道：「你眞是笨蛋一個，程姑娘的老公就是糊公子。」

老道士搖着頭道：「程姑娘這聰明的一位姑娘，怎樣嫁給一個糊塗公子呢？」

程玉琪除了低頭而笑之外，實在無法解釋。

老花子笑道：「糊塗公子的名氣，在江湖之中可大啦！你連這個都不知道，老花子眞替你可憐可嘆！」

老道士笑道：「你可找到了出氣的機會了……」

話鋒一轉，又道：「程姑娘，令師兄可曾告訴你這天星環是如何落到他手中的嗎？」

程玉琪道：「大師兄當時沒有說，但晚輩事後了解這『天星環』是一位八十老翁在二十年前托付給大師兄的，後來大師兄又轉托給晚輩了。」

老道士道：「那八十老翁是誰？可曾查出他的身世？」

程玉琪道：「查出來了，他就是名極一時的四海遊龍施老前輩，生時他受傷甚重，交付玉環之後就逝世了。」

老道士道：「那你大師兄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沒有進一步的了解了。」

程玉琪道：「事實的起因，的確是如此。」

老花子皺了一皺眉頭道：「半白書生不是等閒之人物，他難道就沒有什麼發現嗎？」

程玉琪道：「他有無其他發現，晚輩就不知道了。」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不捕

風捉影了，老道士把我們所知道的告訴她吧。」

程玉琪喜形於色，吐了一口氣，道：「晚輩洗耳恭聽。」

受了多少苦，出了多少汗，現在總算可以明白眞像了，能不心胸爲之一舒。

老道士看着程玉琪那高興樣子，笑了一笑，道：「可是，你也不要高興得太早，我們所知道的，也不一定對，因爲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老花子接口道：「我們雖然不是當事人，但直接間接都多少有些關係。」

話頭一開始，自然會慢慢說下去，所以，程玉琪沒有亂答腔，只文文靜靜傾耳而聽。

她是最好的聽話人，也是最專心的聽話人。

老道士道：「話得從頭說起，約在三十多年前，有七個非常要好的朋友，組織了一個『七友會』，他們都有着無比的悲天憫人之心，準備合七人之力，爲消除武林殺孽而出力。」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七友會』的工作一定很成功，就晚輩總覽近五十年武林動態，二十年前，確有十年風平浪靜的太平日子，但也就只得保持了十年……最後莫非他們的『七友會』失敗了？」她不但會聽，而且也會想，更會舉一反三，一語中的。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你說的可不是，『七友會』成立初十年，確爲武林之中消除了不少殺刧，可是十年之後，『七友會』本身就出了問題。」

這次程玉琪沒有接話，當然，沒有眞知亂說話，是最不好的習慣。

老道士換了一口氣，接着道：「其中七友之一，也就是大家公推的召集人，在某一天的晚上遭了橫禍，一家大小十七口，被人殺得無一倖存。」

老花子接着道：「兇手是誰？至今無人知曉，但現場留下了一枚『天星玉環』的碎屑。」

程玉琪忽然問道：「他們是不是每人都有一枚『天星玉環』？」

老道士道：「不錯，他們每人都有一枚『天星玉環』，其實他們七人自己却叫這『天星玉環』爲『七星環』。」

程玉琪道：「那七友之首的『天星玉環』在不在？」

老道士道：「不在了。」

程玉琪道：「那麼被擊碎的玉環碎屑，不是七友之首的，就是那兇手的了。」

老道士點頭道：「姑娘的看法，和他們當時的看法完全一樣。」

老花子道：「那也就是說，兇手就是七友之一。」

老道士道：「照說，只要大家把自己保有的『天星玉環』取出來一對，誰取不出玉環，誰就是兇手，一目瞭然，簡單不過。」

老花子道：「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就不簡單了，當時，除了死者外，其他六友都到了現場，但誰也沒有將『天星玉環』帶在身上，因此誰都有嫌疑，也誰都沒有嫌疑。」

程玉琪道：「『天星玉環』原有合陰陽，調龍虎之功，大家一定是將玉環留給家人或門弟子練功去了。」

老道士道：「正如姑娘所想，所以誰都提不出玉環來。」

老花子說道：「當時大家又約定了一個重聚的日子，並且將玉環帶來，以示明白。」

老道士接口道：「可是大家一散之後，就再也沒有重聚的機會了，原來他們六人回去之後，都中了一種慢性奇毒，整日痛苦不堪，自然，也無人能够赴約了。」

老道士道：「其實，其中還有一個問題，那被擊碎的玉環，如果是七友之首的，那麼兇手是否六人之一，都得從新論斷了，如果，那被碎玉環，確屬六人中某人的，那麼七友之首的玉環，必定落到他手中了，他照樣可以提出玉環爲證，證明他的清白。」

老花子又道：「因爲，七枚玉環的玉質形式都完全一樣，他們實在分辨不出誰是誰的。」

老道士道：「唯一能分辨出那玉環誰是誰的人，只有一人，那就是七枚玉環的原主人。」

老花子接着又道：「因爲七友會之成立，除了他們七人之外，還有一位贊助之人，那贊助人，也就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他把七枚玉環送給了他們七人，也只有他才知道，那一枚玉環是那一個人所有。」

老花子又道：「經過原主人辨認之後，自然不難忠奸立辨，眞像大白。」

老道士道：「他們六人對自己的清白都非常重視，於是大家又在書信之中互相約定，將各自玉環送請原主人鑑定證明，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是非分明了。」

程玉琪道：「這些決定，當然都是早年的事情，而且，也成了陳年老帳，但不知爲什麼拖到現在，毫無進展？」

老花子道：「有人從中破壞，一直有人破壞，所以無人達到目的。」

不用說，那破壞者自然也是兇手嫌疑者了。

程玉琪道：「那玉環原主人究竟是誰？應該有人知道才是。」

老道士說道：「是的，從任何角度來看，應該有人知道那原主人才是，可是，事實不然，就老道士本身就是關係人來說，居然竟不知道那原主人是誰，只知道找尋他的方法。」

程玉琪笑靨一開，剛說了一聲：「好……」馬上心念一動，皺起雙眉道：「物換星移，蒼海桑田，時隔至今，只怕已經面目全非，找不到任何形跡了。」

老道士輕嘆一聲，道：「老道士在十五年前找到那地方，打出尋人訊號，足足等待了半年之久，竟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只有敗興而回。」

老花子接着替老道士補上一句道：「從此之後，老道士就隱居此地，再也不聞問江湖中事了。」

程玉琪沉思了一陣，道：「老前輩在該地停留了半年之久，雖未找到原主人，可曾發現什麼特別之事之物？」

老道士道：「那地方是一處小漁村，有百十戶人家，從無江湖人物來往，生老病死，人人都清清楚楚，沒有一家一戶，一人一物可資借助的。」

程玉琪道：「那是說老前輩對每一戶人家，都作過詳細的調查了。」

老道士點頭道：「老道士一住半年之久，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認識了。」

程玉琪想了一想，道：「照這樣說來，七友會的這段公案應該不了了之了，可是，如今居然出現了陰私秀才這批人謀奪『天星玉環』，其中必有原因……。」

老花子老道士可看出程玉琪小小年紀，實在是一個大有才慧的人，看她自言自語凝思推想之際，他們兩人居然大氣都不願吁一口，生怕干擾了程玉琪的思路。

程玉琪忽然明眸一張，道：「晚輩心中有一個疑點，如能解決就好了。」

老花子搶着道：「什麼疑點，姑娘說出來，我們大家想想。」

程玉琪道：「那七位老前輩的排行順序，兩位老前輩可知道？」

老花子和老道士都是一愣，訕訕的搖了搖頭。

最後，老花子還苦笑一聲，道：「我們不僅不知道他們的排行順序，甚至於他們是些什麼人都不知道。」

接着，老道士又道：「我們手中兩枚玉環的所有人，我們倒是知道的。」

程玉琪道：「加上歐陽小芬家和徐老夫人家，已經有四位七友的來歷了，現在只差三位七友的身世來歷，如果，兩位老前輩能查出另外三人的身份來歷，和他們的排名順序，晚輩或許能替他們七位老前輩稍盡心力。」

老花子大喜過望，大叫一聲，道：「你……你……你有了什麼發現？」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現在說什麼話，都未免言之過早，也許晚輩完全想錯了啦！」

才女走險棋　山莊探隱秘

老道士與老花子都是老江湖，察言觀色便知程玉琪早已智珠在握，只是爲人踏實，不作輕言而已。

老道士轉目凝注着老花子道：「老花子，這件事你該能够辦到。」

老花子搖頭幌腦的笑道：「老道士，你眞抬舉我老花子了，我老花子……。」

老道士道：「也許你是沒有想起來，你一定可以辦到，除非你……那就又當別論了。」

老花子鎖着雙眉道：「你說什麼？別打啞謎好不好？」

老道士用力的一點頭，說道：「好，那麼老道士就明白指點你老花子吧，你們花子帮，歷代帮主以來，可有一本『永春誌』？……。」

老花子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張着嘴巴，可是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老道士冷笑一聲，道：「老道士可是說錯了？」

老花子道：「沒有。」

老道士道：「那你爲什麼不說話？」

老花子道：「我能說什麼呢，我老花子又不是帮主呀！」

老道士「哼！」的一聲道：「你不是帮主，你就不會想辦法？要是這『永春誌』是別帮別派的，你會不會去想辦法？」

老花子苦着臉道：「就因爲……。」

老道士冷笑一聲，冷聲說道：「人不爲己……。」

老花子大叫一聲。截口道：「不要說了，我老花子去辦就是。」

程玉琪道：「老前輩要有什麼困難，那就另想辦法吧。」

老道士道：「說不上什麼困難，只是花子帮的一些臭規矩，眞要說來，他們花子帮也有這個義務。」

老花子站起身子道：「我走了。」

老道士道：「你現在還不能走。」

老花子雙目一橫，說道：「老道士，你……。」

老道士換了一副笑臉，道：「你走了，咱們怎樣追踪歐陽小芬的下落？」

老花子取出一塊竹片道：「有這個總行了吧。」

老道士笑道：「有了你老花子的破竹片當然行了，程姑娘，咱們有了這破竹片，就可支使小花子了，快收下吧。」

程玉琪謝了老花子，收了老花子的竹符令，老花子甩着手走了。

老道士望着老花子的背影，搖了一搖頭，輕嘆一聲，道：「丐帮需要他，他也需要丐帮，他此去，但願能皆大歡喜。」

人人有本難念的經，老花子這種世外高人，亦不能例外，程玉琪沒有打聽別人隱私的習慣，聽後，表示同情的嗟嘆一聲，也站起身形道：「老前輩，我們去找小芬姊吧。」

老道士轉身走向裏間，帶了一把寶劍揹在背後，他剛才赤手空拳，吃了大虧，現在也不能再不帶兵刃了。

老道士望了程玉琪一眼道：「姑娘身上可帶得有兵刃？」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晚輩身上帶得有一把軟劍。」

劍爲兵中之祖，軟劍更爲劍中之奇，劍術不好練，軟劍更不好練，非有登堂入室的劍術身手，根本無法練習軟劍，程玉琪居然能使用軟劍，這倒大出老道士意料之外。老道士到底是見多識廣的前輩高人，雖然沒能看出程玉琪已達任督兩脈皆通的境界，却已看出此女確有非凡身手，當下笑了一笑，也沒有說什麼。

老道士與程玉琪走出觀外，只見苗子心神不定的在觀前踱來踱去。

他也有他的心事。

程玉琪到了他身前不遠後，他才發現程玉琪他們，訕訕的笑了一笑，說道：「我……。」

程玉琪曉得他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當下取出老花子留的竹符令交給苗子道：「小芬姊的去向正由丐帮弟子嚴密注意中，老花子前輩留有符令一件，請你和丐帮弟子保持聯絡，我們這就一路追下去吧。」

苗子接過丐帮竹符令轉身急行而去。

老道士望着苗子的背影道：「他就是在江湖上一度惡名甚著的殺人王？現在看來，那股暴戾之氣，完全沒有了。」

程玉琪道：「他至性純孝，原非惡人，只因練了一種『修羅刀法』，才導致性情變劣，嗜殺成癖，現在他已摒棄修羅刀

法，人也回復了常態。」

老道士輕嘆一聲，道：「原來如此……」他原是武學大家，當然明白其中道理，只是這時他忽然想起一事，想起了那跟隨他已久的火工道人，心中忽然興起了一道陰影。

他們兩人隨着苗子去向行去，不久之後，只見苗子領着一位中年花子迎面走過來。

那中年花子滿面油汚，但隱在油汚之後的一雙眼睛，却是神光充足，精光閃閃，分明已經有了相當火候的內功成就。

那中年花子邁前一步，抱拳爲禮，道：「晚輩丐帮石承禮，參見老前輩與程姑娘。」

顯然，苗子已經把老道士和程玉琪的身份已經告訴了石承禮，否則，他就不會一片至誠的先行致敬了。

老道士一揮手，道：「石大俠少禮，請問你在貴帮是什麼身份？」

石承禮欠身道：「晚輩在敝帮帮主座下，職司巡察，老前輩有什麼事，儘可吩咐晚輩辦理。」

老道士點了一點頭道：「有位歐陽姑娘，不愼被人擄走了，石大俠不知有無發現？」

石承禮道：「晚輩知道她，已經掌握了她的去處，但憑老前輩吩咐。」

老道士道：「走！帶我們去找她。」

石承禮微一猶豫，說道：「就老前輩三人……」

老道士道：「老道士是什麼人，你該知道了。」

石承禮道：「老前輩的英名，晚輩心儀已久。」

老道士道：「老道士與你們老花子幾曾怕過事來。」

石承禮欠身道：「是！」

老道士道：「那就走吧！」

石承禮在老道士萬丈豪情之下，自然不便再說什麼，何況，他自己就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話已經說到，責任已了，當下一笑，道：「晚輩前面引路了。」身形一射而出，就是十幾二十丈，接着急行如矢，一口氣追了三十多里路，才慢慢緩下身形。

他回頭一看，老道士隨在他身後，那是理所當然，想不到那年紀輕輕的程姑娘居然也一步不慢的隨在他身後，看她那樣子，面不紅，氣不喘，好像根本沒有出過力似的，當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忖道：「她小小年紀，居然如此了得，看來我倒是最弱的一環了。」

石承禮職司巡察，有四結的身份，和各地分舵主平起平坐，同爲丐帮的中堅份子。

尤其他，生就一雙飛毛腿，向以奔馳快速享譽同儕，這就難怪他對程玉琪的表現，暗暗心驚，刮目相看了。

石承禮這倒不敢放腿疾馳了，所謂光棍眼裏不揉砂子，點到爲止，他如果不服氣，非爭個强弱不可，那就叫人看輕了。

石承禮緩下了速度，同時不着行跡的指了一指前面道：「轉過前面山角，山坳裏有一棟大山莊，他們就落脚在那個山莊裏。」

老道士冷笑一聲，道：「他們如此明目張胆，好大的胆子。」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他們原就等着我們啦！」

老道士一皺眉頭，可是沒有說什麼話，他雖然有點不明白程玉琪話中之意，當着外人——石花子——之前，他却不好意思問出口。

片刻之間，他們一行四人，已到了山莊之前。

此時，程玉琪轉向石承禮道：「石大俠……。」

石承禮完全明白程玉琪的意思，笑了一笑，道：「沒有關係，在竹符令下，敝帮不能置身事外。」

程玉琪又回向老道士道：「請示老前輩，由晚輩出名如何？」

老道士一笑道：「老道士只是一位打手，一切全看你姑娘的。」

程玉琪又向苗子道：「苗大叔，我們通名拜莊。」

苗子一點頭，大步向前，走到莊門前，莊內一字排開四個大漢，阻止了苗子去路。

苗子守着規矩，一抱雙拳道：「程玉琪姑娘前來拜莊，有煩勞駕通報一聲。」

那四個大漢後面，又走出一個大漢來，橫着眼睛道：「什麼程姑娘，我們不知道。」

苗子道：「你們要怎樣才知道？」

那漢子道：「本莊不納無能之輩，有什麼本事大模大樣的要老子帮你通報，你得露兩手給老子看看。」

苗子哈哈一笑，道：「這不簡單得很！」話聲出口，立掌代刀，一揮而出，聲勢如山，斜切在那漢子大腿上。

那大漢除了狗仗人勢之外，能有多大能耐，別說招架回擊，苗子的掌刀已經到了他腿上，他還有點莫明其妙，但覺大腿之上一陣劇痛，便再也站不起來了。

苗子冷笑一聲道：「這個够了不！」

「哼！你們倒來得眞快！」這次說話的，就是老道士的火工道人，只是他現在換了一身光鮮的衣服，幾乎叫人認不出來了。

苗子哈哈一笑，道：「火工道人，原來是你呀，快通報吧！」

火工道人皮肉不笑的道：「在下姓班，名叫偉雄，不再是什麼火工道人了。」

苗子道：「不管你變什麼，咱們是來了，快通報吧。」

班偉雄道：「我們已經等待多時，請吧！」

當然，這是非常的不禮貌。

這本來就不是一處講禮貌的地方，程玉琪等一行人到了大廳之內。

大廳中三山五岳，坐了二三十個人，當中一人，看他年紀不大，只有二十七八年歲，他的右手旁就是陰私秀才曹萬森。

他們望着程玉琪他們進來，居然沒有一個人站起身來表示禮貌，只由當中那年輕人抬了一抬手，道：「請坐！」算是說了一個「請」字。

老道士只氣得吹鬍子瞪眼，却被程玉琪用眼色止住了，程玉琪臉上保持着適度的微笑，道：「小妹程……」

一言未了，那上首年輕人「哼」了一聲道：「我們知道，你姓程，名叫程玉琪，是程家堡的五姑娘，哼，你要是想用程家的招牌來唬人，那你就打錯主意了。」

程玉琪一點不生氣，仍然笑盈盈的道：「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那年輕人道：「本公子姓朱。」說了姓，沒有說名字。

程玉琪輕「啊」一聲，道：「你也姓朱！」她連想到通天觀的那位朱公子，所以說出了這種話。

朱公子冷冷的道：「本公子姓朱又如何！」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朱兄，你心裏是不是有點怕了？」

朱公子哈哈一笑，大聲道：「怕？憑你！」

程玉琪道：「你要不是怕，爲什麼表現得這樣色厲內荏？」

攻心爲上，不管那朱公子是否色厲內荏，程玉琪這句話，却說得他很難招架，訥訥愣愣，一時說不上話來。

陰私秀才曹萬森冷笑一聲，接口道：「程姑娘，不要只逞口舌之利，來意如何？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程玉琪簡明的道：「要人，要歐陽小芬姑娘。」

陰私秀才道：「憑什麼要人？」

程玉琪回答道：「憑另一枚『天星玉環』。」

陰私秀才道：「你還有一枚『天星玉環』？」

程玉琪揚起手兒道：「在這裏！」

陰私秀才曹萬森點了一點頭道：「好！你先交出『天星玉環』，我們馬上就放人。」

程玉琪說道：「我只是要人，不給玉環。」

朱公子哈哈一笑道：「你倒想得眞好，天下會有這樣便宜的事麼？」

程玉琪道：「你們如果不將歐陽姑娘交出，我就把這玉環砸成粉碎。」

朱公子更是敞聲笑了起來道：「你砸你的玉環，關我們……。」

他心中一動，忽然想起一事，下面的話，可就說不出來了。

程玉琪含笑道：「我眞要砸了這枚天星玉環，你們的一片心血，就要付諸流水了。」

朱公子道：「你知道多少？」

程玉琪道：「什麼都不知道。」

朱公子道：「那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道：「想當然耳，你朱公子千方百計的謀奪『天星玉環』，不會無因由的吧。」

朱公子道：「我只是喜愛收集『天星玉環』而已。」

程玉琪道：「小妹也有喜愛的東西，這句話小妹相信，你們把歐陽姑娘擄來，不過是想要我的『天星玉環』而已，如今我把天星玉環砸了，歐陽姑娘與你們無冤無仇，你們還有什麼理由再刦持她。」

朱公子道：「你要砸了『天星玉環』，我們就殺了歐陽姑娘。」

程玉琪道：「小妹與歐陽姑娘只是萍水相逢，其份量如何，我心裏有數，我們賭點什麼如何？」笑哈哈的，令人莫測高深。

朱公子順口道：「賭什麼？」

程玉琪道：「小妹現在就把這『天星玉環』砸了，賭賭你會不會眞的殺死歐陽姑娘。」

朱公子道：「你就一點不重視歐陽姑娘的生死？」

程玉琪道：「我知道你更重視這『天星玉環』的存在，你絕不敢和我打賭。」

朱公子面色不禁一變道：「你就看定了？」

程玉琪道：「你們如果好好將歐陽姑娘放出來，我倒可以給你們一些承諾。」

朱公子目光閃爍不定，眼望着陰私秀才。

陰私秀才曹萬森乾笑了一聲，道：「姑娘準備承諾些什麼呢？」

程玉琪道：「你們先把人放出來。」

陰私秀才曹萬森又和朱公子耳語了一陣，搖頭苦笑一聲，道：「咱們相信你程姑娘。」接着一揮手道：「請歐陽姑娘出來。」

歐陽小芬顯然沒有受什麼委屈，走出來便笑哈哈的道：「琪妹，你可不能答應他們什麼啊！」

程玉琪道：「可是小妹的話說出了口啊。」

歐陽小芬緊張地道：「你答應了他們什麼？」

程玉琪道：「到底是些什麼，我們還沒有說定。」

歐陽小芬道：「他們這樣相信你？」

程玉琪道：「天大的事情，都有一個重點，不幸的是，小妹找到了他們的重點，而且掌握了那重點，所以，他只有委屈一點了。」

笑了一笑，沒給歐陽小芬再追問的時間，接着又道：「當然，他們也還有他們的想法，自恃人多勢衆，把你從密牢子中放出來與不放出來都是一樣。」

她的話說得非常清楚，甚至把朱公子和陰私秀才的心意都說出來了。

當然，朱公子和陰私秀才聽了程玉琪的話，心中另有一種震驚和壓迫之感。

朱公子以驚愕的目光望着陰私秀才，陰私秀才乾笑了二聲，訕訕的道：「程姑娘，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你的承諾了吧？」

程玉琪捉狹地道：「當然，可以！」

談些什麼呢，她却沒有絲毫表示。

陰私秀才曹萬森打着笑臉道：「姑娘準備承諾些什麼事情呢？」這是被逼的表示，顯然，已經落了下風。

程玉琪道：「你們希望些什麼？」依然不鬆口。

陰私秀才老起臉皮道：「當然是你手中的那枚『天星玉環』！姑娘，你有什麼條件，我們都可以商量。」

程玉琪道：「你們用巧取豪奪弄去的那三枚天星玉環，算不算我的呢？……」

朱公子臉色一變，程玉琪接着一笑道：「好了，過去的事，算我倒霉，暫且不談，首先你且先告訴我，你們現在已經有了多少枚天星玉環？」

朱公子和陰私秀才對望了一眼，相互

點了一點頭，陰私秀才道：「四枚。」

程玉琪搖首含笑道：「不！應該是五枚才對。」

陰私秀才道：「眞的，只有四枚。」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你們如果只有四枚，那就不好談了，這樣吧！你們把另外一枚天星玉環找到之後，我們再談吧！你們放心，我這枚天星玉環絕不會答應別人，一定等你們的結果。」說起來，這就是承諾之一。

朱公子道：「要是另一枚天星玉環找不到呢？」

程玉琪道：「你們要找不到另一枚天星玉環，要了我這枚天星玉環也沒有多大用處。」

朱公子道：「你怎知沒有用？」

程玉琪笑笑地道：「朱公子，如說當今之世有誰最瞭解這『天星玉環』的秘密的人，小妹不是看不起你們，你們實在還談不上知道。」

朱公子說道：「誰知道你是不是在吹牛。」

程玉琪道：「小妹是不是吹牛，說件事情出來，你就知道了。」

陰私秀才說道：「請說，我們洗耳恭聽。」

程玉琪道：「簡單的說，這天星玉環共有七枚，二十多年前損失了一枚，你們可知道那損失的一枚，是那一枚？」

朱公子道：「你難道知道？」

程玉琪道：「小妹當然知道……」不待朱公子追問，接着又道：「那就是七友之首的那一枚，你說是不是？」

最後一句話問得很奇怪，叫人點頭不是，不點頭也不是。

朱公子倒也很會作態，笑了一笑道：「這反正是死無對證的話，是與不是只有天知道。」

程玉琪也不加分辯，自言自語的又道：「七枚天星玉環之中蘊含着一件奇大的秘密，可惜損失了其中一枚，照說那件奇大的秘密，就將從此永遠湮沒人間，所幸的是，前人早有遠慮，另外安排了一綫轉機。」話似乎沒有說完，但程玉琪的話聲却停止了。

朱公子和大家等了半天，不見程玉琪下文，陰私秀才訕訕的道：「以下呢？」

程玉琪笑道：「以下是將來的發展，我也不知道了。」

這種話，朱公子和陰私秀才絕不會相信，因爲程玉琪前面說的話，早已教他們暗中驚震極了。

朱公子道：「程姑娘，我們能不能開誠談一談？」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現在還不到時候。」

朱公子道：「要到什麼時候？」

程玉琪道：「等到你找到另外那枚『天星玉環』再說吧！」

朱公子道：「如果那枚『天星玉環』已經到了我們手中呢？」

程玉琪道：「當然，可以作進一步的懇談了。」

陰私秀才起身一抱拳道：「請，密室相談。」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就小妹一個人！……。」

朱公子道：「姑娘難道……。」

程玉琪截口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妹不願落單。」

朱公子笑了一笑道：「那麼請這位道長一同前去如何？」

他們不知道老道士的本來身份，不得而知，只是，他們彼此間並未正式介紹，而老道士也很少說話，所以朱公子只能這樣稱呼老道士。

到了密室之內，四人相對而坐。

程玉琪道：「朱公子如果有誠意，請把所有的『天星玉環』取出來，放在桌上吧。」

朱公子猶豫了一下，從頸項間將一串「天星玉環」取出放在桌上，半開玩笑的道：「本公子有句話可要說在前面，原屬姑娘的那四枚『天星玉環』，請姑娘不要心生異心。」

程玉琪微笑道：「小妹原已說過，暫且不談那四枚『天星玉環』的事，朱兄放心，小妹不會現在要求收回。」

陰私秀才打着哈哈笑道：「其實只要大家把話談好，在誰手中還不是一樣。」

程玉琪順口應答道：「曹前輩說得甚是。」

她這時那有時間和陰私秀才互逞口舌之能，她的目光早已凝注在那五枚「天星玉環」上。

程玉琪天賦奇高，毫髮之微，亦明察無遺，只見那五枚玉環雜亂的串在一條透明的絲帶上，原是她的那四枚天星玉環，她亦入目能識。

她沒有要求將玉環逐一取下，就在桌上撥動了一下它們，她便已看出另外一枚「天星玉環」，正在她原先那四枚「天星玉環」的前面。

程玉琪看過玉環之後，微微一笑，道：「小妹已經說了不少，現在請朱兄指教一二。」

朱公子笑了一笑道：「你要攷驗本公子。」

程玉琪說道：「不敢，這叫做公平交易。」

朱公子誤以爲程玉琪什麼都知道，爲表示自己起見，微帶三分驕傲的神情道：「據本公子所知，這『天星玉環』雖然七枚缺一，但另有七枚副環藏在某一隱密之處……。」

程玉琪笑着截口道：「朱兄說得不錯，只要能把其他任何六環找齊，便有脉絡找到那七枚副環，找到那七枚副環之後，整個『天星玉環』之謎就解開了，而……」而什麼呢？她又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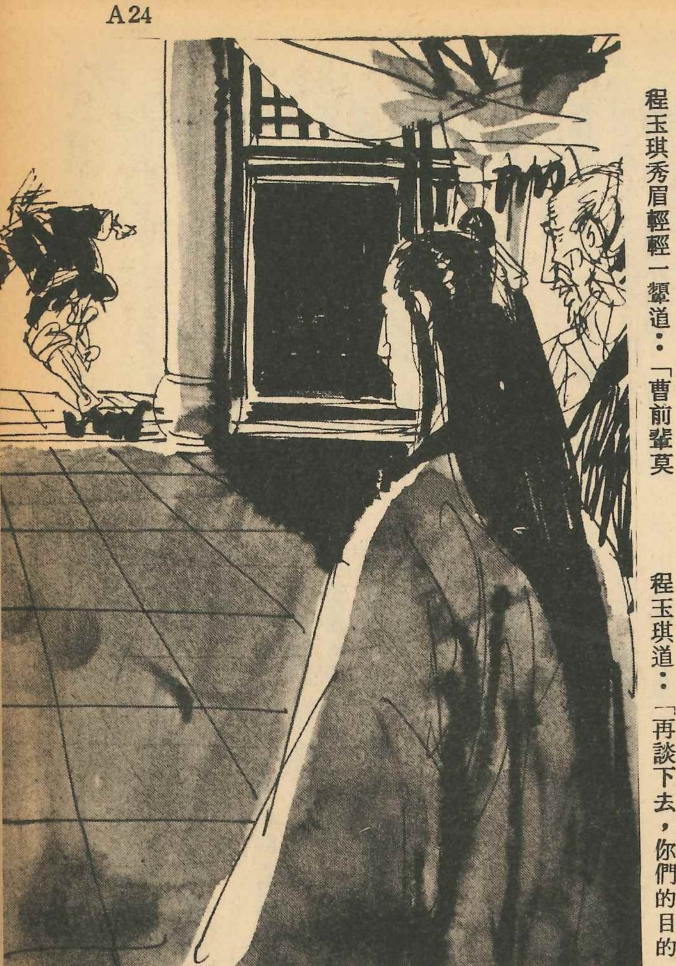
朱公子笑道：「姑娘說得對極了。」

程玉琪神秘地道：「朱兄可知道如何運用這六枚『天星玉環』了？」

朱公子笑道：「本公子當然知道。」

程玉琪暗暗點頭忖道：「實際情形，果然和我推想的差不多，這就好辦了。」念動間，淡淡的一笑，道：「天星玉環有正副七環，據小妹所知，另一份文件，也有正副兩份，朱兄的所謂當然知道，只怕大有問題。」

朱公子疑念立生，雙眉一結，道：「你……。」



程玉琪道：「小妹……小妹什麼也沒有。」

朱公子暗笑一聲，忖道：「好一個狡猾的丫頭，你這不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麼，哼！……」

其實，程玉琪不但什麼都沒有，而且走的全是險棋，她所瞭解的，都是推敲得來的結果，連唬帶哄，一步一步，向前摸索推進。

顯然，程玉琪的聰明才智沒有落空，把朱公子和陰私秀才曹萬森都玩弄於股掌之上。程玉琪笑笑的望着朱公子，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大有唯我獨知的意味。

陰私秀才曹萬森清理一下嗓子，道：「這六枚天星玉環，你都見過了，不知你姑娘在這玉環上還有沒有其他指敎？」

程玉琪秀眉輕輕一顰道：「曹前輩莫非話中有話，難道桌上那五枚玉環不全是眞的？這個……我倒看它不出來。」

陰私秀才一笑道：「在下並沒有說其中有假的。」

程玉琪道：「前輩的意思是……。」

陰私秀才曹萬森道：「在下沒有什麼意思，只因姑娘聰明絕世，想請姑娘多指敎一二而已。」

程玉琪含笑道：「前輩很會打如意算盤。」

陰私秀才道：「姑娘是惜語如金，好！那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談判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我覺得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朱公子道：「我們還沒有談到正題啦！怎樣就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程玉琪道：「再談下去，你們的目的是小妹手上的天星玉環，而小妹的條件非常苛刻，你們一定無法接受，所以最好保留一點餘味，留個下次見面之情。」

朱公子道：「只要有條件，就好商量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兩位只怕作不了主。」

朱公子放聲大笑道：「本公子作不了主，誰能作主？」

程玉琪道：「誰能作主，朱兄應該比小妹更明白。」

朱公子面紅耳赤的作色道：「你……你……。」

陰私秀才搖手止住朱公子道：「公子，程姑娘天縱奇才，聰明絕頂，其他的話不必多說了。」

朱公子悻悻的道：「她……。」

陰私秀才又截口道：「公子，別忘了老主人的交待。」

朱公子一震道：「曹萬森，你怎可自己不打自招。」

陰私秀才笑道：「人家什麼都知道了啦！咱們再支吾下去就顯得不誠懇了。」

朱公子一臉懊惱之色，冷哼連連，但却不再說話了。

陰私秀才面色一正，道：「程姑娘，我們訂期再作一次懇談如何？」

程玉琪道：「小妹時間不多。」

陰私秀才道：「半月之期如何？」

程玉琪免強地道：「好吧！就以半月爲期，半月之後仍在此地相見。」

陰私秀才方面到底什麼人出面來再談，雙方並沒有說定，但程玉琪好像疏忽了這一點，未加注意，就離開了朱公子密室，同時，也帶着歐陽小芬出了山莊。

奇女懲元兇　玉環歸原主

路上，老道士只輕輕嘆了一口氣，就沒有再說一句話了。

歐陽小芬笑道：「老道前輩，你嘆什麼氣？爲什麼不說話了？」

老道士道：「老道在想心事。」

歐陽小芬道：「想什麼心事，能否說出來聽聽？」

老道士道：「老道在想，過去那幾十年的江湖，老道是怎樣跑的。」

歐陽小芬笑道：「你就這樣健忘，自己做的事都忘了。」

老道士笑道：「小丫頭你懂什麼？」

歐陽小芬道：「晚輩雖然不懂什麼，至少自己作過的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

老道士搖頭苦笑道：「你別在夾纏不清了吧。」

歐陽小芬揚着柳眉道：「我幾時夾纏不清了？」

程玉琪笑道：「小芬姊，你確實有點夾纏不清。」

歐陽小芬氣勢一沮，道：「你也這樣說。」她對程玉琪倒是心服口服，所以，程玉琪的一句話，當得別人的一百句話，歐陽小芬雖然還有很多理由要說，却悶聲不響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小芬姊，你可知老道士前輩和你，大有淵源啊！」

歐陽小芬當然相信程玉琪的話，眼睛

一亮，望着老道士問道：「那我該叫你什麼？」

老道士一笑道：「你還是叫我老道士好了。」

程玉琪道：「說來令祖母是老道士前輩的師妹。」

歐陽小芬「哇」的叫了一聲，道：「比我大了二輩，那我成了小侄孫了。」

老道士笑道：「可不是。」

歐陽小芬道：「道士爺爺，那你可不能再和我嘔氣啊！」

老道士道：「老道士不能和你嘔氣，你倒可以向老道士撒嬌了，好處可給你佔盡了！」

歐陽小芬笑道：「這就是做小輩的好處。」

話聲一轉，挑着小眉道：「道士爺爺，你剛才到底在想什麼心事？」

老道士道：「我不是說過了麼？」

歐陽小芬道：「可是你說了等於沒說，小芬聽不懂。」這倒眞是事實，不但歐陽小芬聽不懂，就連程玉琪也不大十分明白。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道：「老道士是看了程姑娘剛才的應付有感而發，覺得我們過去闖蕩江湖時，除了動刀動槍外，就不知道用其他的方法處理事情，結果事情越弄越僵，越弄越大，越弄越麻煩，那能像程姑娘一樣，沒發一掌就把你要回來了，同時，還佔了上風，這才是眞的了不起。所以，感慨之至。」

歐陽小芬笑道：「我們這位玉琪小妹呀，小腦袋裏的主意最多，和她相處越久，知道她越多，便覺她越偉大，越了不起，她要是個男孩子的話呀！你們誰都沒得混了。」

程玉琪笑罵道：「小芬姊，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歐陽小芬笑道：「玉琪妹，我對你只有一件事不懂？……。」

接着，馬上又道：「你是這樣一位花朵樣的人兒，全身都是聰明智慧，怎樣找一個糊塗蟲做丈夫呢，難道這也有什麼道理。」

程玉琪笑道：「當然有道理。」

歐陽小芬道：「請指教！指教！」

程玉琪面色一正，說道：「糊塗是福，他糊塗有福，小妹當然也有福，此其一也。」

歐陽小芬道：「其二呢？」

程玉琪道：「其二麼，只有我管他，他管不着我，你說這有多好。」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痛了肚子。

大家一路帶着笑聲，回到了通天觀，等待十五天後的約期。

八天後，老花子回來了，他此行結果很完滿，七友會是些什麼人，誰是老大老二都查清楚了，不但如此，甚至「天星玉環」是誰送給他們的資料，都有了。

原來，丐帮上屆帮主就是七友之一。

那七友便是：任覺先、朱百壽、趙光遠、徐志賢、冷奇、歐陽春、潘起風等七人。

這七人是些什麼人呢？

據老花子和老道士說：冷奇就是老花子的師父前任丐帮帮主，徐志賢是黃山大俠；歐陽春是鐵樹山莊莊主；潘起風是當朝文華大學士，趙光遠是一位回春聖手，當世名醫，至於，老大任覺先和老二朱百壽二人的來歷，老花子和老道士也說不上來了。

不過事實很明顯，那位朱公子，定是朱百壽的後人無疑。

原來，丐帮「永春誌」乃是丐帮歷代以來，承先起後的一本丐帮秘錄，由歷代丐帮帮主親自記錄，舉凡武林大事，帮中種種切切都在記載之列，尤其帮主個人行誼，更另成專冊，非每日一記不可。

當然，這種包羅萬象的「永春誌」是非常秘密的，否則，人人能看到，所引起的糾紛，只怕要天下大亂了，所以，丐帮對閱讀「永春誌」的限制非常嚴格，尤其關於歷代帮主私誼部份，尤爲嚴愼，除了身爲帮主之人外，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理由啓閱，就是身爲帮主的人要閱讀時，亦必在祖師靈前立下重誓，並於閱後閉關一年，以戒輕率。

說起老花子原是現任丐帮帮主的師兄，他生性恬淡，喜愛無拘無束的適性生活，所以捨帮主而不爲，做了一個遊戲人間的奇丐。

前任丐帮帮主身爲七友之一的事，現任帮主並不知道，只有老花子知道，要索閱「永春誌」的事，因此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現在，老花子總算達到了使命。

至於，老道士又怎樣插上一脚呢？

原來，老道士與趙光遠是忘年知交，而趙光遠却是一個無家無室的孤家寡人，於是老道士就受托捲進來了。

把天星玉環送給七友的人，叫「憂無子」，但「憂無子」是怎樣的人呢？就沒有更多的記載了。

七人之中，有四個武林人物，一位當朝顯要，兩位來歷不明的人，這個組合倒是怪異得很。

不過從朱公子身上去推測朱百壽其人，朱百壽或許也是一位不爲世人所知的武林隱士，但，是不是確然如此呢？程玉琪也不能作肯定的表示。

至於老大任覺先的身份，目前更是一個謎。

程玉琪綜合已知的資料，默默的計算了一下，道：「這樣說來，晚輩原先所有的天星玉環應該是潘起風的了。」

微微一皺雙眉，輕輕一嘆道：「但不知潘家的近況如何？」

老花子道：「潘起風早就死了，潘起風死後，後繼無人，聽說搬回老家來風驛去了。」

程玉琪道：「此去遠不遠？」

老花子道：「不算遠，大約四百多里左右。」

程玉琪道：「我想去看看。」

老花子點頭道：「好，老花子陪你跑一趟潘家。」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這次晚輩想單獨行動，……。」

一語未了，歐陽小芬立即反對道：「那怎樣行，……」

程玉琪笑道：「小芬姊，你放心，不會有問題的。」

歐陽小芬道：「至少你應該讓我陪你去。」

程玉琪道：「小芬姊，小妹要一個人去，自有其道理在，你就留下來吧。」

歐陽小芬還想說什麼，却被老道士道：「小芬，你就聽話，不要跟去增加麻煩吧！道士爺爺看你功夫稀鬆得很，還是跟道士爺爺多學點本事吧。」

歐陽小芬這才不堅持要跟去了。

程玉琪也是武林兒女，當然也沒有什麼囉嗦，說走就走，站起身來道：「最多五天，我一定趕回來。」說着舉步向外走去。

當她走到門口時，歐陽小芬叫道：「琪妹，且慢！」

程玉琪微微一顰秀眉道：「芬姊……你……」

歐陽小芬含着笑容道：「你身上帶得有銀子沒有？」

她再困難的時候，也沒有爲生活問題操過心，身上當然不會有銀子。

程玉琪一怔，苦笑道：「這……。」

歐陽小芬搖了一搖頭道：「你只會替別人想，却不會替自己想，叫人怎樣放心得下。」

沒有銀子，路上誰給你飯吃！

這話完全實實在在，程玉琪可是第一次說不出半個「理」字來。

歐陽小芬掏出一把銀子，交給程玉琪道：「小心，可別給小偷扒去了。」

程玉琪搖着頭，輕聲苦笑道：「小妹知道了。」

程玉琪走了半天之後，歐陽小芬就是放心不下，程玉琪的話，她又不願違背，只有支使老花子道：「花子前輩，你暗暗的跟去吧！」

老花子道：「程姑娘那等聰明能幹，有什麼不能放心，你眞婆婆媽媽。」

歐陽小芬道：「尺有所長，寸有所短，老前輩不知，琪妹最不會用銀子。」

老花子問道：「你剛才給了她多少銀子？」

歐陽小芬道：「大約二十兩左右。」

老花子道：「二十兩銀子，人家要過半年的生活啦！她怎會四五天都過不了，少操這種莫明其妙的心吧。」

程玉琪聰明絕頂，可眞不會花銀子，一路上，她也沒有大吃大喝，也沒有碰到扒手，可是，她二十多兩銀子，只花了一天，就花完了。

敢情，她花銀子不好意思要人找錢，吃頓飯是一塊銀子，喝一杯茶也是一塊銀子，二十兩銀子可沒有多少塊，第二天，她身上的銀子可就光了。

當她付出最後一塊銀子時，她還是不好意思向人要找零，結果，還沒有走到來風驛，她已是身無分文。

程玉琪連要人找錢都不好意思，當然，絕不會成爲白食客，既不能成爲白食客，自然只有餓着肚子趕路了。

可在程玉琪功力奇高，脚程奇快，中午時分，就到了來風驛。

來風驛不是大地方，但學士府却是來風驛的名府，誰都知道，一問就知。

看門的是一位老家人，爲人很是和氣，到底書禮之家，沒有那股凌人的盛氣。

程玉琪通名求見潘老夫人。

老家人潘福打量了程玉琪半天，作難地道：「姑娘，我們老夫人病褥纏身，已經多少年不見外客了。」

程玉琪只有打着謊語，道：「小女子聽說過老夫人的病，小女子也就是爲了老夫人的病來的。」

老家人潘福的表情，一點也不驚奇，淡淡的道：「你會看病？」

程玉琪打着笑臉道：「老丈可不要以爲小女子年紀輕輕的，以貌取人。」

老家人潘福道：「小老兒就因爲見得多了，才有此一問，姑娘也許不知道，毛遂自薦爲老夫人看病的人，月必數起，不瞞姑娘說，潘府的全部家財，都因此快要光了。」

怎樣光了，當然是「騙」光了，老家人潘福沒有說「騙」字，那是他出身書禮之家，遇事總不過份之故。

程玉琪暗暗嘆惜了一聲，正待想法子圓謊的時候，老家人潘福搖了一搖頭，又道：「姑娘，小老兒看你姑娘也是好人家女兒，這裏不會有什麼好處了，還是回去吧。」

眞把她看成女騙子了，潘府落到這種地步，實在是人間的諷刺和悲哀，程玉琪只有揚起手上的天星玉環，顯現在老家人潘福眼前，道：「老管家，說實在的，小女子實在會看病，不過更主要的還是想請老夫人認認這玉環是不是與貴府有關。」

老家人潘福只是一個家人，當然不會知道這種關係重大的事情，不過，他見多識廣，覺得程玉琪有別於一般上門來騙人的騙子，微微猶豫了一下，道：「如果姑娘能將手中玉環交給小老兒先請示老夫人一下，小老兒倒可以替姑娘試一試。」

這枚玉環絕不是潘家的，但，潘家也絕對分辨不出，程玉琪取下玉環，交給了老家人潘福。

潘家門庭雖大，但氣勢已衰，老家人進入內宅之後，就只留下程玉琪一個人在前門房等待。

這時，門口忽然出現了一位紅衣少女，口中叫着：「潘福，潘福！」一路向門房走來。

她看到了程玉琪，不由得一怔，道：「你是什麼人，你在這裏做什麼？」

程玉琪沒有馬上答話，她先打量那少女一眼，只見那少女長得頗爲清秀，只是氣勢粗野，不大像時下的大家閨秀。

程玉琪思忖了一下，道：「小妹程玉琪，前來求見老夫人，潘老丈正爲小妹請示老夫人去了。」

那紅衣少女翹着鼻子，「嗤！」了一聲，道：「什麼東西！」頭一揚，走開了。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情。

片刻之後，老家人潘福走來了，身後還跟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大丫頭。

老家人潘福道：「程姑娘，老夫人現在心情很好，你就隨冬梅進去吧。」

原來那大丫頭叫「冬梅」，程玉琪欠身叫了一聲：「梅姑娘。」

冬梅點了一點頭，領着程玉琪穿堂過戶而入。

潘府的房子實在很大，只是剝落的油漆，樑柱間的灰塵，把這座大宅第壓得失

去了顏色。

冷冷清清的，一路上只碰到一個家人，這種情景，使程玉琪感慨不已。

老夫人躺在一張陳舊的錦榻上，房中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

程玉琪行禮見過了老夫人，只見老夫人手中正把玩着她送進來的那枚「天星玉環」。

老夫人讓程玉琪坐下之後，長嘆了一聲，問道：「程姑娘，你這玉環是那裏來的？」

程玉琪半眞半假的說道：「是小女子一位朋友送的，老夫人可還認得這隻玉環嗎？」

老夫人道：「當然認得，要不是這枚玉環，先夫也不會壯年告退，落得如今這般光景了。」

程玉琪無限同情的嘆惜一聲，道：「這不過是一枚小小的玉環，爲什麼對潘大人的影响這樣大呢？」

潘老夫人長嘆一口氣道：「這話說來就長了……。」

「奶奶！」程玉琪見過面的那位紅衣少女又叫又跳的跑進來了，她見了老夫人手中把玩的「天星玉環」，驚叫一聲，道：「好漂亮的指環！給我！……」伸手就把「天星玉環」搶到手中。

老夫人叫道：「丫頭，這個可不能給你。」

那位紅衣少女嬌嗔的道：「美美要定了。」身子一扭，跑得不見了影子。

程玉琪如果伸手，當然一伸手就能抓住那自稱美美的少女。

可是，程玉琪那裏拉得下臉了，只有眼睜睜的朝着那紅衣少女帶着「天星玉環」跑出去了。

老夫人搖頭嘆了一口氣，道：「淘氣的丫頭！」

程玉琪道：「她是……。」

老夫人道：「她是老身身前唯一的親骨肉，小孫女美美……。」

又嘆了一口氣，接着道：「老身長年多病，這孩子無人管教，越來越野了，倒叫程姑娘見笑。」

程玉琪免强的笑了一笑，道：「美美小姐的父母……。」

老夫人搖着頭，道：「都死啦！如今只剩下我們一老一小相依爲命了。」

這樣不幸的家庭，教程玉琪替他們好不難過，抑住酸楚的鼻頭，程玉琪輕輕的呼了一聲：「老夫人……。」

老夫人笑了一笑，道：「美美這孩子，人雖有點野，但是心地很好，她不會把你的玉環弄掉。」

老夫人自己就很明事理，並不認爲玉環還是自己的。

程玉琪歉疚地道：「老夫人，對不起，小女子想說明一件事實。」

老夫人道：「你儘管說，不要怕難爲情。」

程玉琪道：「說實在的，其實那枚玉環並不是老夫人原來的那一枚，只是式樣相同的另一枚。」

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老身知道，這種玉環一共有七枚。」

程玉琪道：「老夫人的那一枚原已在小女子手中，只是現在落到別人手中去了，不過，老夫人請放心，小女子一定替您把那枚玉環收回來。」

老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其實那玉環能不能收回來，已經不關重要……。」

她忽然心中一動，想到程玉琪之來，必有原因，話聲頓了一頓，啞然失笑，道：「老身只顧自己說話，忘了請問姑娘來意啦！姑娘……。」

程玉琪訕訕地道：「請恕小女子冒昧而來，小女子是想請教一些有關這玉環的事，尚請老夫人不吝珠玉。」

提起往事，老夫人神色微微一沉，回思了片刻，輕嘆一聲，道：「眞正說起這玉環的有關事情來，老身倒所知有限。」

她這種回答，原是必然的結果，因爲，他們七人顯然有着守口的默契。

程玉琪道：「請老夫人就所知道的賜告吧。」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玉環，潘老夫人說不上來，她只知道，潘大人把這玉環提現在她眼前時，潘大人似乎有着非常沉重的心事，老是摸撫着這玉環嘆氣，問他，他又不肯說，因此給潘老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切的印象。

有一天，潘夫人派了身前一位得力的家人，將玉環送了出去，那家人走後，便如石沉大海，永無回音。

潘大人日盼夜望的等了五年，等得焦慮成病，撒手西去，依然所望成空。

潘大人臨死的時候，還抓着潘老夫人的手，斷斷續續的呼着：「玉環！……玉環！……啊！……。」

這種泣血哀呼的往事，潘老夫人是一輩子也忘不了。

程玉琪心裏有數，知道潘老夫人說的全是實話，她所知道的，應該就只有這麼多。

可是，程玉琪另有別的想法，話鋒一轉，於是問道：「老夫人，小女子想向您打聽潘大人幾位生前的好友，不知老夫人能否見示？」

老夫人點頭道：「姑娘說說看，先夫的朋友，老身倒是知道不少。」

程玉琪於是把七友的名字，按着次序說了出來。

出人意料之外的，潘老夫人對於那六個人，個個都知道，只是她把丐帮帮主冷奇說成一個老學究。

程玉琪更是喜心翻倒，高興得不得了，笑問道：「老夫人，您可知道那位任覺先是做什麼的？」

老夫人道：「任覺先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好像全國全地，到處都有生意。」

程玉琪一笑又問道：「那位朱百壽又是怎樣一位人呢？」

提起朱百壽老夫人的精神更是一振，道：「朱伯伯那人呀，他是一個最好不過的老好人，先夫昔日好友，早都忘了我們的時候，他却一直都在照顧着我們，要不是他，我們祖孫，早活不到今天了。」

程玉琪道：「老夫人可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麼？」

老夫人道：「就在附近不遠，美美知道，他最喜歡美美了。」

程玉琪笑道：「美美小姐實在是一個

人見人愛的姑娘……。」

話聲未了，只聽美美清脆的笑聲傳了進來，道：「奶奶，你看誰來了。」

想不到呀，眞想不到，程玉琪都不禁楞住了。

敢情，美美姑娘口中的來人，竟是到過通天觀的那位朱公子。

那位朱公子見到程玉琪之後，那驚訝的程度，又不知比程玉琪大了多少倍。

只見他雙眼發直，張着一張嘴巴：「你……你……你……你……」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位朱公子，顯然與程玉琪正式出面談判的那位朱公子有着非常明顯的不同，這位朱公子的性格，內向多了。

他們兩人也許就是親兄弟，這是程玉琪直覺的反應。

程玉琪先自定下心神，笑着點頭道：「原來是朱公子，幸會！幸會！」

美美瞪着一雙眼睛，又驚又訝的道：「你們認識！」聽那語氣，似乎還有點酸溜溜的味道。

敢情，這野丫頭和這位朱公子的感情非常好。

那位朱公子的一張臉可漲得緋紅，吞吞吐吐的道：「你……你……好。」

常言有道：「爲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門」。這時朱公子的心情，正是因爲對程玉琪做了虧心事，未語心先怯，好不難爲情。

程玉琪見了他這樣子，看出他這人本質不壞，於是心頭一軟，含笑點頭道：「請坐！」

美美一個勁的追問道：「你們早就認識麼？」

朱公子點了一點頭。

美美尖叫一聲，道：「好呀！你都瞞着我呀！」

程玉琪笑道：「小姐，請不要多心，我們認識得並不愉快，只差沒有打架，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好意思。」

美美臉色稍霽，緊釘着問道：「眞是這樣的麼？」

朱公子苦着臉點頭，道：「是！」

程玉琪道：「所以小妹還沒請教你的台甫。」

朱公子道：「在下草字惠羣。」

「令兄呢？」程玉琪見他面嫩得很，因此斷定另一位朱公子是他兄長。

這一着正被她唬住了，朱惠群不加思索地道：「他叫朱牧羣。……。」

接着反問一句話道：「姑娘見過家兄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我們談過話了。」

朱惠羣忽然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的不說話了。

程玉琪與潘老夫人原本談得好好的話，這時也談不下去了。

潘老夫人忽然向美美招手道：「美兒過來。」

美美口中問着：「什麼事？」人却並沒走過去，依然挨在朱惠羣身旁。

朱惠羣輕輕推了她一陣，她才免强走到老夫人身旁。

老夫人先撫慰着她的玉手，然後，含笑道：「這枚玉環是程姊姊的，先還給程姊姊，奶奶另外再給你找一枚更好的，可好？」

美美冷「哼！」了一聲，道：「誰希罕！」取下玉環，甩着向程玉琪打去。

她那手法，和玉環飛來的速度，處處顯得美美很有幾分功力，程玉琪暗暗一皺着眉頭，接住玉環。

只見美美又「嗤」笑了一聲，道：「原來還是會家子。」

照說，潘起風是文華大學士，應該不懂武功才是，可是美美的出手，不由使程玉琪迷惑起來。

冷眼向潘老夫人望去，潘老夫人似乎沒有什麼異樣。

但這時美美忽然從潘老夫人身旁站了起來，改了一副笑臉向程玉琪道：「來，我們到外面說句話去。」

誰知道她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程玉琪當然不會在乎她的想法，笑了一笑，向潘老夫人告了退，跟在美美身後，到了後花園無人之處。

美美冷冷的道：「你來做什麼？」

程玉琪暗嘆一聲，忖道：「看她長得美貌如花，說話的語氣實在欠缺教養。」

程玉琪念動之間，美美已是滿面不耐煩之色，緊逼着道：「說話呀！你又不是啞巴。」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你這種態度，我不想說什麼。」

美美道：「你嫌本姑娘態度不好？」

程玉琪說道：「至少，你還要客氣一點。」

美美冷笑一聲，道：「憑你也配！」

程玉琪道：「人與人之間，有什麼配不配，對人有禮……。」

美美不讓她把話說完，「呸！」了一聲：「你們就是不配，整天想着法子來打主意。」

程玉琪笑笑道：「你看錯了，我不是來打你家主意的人，其實那種人我也很討厭。」

美美譏笑道：「說得倒比唱的好聽，我看你呀，比誰都陰狠，居然要把奶奶的心又說活了。」

這是一個寵壞了的姑娘，簡直無理可喻。

程玉琪也就不和她分辯了，微笑道：「那你要怎麼辦呢？」

美美擺出一副男子姿態揚拳挽袖，橫眉豎目地道：「我要教訓你，也叫你們以後絕了念頭。」

程玉琪笑道：「你要教訓我，你學了幾手功夫？」

美美道：「你別想支吾過去，今天本姑娘是教訓你定了。」身形矮了一下，然後射了起來，揮手一掌，向程玉琪臉上掃來。

看她這出手一招，充其量只有八流身手，程玉琪脚跟都沒有動，就讓開了美美揮來一掌。

在美美的感覺來說，只覺一掌揮出之勁，居然在程玉琪動都不動的情形之下，落了空，就似程玉琪沒有實體似的。

程玉琪當然動了．只是動得太快，美美看不出來吧了。

美美一掌揮空，心裏可打了一個冷噤，顫聲道：「你不是人？』

程玉琪道：「不是人是什麼？」

美美道：「你是鬼！」

程玉琪笑道：「還要不要教訓我？」

美美雖然無人敎管，變得失去了女孩子的貞靜，到底沒有見過世面，尤其心裏以爲程玉琪是鬼，那橫蠻之氣早被自己嚇跑了，但覺雙膝發軟，恨不得能馬上脫離險地，那還說得出話來。

程玉琪笑得花枝招展地道：「小妹妹，不要怕，我不是鬼，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好不好？」走向前伸手去扶美美。

美美却嚇得尖聲大叫了起來：「救命呀……」

「程姑娘，放手，」朱惠羣閃身而出，喝聲中，攻出一招「雲山乍現」。

程玉琪身形微側，反手一式「分雲捉月」，朱惠羣但覺腕脈一緊，右手腕脈巳被程玉琪扣個正着。

程玉琪一身功力固然奇高，但朱惠羣也不全眞的這樣不中用，完全失在輕敵大意。

程玉琪也只點到爲止，五指一鬆，放開了朱惠羣腕脈，不着痕跡的一笑道：「朱兄來得正好，小妹還有事請教。」

美美這時却巳撲向朱惠羣，委屈的抽泣起來。

朱惠羣一手撫慰着美美，一手立掌當胸，做出隨時動手的準備姿式，冷冷的道：「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朱兄，希望你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也許我們的談話，對彼此都有好處。」

朱惠羣心中矛盾至極，打不定主意應該不應該與程玉琪一談，徬徨間美美的情緒漸漸冷靜下來，悄聲問道：「她不是鬼麼？」

朱惠羣道：「她那裏是鬼，不過本事比你高得大多吧了。」

美美暗暗吁了一口氣，一揚螓首，眼中又射出了怒火，望着程玉琪，一副憤憤不服的樣子。

程玉琪一面運用智慧察言觀色，一面試探地道：「前次的事件，小妹並不怪你朱兄，我知道，你也是情非得巳，其實你也不是那種人。」

朱惠羣默默的望了程玉琪一眼，日光平靜多了，顯然，程玉琪的話有了反應。

程玉琪接着又道：「我也知道你不贊成他們的作法，可是你無能爲力，只有隨波逐流，過一天算一天。」

朱惠羣目光一抬，正視着程玉琪，嘆息了一聲，道：「姑娘既然是個明白人，那就請放過了小生吧。。」

程玉琪道：「朱兄，你要小妹放過你不難，可是你何以自處呢？」

朱惠羣低頭不語了。

程玉琪道：「男子大丈夫，事情既然避無可避，就應該挺起胸膛來迎接它，自怨自艾，是無補於事的，小妹倒很欣賞美美小姐的作風……。」

美美聽得心氣一舒，眼中怨火消失了不少。

不知不覺的，朱惠羣與美美巳在一條石櫈上坐了下去，他們雖然沒有答應什麼，但也不再拒絕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也找了一條石櫈坐了下去，道：「令祖福體還安康吧。」

朱惠羣搖了一搖頭道：「他老人家的身子，大不如前了。」

程玉琪故作驚疑之色道：「令祖的身子不是……。」

朱惠羣說道：「年紀大了，總會衰老的。」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頭，忖道：「從各種跡象看，朱百壽的嫌疑最爲重大，聽他語氣，好像朱百壽又不是一個惹事生非的人。」

健康是事業的甚礎。一個健康不良的人，是很少有勃勃的雄心的。

程玉琪念動如飛中，「啊！」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你們的武功，令祖也很少親自指點了。」

朱惠羣笑了起來道：「你聽誰說的，家祖會武功，家祖要會武功，也就不會生病的日子多，健康的日子少了。」

程玉琪目光一亮道：「令祖既然不會武功，那朱兄你的武功又是誰教的。」

朱惠羣沒有答話，美美倒先笑了。「自然是師父敎的！」

程玉琪道：「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美美以爲是問她，一指朱惠羣道：「我的師父就是惠哥哥。』

朱惠羣忽然站起來，道：「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了，美妹，我們走。」

拉着美美，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程玉琪叫道：「朱兄，尊府惹火焚身，難道你就不求一個自全之道麼？」

朱惠羣身形一停，猶豫起來。

程玉琪又道：「朱兄，整個的內情，也許你還不知道，但事情的嚴重，不但尊府有毀家之難，且將臭名萬載，子孫含羞，永世抬不起頭來了。」

朱惠羣心氣衰竭的道：「你不要危言聳聽，故意唬人。」

程玉琪道：「小妹說的都是眞話，朱兄，你仔細想想，你也不會不明白，令祖現在身上正揹着殺人兇手的重嫌。」

朱惠羣暴喝一聲，道：「胡說，家祖手無縛鷄之力，豈是殺人兇手。」

程玉琪道：「這也難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什麼事做不到。」

朱惠羣氣得全身皆顫的道：「你說家祖買兇殺人！」

程玉琪道：「這種事情多得是。」

朱惠羣哈哈大笑道：「家祖一生爲善不願人知，不知耗盡了多少家財，豈是嗜殺不仁之人，你這話不怕笑破識者的肚皮麼？」

程玉琪冷笑一聲，帶刺帶激的道：「然則你們巧使毒計，豪奪小妹『天星玉環』之事，也算是爲祖增光了。」

這句話太重了，簡直重如泰山，叫朱惠羣聽得面色立時變得慘白，全身四肢五官都扭曲起來。

這是良心不安的自我譴責，能這樣自我譴責的人，其天性良心，一定是非常善良的。

程玉琪頗有識人之明，更看出他心中隱憂重重，抑鬱不安之至，因此拿話一擠，他果然受不了。

克敵致勝，攻心爲上，朱惠羣算是最弱的一環了。

程玉琪使出重手打擊之後，接着又安撫地，輕嘆一聲，道：「小妹的話實在說得太重了，你實在不是那種人，你也有你的苦衷，可是別人的想法，是無可制止的啊！」

朱惠羣忽然瘋狂似的大叫道：「我不是人，我是豬，一條任人宰割的死豬，天啊，我爲什麼要姓朱啊！」

美美這野性的姑娘，嚇得手足無措，哭着叫了起來：「惠哥哥，惠哥哥！你怎麼了啦……。」

程玉琪飄身向前，輕輕在朱惠羣背心穴上，拍了一掌，道：「朱兄，事在人爲，你要冷靜下來。」

掌力擊散了朱惠羣翻騰的血氣，她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却暗含與佛家「獅子吼」禪功，異曲同功的「廻天震力」，「廻天震力」如當頭棒喝般震得他神智一清。

朱惠羣神智清寧之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佈滿了羞愧之色。

程玉琪讓他喘過氣之後，含着笑容，輕輕的道：「朱兄，這件事情的發展，巳經到了紙包不住火的地步，但也並不是沒有救藥，如果朱兄能够相信小妹的話，小妹願全力以赴，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朱惠羣感到迷惑地道：「你還要救我們？」

程玉琪點頭道：「我把我捲入這件事中的情形說出來，你就知道了。」

於是，程玉琪先自將自己如何承受「天星玉環」，如何找「天星玉環」的原主人，說了一個大概。

將心換心，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程玉琪誠懇的敞開了自己的心扉，當然也換得了朱惠羣的坦誠。

朱惠羣吁聲道：「說來，家祖是被害人，我們全家都是被害人。」

程玉琪道：「那是說另有其人了。」

朱惠羣點了一點頭，道：「家祖有一個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也就是把武功帶到我們朱家的師父……我的師父……這……唉……。」想起師倫大道，他又拘謹起來了。

程玉琪道：「大義可以滅親，何況是非分明，受害的是你們自己，義之所在，應該沒有反顧。」

朱惠羣思索了半天，神色一正，堅毅的道：「姑娘說得是，我能做些什麼？請姑娘吩咐。」

程玉琪說道：「吩咐不敢，朱兄如能安排小妹見上令祖一面，小妹就感激不盡了。」

朱惠羣面有難色地道：「這……」

程玉琪道：「有什麼困難？」

朱惠羣道：「外祖什麼外人都不見，而且，他住的地方，外人根本就進不去，我也沒有那份權力。」

程玉琪結着眉梢道：「咱們先瞭解一個原則，如果小妹以『天星玉環』這個主題，找他談話，他會不會接納？」

朱惠羣轉着舌頭道：「這件事，就很難說了。」

程玉琪道：「我想，小妹只要能見到他，他一定會和小妹談談的。」

朱惠羣愁容中現出一道笑容，道：「這一點在下相信，姑娘開了口誰都無法不答理。」

程玉琪道：「咱們正正當當見不到令祖，動點小心眼行不行？」

朱惠羣道：「家祖養性之處，警衞森嚴，如非允許相見，一隻蒼蠅都難以飛入，我想……」

程玉琪一笑道：「不用你想，由小妹來想如何？」

朱惠羣「嗯！」了一聲。

程玉琪忽然望着美美道：「令祖見過美美小姐沒有？」

朱惠羣道：「從前見過。」

程玉琪道：「他總該知道美美小姐的吧。」

朱惠羣道：「當然知道，家祖就常要在下來看望他們。」

程玉琪忽然冒冒失失的問道：「你喜不喜歡美美小姐？」

美美與朱惠羣兩人都不自在的漲紅了臉，頗有怪責程玉琪的魯莽，却又心中暗喜之極。

其實，他們早就心心相印了。

程玉琪一笑道：「小妹倒很願促成你們一雙倆好，從你們一雙兩好中，小妹就有辦法見到令祖了。」

朱惠羣忽然悄聲問美美道：「美妹，你點不點頭？」

美美倒也不野了，羞羞澀澀的點了一點頭。

程玉琪笑着拖着美美道：「朱兄，你等一等，我們去一去，馬上就來。」

朱惠羣等得好不耐煩時，美美一個人跳了出來，道：「走吧。」

朱惠羣一怔道：「去那裏？」

美美道：「去見你祖父呀！」

朱惠羣道：「你去？」

美美道：「你要娶我，帶我去見你祖父，這不是應該的麼？」

朱惠羣苦笑道：「美美，別胡鬧好不好，現在是什麼時候，程姑娘呢？」

美美道：「走了，她要我代表她去見朱爺爺。」

朱惠羣搖頭道：「你去管什麼用？」

美美嬌嗔一聲道：「你就這樣看不起人。」

朱惠羣道：「這可不是任性的事……你把程姑娘怎樣了？」他猛想起美美也許使壞，用什麼法子制住了程姑娘。

美美格格一笑道：「我把程姑娘變成了我。」

話巳經够明白了，可是朱惠羣竟然沒有會過意來，惱怒的道：「什麼，你……你把她……」

話聲出口，才明白過來，馬上一笑，道：「你就是程姑娘。」

程玉琪含笑點頭道：「你看這個樣子瞞得過去了吧？」

朱惠羣笑道：「高明，高明，在下都被姑娘瞞過了。」

程玉琪道：「既然瞞過你，其他的人就更不要說了。」

朱惠羣道：「不過能不能順利通過，還是不敢說。」

程玉琪道：「那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皺了一皺眉頭，輕輕的一笑又道：「小妹可要餓死了，吃點東西再上路吧。」

吃東西的時候，程玉琪找到一個花子，托他送了一個信回通天觀。

一路上，程玉琪和朱惠羣閑談中，才知道朱百壽原來是一個跑海外生意的人，五十歲以前就發了大財，於是，先在京陵定居，後來，才遷到現在住的地方。

朱惠羣的師父，也就是他祖父的朋友，那是在海外做生意時認識的，他叫曾百壽，兩人身材差不多，又有同名之雅，而且在做生意時，對朱百壽諸般相助，因此他們兩人結成了生死之交。

曾百壽無家無室，自然也無兒無女，因此把朱家當成了他自己的家，現在，倒眞成了自己的家，因爲，他已在朱百壽久病之後，大權集於一身了。

曾百壽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對整個七友之變的影响，已經非常明白了。

只是，曾百壽爲什麼要這樣呢？他這樣做又能得到什麼呢？他現在也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不論是名和利，應該對他都不會有多大的好處了。

這一點，很叫程玉琪一時之間想不出原因來。

朱百壽住的地方在一座小山頭上，整個的小山，林木茂盛，蓊蓊鬱鬱，山脚下有一道石級，直達山頂。

起初登山時，倒看不出什麼不尋常的地方，當深入兩十丈之後，才有一道高牆擋去了去路。

牆下一道口子，大門是開敞着的，當程玉琪他們要進門口時，門內跑出一人，叫道：「私人產業，請……」

朱惠羣揚聲叫道：「朱健，是我。」

「啊，二公子，」朱健認出了朱惠羣，却仍然擋在路上無意相讓。

朱惠羣揚起眉毛喝聲道：「那你爲什麼還不讓路。」

朱健哈腰苦笑道：「公子，您是知道規矩的，請勿爲難小的。」

朱惠羣說道：「你可知道她是什麼人嗎？」

朱健當然無從知道，不禁一怔道：「這……」

朱惠羣道：「她就是潘府上的美美小姐，是爺爺要見她，所以她才被請而來，你知不知道？」

完全是唬牌，朱健當然不會知道，不但朱健不知道，連朱百壽自己，還不知道呢。

當然，往常朱惠羣也絕不敢使用這種手法，這完全是程玉琪的主意。

一句簡單不能再簡單的回話，居然出現了奇跡，經過請示之後，他們上山了。

朱惠羣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大感迷惑的道：「程姑娘，這是怎樣一回事？這樣容易就獲准上山了。」

程玉琪微笑道：「這叫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尋隙蹈虛，攻心爲上的道理。」

朱惠羣搖了搖頭，笑道：「在下還是不懂，就算家祖父想看看他的孫媳婦，胡七不同意，姑娘還是上不去。」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這是人際間的問題，一時也說不清，只要你仔細觀察，你就會看得出來。」

朱惠羣苦笑了一聲，不好意思再追問了。

程玉琪眞有裝神像神，裝鬼像鬼，現在是美美小姐，可就是一個活脫脫的美美小姐，有說有問，有叫有跳，完全一副胸無城府只知任性貪玩的野姑娘的形態。

山路不長，片刻之間就到了朱百壽養息的「靜廬」。

到了「靜廬」，只見一位身穿青色長袍的老儒生，在門口等候他們。

那儒生年約五六十之間，低眉合目，一副老成持重，迂腐冲天的樣子。

任他如何表現，程玉琪却已看出他實在是一個內家高手，武林健者。

朱惠羣叫他胡大叔，根本就是他剛才所說的胡七了。

程玉琪不但大大方方，而且充滿了親切的感情，也叫了他一聲「胡大叔。」

朱惠羣叫胡七的時候，胡七只理不理的「嗯！」了一聲，程玉琪的那聲「胡大叔」，而叫得他眉毛一聳，嘴角一咧，臉上有了笑容，道：「快進去，老爺子在等着你們了。」

朱惠羣心中一陣納悶，暗忖道：「這就怪了，胡七這狗脾氣，只見了程姑娘也變了。」

朱百壽坐在一張躺椅上，膝上蓋了一條錦緞小被子，他是一個壯碩的老人，臉色有點蒼白。

他身旁還有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婦人，在照顧着他。

朱惠羣便見了禮，然後道：「爺爺，她就是美美，潘奶奶的孫女兒。」

程玉琪笑盈盈行了一禮叫了一聲，道：「朱爺爺，美美先帮奶奶向你老人家問好，並謝謝你老人家這些年來的照顧，然後，美美向你老人家磕頭，請安。」

她說磕頭，就磕頭，眞的拜了下去。

朱百壽蒼白的面色透出一道喜色，笑道：「好孩子，謝謝你來看老夫，惠羣，你替爺爺扶起美美吧，不要行大禮了。」

程玉琪還是拜了三拜，行了大禮，才在朱惠羣扶持下站了起來。

朱百壽上下打量了程玉琪半天，看得程玉琪都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一跺小蓮足，嬌嗔的道：「不來了，一來朱爺爺就欺負人。」

朱百壽大樂，哈哈一笑道：「老夫多少年來沒有這樣開心了，王媽，快去給美美姑娘弄些點心去。」

王媽就是那中年婦人，王媽出去之後，就只剩下朱百壽，朱惠羣和程玉琪三人了。

程玉琪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立時表達她的心聲，只完全守着美美的本份和朱百壽談笑家事。

要是朱惠羣的想法，他絕不放棄這個好機會，可是程玉琪就不這樣，他眞無法瞭解程玉琪的一切。

美美很野，但人緣很好，王媽把點心送來之後，美美還笑着請她坐下來一同吃用。

不管王媽扮演的是什麼脚色，但是，她現在的身份，是沒有資格和他們同起同

坐的。

程玉琪的客氣，正是王媽樂於接受的敬意，王媽當然謝了程玉琪的好意，可也解除了臉上那道陰森的冷氣，笑着道：「不，你們用吧，我還有兩道點心沒有做好啦！」又轉身退出去了。

朱百壽看得一怔，道：「她也突然之間變得好說話了，美美，你眞是我家的開心果。」

程玉琪這才面色一正，壓低聲音道：「朱爺爺，我不是美美，我是爲了『天星玉環』這件事，來請教你老人家的。」

朱百壽一震道：「那妳是……。」

程玉琪道：「晚輩程玉琪。」

朱百壽道：「你與『天星玉環』有什麼關係。」

程玉琪說道：「原來說不上絲毫關係，但轉輾相因，晚輩至少已經可以代表徐家，歐陽家，趙家和丐帮老帮主冷家說話了。」

朱百壽問道：「你來找老夫有什麼事嗎？」

程玉琪道：「替老前輩洗刷冤枉。」

朱百壽道：「老夫有什麼冤枉？」

程玉琪道：「殺死七友之首，任老大的冤枉。」

朱百壽忽然激動了起來，大吼一聲，道：「胡說……。」

程玉琪心想：「糟了！」馬上格格笑道：「朱爺爺你老人家何必生氣呢，我奶奶並不是眞的要惠哥哥入贅，只是寒家人丁單薄，奶奶想請他在寒舍住些時日。」

朱百壽先是楞了一下，接着，便明白了程玉琪的用心，大聲搖頭道：「不，不行，就是不行！」

程玉琪委委屈屈的道：「朱爺爺，你就不要美美了麼？」

朱百壽長嘆一聲，道：「誰說不要你了？」

王媽又進來了，笑着道：「老爺子，美美姑娘可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姑娘，你老可要替他們小的想一想啊！」

程玉琪表示謝意的向王媽微微一笑，接着眼睛一紅，但淚水只在眼中轉了一轉，終於忍住沒有讓它滾落下來。

多委屈可憐的樣子。

王媽寬慰程玉琪道：「老爺子就是這個脾氣，過一二天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程玉琪利用王媽的話，吞吞吐吐的道：「美美能在這裏多玩兩天麼？」

朱百壽道：「有什麼不可。」

程玉琪收起憂心，展容一笑道：「朱爺爺，美美要和你打個賭。」

朱百壽道：「打什麼賭？」

程玉琪道：「賭你不再生我的氣。」

朱百壽哈哈大笑道：「朱爺爺本來就沒有生你的氣。」

程玉琪道：「那……您是……。」

朱百壽瞪眼望着朱惠羣道：「老夫是生你惠哥哥的氣，好沒出息的東西。」

程玉琪又撒起嬌來道：「這個還不是生美美的氣。」

王媽一旁看着插嘴道：「好了，好了，老爺子，好好的請美姑娘吃一頓，算是不生她的氣好了。」

朱百壽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的又點頭，道：「你去準備吧。」

王媽轉身出去的時候，程玉琪跟了上去道：「王大媽，美美也會帮忙，美美陪你去。」

不等王媽願不願意，硬把王媽推出去了。

其實，王媽並不要眞正自己動手，後面厨房有專門做飲食的厨子，只要吩咐一聲就行了。

王媽把程玉琪帶到她臥房中，笑道：「美美姑娘……」

程玉琪連忙搖手道：「王大媽，您叫我美美可以，但加上姑娘兩個字，晚輩可不敢當了。」

王媽笑道：「你將來可是我們的少奶奶啊！」

程玉琪道：「王大媽，我一眼就看得出，您是一個老好人，您看，我們會不會弄僵？」

王媽道：「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還不大明白。」

程玉琪道：「惠哥哥向晚輩提親，晚輩奶奶要我們成親之後仍然留在家中，朱爺爺就生氣了，可是，我家不比朱家，奶奶沒人照顧是不行的，你看怎樣是好？」

向人家討主意，也是表示親近和敬重之意，這一份敬意很少有人不高興，尤其長年待在這種環境裏的王媽，更是心喜不已。

王媽笑哈哈的說道：「我這多年來就沒有離開這裏一步過，那有什麼見識，能出什麼主意，美美，你別給大媽出難題了吧。」

程玉琪笑道：「大媽，你別客氣了吧，我看你招扶朱爺爺，就知道你是一個最細心，最成功，也是最瞭解朱爺爺的人，否則，誰也不能和他相處這多年。」

王媽笑道：「小丫，你倒眞有點小聰明。」

程玉琪道：「大媽，你就帮帮忙吧，我知道你能够帮忙的。」

王媽被程玉琪的迷湯灌得樂陶陶地道：「其實，朱老兒也不難對付，等下，我就裝起病來，由你招扶他兩三天，他雙腿癱瘓，不能行動，有機會你就整治他，包你心意得償。」

程玉琪大喜之下，抱着王大媽打了一個圈，笑道：「謝謝你，大媽，你眞是我的好大媽。」

王媽果然馬上就裝起病來，程玉琪也着着實實的整了好幾次，當然，這都是和朱百壽事先說明了的，爲了怕王媽暗中探視，非做得若有其事不可。

到了第三天，程玉琪才和朱百壽作了一次非常詳細的長談，把她所知道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朱百壽，聽得朱百壽目瞪口呆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原來，朱百壽的腿病很早就患了，他離開京陵之後，就再也沒有和七友會面，更不要說加害七友之首任老大的事了。

事情明若觀火，那都是曾百壽假借朱百壽的身份幹的，曾百壽的爲人如何，那倒不用多加解說，朱百壽完全知道，因爲時間長了，他那有一無所知的道理，只因自己求助無門，看着兩孫又盡入曾百壽掌中，他更一籌莫展了。

朱百壽無限感慨的長嘆了一聲，道：「當年我們七友，任老大和老夫以財力雄厚，潘起風以智計過人，趙光遠醫道通神，交遍天下，徐志賢，冷奇，歐陽春，都是武林中一時之選，齊集我們七人的條件，應該是一個無往不利的團體，誰知事情沒有做好幾件，却先自倒霉，一個個的成了被害人，天道寧論，好不叫人灰心。」

程玉琪道：「天網恢恢，惡人終有惡報的一天，你看，曾百壽的惡計陰謀，不是終於暴露了麼？」

朱百壽笑了一笑，他不是看輕程玉琪，却也不抱有過份的樂觀。

程玉琪沉思有頃，忽然道：「那憂無子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每人送你們一枚『天星玉環』呢？要是沒有那『天星玉環』，不也就不會發生大變了麼？」

朱百壽道：「憂無子是任老大的朋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個很難說，當時，他在我們眼中是一位道德高深的隱士，本來，他要願意加入進來，那就是八友而不是七友了。」

長長的換了的口氣，不勝其緬懷地，接着又道：「憂無子，實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奇人，他不但學識淵博道德高深，而其對人態度之誠意，言談之感人，爲老夫平生所少見，老夫聽了他的談話，於是就參加了七友會。」

程玉琪道：「這樣說來，七友會是他發起的了。」

朱百壽道：「發起人是任老大，憂無子是他的發言人。」

程玉琪道：「於是憂無子欣見你們七友會的組成，每人送了你們一枚『天星玉環』，作爲信物。」

朱百壽道：「但其中還有更大的意義，就是這『天星玉環』有培元固本，延年益壽之功，他希望我們七人，人人長生不老，多爲人類造些福利……。」

程玉琪微微一蹙黛眉道：「那『天星玉環』好像是女人用的吧……」

朱百壽道：「不，男人一樣能用，如果得其用法，比女人用來，其效更大。」

程玉琪「哦！」然道：「這點，晚輩倒不知道，老前輩知道用法？」

朱百壽點頭道：「當然，知道用法，他把用法傳授了我們。」

程玉琪脫口問道：「那……。」

話聲出口，猛然憶及，心中想問的話，乃屬心法秘密，豈可隨便出口，心念一動，微微一笑，沒有向下說了。

朱百壽像是看穿了程玉琪心意，點頭道：「你爲什麼不說了？」

程玉琪道：「按照武林規矩……。」

朱百壽道：「老夫不是武林中人，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程玉琪道：「老前輩是誠心指敎晚輩了。」

朱百壽道：「諱疾忌醫，你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收穫，老夫樂於什麼都告訴你。」

程玉琪大喜過望，道：「多謝老前輩，請你說說那『天星玉環』的用法吧。」

朱百壽於是語聲一低，向程玉琪說了一些話，程玉琪明眸生輝，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晚輩知道了……，這口訣曾百壽知不知道？」

朱百壽道：「老夫這是第一次說出此事，他會不會從別人口中知道，就不得而知了。」

程玉琪道：「老前輩還有什麼話指示晚輩？」

朱百壽想了一想，道：「沒有了，但望姑娘勝利成功。」

程玉琪點頭道：「那麼晚輩就此告辭了。」

程玉琪退出朱百壽房中，正要轉向王媽處時，只聽一陣脚步聲，走進來了四個人。

王媽，朱牧羣，陰私秀才和一個壯碩老人，不用說，那個壯碩老人就是曾百壽了。

朱惠羣胆怯的向前行禮，叫了一聲：「師父。」

曾百壽目光沒有望朱惠羣，也沒任何表示，只冷冷的道：「這位姑娘就是你要娶的美美麼？」

朱惠羣應了聲「是！」接着道：「美妹，見過師父，」

程玉琪還要向前見禮時，曾百壽冷笑一聲，揮手道：「不敢當，程姑娘。」

程玉琪笑了一笑，說道：「老前輩知道了？」

曾百壽說道：「你認爲老夫不該知道嗎？」

程玉琪道：「如果老前輩這個時候不出現，那倒大出晚輩意料之外了。」

曾百壽濃眉一皺說道：「老夫要不來呢？」

程玉琪道：「那麼晚輩就得大傷腦筋了。」

曾百壽一怔道：「此話怎講？」

程玉琪道：「那麼老前輩就不是這件公案的主謀人了。」

曾百壽道：「現在呢？」

程玉琪道：「圖窮七現。」

曾百壽縱聲大笑，道：「娃娃，你的胆子倒是不小。」

程玉琪道：「不算大，我還不敢做那暗室虧心之事。」

曾百壽氣得一瞪雙目道：「你在罵老夫。」什麼病用什麼藥，程玉琪那句話正說中了曾百壽的心事，曾百壽更不打自招，也承認了事實。

程玉琪含笑道：「晚輩沒有說什麼，是你自己承認的。」

曾百壽不禁一怔道：「老夫承認了什麼？」

程玉琪道：「殺死任老大全家。」

帶套，帶激，帶認定，一連串的出奇手法，曾百壽這多經驗的人，也承受不了，哈哈大笑道：「是老夫又怎樣？』

程玉琪道：「那你是承認了？」此雖多此一問。但話必需扣得又牢又穩，他才無法改口。

曾百壽了無懼意，道：「承認了又怎樣？」

程玉琪道：「今天本姑娘，要爲七友會主持公道。」

曾百壽縱聲狂笑道：「小丫頭，就憑你，哈！哈！哈！哈！憑你也配。」

「還有老夫我！」朱百壽在房內答話了。

朱惠羣連忙跑進房內，把朱百壽抱出來，放在一張大師椅上。

曾百壽點頭道：「好！好！好！朱百壽，老夫替你們朱家流血流汗，把你養活到今天，如今你居然恩將仇報，與老夫作起對來……。」

朱百壽長嘆一聲道：「兄弟，說話要憑良心，你身無立錐之地，要不是爲兄收容，你如不餓死荒島，也必漂流海外，回不了故國，你居心叵測，害得老夫的腿殘廢倒也罷了，你更不該化我容貌，將任老大全家殺死，陷老夫於萬刼不復的絕地，你……你……大……大……。」他原想狠狠的罵他一頓，可是話到口邊，仍然罵不出來。

曾百壽强言自飾道：「老夫一切作爲，還不都是爲了你。」

朱百壽笑道：「爲了我的家產。」

曾百壽道：「爲了你的兩個孫子，你不見老夫把你的兩個孫子敎之育之，現在不但這樣大了，而且文武全才，都非池中之物。」

朱百壽「嗤！」笑一聲，道：「同時也心黑手辣，人性全無。」

曾百壽雙手一攤道：「你要故意唱反調，兄弟就不好說什麼了，大哥，咱們的家務事，現在不談也吧，且聯合起來，面對外來的敵人吧。」

朱百壽笑道：「程姑娘不是敵人，她是老夫的朋友，如以朱家的立場來說，只有你老弟才是外來的敵人。」

曾百壽呵呵大笑道：「朱兄，你不是有點發燒吧。」

朱百壽道：「我早就看穿了你的鬼把戲，只是想不透吧了。」

曾百壽道：「你現在總算想透了。」

朱百壽正色道：「生死一條命，老夫年近八十，還有什麼可怕的。」

曾百壽點點頭道：「你本來沒有什麼可怕，有你二個好孫兒在，兄弟自然只有受氣的份了。」

朱百壽笑道：「說得多好聽啊！惠兒牧兒，只怕不知道我這雙腿是你暗中下的毒手？」

曾百壽道：「兄弟明人不做暗事，你當面問問牧兒知不知道？」

朱百壽驚訝的望向朱牧羣，朱牧羣臉色並沒有一點變化，理所當然的點了一點頭。

朱百壽看着自己孫兒如此態度，有如一脚掉下寒冰裏，由頭涼到脚板心，面色一沮，神氣一頹的嘆了一口長氣。

朱牧羣見了祖父那種神態，心中亦甚是愧疚，訕訕的道：「師父對你老人家並沒有惡意，只因爲你老人家太固執，不知道傳遽應變，妨碍大有爲的作爲，所以才不得已限制你老人家的行動，其實，這都是從大處着眼的好意……」

朱百壽聽得氣血洶湧，大叫一聲，道：「你這畜生，氣死我也。」

朱惠羣原就站在朱百壽身旁，朱百壽一把拉住朱惠羣又道：「惠兒你……你……你……」

朱惠羣道：「惠兒無力反抗。」

屈辱的處境，情有可原，朱百壽算是在失望中找到了些許自慰，緊緊的抓着朱惠羣的手臂，自己淚水都流出來了。

這是非常叫人感慨，而又尷尬的場合，大家都無話可說的僵立了片刻。

程玉琪輕笑了一聲，打破沉寂，說道：「曾前輩，你也這大的年紀了，孑然一身……。」

曾百壽截口道：「誰說老夫孑然一身，老夫有徒弟有女兒。」

程玉琪一怔道：「你還有女兒？』

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連朱百壽和朱家兩小，都現出了驚訝之色。

曾百壽顯然心中已經下了某種決心，一指王媽，說道：「秀瑷她就是老夫的女兒。」

程玉琪向着王媽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的確想得很週到，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晚輩插手進來了。」

曾百壽哈哈大笑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你要不出現，老夫那能一舉將六枚天星玉環找齊，哈哈，哈哈，說來老夫眞該謝謝你才是……這樣吧，老夫答應你，在你一命歸陰之後，老夫一定給你造一座好好的墳。」

朱百壽臉色一變，說道：「你要幹什麼？」

曾百壽笑道：「老哥哥，這還要問麼，當然是永絕後患了。」

朱百壽道：「你們不能傷害她，只要你們放她走，老夫……。」

此老倒眞是一位急人之急的人，就要大許心願了，只是他那裏知道程玉琪的能耐。

曾百壽截口道：「老哥哥，別白費口

舌了，你縱有連城寶物，也買不了程姑娘的命，何況，你現在已經一無所有。」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就此以爲吃定晚輩了？」

曾百壽道：「老夫知道你是程家堡的人，而且也有幾分眞才實學。不幸的是你不該自投羅網。」

程玉琪道：「你們要倚多爲勝。」

曾百壽笑道：「咱們現在可不是印證武功，也不是講求江湖規矩的地方，你這句話，自己不覺得問得好笑麼？」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最後晚輩還想向老前輩說一句話。」

曾百壽道：「什麼遺言，你說吧。」

程玉琪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晚輩再給你一次勸告，你最好懸崖勒馬，現在還來得及。」

曾百壽道：「你很會說話，可惜老夫不是軟耳朶的人。」

程玉琪說道：「晚輩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實，這六枚『天星玉環』其實全不能帶給你什麼寶藏，那只是『請君入甕』的巧妙安排，老前輩，你是上了憂無子的大當了。」

曾百壽一怔道：「你說什麼？」

程玉琪道：「我說，你是上了憂無子的大當，你要不上憂無子的當，殺害任前輩之後，悶聲不響，誰能查得出你是殺人兇手，所以，憂無子這樣一來，你財迷心竅，就露出狐狸尾巴了。」

曾百壽道：「胡說，老夫找到憂無子前，他的藏寶圖早就藏在身上了。」

程玉琪笑道：「這就叫『先見之明』啊！」

曾百壽道：「老夫不相信。」口中說不相信，心中却有點動搖了。

程玉琪皺着眉兒，低着頭道：「晚輩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你爲什麼要向任家下此毒手？」

曾百壽道：「你眞想知道？」

程玉琪點了一下頭道：「你願意說出來嗎？」

曾百壽道：「你把另一枚『天星玉環』交出來，老夫就告訴你。」

程玉琪道：「說話算數？」

曾百壽道：「當然算數。」

程玉琪道：「好，我給你。」說給就給，立時取出玉環，投給曾百壽。

曾百壽查驗玉環不假之後，笑道：「說來，只怕你要大失所望了……」

望了程玉琪一眼，程玉琪保持着適度的微笑，曾百壽接着道：「因爲他認出了老夫不是朱百壽，所以老夫只有殺人滅口了。」

程玉琪道：「那枚『天星玉環』又是怎樣擊毁的呢？」

曾百壽道：「他當時正在把玩那枚『天星玉環』，老夫以掌力揉碎那天星玉環，原想要他知道老夫的厲害，俯首聽命，那知他一點不怕。」

程玉琪一笑道：「你去見他，又是爲什麼目的呢？」

曾百壽道：「七友會有錢又有人，如能把七友會納入掌中，大展鴻圖，指日可待。」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現在你又得到了什麼呢？」

曾百壽道：「我總算把六枚『天星玉環』者湊齊了。」

程玉琪道：「可惜被你破壞了一枚，否則，七枚『天星玉環』同在，配成七星之數，倒眞可練成金剛不壞之身，而無敵於天下了。」

頓了一頓，換了一口氣，又道：「現在的『天星玉環』雖然還有很大的用途，畢竟是小得多了。」

曾百壽說道：「你不是正在胡言亂語吧。」

程玉琪道：「信不信由你，可是我不會告訴你太多了。」

曾百壽道：「我總會查出來的。」

程玉琪道：「你沒有機會了。」

曾百壽哈哈大笑道：「你……」

程玉琪面色一變，震喝一聲，道：「曾百壽，你罪證確鑿，招認不諱，本姑娘，要爲任前輩主持公道了，是你自己上呢？還是大家一起上？」

她臉罩寒霜，與剛才的如在笑語，完全變了一個人，曾百壽想再笑都笑不出來了。

曾百壽怔了一下，道：「你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程玉琪眨着秀目道：「難道你不是曾百壽？」

曾百壽道：「曾百壽是老夫本名本姓，老夫早年行走江湖，大家都稱老夫『無影殺神』。」

「無影殺神」可是江湖上有過大名氣的兇人，三十多年前，殺了一名少林長老，惱得少林掌門人，盡起派中一流高手，才爲武林之中除去這一大害。

想不到他居然沒死，而且，化明爲暗，惡性不改。

程玉琪冷笑道：「我知道『無影殺神』的兇殘惡名，你如果是『無影殺神』的話，本姑娘更不會手下留情了。」

程玉琪向來都很能替人作退一步的想法，很少有惱怒得臉色不帶絲毫笑容，可是，現在，她却認爲不得不作斷然的處置了。

她胸中充滿了殺氣，臉上便再也見不到了笑容。

她不是笑裏藏刀的人。

曾百壽原以爲道出自己昔年字號之後，定可收到威脅的效果，其實完全相反，她目中的殺氣更甚了。

他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狐狸，他上當之中，也許自己財迷心竅，明白不過來，但是一經指點之後，却能恍然而悟，相信了程玉琪的話。

他眞是又氣又惱，又恨又悔，同時兇心也更熾，把一股怨氣完全出在程玉琪身上，仰天發了陣大笑，然後一揮手道：「你們退過一旁去，讓老夫親手收拾她。」

陰私秀才叫道：「師父，殺鷄何用牛刀，還是按照原定計劃行事吧。」

原來，陰私秀才還是他的徒弟。

曾百壽道：「憂無子可惡，這丫頭定與憂無子大有關係，老夫非親手殺死她，難消心頭之恨。」

程玉琪道：「本姑娘與憂無子絕無半點關係。」

曾百壽道：「管你有沒有關係，老夫今天非親手處置你不可，納命來吧。」

話聲一落，雙掌一錯便撲向程玉琪。

一出手，便使出了兇人本色，根本不給程玉琪從容應付的機會。

他體型高大，天生的力士型，加上一甲子以上的修爲，先後天的配合，那一撲之威，何等驚人。

程玉琪想不到曾百壽的內功修爲如此深厚，暗暗吃了一驚，但她心驚而不亂，蓮步生花，移形走位，輕巧無比的讓開了曾百壽威猛無倫的一撲。

曾百壽一撲落空，怒吼如雷，身形旋轉如輪一連切了五掌十八腿。

程玉琪依然沒有還手，只展開身形，在他掌風拳招之中起落飛揚。

程玉琪輕鬆得沒事人一樣。但站在四週的人，不論是偏向她的人也好，恨惡她的人也好，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了。

曾百壽一連數招都沒有沾到程玉琪的衣角，心中的驚訝更遠勝於任何人。

別說他過去的成就不說，就這數十年所下的工夫也把他推上一層樓，擁有的實力，絕不在左金，右銀，中神通之下，而面對着一個弱不禁風的後生晚輩，居然傷她不得，這叫他如何不又驚又急。

一陣急攻之下，就是三十多招，地上的塵土隨着拳風勁氣在他們四週，形成了一道灰柱。

程玉琪一直沒有還擊一招半式，只用奇妙的身形步法與曾百壽週旋。

勞逸之間，雖然勝負未分，最後的結果，已不難預測了。

陰私秀才向朱牧羣咬了一咬耳朶，朱牧羣頭一低，便待悄悄退了出去……

朱百壽雖然不是武林中人物，但他却是一個社會經驗相當豐富的老人，朱牧羣這一轉身，他便注意到了，當下大喝一聲，道：「牧羣，給老夫站住。」

朱牧羣心裏一震，停下身形叫了聲：「爺爺！」但，他人却沒有走向朱百壽。

陰私秀才冷喝一聲，說道：「還不快去。」

朱牧羣頭一扭，轉身如飛般跑開了。

這時，朱百壽氣得臉色一變，又紅又紫，大喝一聲：「氣死老夫也！」

當時便氣血一翻，吐出了一口鮮血。

程玉琪與曾百壽之戰，程玉琪一直沒有施展狠毒招術，但曾百壽却改變了打法，由秋風掃落葉之勢，改爲半攻半守，伺機取勝的打法。

說實在的，程玉琪雖然任督皆通，又有一身高明武學，到底打鬥經驗尚欠火候，對功力稍差的人，當然隨心所欲，但遇上了曾百壽這個絕世武功的大魔頭，她却難以盡情發揮了。

好在，她爲人聰明絕頂，機智過人，不躁進，不求功，先站住不敗的陣脚，然後，以求可勝之機。

惡戰中，但見人影閃動，無數身穿青色緊身衣褲的大刀手現身出來圍住四週。

這時陰私秀才陰森森笑道：「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你老人家且退下來，讓弟子陪她玩一玩。」陰私秀才就是陰私秀才，一句話到了他口中，就不乾不淨了。

曾百壽虛幌一招，已要退了下來，這時，程玉琪却突然奇招迭出，逼得曾百壽又和她惡鬥起來，抽身不得。

程玉琪這樣做，倒不是怕了陰私秀才人多勢衆一躍而上，而是担心讓曾百壽退去之後，發現情形不對，逃之夭夭，那就大費週章了。

所以，她不能任由他退下去。

好在這一塲惡鬥下來，她對曾百壽的武功路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胸有成竹，只等天賜良機，便可大功告成。

曾百壽抽身不下來，陰私秀才乾着急，雖有狠毒的準備，却是使用不出。

就在這時候，只聽陣陣呼喚之聲傳來，接着聽到老花子的大笑之聲傳了過來。

老花子，老道士，歐陽小芬，苗子和丐帮的石承禮都搶到山頭上來了。

他們現身之後，呼喝之聲反而停止了，而塲中的惡鬥也吸引了他們，沒有立時展開羣毆。

這時，程玉琪就像是一隻穿花的蝴蝶，在曾百壽的身形中穿來繞去，激發曾百壽吼叫連天，鬍鬚皆張。

驀地，程玉琪淸叱一聲：「着！」

接着人影一分，但見曾百壽高大的身子一僵，接着慢慢彎着腰向地上倒去……

陰私秀才看得心中高叫得一聲不好，程玉琪的五指已經扣上了他的腕脈，厲聲喝道：「你是要死，還是要活？」

程玉琪早已看定陰私秀才是第一個大帮兇，所以出奇不意的制住了陰私秀才。

老道士老花子更不是簡單的人物，一見程玉琪出其不意的制住了陰私秀才，相視一笑，奔向了朱牧羣與王媽。

朱牧羣只不過是一個紈袴弟子，那有什麼眞才實學，如何是老花子的對手，三二下，朱牧羣束手就擒。

倒是王媽的身手出奇的高，老道士一時之間，未能制服得了她，兩人打得翻翻滾滾。

陰私秀才本身被制，縱有滿腹陰謀詭計，也已一籌莫展，連連點頭道：「姑娘有話好說。」

程玉琪道：「叫大家放棄抵抗，本姑娘從輕發落。」

陰私秀才嘆口氣，大聲喝道：「大家認命，放下武器，聽候程姑娘的發落。」

程玉琪五指一翻，連點了陰私秀才七處穴道，移步走向王媽附近，道：「王大媽，不要抗拒了，你帶了令尊去吧。」

王媽罷戰停手道：「你放過了他老人家？」

程玉琪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並不是除惡的目的，我已破了他全身武功，給他一個思過自省的機會，已經足够了。」

王媽含着眼淚向程玉琪欠身一禮，抱起曾百壽下山去了。

「天星玉環」都在朱牧羣身上，程玉琪說明內情之後，把它們一一還給有關的人，笑向老道士和老花子道：「首惡已去，其他的人就請兩位老前輩發落吧！」

轉身向苗子點了一點頭，道：「苗大叔，我們可以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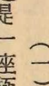
歐陽小芬大叫一聲道：「琪妹，我跟你們一同去。」

三條人影在衆目相送之下，神龍般消失了。

（完）

北派武俠奇情故事／海浪・文
鐵翅・圖

俠侶魔劫



父命難違

（一）

這是一座極粗陋的茅屋——說得嚴格點，只能算是座茅棚而已，幾條木椽，加上些橫欄，胡亂的再糊上些泥巴，蓋上些茅草。就算是一間茅屋！如果有人料理，或者隨時補修調理，那麼容或可以聊禦風雨，可惜，從外形到內裏，證明了這間茅屋已屬於很久很久年前的建築物，時間已經侵蝕了它結構，再加上任由荒棄，可以說，來一陣較大的風雨，這間茅屋是該報廢了！

一直沒有人住，丟荒了，就更易壞。

不料，在一個月前，這裏來了一個住客！

誰？一個過路的漢子，在鎮上呂大伯的酒舖中，喝醉了酒，可憐，他沒錢！當時又在下雨，由呂大伯出了十文錢。叫個苦孩兒小伶仃扶他到了這個聊以避雨之所，可憐的是：在這草棚中，遍地泥濘……又怎能睡得了人……

小伶仃雖說十來歲的娃子，可有着好心腸，更有些小聰敏，又何況他幹這一次差使有酬勞的，十文錢不算多，總是一筆收入。因此，他算是抱來了不少乾草，鋪在地下，將個流浪醉漢安頓好了……

雨還在下——

第二天清晨，小伶仃很早來到了草棚，還提來了一只小瓦罐：原來是小伶仃的寡母命他帶來的……流浪漢酒醒了，也依稀記起了昨夜的酗酒……醉倒……他喝了

儂心何堪

口熱粥湯，從此，與小伶仃交下了朋友……他留了下來，他還清了呂大伯的酒錢，原來，他的銀錢藏得挺隱秘——在綁腿布——的中間，夾雜着一些金葉子，還有銀單——

有錢就該住客棧！不！他喜歡這個難禦風雨的茅棚，他也曾命小伶仃去求見他的寡母，但被拒絕了，小伶仃帶回了娘的口信：「一則寡居，二則，對一個孤身的，流落異鄉的人，力之所及，可以照顧者，盡些力，做些事是算不了什麼的！請他不必放在心上！」

並且，她拒絕了流浪漢的贈與！

流浪漢本來是滿懷心事……本來是冷得可怕，而現在，他越來越冷，眉頭也越皺越緊，將近一個月，流浪客只見過小伶仃三面……並且，挺有禮貌，打個招呼就是。流浪客希望叫住他，或者，與他談談天，聊聊地，不成！小伶仃分明是有意閃避的。不是用言語推搪，就是快步走過，時時，將個流浪客僵得不可動彈……

他頹然的臥到在茅棚中，這些乾草……還是一月前，小伶仃代他鋪的，根本是狠藉不堪，好在沒下雨，他莫明其妙的，從眼中流出了兩行清淚，一手習慣地向左角掏去……有隻酒葫蘆：依然是習慣地取過來，咀對咀……倒酒……很快他發現，酒葫蘆空了……他翻身坐起，習慣地搖了搖酒葫蘆，凄然地笑了笑……想起身，但是，他突然跳了起來……在他面前，不知什麼

時候，站着一個人……

「大哥……」是個女子，這一聲叫呼，是萬分凄涼，借一些天邊月光的照射，看得出是個極清秀的少女，一對大眼睛中，有淚水在滾動……

流浪客看清了對方，他的眉頭皺的更緊，淚痕已乾，而眼中却射出冷光，不言不動……

「唉……」少女是長長的嘆了口氣：「大哥！你這是讓親者痛，仇者快了啊！爲什麼？你……」

「自暴自棄！」四個字冰冷澈骨，就似擲出四顆冰彈那樣，不過，這咀角却微現傲氣！

「你變了！」

「是，我是該變！哈……」一陣震人心弦的狂笑中：「你看，大小姐，我蓬首垢臉，我鬚髭如蝟。我形如乞丐，我神如行屍，我變了，我變了！大小姐，請你別在我面前，你該明白我的爲人，我不會受人可憐，我更不會領人之好意，誠如令尊之言：『道不同，不相爲謀』，你我異志不可同流，大小姐，你請回你的瓊樓玉宇，別在這陋室茅棚之中，玷辱了你大小姐啊——」

「啊！大哥！」

「我是你什麼樣的大哥！」

「梅郎。」

「住口！」

「這……你！你……」這少女是氣昏了！突然，一個跟蹌，少女仆翻在地，顯然的她是暈厥了！但是，流浪客是木然的，遙望着前面，除了雙眉越趨緊，看來，眞能把兩條眉毛擰成了一股外……他毫無動作，他只是木然的，站在當地，像茅棚多了根椽子……

也不知多少時候，少女是嚶的一聲，還過氣來了，可是，遠處突的傳來一聲孩子叫聲，雖然很低，因爲離此不近，——不過，可以聽得出孩子的驚惶與急亂！這根木頭却突的似陣風般的撲出！將個少女算是乾擱在茅棚中——

因爲，流浪客已聽出這一聲呼叫，是發自小伶仃，不可解釋的是：流浪客是會如此關心！

循聲而來，到了間村屋前……

「魏夫人！我看，你還是乖乖的交出來……」

「對啊！哈……魏夫人。年輕輕的守寡，長夜難耐孤寂，咱們小莊主是捨不得你，孤零零，冷清清……」

「要殺，請即刻下手！」語聲是如此的平穩，簡直你不會相信，一個女子，能夠說出如此深沉平寧的話來！「……至於其他，哼哼！我雖然是個弱質女子，但是，偷生迄今，也已感到厭煩，犬羊當道，羶腥薰天，但願借得三尺地，憑我一腔血，求個死得其所……」

「魏夫人！前途大好光景！何必自苦自賤……」

「小莊主，依我看，也別自仗風流。來個用強，待在下點了她的穴道，供你享用……」此人說話可算是萬分的猥瑣下流……稍有人性者，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而稍有廉恥者，也無法入耳！

「魏夫人，在下可不敢如此冒犯！哼哼……我看，還是跟我回無極莊中去！待我好好奉養夫人……」

「不必！」

「娘……你！」

「唉！孩子！爹在天上等你我！」

「孩子！別怕，你們不會死！我會好好的欵待你們……」

突然，有人驚叫，又有風聲响動，而一陣怪笑聲中：「魏夫人。難道你非得逼我用强……哈……」

一陣鬨笑聲中，有人道恭喜，有人在叫送人入洞房，夾雜幾聲淫笑，幾聲孩子的笑聲……

「砰」然一聲震，村屋門已被打開，看清了這草堂中的一切，一架紡紗機已打翻在地，一盞油燈，燈焰搖晃，而其中，有三個勁裝紮束的江湖人，在東角一個荊釵布裙的少婦爲一個錦衣少年扣住了一臂……而小伶仃正橫在中間……

「放下！」冷冷的兩個字，令衆人看清了那張愁眉苦臉的面容！三個江湖客，其中一個比較年長的，首先微笑着，向前作揖：「朋友！全是道中人，請大步跨過……不必淌這混水……」

「放下！」還是兩個冰冷澈骨的字！

「朋友！」此人話未說完，眼前一花，而微覺勁風掠過，一聲怒吼聲中，衆人已看清了錦衣少年，不知什麼一來，竟然讓這個冷面人扣住了！

幾聲厲斥，幾條勁影，就見人影翻飛中，三個江湖客已環向冷面客打到！可是，冷面客是冷冷一笑，身形不動，而三個江湖漢是個個向後閃退，爲什麼？冷面客可將個錦衣少年，當作了護身盾牌。三個江湖漢分明是武林中的高手！出手快而勁，可是，看事却更是靈而迅，明明是巧打十八，逼使冷面客撒手放人，然後，三人圍打一個，以求完事，那想到，三個能手如此强勁的出手，冷面客根本毫不在意，而移形換位，將個錦衣少年移東就西，非但令三人出手被封，並且，發現到冷面客的移位之法是精巧無比，招招將個前面錦衣人送到了三人的出手勁圈中，三人如果不是吐勁收招，進退裕如，錦衣少年早已吃了大苦，甚或送命也不一定……

「好本領……」是江湖漢子的稱讚，事實也眞值得一讚！

但是，冷面客是凄然一聲苦笑道：「去吧……」三人眼前就見勁影飛來。其中一個，那敢怠慢，一個「引鳳手」，分化來勁，再接來人……生怕對方借力引力，引力打力……將個錦衣少年硬生生的毀了……可是，當其接住少年時，發現冷面客根本未用眞勁，他不禁呆了一呆！

可是，錦衣少年是發了狠！「朋友！尊姓大名！」

冷面客是看了少年一眼，理也不理，對小伶仃道：「小伶仃，請代向令堂致歉，在下擅闖寶居，伏祈原諒……」

「小子！你好狂，竟敢插手管無極莊的事！」

「無知狂徒，爾等擅闖民舍，意圖不軌，在下若非心灰意闌，哼……早已叫你們血濺當場，還不與我滾出去。還在這裏利口囂張……難道，眞是要逼你太爺……重——開——殺——戒——」這重開殺戒

四個字，令人聽來，可說是由心底泛出個怕字來——

「你……是何人……」

「憑你也配問我姓名！與我滾！」滾字出口，但見勁影動，一聲驚叫，錦衣少年不知撞了什麼邪，只覺得胸前一緊，然後是一股極柔和大力推來，他可算是騰雲駕霧般的，向前直摔出去，這股柔和之力，却是陰狠得極，令那個小莊主毫無抗拒，也更難用「千斤墜」等身法來穩住身形，乖乖的，摜了個四脚朝天，一陣痛，痛得他冷汗直淌，突然，他發現自己的內勁外洩……心中不由大驚，「散功」！一聲叫，可憐，連叫聲也成了嘶啞！三個同伴發覺不對，尚未出手，巳撲向少年，好個江湖漢子，爲首的雙掌一按前胸。低喝一聲：「不可緊張，放鬆……」

「對！尚可保全三分功力！」是那個冷面客冰冷澈骨的語聲！

「喂！那個朋友！你是突然失踪的梅天鈞……」

沒有回答！

「別忘了！梅相公，無極莊主不會放過你！」

還是沒有回答……

「你我後會有期！」語聲中，三個架一個，眨眨眼，巳沒入暗處……冷面客是兀立在門外，是這樣孤單，又是這樣的傲然，還有，像根木頭那樣……可是，一聲哭叫：「娘！」這個字傳入了此人耳中，他好像讓天雷所打那樣，混身一個顫動，也不見他如何動作，人，宛如被綫牽的傀儡那樣。倒彈入了草堂中，眼前一片紅……是血，一條手臂，橫在地上，而少婦已面似白紙，斜倚在牆角。

「夫人！你……這是爲何？」一邊說，他巳一面戟指遙點，左面七個血穴……小伶仃巳悲驚交集下，暈厥了過去。「可憐的孩子！」止了少婦的血，再推血過宮的，將小伶仃救醒……「……夫人！這是何苦？這是……」

「不甘受辱……」是少婦人抖戰的回答：「……清白之軀，何能受宵小之辱……」

冷面客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這少婦之烈性，令人心震胆裂……突然，他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幸運，自己素來謹愼，還有，用的是隔空點穴的手法，否則，稍有冒失。哼哼，後果不堪設想！

可是，再想想其他……少婦是爲了一家一姓！值得如此的堅貞？有何好處，於事何補？……他不禁凄然的笑了笑，放下了小伶仃，對少婦打了一揖道：「魏夫人，在下是明白你的……不苟取，不苟活……唉！在下又該如何處置此地之事呢？」

「梅相公！」

「魏夫人，你……請休息養神……今後，如蒙不見外，在下自當前來請教……」

「唉！梅相公！小婦人有一事奉求！」少婦道。

「莫說一件，十件、百件，在下定當全力以赴！」

「請收留我那苦命的孩子……」

「這個……」他噎住了氣，眉頭又再皺了起來……漸漸地，他走出了門……輕輕的，掩上了大門，然後，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自己的那草棚，可是，面前，又見到那少女，面上全是淚水，不過，咀角微帶着笑意，這可令他大爲煩惱……

「大哥……你還是無法藏得了！」

「唉！」他實在想不出對話來，半晌，他突的向少女一恭到地道：「大小姐！請你別再來折磨我，請放我走！」

「那麼，魏夫人又如何？」

「拜託你！」

「你可知無極莊？」

「我不想知，也不必知！」

「可是，他們又怎會放過你！當然，你可以一走了之，唉！大哥！我知道你是恨極了我們，可是，我們……又何嘗是甘心情願……」

（二）

「不必談這些！」

「是，我就不提！」少女是萬分的聽話，並且聽得出，她是有着萬分的委屈，可是，她不會申辯，她是甘心情願的吞下去：「可是，大哥，你灰心世事，我不敢批評，可惜，世事却依然在留難你啊！」

「我素不求人……大小姐，算梅天鈞無賴，也算你看梅天鈞……可憐！」

「大哥——」少女幾乎狂叫……而這一聲大哥，其中可包含了多少痛心、哀惜、憐憫與及悲傷之情緒在啊！「……大哥……你令我……苦痛萬分……」

「——是我下流，我請求你！代我照顧魏夫人一家……」

「——大哥，不是我不肯！實是我難以保得他們的平安，大哥，無極莊莊主淳于飛來，是當今第一能手啊！而他們的對頭，又有誰敢包庇……大哥！你別火，唉！你素來是極善納言的人，現今，小妹是在和你分析此事……」

「桀……」半空中傳來一聲極洪厲的怪笑！「不錯！田大小姐！你說得很對啊！淳于莊主的對頭，當今之世，又有那個敢包庇，又何況，魏夫人能够避居於此，如果不是因爲梅世兄，我們根本無法找到了她，於此可見，莊主之精明幹練之一班！至於梅世兄！你是個武林奇才，今夜，老夫也不得不承認你，的確是個奇才，這『玉龍散』……果然是奇門一絕！淳于莊主是命老夫前來，向你打招呼，他兒子學技不精，幾乎爲你『玉龍散』玄訣，散了全身功力，他不怪你，並且，將來有機會，他還想與你結交結交！今夜，老夫先代淳于莊主致以薄意！」語聲中，遠處巳閃出四個壯士，一個個手上捧物……飛來似，來到了梅天鈞面前——

四人分明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可是，却做了低三下四的僕役之輩，而四人四盤，第一盤是一襲簇新的錦袍，第二個是幾件小擺設，不過，看得出是極精緻、名貴的古玉雕刻，第三個是一叠黃紙，第四盤是金葉子！

「請相公哂納，並請相公即速離開此地……」

「……不淌這混水！」

「果然高明！」

「哈……」一陣寒人心田的笑聲中，這個本來是個窮途落魄的梅天鈞，突的雙眸精光燦然，神態俱變，一字一字的，說道：「本來，梅某的而且確，預備一走了之。說實在，我早巳心灰意懶這江湖之事，說什麼仁俠，道什麼禮義，一個個是貪生怕死，一個個是僞善虛禮，爲了一己之私，渾忘家國大事，我！唉，怕了這一批僞君子，大英豪，我走……走出江湖是非地！」

「就該如此！」

「可是，現在，在下不走了！」

「爲什麼？」

「與淳于飛來門一鬥！」

「好大胆，」四個送禮下人，突然八手俱出，四盤亂飛，你可以看到，這四隻木盤却是各帶一股盤旋勁風，分打梅天鈞全身車穴，並且，這四人的出手萬分詭異，木盤帶勁風，可是載沉載浮的，向梅天鈞飛來……

四人是高手，又何況事起倉猝，再加距離又近，梅天鈞就算是特等特的好手，也難免手忙脚亂，甚或受了傷見了血……

唉！梅天鈞眞是個不世出的怪才，如此緊張的場面下，他是面色不變，只是立一門戶，雙肩微拱，雙手虛攏，這四張木盤，在四人所用之玄虛氣催動下，本來逢勁則折，遇力則轉，然後，乘對頭手忙脚亂時，再發出天魔神掌，陰魂扣手，將對手困煞，不想，梅天鈞的門戶，巳將這四隻看來載沉載浮，伺機轉動的木盤，巳穩住了勁。四人可就無論如何不明白，對手到底是用何功力可以穩住這四隻木盤——

你們尚未想明白，而嗚嘩勁嘯中，木盤突的又開始了翻飛之勢，可是，這一次可不是環打梅天鈞，反而，勁嘯聲中，轉向四人掠削。並且，其勢之勁之疾，簡直出人意表，四人明明是主攻，一瞬眼，爲梅反客爲主的，打了個措手不及。

尚幸四人全具不凡之身手，各各揚眉吐氣，環打十八式展開，再說四人對四，一人對付一隻木盤，各奮全力，仗絕招，將每隻隻木盤之來勁卸去，依然托在手上，好功夫，盤上東西，竟然沒一件落下塵埃……四人一整門戶，還想有所動作，半空中又傳來一聲厲吼：「速退！」

四人聞聲不言，面帶詭笑，一躬身，好快身法，四人只一個倒退，立即轉入暗處，不見踪影！

「梅天鈞！你我後會有期！」

四外寂然，梅天鈞突的又是一陣心痛，消沉之意，又再浮上面容，他是凄然一笑，回身就走，而少女却被乾擱在當地！她想叫，她想追……可是，她突的掩面痛哭，飛也似的，向相反方向走去！才急走了幾十步，她停住了。緩緩的，她轉過身來，極慢的，走！走，走，當將近草屋前時，她好似已打定了主意，身形一動，巳奪門而入，草堂中的景象，越來越凄凉，血巳半乾，燈巳垂熄……少婦是痛得昏了過去，小伶仃只能暗暗飲泣。

少女是問清了小伶仃，她加了燈油，她扶起了少婦，她施展了家傳武功，她將少婦救醒，並且，代她止了痛，上了藥——武林人士：八寶囊中總帶得有這些傷藥——少婦是看清了少女，她微微露出一絲苦笑，低聲的向少女道謝！

「是梅相公命我來救治你！」

「多謝了……唉！我本來尚在奇怪，我自夫家被毀，湊巧，我携兒歸寧，我……當機立斷，我毀家出走，我隱居於此小青坪……我只求我兒長大……我……唉……我那會讓仇人找到……原來，原來是梅相公引來的……」

「……他巳明白！是他累了你們！因此，他會在此，與他們鬥……」

「不！絕不可與他們鬥，這位妹子，你……快勸他走！」

「那麼，你們又會如何？」

「……我們！唉！我巳想過，如果，梅相公肯帶我兒走，我一死了之，如果，他有困難，我也不敢免强，哼哼……」苦笑聲中，魏夫人分明是甘心與兒同死……

「娘！」小伶仃哭叫着，唉，孩子誰也不甘心就這樣死的啊……可是，這江湖中，這個所謂武林道，一般人所奉行的是；斬草除根！不殺個乾淨，他們就會食不知味，寢難安枕，所以，不論你是老、是小，一成對頭，而你是對頭之親屬，就非死不可——

第二天，梅天鈞來到了魏夫人處。他們談了很久，魏夫人哭了幾次，梅天鈞是偶或插幾句之外，他只是在聽魏夫人的哭訴而巳。面色越來越難看，而心情越來越激動……「恩公……我心事巳了，你帶我孩子走，當然，我那敢累你太多，再說；孩子年少，是否是習武的料子，我也不敢斷定，不過，恩公，如果你能代我家報了這血海深仇，這東西我就算是酬勞……」

「我是個貪圖酬勞之人？……」

「恩公……是我失言了，不過……」

「唉！又何況，我是否能代你家報得了仇，尚在未知之數……」

沉寂無聲，一男一女，互爲這個問題沉默了！

現在，魏夫人是十分清楚自己對頭之能耐，而梅天鈞又何嘗不想起了無極莊的聲威來，淳于飛來一直是執武林之牛耳，卅年來在他的籌劃之下，早巳結成了個雄偉之基礎，威震武林百餘年之秘魔山宮，與中原武林抗衡垂二百年的崑崙聖敎，全爲這個淳于飛來所撲滅，所搗毀，又何況；淳于莊主早巳向異姓宗主遞了表，也可以說，目前之武林道，誰也不敢不推崇無極莊！

少林、武當是忍氣吞聲！不過，尚幸；他們自命爲方外，掛起了與世無爭，清淨無爲的免戰牌，即使無極莊出盡辦法，想拖兩派落水；少林、武當誰也有寄名的弟子，成了名的方外之交，大概來個打開天窻說涼話，如果眞的要引發一陣武林大刦，那也不壞，作個殊死之鬥，驚天動地，何嘗不可，不過，眞的到了如此地步，試問；誰又有必勝之把握——

淳于飛來是近代最傑出之雄鷙之傑，他生平未嘗打過無把握之仗，發則必中，是其多年來博來的聲威，他不肯，也不能輕易毀了這個字號，他更明白樹大招風，也清楚了葆名之不易，明明，他目前所進行的是蠶食之計，但是，他還是故示大方，並且，不着痕跡，明明是他陰謀計算一門一派，不過，他還得保持其風度，一定要逼得對方，陷於無可置辯之田地，也就是說；不是他在對付某門某派，而是；某門某派實在對不起他……

梅天鈞就是被陷在這個漩渦中——

又有誰淸楚了，梅天鈞之心灰江湖，

是拜他所賜！魏夫人是由他故意放置在小青坪，是他逼梅天鈞在窮途中。步入小青坪，更逼得他處於目前之處境……還有，他故示大方……讓梅天鈞不得不直認，與淳于飛來作了對頭！

梅天鈞只想到淳于飛來的聲勢，並想不到老奸之陰謀陷阱，事實俱在，目前有多少江湖門派，不是爲其消滅，就是入其掌握，梅天鈞本是個一無所屬的江湖散人，具眞心腸，有眞感情，他有家國之痛，他一直與反抗異族之志士往來，他不信天命之見，他不服氣運之說，他只是想到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還有，有多少抗金的名將，擊元的英雄，他永遠不會屈服，因爲：他根本不是個貪圖權勢，名利之人，他要求令元狗驚懼，令小民安樂，他不能隻手挽天，可是，他希望將自己的一腔孤忠傳下去……傳下去，他說過：「終有一日，中原志士會推翻暴元……」

想不到，這一個自己所屬的反元團體，也會變了節……

他們也在說天命，道氣運了！

更無恥的是：說什明哲保身，還有，別再自相殘殺，圖一個清淨無爲，別再引起腥風血雨，他們與一個江湖巨豪打通了關節，他們答應放下了刀……他們却得到了名與利，還有，如果眞的有不平，他們可以伸手打不平，而不受朝廷的仲裁，即使是殺了達魯花赤或千戶、萬戶，只要有眞憑實據，他們可以逍遙法外，不！還有朝命之嘉獎！

如此，他們放下了刀——

如此，梅天鈞放棄了他們——

他意氣消沉，他心灰意闌，他想到了多少往事，有多少同伴，曾經與他出生入死……但是，他能脫離這個團體，可不能反目成仇，也可以說：他是絕不能將刀架在他們的頸上……他信步而行，他漫無目的，他借酒消愁，他來到了小青坪，在他是自暴自棄，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他是爲人爲的巧計安排下，走入了這個陷阱中……

但是，淳于飛來却是百密一疏，那裏想得到，這個反擊，會令他驚醒了一個强敵……因爲：現在梅天鈞是已打定了主意，與他盤旋到底——

不過，也得小心了，淳于飛來的眞正意圖又是如何？

小青坪外，有一道山徑，而晨光微熹中，傳來了車馬聲，一輛大車，沉着地走向山徑，駕車的是個老者，從面容來看，這久歷風霜的皺紋，已可說明了老人是多歷事故，可是，在他旁邊却坐着一個滿面頹色的漢子……看一看清，正是那個梅天鈞——

車中當然有人……並且，直情可以猜想得到，是魏夫人携子出奔……

依然是兩眼無光，依然是愁眉緊鎖，唉！眞得代他們發愁……他們想走脫牢籠，但是，走不走得出？一個老者是車馬伕，絕不像個會家子，魏夫人斷了左臂，一個小孩子，試問：又怎能闖得出無極莊的監視……

可又奇，第一天，由小青坪走到了靈寶境！一無阻攔，難道，淳于飛來服了梅天鈞！或者，無極莊主眞的放交情給了他……唉！事情有些反常，並且，得小心，越是風平浪靜，越是來勢洶湧驚人……「山雨欲來風滿樓」！你得小心在意了——

後面，突的傳來了一陣鸞鈴聲，其疾如風如火，初發覺，鈴聲尚是悠然，稍一留神，竟已追上了大車，並且，梅天鈞的耳中，依稀聽到有人嬌聲呼喚：

「大哥……請……停車……」

轟的一震，是大小姐，總以爲她是不辭而別，因爲，在小青坪僱車，講價、料理，然後起程，竟然已等了三日，在這三日中，這位大小姐一無音訊！梅天鈞本來想與她有個交待，等不及了，他只能苦笑一聲，引車上路，不想將近靈寶縣……好，她出現了——

「咕……嚕……」一聲呼叫，大車停下來了！眨眨眼，而一騎快馬，已捲起了大股風沙，追上來了——

「大……哥……」大小姐喘吁吁的叫着：「快回去！快將大車退回去！大哥！是我求你……求你……救我父母……全家……大哥……你將魏家母子，交給了……淳于莊主了吧……」

（三）

怎麼？救大小姐全家，用魏氏母子？

梅天鈞本來木然的面容，越加冷然的注視着大小姐，可是，大小姐說什麼將魏氏母子交給淳于莊主，這可令梅天鈞心中大爲不滿！所以，他是根本不加理會，從老頭手中取過皮鞭，揚鞭趕車，但是，他才將皮鞭掄了個圓圈，尚未擊下，而一條青影，已透圈而入，看清楚，正是大小姐在阻住梅之驅趕車馬！

「田冰冰！我好心痛……」梅天鈞這七個字，可以說得是，充滿悲憤之意，並且，一個一個字的迸出了口！顯得緩慢，可更沉着有力，大小姐是聞言一震，而面色大變，說話也變得顫顫震震……顯然，她是心神受震……

「大哥，這或者是權宜之計……大哥，你可知，我江南田家，全家已爲無極莊所扣……他們……只求與你和解……大哥：我與你這五年來……聯轡江湖，東奔西走……你該知我……」

「我無不銘記於心……」

「……這！如此，大哥……」

「在黑風嶺，我幾乎死於惡師姑幻因手下，是你，不顧一切！將我搶走……在黃雲小築，你代我受了三枚黃蜂釘，在碧鸞宮中，你幾乎死在我的懷抱中，田冰冰！大恩不言謝，大德不言報，梅天鈞無時或忘，不過，你可一些不知我之心意……我的爲人……你令我心痛……你我後會……有期……如果，不是對頭，梅天鈞會好好的謝謝你……」

「……不，大哥，我並不是與你提說這些，我更明白，你是個人傑，但是，你一生奔波！你……終身爲人！我佩服你！不過，我父母……家人……對你，就沒點香火之情？你……難道一些……對我一些也沒顧憐之意？……」

「就算俺是個昧良無恙之徒如何？……」語聲未畢，鞭聲响，大車已開始行動……不料，一聲厲聲中，大車竟然如被釘住那樣，背後却傳出一聲陰惻惻的語聲：「梅天鈞！暫請留步！聽貧道一言……」

梅天鈞是淒然的嘆了口氣，身形一長，已倒翻在車頂，居高臨下，他已可看到了車後的情形，觸目所見的，乃是個長身玉立的中年道者……

「大哥……這位是……三怪、七煞，一修羅中的玉面修羅……」田冰冰的語氣，分明透露出七分驚懼之意。

「大小姐，貧道不是個不講理的修羅，哈……梅先生，貧道多年不履江湖，祇在關外靜參！可是，這件事與貧道有些關係，故此，尋程而來……」

「你也是無極莊主的爪牙——」

「貧道至不肖，也不會代人作嫁……哈……事實俱在，三幽九盤訣，貧道必須毀了……還有，貧道絕不會做出什麼令人討厭的事，玉面修羅二十年前，殺人無數，着實有傷天和，而今，已悟道家妙旨，只要不是逼我太甚，我是輕易不會殺人了……又何況：一個是頗具俠名的小輩好漢，一個是已遭毀家，更且自斷一臂的貞節少婦，加上個不知江湖險惡的孩子，我不想殺，也不會殺……不過，交出來……」

「……可惜、你根本沒打聽清楚，梅某的爲人！」

「啊！此言何意？」

「梅某素來胆大妄爲，還有，言出如山……」

那道者是聲色不動，也不見他有何動作，只是手按車輪，突然，軋軋聲中……那大車無事白端的向左側，傾斜，再看看清，一隻大輪分明爲其陰勁所毀！

又是一聲極淒厲的長嘶，梅天鈞叫聲不好，而大車已開始向左側翻……可是馬嘶喧叫中，車翻篷折，塵沙起處，只見車中母子兩人，斜擠在一起，那個趕車的老者，可憐，被一匹死馬壓住了……

「你看如何？」

「好功力，一掌陰柔，竟然毀了車輪，波及駕車馬匹，再危及車廂，車篷……可是，這老人何罪……」

「對！老者無罪。」邊說邊見他五指成爪，抓住了大車車廂縱軸，他是不動聲色的，已將這架毀了一塌糊塗的大車提了起來，並且，搬了個地方似的，令老者全身脫出馬屍壓身之苦……

玉面修羅露了這幾手無上的太玄清靈手勁，梅天鈞又如何，他是毫不在意的，隨手折、棄車廂，車篷之斷枝殘骸，將孩子扶起，再由小伶仃扶正了其母，梅天鈞對魏夫人沉聲說道：「看來，你我已陷絕境……可是，我不甘心受人凌辱，威逼，請你將這本什麼三幽九盤訣取出來……」

魏夫人是聲色不變的，解下了孩子的腰帶！梅天鈞取帶在手，看也不看，回身面對道者：「是你勝了！」

「我說過，我不會傷害你們……」語聲中滿含得意之情，梅天鈞是寒着臉，雙手微顫……玉面修羅微微一笑道：「你眞聰敏。」語聲中，右手一揮，左手一揚，而梅天鈞是一聲長笑，勁影分飛之中，一條腰帶已被毀了個絲絲縷縷，而且在這勁影如霧中，就如一股活的光影，環打玉面修羅。玉面修羅本就右手揮，左手揚，一股陰陽太玄勁，等如封住了門戶，於此可見，玉面修羅的謹慎與嚴密，不過，梅天鈞是個萬分神速的快手，當其心思毀了這三幽九盤訣時，他已想到了如何乘機反擊之進手招式。

玉面修羅是憑太玄清靈勁，揮解了布帶粉碎的一擊，但是，顧得擋，忘了進襲進招，但等其發覺，一隻左手，已賣給了梅天鈞，好個玉面修羅，他這裏左手被梅扣住脈門，右手駢指成劍，一招「毒龍現」，直點梅之面門！那想到，現在，一手被扣，一手出招，已變成了近身搏擊的地步，本來，玉面修羅的太玄靈指，利於遙點，其勁如劍，一近身，當然一方面是威力更盛，可是，另一方面是破綻易現，而護招不及，又何況，自己左手被扣，等如去了屏藩，少了護法那樣……更可怖的是……對方是個最精擅快手快招的第一流人物……當太玄靈指，指風似劍，其勁如嘯的點出，眼前花得一花，而莫明其妙的「手三里」穴一痲，勁風中阻，「毒龍現」這一招可算是被阻煞了！好個玉面修羅，果然不愧人稱江湖玄門煞星，雖然他是一個疏忽，已落下風，並且，目下左手脈門被扣，右手穴道被侵，可是，一股渾厚的太玄清靈炁，已暗流週身，更可怕的是：他的右手「手三里」被點，照例：就得痲痺半身，他還是可以行動如常，全身功勁運遍，就可不受外力封穴之苦，即使發招稍爲緩慢，依然可以與對手週旋一番，玉面修羅他是長眉一軒，一聲冷笑，雙手俱揮，一股極洪勁的力道外爍，分明是要逼脫對手，然後，再使展他的眞正煞手！

不過，梅天鈞的武功，技藝，與玉面修羅相差不多，又何況，梅天鈞一着佔先．氣勢已是勝了一籌，即使你想憑本身獨門之修羅神功，加上巧取豪奪的太玄清靈炁來甩脫對手，可是，「玉龍散」這借力打力，後天制人的無上神功，也已臨頭，當玉面修羅奮力將本身內勁外爍之時，突然心中一空，而本身發出之勁力，只有出，沒有抵、阻，橫逆之勁，這可令其暗暗一驚，再加上微有頭暈心跳之情形發生，玉面修羅立知不對，這就可見道者的功力，實有異乎尋常之處，一歛神，四肢微一收，立即將外爍之勁一束束住，然後是心神一寧，只運炁流轉全身，先守一個無瑕可擊，待得看清形勢，再作其他打算。

梅天鈞也已發覺對頭之沉之穩！一時之間，可能難求個勝負，可是，僵持却不是好辦法，饒是他機謀多智，可是個遇强越强，越壓抑，越橫迸的人物，不過，如此不死不活的耗上了，又須得尋隙覓縫，來分個高下勝負……這實在，他可沒這份閑心閑意……

「梅恩公……只求你代我報仇……」是魏夫人的叫聲，越來越遠，也越來越聽不清，在馬蹄夾雜聲中，慢慢消失了！可憐，梅天鈞眼前一黑，他是明白，那個大小姐田冰冰，爲求保全其一家，她出賣了自己，她夾走了魏夫人……一聲慘叫，梅天鈞胸前爲重力所壓，喋喋怪笑中，梅天鈞仰面跌翻，而一口血箭，直噴對頭……

「小子！若不是尙有要事待辦，道爺今日得好好的收拾你……」邊說，邊已一抖手，梅天鈞依稀感到自身有些地方一痲，自然成習慣，他那本身的功勁，自然而然的發生護身之力，而那邊聞得哈哈笑聲中，自己可就昏死了過去……

有馬嘶聲，有老人的呻吟聲，這裏顯出得陰森、淒涼！遠處傳來幾聲鷄啼，唉！此地，看來是天不會亮了！

「大小姐，田大小姐……」這裏是一道山峽……有馬蹄聲……有人的飛步聲。

看一看清是兩騎馬，第一騎馬上是個面貌極美的少女，她面前還坐了個孩子，後面一匹馬，韁繩在她手中，坐了個面容瘦削，面色蒼白的少婦，而少婦只有一條右臂。

她催騎似飛，好似有急事待辦，正是那個大小姐田冰冰押了魏夫人母子！

田大小姐是滿面珠淚，面容枯槁，有江湖第一美女之稱的田冰冰，想不到，今日的面色會如此的難看……

當她聽到了後面的叫聲，心中不由一陣極劇烈痙攣，突然，她的面色變得萬分鎮定……手中的韁繩慢慢的放鬆了，馬，也漸漸的止了步……

好快的身法，才叫第二聲大小姐，田冰冰眼前一花，玉面修羅已出現在其眼前了……

「道長！你意欲何爲？」

「這句話該貧道動問才對啊！不過，我得多謝你，也可以說，貧道欠了你一分情……」

「晚輩怎會如此……」

「如果不是你出手！哈……在這緊要關頭出手，那麼，我可不易脫出這個糾纏，全仗你，亂了他的心神……」

「哈！是我亂了他的心神。」

「是……哼，高手比武，豈容你有一絲之失。心神更是絲毫不可有所動搖，這小子，可算得是個難得的人才，不過，以後，在這江湖上，已算是刷去了……」

「喔！刷去了……」

「正是！」

「本來，他已是心灰意闌，他想退出江湖，其實，他活着比死更苦悶，死了，倒好……」

「不錯，不錯……」

「不過，道爺，他是怎樣死的？死在誰的手中？」

「其實，你不是個笨人啊，你那會想不出來，是我送他歸了天……一個『抖亂訣』，一招『搗黃龍』，甩開了他的糾纏，然後，送了他五枝黑狗釘……哼哼……便宜他！」

「便宜！道爺！風聞黑狗釘，爲天下暗器，排行第七，而邪毒狠辣，則排行第一。」

「你倒是見聞不少。」

「五枝全中，他……還能好過得了……你！還算是便宜了他……還算便宜？」

「實是便宜，至少，他是在爲我『抖亂訣』，『搗黃龍』之後，氣血全虧之情形下中釘，而且，我又得急於追你：才算不令他多受七災十三魔難，否則，哼哼！道爺的修羅毒刑！可以消遣他個够……」

「你說過不殺人……」

「本來，我是不想殺人，只想挑斷了他們的手足筋……就算了，不想，這小子如此狡猾，哼哼……不毀了他，也太對不起他……」

「喔！原來如此！好了，道爺你追我，有何貴幹？」

「向你索取一對母子！」

「還是死心不息！」

「哈……魏夫人本來是瞞過我了，我也當她眞的交了三幽九盤訣給那小子，可是，後來，她不死！哼哼……其中有詐……事實俱在，你不刦走她倆，老道也可能想不起，現在，大小姐，你就乖乖的交出來……」

「我可沒查過，也沒搜過，我只是想憑此兩人，圖個全家太平，如此而已！」

「好！我信你，現在請你代我搜。」

「玉面修羅！」是梅夫人的語聲，鎭靜，沉着，並無一絲一息之感情：「信不信由你，此生，你永不會得到我家的三幽九盤神訣，就算你將我母子千刀萬剮，凌遲處死，我們也交不出這神訣來。」

半空，突的有一聲尖嘯……而一隻蒼鷹在衆人頭上急掠而過……

「田大小姐，你信不信。」

「借這位夫人說的一句話：『信不信由你』！」

「如此說來，你是信了。」

「大概如此……」

「好！我就搜……」

「先搜孩子如何？」

「也好……」玉面修羅一手向小伶仃抓到，可是，他的兩眼，直注田冰冰，分明，他已是吃了虧，學了次乖。他怕再有這樣一個偷襲……

（四）

「江湖人才輩出，哼！後浪推前浪！」玉面修羅邊說邊向小伶仃懷中掏摸。

可是一聲尖嘯……依稀有勁風掠過……是蒼鷹……突的一聲怒吼……而田冰冰一個斜身側勢……依稀見得幾絲綠影一閃，玉面修羅已手起一掌，小伶仃是眞可憐，聲也未出，小頭一歪，口中流出幾縷血絲……死了……

而玉面修羅又如何？莫明其妙的爲了張大網束住。原來，又一聲尖嘯起時，半空飛來的是一條人影，帶了一張大網斜飛而過，田冰冰是胸有成竹，一個斜身側勢，陰狠無比的無形透骨針發出，再將小伶仃移在身前，逼玉面修羅出手，反躍，玉面修羅果然中計，一掌吐，百忙中，擊斃了小伶仃，發覺不對，翻身立點，二次出掌，可是，人已陷入了這一張青冥網中。

「是娘……來了，」田冰冰淒然的叫了一聲……不聞回答，只見人影翻動……

「啊……你們全來了……」

「算是傾巢而出了，哈……」是個年約五十開外的文士，後面有人面如淡金的壯士，正在收緊那網結……

「佟眞人！眞對不起！」

「老狐狸，你意欲何爲？」玉面修羅看情形，已是明白自己已落人手，而這後果……將會萬分不幸……

「佟眞人！奉莊主之命，請你快交出來！」

「啊？哈……哈……原來如此，哈……田不疑！想不到，你也會如此的卑鄙無恥，而做人爪牙？」

「佟眞人，你我何必你損我傷的？閣下與我，亦僅百步，五十之比而已……」

「我是他的爪牙？不，我是言明在先，我廿年前敗在魏伯平之手下，我立志得

毀了這三幽九盤訣！如此而已！此事一了，我依然遠走關外，我絕不會在武林中引起風波，無極莊號令天下也好，收拾各門各派也好，與我一概無涉，我只是來毀三幽九盤訣……」

「淳于莊主也想毀了你的太玄清靈……修羅十三式啊！」

「喔……」

「明白了？如此，放大方些，交出來吧……」

「田不疑，哈……那會如此不明理，試問，你的天羅神掌，無形三環譜也是隨身帶備的？」

「如此說來，得隨你回山取出……」

「對啊！」

「我看還是現交的好……」

「爲什麼？」

「眞的隨你而去，你該明白，你……是大虫！」

「哈……你得去我爪牙，唉！話該！來，你們出手吧！」

好個玉面修羅，他是聞聲知意，他是不肯求饒，事實如此，到了如此地步，根本已無江湖道義可講，人落爾手，任爾處置，落入人手，哼哼……就得乖乖的，受人擺佈……

田不疑是向右一呶咀，就是那個淡金面大漢，極輕便的來到了大網之前，手一翻，已見一泓秋水，尺來長一道光虹吐出，分明是一柄上佳利刃，他是沉聲道句對不起，手起刀落……

崩崩有聲……血光中，玉面修羅是依然面帶冷笑，而四道血水溜出，可憐，手筋腳筋全爲人挑斷……然後，大漢是一解一抖，一張大網似一片黑烟般抖起，在大漢的收疊折拗下，一晃眼，不見了，而玉面修羅是抖戰着，站起了身子，面上帶着三分冷笑，七分傲意，對田不疑夫婦、子女、門徒看了一眼道：「田不疑，你夫婦跟我去，還是另派別人……」

「佟眞人，我也是被逼無奈……」

「還放這種無聊屁，於事何補？啊……哈……不過，田不疑，我不得不提醒你，你道爺的居所，有七十二種埋伏，一百四十四種機關……哈……去了不能回來，可與你道爺無涉，也別怪你道爺，言之不預……哈……」

這可將在場人，全弄了個面目變色，而不知所措。至於那個被扣押的魏夫人却是冷冷一笑道：「大小姐，我可憐你……」這幾個字，就如千鈞重鎚般，眞打得田冰冰昏頭昏腦，突然，口中一甜，哇的一聲，吐出了大口鮮血……

田不疑的妻子千手龍女褚艮儀是身法如風，一揮手，就已點了田冰冰十三處大穴，而阻住了其女嘔血之苦。但是，褚艮儀却突的看到了愛女的面容，不禁驚叫了一聲道：「冰冰，你……怎樣了……」

「我很好！」

「不……你那會如此憔悴……你！」

「我是你們的乖女兒，我記得，『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我不能有違父母之命……我總算是做到了……」

「冰冰，冰冰……」

「可惜的是，你也是自命爲禽獸不如的人物……」是魏夫人的冷言冷語。

「住口……」

「爹，別唬嚇魏夫人……」冰冰一句話，果然將其勸住了，然後，四下寂然，只是看着冰冰下馬鞍，她慢慢的走近了魏夫人，她那對俏美的大眼睛中，滿是淚水，她慢慢的坐了下來，面對着魏夫人道：「……我是……禽獸不如，我害了你的孩子……」

「這該由我來苦痛，不過，我不會苦痛得太長久……我一無希望了，那很好，我可以甘心情願去死……可惜你，唉……我眞代你可惜……」

「何必可惜我，我是個禽獸不如的……東西，我，唉！我自己害自己……」

「冰冰！你那會這樣說……」

「娘，」這句娘叫得有些驚心動魄，「……你不自感有罪？」

「冰冰……不准你胡說！記住，你是個乖女兒……你是田氏門中的……」

「爹……我記得，你是……曾經是女兒的好爹爹……你與元狗拚鬥，你與敗類爭殺，你大仁大義，你巍如天神……你建立起極大的聲譽，可是，想不到，你是爲求賣得個大價錢而做這些事……而今，你竟然與江湖無恥之徒，有何分別……」

「住口……冰冰——唉，可憐的孩子，你心神受損……你……該休息……」

「不，我不想現在休息，唉，爹，娘，兩位兄長……元師兄，戚師弟……」她叫一聲，她叩一個頭……然後，再沉着地說：「……你們已如願以償，我已按照你們的吩咐，我找到了他……我也逼他出了手，救了魏夫人，也毀了魏夫人的一家，以後，無極莊莊主再不會來麻煩你們了……我已做過爹娘的孝順女兒，也做過了你倆的好妹子，爲了保全師門，我也已代你們辦到了，好吧，我事已完……我……該走了……」說畢，她站起身來……

「冰冰……」，「妹子……」，「師妹……」的叫聲中，大家心中全有一股說話不出乾澀之感，尤其是褚艮儀，當其點穴止血之時，她已發覺自己愛女的面容神色，憔悴，蒼白，並且帶有一股說話不出的蒼涼感及陰沉感，現在，她已聽出了些心意……女兒爲田氏一門，犧牲太多……

事實俱在，爲了一個「孝」字，她做了多少她艮心違背之事……她被逼放棄了梅天鈞，她被逼追索、透迫，前後，明知其處身危殆之間，來個絕滅決裂的打擊……刦走魏氏母子……現在，她以爲事已辦完，也應該說是，告一段落了啊……她想走了。

但是，她到那裏去……

「孩子，是我們負累了你……」

「不，我不敢這樣說……也沒這樣說過……」

「孩子……再聽娘一句話……」

「啊……」

「不……我是再不會求你什麼事，我也再不會要你顧全個孝字……我只是求你……留下來……」

「我該留下來？」

「你……孩子……你到底……依然姓田……」

「娘，實不相瞞，我心中早已不願姓

「啊……」

「好，」一聲喝采，令在塲人個個一凜，突然，又是一陣金鼓聲傳來……前面山崗處，轉出來兩面大旗，旗身全黑，而犬牙旗邊却是黃白相間，步聲中，只見兩個身材高大的狀漢，執旗先行，而後面是兩個身穿黃袍的老人，老人後是八個身穿白袍的青年，再後面是一張太師椅，披上全黑鑲黃白邊的椅披，而椅上坐了個面容黝黑，身穿玄色錦袍的老者……在椅後，可是八個白袍青年……

這羣人來到了田氏家人前，大漢的雙旗一分，兩個黃袍老者中，那個環眼虬髯的，穿隊踏出，對田不疑道：「玄溟神教，水宮主者駕到……」

玄溟神教，水宮主者這八個字一出口，可就令在塲人，個個吃了一驚，這是消聲匿跡巳百餘年的門戶，那會在今天在此出現，在塲人除了田不疑夫妻尙有些聽聞過這一教派的奇行怪跡外，有幾個根本連水宮主者是誰也不了了！但是，今日，却看到了這些人……處處透着邪門……還有，這樣個排塲……眞個稱得上一句：「莫測高深……」

「田不疑，還不過來聆訊……」

「這位兄台，尊姓大名……」

「你想找死！」這虬髯老者面色微變，而聲色俱厲……

「奇了，問句尊姓大名，犯了尊駕什麼太忌，而得非死不可？……」田不疑不愧爲當今武林有名世家大豪……說話可是不讓半分！

但是，你話未說完，眼前却已見黃影一晃，無聲無息的，一掌巳拍面門，田不疑咠看清老者一掌其實是一指時，心中一凜，一個身形變，好個田不疑，輕飄洒脫的，巳讓開了這一招無聲無形的險着，可是，他一脫糾纏，立佔門戶，全身巳爲其密不通風的天羅神招所護，並且，他沉着地，不動聲息地，注視對方的變招……

黃袍老者還想進步轉位，後面傳來極清脆一聲玉磬清音，黃袍老者面色一變，立卽垂首倒退，慢慢的，退回原位……可是，陣形巳動，只見椅前八名白袍青年，是一分一站，形成了個扇形似的，而右邊最後一個，巳一個轉身，站在椅前，沉肩垂首，似在聽訓……

也不知那黑袍老人說什麼，人們眼光尖利的，依稀看得見那黑衣老者咀唇微動……眼鈍的人根本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可是，一聲清脆的語聲傳來：「領法旨！」一好，這白袍青年宛如一顆彈丸，而爲黑衣老者擲出一般，田不疑眼前一花，而那個白袍青年巳面對面的向他微微一笑……

「原來這位姑娘……」田不疑是脫口一句，可是那個白袍少年却是面轉怒色！

「田不疑，神君巳看出了你的來歷，本來，他老人家並不想對你斬盡殺絕……不過，你其實是……該受本宮四十九種嚴刑……好，你乖乖的，跟我走……唉……本來，我還想看在此君面上，讓你有個痛快，現在，你自己挺受吧……」

「你說什麼？」田不疑因爲最後幾句話，這少年好似自言自語，他想問個清楚！可是，想起此女說話之冷，之傲，令其有說不出的不滿。

因之，他說了四個字後，就不再言語……不過，他依然站在當地，這表示了，跟你走，憑什麼？……

「田不疑！你不走……」

「我與爾等，素不謀面，田某又不想結交貴主上，所以嘛。田某不克奉陪……」那想到話未說完，一股重似山壓的勁力壓到。

田不疑不禁神色微變，天羅神掌中的天雞乾罡運出，雙掌順勢一抖，揮出一股九天神罡氣，與這一股無形壓力相格……

不料，前面勁力倏的不見。空蕩蕩，無跡可尋，而自身揮出的一股九天罡氣勢必會擊空逆轉……好個田不疑。身形一矮，雙掌虛攏，吸一口氣，一環一壓，看看可以將本身的九天罡氣化解了，橫側裏却可是一股壓力來臨，田不疑實在是個頂尖頂的好手，看來是在這個青黃交替之時，橫遭壓力，他可是不慌不忙，雙掌借勢一抖一移，將本身的九天罡氣移向左側，微聞少年噫的一聲，而雙方勁力相遇，田不疑是遇阻即閃，少年何嘗不是遇勁即避？這一招，算是兩不相下……

少年是面色一整，一個大翻身，好，饒是田不疑見多識廣，可也會這一個大翻身，弄得怔了一怔，但等對頭一壓勁力漫頭漫腦的壓到時，他才算發覺了，原來，這一個大翻身，其實是可激帶動如此厲害的勁力……他是挫身揚掌，以阻來勢……

嘿嘿——這可就令田不疑被困在這重壓力下了，爲什麼？原來，這少年的翻身，並不是一翻即完，而是一個又一個的翻身中，並且，更由袖中抖出了兩面黑色旗幟，而一個又一個的壓力，就全仗這兩面旗幟抖出……

（五）

田不疑那裏想得到，這少年施展的，正是水宮絕技，「玄陰旗」，「大波浪翻」……現在，這重壓力，猶如波浪一般，又如海潮擊岸的，一個又一個的，重重疊疊的，向田不疑週身壓到……還有，田不疑根本想不到，如果這白衣少年加重壓力，催動玄陰眞炁，那麼，這五行神雷中的癸水雷珠，立即在田不疑週圍爆發，就算田之九天罡氣，玄奧强勁，可惜，他根本無法修練到至高無上之境界，也就是說，田不疑終歸會抵不住這癸水雷珠的打擊，而得身受重傷……

現在，在塲人只見一條白影，似同飛鳥，又如仙女凌空飛舞般，在田之四週翻來倒去，而田不疑矮身環掌，揮抖推擋，田夫人褚艮儀到底老江湖，幾招一過，巳知不妙，再看到少年的身形飛舞，姿勢奇特，而且兩面黑旗，看來輕飄飄……可是，丈夫多年來未用的乾宮不變身法，竟然會讓這少年的翻身，鬧到越來越矮，……分明巳受到了少年的極强的困擾。

這不是鬧塲面，要面子的時候，也說不上兩個打一個，以多欺少……反正，自己一門，尙有極大的事務在身，自己丈夫，別具心思，事情才走出第一步，他們必須走出中原地區，而向西域進發，現在，無極莊是爲自己一行人穩住，當年威震天下的乾坤三大殺手之一，玄門兇星，玉面修羅，又落在自己的手上，只求得到了佟老道的太玄清靈，修羅神訣，還有魏家的三幽九盤訣，連上本身所有的天羅純陽譜，這就可與淳于飛來一戰，只是，越來越發現，淳于飛來的心機極深，並且，講武功，講權勢，田家是無論如何不是其對手——不過，田家是絕不肯就此干休，他們一直在尋機覓縫，希求個與之分庭抗禮的機會！而今，玉面修羅是又墮其奸計，自已算是奉命而來……好，只求殺了玉面修羅，只求得到心目中的秘訣，哼哼，立即號召自己的手下，另開個新局面……

不想，事情竟然中變，橫來殺出個失踪江湖垂二百年的玄溟教，水宮主者來，而且，分明這個邪門邪道，實在有其令人心驚的武功技藝，現在，不是打的時候，說實話，是「走」的時候。

千手龍女打下個一走了之的主意，暗中有所安排，自已門人、子女，全巳有所準備，然後，就等褚艮儀的發號施令了。

錚的一聲，褚艮儀巳打出一枚錢鏢，而那個面如淡金的狀漢，正是田不疑的首徒金靈子元健，一見錢鏢出手，他立即一抖青幻神網，將個魏夫人網住，而田不疑的長子田雲松，極快的扣住了玉面修羅，可是一陣繁响，戰塲上立見一蓬光雨，竟然疾如閃電的，向水宮主者的隊伍中打去，其中有一部份，似分出一股虹雨的，打向那個白衣少年……

褚艮儀的暗器，可算得是江湖一絕，也無怪其有千手之稱，而白衣少年發覺暗器來，不禁一聲怒斥，可是，耳聞旗風獵獵，叮錚連聲，而第二三條白影現身中，他這裏也巳一加壓力，癸水雷珠立即引發，褚艮儀也眞是厲害，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她是兩股青虹擲出，一連串密如貫珠的爆炸聲中，白衣少年的「大翻波浪翻」，竟然爲這兩股青虹，窒了一窒，而田不疑立即掙出癸水雷珠網中，又得聞震天動地的一聲巨响，虹光竄天，狂飈捲地……但見一條黑色人影，其疾似箭，其輕似烟的，在這股竄天火光中，往來飛舞，但見大袖飄拂中，這個水宮主者竟然憑仗本身功力，將這一股武林八士，聞名喪胆的五雷神火罩撲滅，可是，待到火熄風息時，嘿嘿……地下只剩下一個孩子的屍骸，其他人巳不知去向——。

「屬下向師主請罪。」三個白衣少年一不，該稱少女，匍匐在地哀聲請罪，那個黝黑老者巳安坐在太師椅上，咀唇微微動了幾動，三少女是一聲歡嘯，站起身來，又見人影翻動中，這批人巳沒入來路。

× × ×

在靈寶縣外的那條山徑上，四外顯得陰沉沉的，像要下雨……遠處傳來了馬蹄聲……，空谷傳音，越來越响，也表示越來越近，但是，爲這四週肅殺之氣氛一影襯，這馬蹄聲未免有些消沉、孤寂之感。

漸漸可以看清了一人一騎，馬不壞，可是，當你看到這馬背的人時，你會吃驚，面清目秀，但是，這滿頭點……點星……如此美麗的少女，是少女啊，爲何有着這不相配的白髮，如此少女，那怕偶有幾莖白髮，巳是大不相襯，如此點點星星！唉……莫非有天大地大的，載不下、托不起的一個「愁」字，將她折磨得如此？

再看看清她的面色，嚨……可是越來越令人感到難過，冷，冷得簡直可以令四週一切凝成冰了。

「冰冰——」怪不得冷，原來，她在叫冰冰，誰是冰冰，還有，這裏沒有第二個人，她是在自言自語啊……「你總算來到了？」突然，她勒住了馬，俏美的大眼睛中，流下了的瑩晶淚水，從這裏走到那裏，走得極慢，又從那裏走到這裏，依然很慢，漸漸，她仰起了頭，看了看天空，口中唸唸有詞：「梅郞，你在泉下安樂否？我不是來憑弔以前，也不是來懺悔什麼，我是來死……人說，死後相逢，但是，我，又怎敢相信這些，依你我之交誼，我也會騙你，我也會令你死……我知道，你死得苦痛，並不是玉面修羅令你受傷，更不是什麼黑狗釘的陰狠，是你對我澈底的放棄……魏夫人說得對，我活得苦痛，對……但是，梅郞！我得求你地下有知，你該原宥了我……我不是忍心欺騙你！」

「唉—」長草叢中傳來一聲長嘆，這可令少女面色大變，然後，蟋蟋蟀蟀的一陣响動，可以看見半截人，在伸懶腰，打呵欠，再看看淸，蓬頭亂髮，是個化子，滿面黝黑，容色枯槁，突然，那少女驚叫一聲：「是你！」

「是我！」

「你跟踪我？」

「可以這樣說！」

「你，原來是！—」

「唉，小姐，你以爲我是什麼啦？」

「你意欲何爲？」本來，少女的說話充滿驚訝，好奇，這，你可以感到有些熱氣，至少，像個人在講話，可是，這一句話却又恢復了她冰冷澈骨的語氣，並且，聽得出，她是有些討厭，更可以說有仇視這化子之意了！

「唉……大小姐，我可沒安半點壞意，青天在上，明月爲證……唉，他娘的，這老天也眞是，這個時候，月亮還在睡覺，眞是，不過，大小姐，我可以『發誓』又何況，你讓我吃了三年來沒吃過的……一頓好飯，我化子可眞是衷心感激，血心報效。」

「住口！」

「好，即刻住口！」

「我，我來問你，你是……江湖中人……爲何不開口？」

「嗨呀！我的大小姐，命我住口老是你，不開口又遭你厭……大小姐，你叫我化子怎辦……」

「該講則講……呃……我問你一句，你就答一句……我問你……是不是江湖中人……」

「化子嘛，不知算不算江湖人？」

「你身懷武功，你騙我……」

「武功？唉，大小姐，這可不是有什大不了……現下的世道，唉，像你這樣個大小姐，也可能不得太平，至於我這個化子要飯的，沒個三兩下，早就……不是給韃鬼砍了腦袋，也可能讓狗……那些狗爪牙，咬了個血淋淋……」

「明明是我先離開……可你却先到了……你這是爲何？」

「或者，我想……再找您老人家施捨些……」

「眞心實意，並無虛假……」

「這——算……是眞心實意……」

「說什麼算不算？」小姐又發脾氣了！可是，那個化子却不開口了……

「冰冰！」遠處傳來了叫聲，少女聞得一凜……

「看來，避不了啦！」是那個化子在說話，然後，一倒身，他却又躺在那長草叢中……現在，少女根本不去理會那個化子，她所注視的；是那個叫冰冰的……

一個面清目秀的中年文士在山咀角現身，正是那個江湖有名的武林世家，田不疑……他步履沉穩，面上是微有幾分薄怒，可却讓他的愛憐的眼神所掩蓋……他看見了少女，「你這是何苦……難道，你就眞的如此痛恨爲父……」

「不是痛恨，而是痛惜……」

「我已對你詳述始末，你……還怪爲父……」

「你……別來逼我……」

「我可不是前來逼你，我是來救你，孩子，我何嘗不明白你的心意，你想來此一死了之……在你以爲，你是來殉情……可是，孩子，我們，又怎能忍得下這條心！又何況；梅天鈞生死！尚是個謎！」

「他死了！他早已死了……；」大小姐突如發了瘋的，那般狂叫……「三個月前，他，受我之欺，他爲玉面修羅的太玄清靈罡所傷，並且，再加上，五枝黑狗釘，那怕是個鐵鑄金剛，也得死……又何況；他…心碎，他神傷，本來，他可以憑仗魏氏母子一點仇恨，令其振作，令其爲這兩個無辜可憐之人，與羣魔週旋，可是，爲我所欺……他…再無鬥志，他……梅郎……我來也……」

「孩子不可！」田不疑其疾似風……想欺身來點女兒冰冰的穴道，他怕她會自絕心脈……

但是，你的身法快，眼前一花，長草叢中，不知是什麼東西，比他還快，只一晃，已掠過冰冰之身邊，並且，就手一揮掌，將個田不疑揮退了三步才住身……這可令田不疑陡的一震，不過，他暫時是無暇與此人對掌，目下最緊要的是女兒的生死存亡！

冰冰是滿面驚惶的站立當地，滿面是淚……看來死不了，田不疑心中一寧……

「我說田老爺，你快與我走了吧……」

說什麼？叫他走！這三個月來，他已設計將玉面修羅的功訣取到了手，憑自己目前的本領，他是無懼於威震天下的無極莊主。吞聲忍氣了一年，現在，是他出頭露面的時候了，天下，還有誰敢來阻其成爲一代大宗主的願望，一個又黑又醜的化子，這簡直是胡鬧混攪……

目前得帶冰冰回去，因此，他是根本不理會這化子的言語，他是沉步走來——

「田老兒……」化子的稱呼改了……「別怪我言之不預，最好，你就走出靈寶縣，到你的隱身藏匿之處躲起來，也別再理武林事，更別理你女兒的死活……因爲，她根本已不是你的女兒了！」

「你胡說……」

「哼哼！恐怕，胡說是你不是我……」別以爲你已可尅制淳于飛來，依我看，你還差得遠，尚幸，淳于飛來遠赴和林，不在中原，否則，你早已讓他倒翻了！」

「狂徒……」田不疑一聲怒斥，聲到人到，勁風如潮，掌影如飛中，已向那化子環身打到……這是田不疑當年仗以成名的大天九，少陽神掌，一招中分化爲九，而九變爲一成，大天九共有三成，也等如說廿七主招而分化成二百四十三式的極繁複，及以變幻爲能事的天九數衍，目下，田不疑又得到了當年威震武林的修羅神訣，太玄清靈罡，再加上了本身具有的天九六陽功，可以說，短短三個月內，他的武功已陡的强增三倍，不是他自誇，實在，當今之世，能與其對招的人，幾乎是寥寥無幾……

少陽掌在田不疑的神功催動，變幻莫測，而法度嚴密，嗨嗨，那個化子又如何，眞不知他是憑仗那一路武功，那一門的招式，在如此繁複的招式，如此凌厲强勁的功力推運下，化子是見招拆招，田不疑如此繁複多變的招式，化子看來只是輕描淡寫的點、拔、壓、捺……這四個字訣，就可將個田不疑弄得手足無措，而有幾招，幾乎讓化子的出手封死……

田不疑是沉着出掌，化子好似漫不經意，非但應付裕如，並且，還在開口說話，不……簡直在敎訓田不疑……

「田老兒，不看在你女兒份上，我早就對你不客氣，今晚老叫化之所以現身，哼哼……可依然是爲你好……現在，你大可看出來，巧取豪奪，費盡心機，倒不如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來的好，博什麼天下第一，圖什麼武林宗主，難道三十、五十年後，你不死……去吧……老叫化可不想再與你耍猴戲！好好回去，靜思老化子的話……」

邊說邊見其招式不變，而身法越來越快，依然是點、拔、壓、捺這四字訣。但是，快得非凡，更可聽得嘶嘶勁嘯之聲，突然，化子的身形疾轉，好快的身法，田不疑的出手發掌，全爲這一個旋風轉，轉了個無可拿捏，可不知怎樣的一來，田不疑仗少陽力所組織的門戶，竟然爲化子攻進了門，待到發覺不妙，一招「還陽追魂」，雙掌一陰一陽，交織成一股勁網……想將化子抖出……可是兩手「寸關尺」一陣火熱之感，眞氣一阻，人，已反被彈出圈外……

（六）

「你看如何？」

「佩服佩服！」

「口不應心！」

「你對我兒，究竟有何企圖……」

「救她一條小命……」

「好……我信你這句話……我再多謝你……」

「謝是不必！你自己則得小心……」化子冷冷的道。

「不知足下高姓大名……」

「一個臭化郎，有什名姓……」

「叫我如何記住足下的恩典？」

「哈……田不疑，我勸你別與我來這一套假斯文，僞禮節，老實告訴你，你遇見我，不會有你的好處，至於想找我，難，如果，我想找你，易如反掌，良言相勸，別當耳邊風，就算是你記住了我的恩典，找我報仇，哼哼……當我知道你有此能力時，老叫化自會送上門來……」

田不疑讓個化子弄了個啼笑皆非，自

己可不是個有眼盲公。

有道是：一着相差，縛手紮脚，看情形，自己與此公不相比，距離不止一着半着，多磨下去，多聽譏嘲之言，一走……唉！女兒又該如何……突的，他一瞥少女……咦，她可是身形不變……啊！中了叫化的道兒……

「你大可走了……」

「可是我女兒看來中了你的道兒！」

「又說是你女兒？唉！告訴你，是中了老叫化的拂穴手……」

「拂穴……」田不疑更是震驚，打穴，點穴，已是武林中的一門須得苦心鍛鍊的功夫，並且，打穴是可以仗武刃，仗重力！點穴則非得內外功全有深厚之功力。不克成功，至於拂穴！如果沒道家罡氣，佛門禪功，根本不可求登堂奧。怪不得，此人一掠而過時……分明，他已於其時出手封穴，他……越來越明白，自己絕非此人之敵，可是，爲什麼，江湖上又不曾聽見有人提說過這樣個人……

「敬請足下解了小女穴道……」

「你敢担保她；一解穴道，不自絕心脈……」

「這個……」

「唉……去吧……別再來嚕嗦……」

突然，化子一聲驚叫，「好賊子！」但見一條人影。其疾無比的向一懸崖投去……而一陣喋喋怪笑聲中！兩條人影躍上。前一個是老化子，後一個，乃是個身穿綠袍，大頭矮身。雙手特長的奇形老人，這綠袍老人一現身是嘻着一張血盆大口道：「老叫化！我不是你對手……」

「你意欲何爲？」

「請你代我辦幾件事……」

「解藥呢？」

「解藥方便，可是，老叫化，我是極難佔你個上風！還有，唉……這一次，我是得有個好打算，否則，我眞怕讓你毀了我……」

「你想毀了我？別作你的夢，哼哼，這個小姑娘，她本來是想死！現在，你害死了她，可算是成全了她……」

「可是，你又如何向玄溟敎主，水宮主者交待……」

「碧魔君，你……就不怕我毀了你的龜殼子……」

「那也無可奈何……現在，我總得先佔上風。令你無可對付……哈……老化子，第一件，從今以後，你在這廿年之內，不得找我火氣，第二件，請你代我毀了那個田不疑，還有，搜出他巧取豪奪得來的神功異譜……」

「我如果不辦又該如何？」

「那也無可奈何……就讓這個小姑娘死……」

「老魔頭！老子先與你打一架……」語聲才畢，老化子已阻住了綠袍老人，一招平劃，向老人左側劃到……

綠袍老人是喋喋一聲笑，身形微閃，左手一翻，五指成爪，抓向化子的寸關尺脈，可是，化子是手臂一抖，人已斜掠而出，順勢這左手一揮，一股勁風中。向綠袍客腰際壓到……

「老化子，你難道眞的不顧水宮主者的溟濛令……」

「你老爺寧可得罪好朋友……也絕不能讓你這個惡魔張牙舞爪，老魔頭，你就拿命來……」

「我可以走啊！喋……」一聲怪笑中，但見一條綠影，其快無比的，向懸崖投下，「老叫化，你就乖乖的，等着收屍吧……然後，你去與水宮主者打交道……」

化子分明功力比綠袍客强，但是，看得出，他的輕身功夫，却大有不如，老叫化是氣得黝黑的面上，泛起了難得一見的紅暈。

顯然他是動了眞怒……一回頭，却見田不疑尚未走，他是恨恨的吐了口唾沫道：「全是你這個老忘八旦，與我打，與我爭，嘿嘿……想不到，讓這個無形毒魔，在你女兒身上做了手脚……現在，可好了，可如你之願了……」

「我女兒可是爲你拂穴所制……」

「是我，是我，你……」

「哼！我也不來與你一般見識，我去也……」田不疑可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了這個山徑地帶……

「你不理你女兒了？你……」化子連語聲也帶了哭音，可是，田不疑再也不答話了，只剩下田冰冰，這個似木偶的小姐，滿面淚水的，遙望着遠處……

「別哭，別再哭……唉……我，找老魔頭，我代他辦事……可是……這可不能辦……」

「前輩，你，解開我穴道……」

「不……你……你可千萬不能自尋短見……」

「由我來代勞吧……」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並且聲到人到，老化子已看出來人，乃是個長身玉立，容光煥發的少年，一身白袍，顯得萬分瀟洒，可是，少年身後，還有個生得又怪又醜，大頭矮身，暴眼闊咀，年紀看來不小，却竟然用道童的裝束，令人看來，有希奇，又古怪的感受，可是，這道童是滿面激憤之色。却又怪，當老化子一見這妖童，他是喝了一聲采：

「水姑娘，眞好！這可是太好了……」

好些什麼？天知道！

那少年——其實是個少女，對田冰冰笑了笑道：「這位姊姊，你千萬不可逞一時之氣，意圖自殺，在下可不一定能尅得住你的反衝心穴的力道，不過，小心……只怕，我一個失手，而你又一意孤行的話，我是救了你一半，而你强衝心穴，也只有一半的話，那麼，到那時，你是死，死不了，活……可變成了個活死人，這可不太好……」

少年邊說邊近田冰冰……田冰冰是倏的覺得心頭一凉，而一股寒意立即順住心脈，向全體穴道行動……而少年是一回頭，冷冷的對大頭道童道：「拿出來……」

大頭道童是滿面不忿之色的，由大袖中取出隻一碧玉葫蘆，嘶聲啞氣的說道：「你拿去，你拿去……」

「我看，還是由你出手，免得我浪費了你的解藥……」

嘆了一口氣，這道童是去了葫蘆塞，一揚手，但見一串黑色水珠，向田冰冰的眉心彈到，一閃即隱。而那道童已將葫蘆塞好，一手將個葫蘆收藏在道袍大袖中。看這一份出手，快、捷、穩、定，看這道童

雖說面目可憎，但是，這出手分明已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高手，可就不明的，他是何方神聖，還有，他又怎會與少年同來，並且，為何面帶不豫之色……

至於田冰冰又如何……本來，全身為寒氣所貫……簡直是，如墮寒冰地獄。她那裏知道，自己已為邪教中，最陰狠厲害的無形寒碧沙所傷，如果沒有解藥，那麼，穴道一解，如應斯响的，會順着氣血之流通，損及其本身之經絡血脈！時間一長，立即為寒碧沙激引本身氣血，而變成了陰狠無比的斷經截脈的毒物，令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尚幸少年帶來的大頭道童，也尚幸本門解藥激發得是時候，是股黑色水珠一着眉心，田冰冰只覺得轟然一震，而一股炎火般的感覺，在眉心游轉，而心頭的寒意，本來的全身游竄，現在，好似有了個會集點那樣，向那眉心擁去，又好如這眉心的熱燄，具有極大的擠引力般，將這股寒意，如磁吸鐵般的，全部吸住……田冰冰突感一股倦意襲到，她還是想死……想提力佈滿心脈……對不住，全身如一股曖洋洋的感覺，令她想到睡……

突然，依稀她看到了那一雙沉着的眼光……不，簡直是消沉，可憐的眼光，一個倜儻、瀟洒的英俠，卻變得如此落寞，憔悴……是自己害了他……是自己……她大叫……「梅郎……」她警醒了……她發覺滿身是汗，而後心分明有人按住自己的大穴……她突的一凜……誰……

是那個白衣少年……

遠處傳來一種似吹竹般的聲浪，「老化子，看來我又佔不了你的上風，我也明白你們不會難為我的兒子，可是，老化子，你可不能使陰損，我可以答應你，閉居廿年，永不在江湖出現，你看如何？」

「哈！老魔頭，你可得記住！不是你佔不了我上風，是天不准你佔我上風！」

「天……老祖師可從不相信天，是水宮主者……」

「對啊，你早就該想到的！水宮主者他怎會如此疏忽，他既然請我老化子照顧她，可又怎會沒個後援，來補我之疏漏？哈……我們會放走你的寶貝兒子走，並且，保證毛髮無損，至於閉宮廿年，那是為你自己好！而且，你的兒子，也不至於讓人給殺了……」

這吹竹聲突的轉為洪厲，轟轟發發的笑聲起，戛然而絕，老化子是看了那個大頭矮身的道童一眼道：「向我出招……得聚精會神……」

「我不敢……」

「怕什麼？」

「我，已為水宮癸水雷珠所傷……」

「你怕死……」

「不死，也會落得個殘廢……」

「笨胚，我已答應了你的老子，保你毛髮無損，我會令你殘廢，出手……」

大頭道童算是聽明白了……更清楚這場架可能是老叫化施展獨特的治療手法，他是暴眼微闔。半晌，雙目睜，口中噓哩哩的一聲怪嘯，就見一條人影，似風似火的，向老叫化捲到……

別看此人面目可憎，並且，身帶三分鬼氣，七分邪味，可是這出手是令人駭然，又何況怪嘯聲，一聲接一聲的，加上了他的拳、掌並發，勁風如潮，即此可見，功力絕不低於成名門派的高手耆宿……江湖上幾時聽說過這樣號人物的，但是他卻是在你眼前出現，這就可以想到，江湖間；臥虎藏龍，有眞本領，具大神通，卻又不願招搖，不圖名利輩是大不乏人……

至於這個化子，可更驚人，如此暴風驟雨式的招式下，他只是立一門戶，看來是自固吾圉，也可能是他根本無法招架這樣個打擊，本來，守，是比較攻佔便宜，可是，再看看這個門戶，卻是令人感到奇怪，既不拱肩垂臂，也不環護中門，更不提氣凝勁，但是不論怪道童如何厲害的攻勢，殺手，絕不能闖入化子的身前三尺。

道童已連施三十來招辣手……並且，可以看到了道童的額頭見汗……

就在此時，一聲極洪烈的長笑，只見老化子身法變，腳步動，而雙手揮舞……看一看清，這化子是雙手握拳，而一瞬時，又聽得叭叭彈指之聲……原來是化子拳中藏指，道童如此似鬼似魅的身法，可就無法能避得了化子這彈指打穴的手法……

怪嘯連聲，分明道童為打穴法所傷。

而一陣陣旋風起，老化子是獨腳支地，人似風車般轉，將個大頭道童，吸住在這股旋風中，突然，又聞得化子喝一聲「去吧」！就見那個道童宛如喝醉酒那樣，連轉了十七八個轉，又聽得他一陣嘔吐聲，一大股黑血，由口中噴出，然後坐在地上，一手護心，一手指天的，打起坐來。

好了！化子是微微的笑了一笑，對田冰冰道：「怎樣，想明白了沒有……」

白衣少年道：「我還沒說呢……」

田冰冰還是淚眼糢糊的望着遠方……「梅郎……你永遠不會原諒我……」

「或者，他已原諒了你……」

「姊姊……就算是原諒了我。可是，我也永遠聽不見他親口對我說……唉……梅郎……那怕你是罵，是……我如果能再聽見你的聲音……我……」

說得痴了……她簡直是在自己同自己說話……她根本無視於一切，她也不再怕什羞恥，這幾句是她心中壓抑了很久很久的話，也可以看得出，她是多麼的敬愛着「他」……可是，一個孝字，將她與苦痛、煩惱結了件……

「讓我死吧！」她淒然的笑了一笑。

「為什麼？」

「我生無可戀！」

「梅天鈞呢……」

「已經死了，死了……有百日了！」

「誰說他死？又有誰敢令他死……」

「玉面修羅……終……」

「你見過他屍首了？」

田冰冰一陣抖戰：「什麼？你……」

「我說他沒有死……」

「眞的……」

「我何必騙你……」

「眞的、眞的，眞的……」最後一句眞的，簡直是狂叫了！「可是，我又有什面目去見他……我又有什面目去見他？」

夜風颯颯，突然變了天，有雨絲飄下，這裏，靜得出奇……可是，一條俏美的人影，兀立山咀……面上滿是淚水，口中喃喃有詞：「我又有什面目去見他……」

終該有個辦法吧……唉……（完）

孫子兵法

能激勵部下的方法

賽孫賓

指揮官要以自己的判斷推動軍隊

上機略、中機略、下機略的兵法「三略」，據說是張良在土橋上黃石公授給他的。精讀這三略之說的張良，終於成了漢朝的開國功臣。

黃石公對聖明的君主與智將的關係，如此地說：「指揮推動軍隊進兵，乃是將軍單獨決定的。其進退如一一請命君主，那麼立功是極為困難的。自古以來，英明的天子的做法就是『國內之事你別担心，有我在呢，但都城以外的一切事就由將軍處理吧！』」

孫子對於（地形）論說，為何提起明君智將，決定工作的分配（指揮、命令權）問題，這是有原因的。

當時的戰爭很少在國內迎擊，大部分都屬派兵遠征，因此必須把全權交給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將軍，這才是打勝仗最好的方法。若每件事都由君主去決定，既延誤了時機，同時也不符當地當時的情況。話說回來，掌握軍隊的全權還是在將軍。如果有了打勝仗的把握，不管回國後會被判甚麼罪，都該勇敢作戰。其目的也是保國衛民，把目標連結在君王的利益上，所以這才是國家的至寶。

「史記」的記載，以這類事而被文帝重用的馮唐，在景帝時當了宰相，武帝即位時年已超過了九十歲的。

愛護部下，他們會與你共生死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作將軍的如愛護他的部下，士兵必會感恩，與將軍赴危險共生死。春秋戰國時衛國的吳起，聽說魏文侯是位賢君，很想去侍奉他。文侯得到這個消息，問李克道：「吳起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吳起是個貪名好色的人，但對於用兵，司馬穰苴都不如他。」李克答道。

因此魏文侯便任命吳起為伐秦的將軍。吳起攻陷了秦國的五個城市。身為將軍的吳起，日常與普通的兵士同起居，不乘車馬，自己親自背負糧食，與兵士同甘苦。某一次，有一位士兵患疽，吳起親自照料。這位患病士兵的母親聽到了，很悲傷地哭泣。旁人感到奇怪，因此問她。

「你的兒子是一名士卒，將軍親自照顧妳的兒子，有什麼好哭呢？」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從前的將軍也曾經替孩子的父親吸膿，因此兒子的父親感激不辭，臨陣時一步也不退，終於戰死沙場。這一次將軍又吸了兒子的膿，他也會感激將軍，不知會在何處効命？我是為此而哭的。」母親答道。

這樣才是將軍之材。但是只會厚遇部下，而不會使用部下；只會愛護部下，而無法命令部下；部下有了不正當的行為，也不會去糾正他，那麼就不是將軍之材。

因此孫子說：愛士兵如嬰兒，兵士必與你赴深谷。愛士兵如子女，兵士必與你共生死。但只能厚遇部下，無法用它；只愛護而不敢命令；有差錯不敢糾正，便如同養了任性的孩子一般，沒有什麼用處。

知道戰爭的人，其行動不會迷誤

知兵者，動而不迷，舉不而窮

歷史上的常勝將軍，也有打敗仗的記錄，也就是證明「要了解一切是極為困難的事」吧。「史記」的作者諷刺了孫子和吳起，也是極為自然的現象。

按司馬遷說，孫臏受刖之刑，都是無法預知將來。

太史公曰——古語說：「對於某件事情，能實行的人，不一定能好好地說明：同時對於能說明的人，不一定能去實行」。孫子使龐涓中計，是最為明智的，但孫子卻無法預防他所受的刖刑。

進一步說，對於敵人，我方所得的軍情情報而且採取了行動，是否就能眞正推動軍隊而不迷誤？那就要看指揮者的判斷能力了。

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的勝敗由於對於敵情之不了解而來的。吳王的戰績非常好。在最後有人向吳王說：「勾踐該殺」。可惜吳王沒有採納，果然勾踐擊敗了吳，其錯在吳王為何在會稽山赦免了越王？

如果孫子生於吳王之時，那麼他是否會告訴吳王說：「吳王，你好像掌握了一切，其實你並不知道一件最要緊的事呢。」這樣，也許吳王不會招致後來敗在勾踐手裏，而至於自殺。

生存的事是不可思議的，也就是不易知道一切。倘使知道了，知道的事與實行的事也不一定是一致的。

現代的特徵，乃是價值的基準沒有絕對性。

對於熟悉兵法的吳王夫差或對越王有了好感或信賴，從論理和價值的觀點看，無法說出那一方面好。也許如孫子所說的「通曉戰爭的人，推動軍隊不會迷誤，同時打仗也不會遇到困惑的問題。不要自限在呆板的規格中總是較好的。」

越之敗在不知機，所以有會稽之恥，而越王之勝，也勝在知機及果斷的行動，得失之間，相去何止千里？人都擁有不可思議的才能。但機會卻要在瞬間抓住，否則就會失敗。

本文電視版權已由麗的電視公司購得，即將改編為長篇電視劇播出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四大高手　林邊各顯奇能

紅葉舞西風。秋已深。

飛瀑之下，楓林之旁，激流之中一方巨石之上，孤鶴般立着一個白衣人。

白衣如飛雪，這個人的一頭散髮亦是白雪般飛舞在西風中。

他一頭白髮，眉毛亦根根發白，可是面上却連一條皺紋也沒有，根本就看不出有多大年紀。而雙顴高聳，兩頰如削，容貌峻冷而肅殺，肌膚簡直就像是死魚肉也似，一絲血色也沒有，那嘴唇亦不例外，有如冰封過一樣，呈現出一種詭異的鉛白色。

最詭異的却還是他的眼睛。

那雙眼睛狹而長，竟然完全是眼白，冰石也似，彷彿已凝結。

在他的左手，握着一支長逾七尺，名副其實的長劍。

有道是一寸長，一寸强，但劍長七尺，連出鞘也大成問題。

這個人用一枝這麼長的劍，若不是裝腔作勢，故作驚人，拔劍必定其快如閃電，劍術也必然別創一格，不比尋常。

× × ×

激流撞擊在巨石上，水珠飛濺，西風急吹，連山的楓葉血雨般「簌簌」飛落。

衣袂在舞風，散髮在飛揚，天地間，一切彷彿都在動的狀態中。

只有那個白衣人，一動也不一動，彷彿與巨石化為一體，遠看來，却像是一團烟霧。

靜止的烟霧。

風一吹，却像要散為千絲萬縷。

他的眼始終睜大，冰石一樣的眼珠毫無生氣，一些神采也沒有。

誰也想不到，好像這樣的一雙眼睛，竟然會射出閃電一樣凌厲的光芒。

目光一閃，白衣人身形亦動，裂帛一下破空聲響，人亦如閃電一樣射出！

那枝七尺劍的劍鞘同時短了三尺。

劍鞘沒有斷，只是筆直的沒入石中三尺，白衣人身形同時筆直射入半空，劍隨亦出鞘，人與劍刹那合成一道飛虹，射向三丈外一片飛舞在西風中的紅葉！

劍長七尺，三丈距離一瞬即至，劍尖從那一片紅葉當中穿進，穿透青鋒三尺！

那一片紅葉只是普通的樹葉，這一劍如此迅急，紅葉竟然沒有被劍風激飛，就只有一個解釋。——劍實在太快！

所以在紅葉還未被劍風激飛之前，經已被劍尖刺入，穿透！

劍刺入三尺，突然又抽出，劍鋒完全從葉上脫出的時候，白衣人身形已倒飛回激流之上，凌空落下來！

他雙脚不偏不倚，正好立在原來的位置，右手仍握在劍柄上，劍却已入鞘。

他凌厲的目光亦斂去，木立如故，就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風仍在急吹，那一片紅葉仍然飛舞在急風中。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聲音突然隨風吹過來。「只不過三月，四弟的劍術想不到竟精進如斯！」陰柔的語聲，彷彿很遙遠，又彷彿就在咫尺，語聲落處，一個人風一樣掠過林梢，落在激流畔，身形竟有如落葉一樣飄逸輕盈。

他身材高瘦，一身灰衣，就像是半截枯竹。

身形凌空未落，他鳥爪也似的右手一探，將那一片紅葉挾在食中指之間。

那一片紅葉也竟然沒有被他的身形帶動，他身形着地，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就像是一片飛絮，幽然飄落在地上。

在着地之前，他身上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都彷彿在動，一直到着地，那種動才靜止，這個人也才令人有眞實的感覺。

他的年紀看來已很大，一面的皺紋，鬚髮灰白而疏落，根根可數。

白衣人看着他着地，才說出一句話：

「大哥的輕功又何嘗不是？」

灰衣人一笑，手一揚，那一片紅葉又從他的食中指之間飛出，飛舞在空中！

即時數十點寒芒一閃，才飛起的那一片紅葉又落下，落向旁邊一方巨石，那之上，赫然已插着七七四十九枝紫藍色牛毛一樣的鋼針！

一個風華絕代的女人同時從楓林中走出來，一身彩衣，七色繽紛。

她的年紀看來好像已不小，但又好像並不大，身材適中，體態動人，眉梢眼角，風情萬種。

她走得不怎樣快，腰扭得却很厲害，纖腰一束，看來隨時都好像會斷折，可是她雖然這樣扭動，始終都沒有斷下來。

這是折腰步，她梳的也正是墮馬髻，看着她，不難就令人想起後漢梁冀那個善作媚態，顛倒衆生的老婆。

她的一隻右手正在輕掠被急風吹亂了的秀髮。

纖纖素手，光潔如羊脂白玉，就正如她的容貌體態一樣充滿了誘惑，若不是目睹，又有誰會相信那片紅葉上那七七四十九枝見血封喉，奪魄勾魂的毒針，竟就是由這隻手發出來？

一揚手，毒針暗器便驟雨一樣射出，急勁如發自機簧，這種發暗器的手法與暗器的本身一樣不可思議。

灰衣人目光落在那一片落葉之上，忽然歎了一口氣：「可惜——」

「可惜什麼？」那個女人一眨眼睛，笑問，笑語聲與她的體態同樣迷人。

「七七四十九枝鋼針全射在一片飄飛中的樹葉上，無一落空，這種暗器手法，相信誰也不能否認是一流的暗器手法。」灰衣人目光仍留在那一片落葉之上。「却只是一流而已，距離登峯造極的境界，還有一段路。」

「要補充什麼？」

「變化！」灰衣人目光從落葉離開。「七七四十九枝鋼針最少也要蘊藏七種變化。」

「七種變化是不是太多？」

「不多——」灰衣人目光轉落在那個女人面上。「在你的暗器射到之前，我的身形最少也能够五變，比起武當派的『梯雲縱』雖然還不如，但已足以閃開你射來的暗器，還你致命的一擊。」

「輕功如大哥高明的人幸好不多，武當的『梯雲縱』以我所知，經已失傳。」

「以我所知却沒有！」灰衣人目光如鷲。「最低限度，我就已看過一個精通『梯雲縱』的武當派弟子。」

「莫非就是那武當長青？」

「正是那青松道人。」灰衣人又歎了一口氣。「梯雲縱乃是武當七絕之一，又怎會如此輕易失傳？」

「一手七暗器據說也是。」

「也是！」

「比起我的滿天花雨又如何？」

灰衣人反問：「你是否也能够一手同時發出七種形狀不同、重量不同的暗器，那七種暗器又能够同時擊中目標？」

「一手七暗器就是這樣的一種暗器手法？」

灰衣人無言頷首。

那個女人亦沉默了下去，一絲笑容却也都已沒有。

石上那個白衣人眼中又射出了閃電一樣的寒芒，忽然問：「武當的兩儀劍法也有方才我那一劍的迅速、準確？」

「迅速準確得多。」

「大哥所說的都是事實？」白衣人冷笑。

灰衣人沒有回答，只是笑一笑。

白衣人看在眼內，面色更蒼白，也就在這個時候，楓林中又響起了一個聲音：「只不知武當的開山刀是否也有我這奔雷刀的威力？」

聲落人現，一個紅衣虬髯大漢大踏步從林中走出來。

他身材魁偉，有如半截鐵塔，右半邊身子赤裸，倒提着一柄斬馬長刀。

寒光一閃，長刀急落，雷霆響聲中，正斬在石上那一片被劍洞穿、又釘滿了毒針暗器的紅葉上！

紅葉也沒有被刀風激飛，在刀下齊中

一分爲二，那方巨石亦同時分爲兩半！

紅衣大漢咆哮一聲，回刀指天，他的咆哮聲亦有如雷霆一樣，震人心魄。

灰衣人目光一落。「好刀！」

紅衣大漢大笑。

灰衣人還有說話：「大哥只希望你每一次要斬殺的敵人，都像這方石一樣。」

「什麼意思？」

「立在那裏，等着你一刀斬下來！」

紅衣大漢一滋牙，旋身突然向那個灰衣人連砍十三刀！

那個灰衣人彷如未覺，可是刀一到，他枯瘦的身形便飄飛，連閃十三刀，一掠三丈，落在激流中另一方巨石之上。

紅衣大漢沒有追擊，一反手，「奪」的將刀插在地上。

× × ×

「十八年——」灰衣人仰天突然歎了一口氣，這片刻間，彷彿已蒼老了很多。

那個身穿彩衣的女人追問：「我們的身手比十八年之前如何？」

「好得多，可是與我的理想，仍然有一段距離，就說三妹你——」灰衣人目光一轉。「仍然沒有信心將那一襲彩衣卸下來。」

「我本來就喜歡穿着美麗的衣裳。」那個女人笑着應，笑得却有些免强。

紅衣大漢接上一句：「大哥莫忘了三妹是一個女人，愛美豈非本就是女人的天性？」

「而且一身彩衣，七色繽紛，對手一見，難免眼花繚亂，暗器正好乘機出手。」灰衣人又歎了一口氣。「這却也無疑提醒敵人小心暗器。」

他目光一轉，說話又接上：「這些年來，我知道大家都很刻苦，江湖上，現在能够敵得過我們的人，相信已不多。」

「這還等什麼！」紅衣大漢挺起了胸膛。

灰衣人一笑。「這一次若是再失敗，我們以後只怕都沒有機會的了，有句話，我本該留在心中，却是又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那就吐出來好了。」

「憑我們的武功還不足以縱橫天下！」灰衣人的笑容很苦澀。「我們無疑都已盡了心力，武功只是到這個地步，已不關苦練與否，只因爲我們的武功本就是即使再練下去，也不會再有什麼進展。」

「那麼大哥的意思：：」

「也許我們該學習一下別人的——」

白衣人很少說話，這時候突然開口：「武當派的七絕是不是最爲適合？」

灰衣人點頭。

彩衣女人又笑了起來。「只可惜我們的年紀已實在太大，而且即使我們有這個誠意，又不惜拜在武當門下，也只是一廂情願，人家絕不會答應。」

「那該怎樣？」紅衣大漢急問。

「要學習別個門派的武功，以我所知，最少有七百種方法。」

「不錯——」白衣人接問：「大哥這樣說話，相信已經想到了一個最好的方法了。」

灰衣人點頭。「這個方法不是我想出來的，這之前已經有人用過。」

其他三人那刹那彷彿想起了什麼，聳然動容。

「有過一次的失敗經驗，應該就不會重蹈覆轍，」灰衣人顯得有些感慨。

白衣人忽問：「我們之中，誰做這件事合適。」

「誰也不合適。」灰衣人目光再轉。「我們的年紀已實在太大，而且憑我們的身份，也嚥不下這一口氣。」

白衣人白眉一揚，若有所悟：「大哥是要他：」

灰衣人一笑。「你說他是不是最合適，最理想的人選？」

白衣人頷首。

彩衣女人媚眼一瞟，「格格」嬌笑。

「他實在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

「最少比我要聰明。」紅衣大漢居然這樣說。

「既然大家都不反對，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灰衣人語聲一落，身形一動，一縷輕烟般，竟逆着倒瀉下來，天河一樣的那條瀑布飛掠上去。

紅衣大漢將刀從地上拔出的時候，那個彩衣女人經已不知所踪。

「有趣有趣！」他縱聲大笑，連聲大呼，大踏步往來路走回。

白衣人目送紅衣大漢背影消失，一翻腕，將劍鞘從石上拔出，身形接展，飛越激流，掠入楓林深處。

那塊巨石即時四分五裂，散落在激流中，激起了無數水花！

水花消逝的時候，一切又回復正常。

西風却更吹急了。

活靶

清晨。曉色未散，朝霧仍濃。

二十七峯朝霧中迷離，天柱峯更就仰不見巔，整座武當山有如人間仙境。

一聲鐘鳴，山迴谷應。

在武當山來說，這一聲鐘鳴，就是表示這一天的開始。

鐘鳴不絕，一聲緊接一聲，朝霧漸淡，彷彿爲鐘鳴聲擊散。

誦經聲在紫霄殿消散的時候，武當派弟子亦已經齊集在廣場上，練他們要練的武功。

吆喝聲此起彼落，一羣武當弟子赤裸着上身，在練他們的拳術。

他們的動作與呼喝聲同樣整齊。

再過十數丈，一道高牆的前面，十數個武當弟子在打點暗器。

一個高而瘦的漢子在他們後面逡巡，他的一雙手臂同樣枯瘦，手掌却闊大得有異常人。他就是武當派年輕一輩中，輕功與暗器練得最好的姚峯。

高牆的前面三尺，插着一個人形的木靶，上面已釘着幾枚暗器。

姚峯走過最左的一個弟子，脚步一頓，身形暴射，手一揮，「颼」一把飛刀從手中飛出！

刀直飛向那個木靶，急勁之極。

「叭」一聲，刀飛射在木靶上，整個木靶片片碎裂！

那些武當弟子都應聲抬頭，都爲之一驚。

更驚的却是離木靶丈許，靠牆站着的那個人。

清晨的山上無疑是比山下寒冷，可是還不是穿棉襖的時候，那個人的身上却穿着厚厚的好幾件棉襖，甚至手脚亦用厚布纏着，連頭也沒有例外，只露出一雙眼睛，最怪的，却是他上身前後都掛着一塊大鐵板。

他應聲回頭，眼旁的肌肉一跳，眼珠子幾乎瞪了出來。

姚峯即時道：「練暗器非獨要準確、巧妙，而且還要勁。」

目光一轉，盯着靠牆站着的那個人。「到你了。」

那個人混身一震：「我？」

姚峯暴喝：「還呆在那裏幹什麼？」

那個人目光閃動，終於俯身捧起了一塊木靶。

姚峯半身一轉，接揮手：「擊鼓！」

那邊的樹下放着一個牛皮大鼓，一個赤着上身的武當弟子雙手各執木棍，用力的擊下。

「鼕」的鼓一响，那個人便自一跳。

他一跳一跳的跳出來，跳到那塊爲飛刀擊碎了的木靶旁邊，雙脚便似乎軟了。

姚峯隨即大喝一聲：「開始！」

語聲一落，那十數個武當弟子立時將手中暗器射出去。

「篤篤」聲立時大作，有些暗器釘在木靶上，有些往那個人身旁射去。

他們的暗器各異，身形手法也不同，或擰腰，或蹲身，或凌空拔起，但看來都不大準確，捧着木靶的那個人看來隨時都會有可能爲他們射殺在暗器之下。

幸好他穿的衣服够厚，前胸後背要害還擋着老大一塊鐵板。

他當然不是一個瘋子，却簡直就是一個活靶。

在練習暗器來說，活靶無疑是比死靶困難，死靶練好了，才有資格練活靶。

那些武當子弟已經有了這個資格，却還是第一次練活靶。

對他們這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對那個拿木板當活靶的人來說，却就無趣得很了。

那個擊鼓的武當弟子也不知是否故意與他爲難，越擊越急。

「咚咚」鼓聲中，活靶左右急急的移動，那七個武當弟子的暗器也就更快更密了。

快密且强勁，却不準，「噹噹噹」七聲，七枝透風鏢先後打在鐵板上。

「篤篤篤」之下，活靶的左肩隨又插上三枚袖箭。

這一陣「噹噹篤篤」之聲，聽來居然還悅耳，擊鼓的不由失笑。

那些弟子亦笑了起來，暗器齊發，目標却都變了是那個活靶。

叮叮噹噹之聲立時大作。

活靶也看出是故意如此，外露的雙睛現出了怒光，脚步一頓。

「你們這算是作甚？」活靶這句話才出口，一蓬暗器就飛來。他雙手一沉，忙將木靶擋住了面門。

那些暗器竟然一枝也沒有射在木靶之上，全都以他爲目標。

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暗器射在鐵板之上濺開，打在他身上的，却都釘在衣服之上。

擊鼓的大笑。「誰叫你停下來的，再不走，保管將你射成個刺蝟！」說着鼓棍一陣急擂。

那七個弟子應聲暗器亂飛。

活靶慌忙又奔跑起來，這一次他跑得特別快，可是那些暗器還是亂落在他的身上。

那七個弟子的暗器手法這片刻之間，竟然會變得如此笨拙，這當然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他們練的分明已不是木靶，變了是人靶。

叮噹聲响中，嬉笑此起彼落。

姚峯非獨沒有喝止，而且大笑起來。

活靶眼中的怒光更盛，突然大叫一聲，舉步衝上前，一直衝到姚峯的面前。

「不幹了！」他氣冲冲的將木靶摔在地上，反手撕下了纏在頭上的厚布。

厚布後是一張很年青的臉龐，不太英俊，却絕不難看。

他的頭髮已經被汗水濕透，豆大的汗珠正從額角滾下，這個天氣穿着這許多衣服，實在不好受。

他一臉怒意，盯着那七個練暗器的弟子，冷不防姚峯奪過一枝鼓棍橫裏揮來，擊在他胸前那塊鐵板之上。

「噹」一聲巨响，活靶嚇了一大跳，衆人却失聲大笑。

棍一挑，接指活靶：「雲飛揚，你說不幹什麼？」

活靶穿着雖然很滑稽，模樣却一些也不滑稽，就像是他的姓名一樣。

「不幹這暗器靶子！」他吼叫。

「你不幹誰幹？」

「這個我不管。」雲飛揚隨即解下那兩塊鐵板。

「你忘了二師兄怎樣吩咐了。」

「二師兄只是吩咐我捧着木靶幫助你們練習暗器，不是吩咐我做你們的暗器靶子。」

「人有錯手，暗器偶然打在你的身上，在所難免。」

「你們是故意盡將暗器往我身上招呼，莫以爲我瞧不出。」

「好，你是決定不幹的了？」

「不幹！」雲飛揚轉身便要走。

姚峯一偏首，那些弟子立時擁上前，將雲飛揚團起來。

雲飛揚霍地迴過身來，「要怎樣？」

「好哇，小雜種，倒要看你憑什麼這樣子神氣？」一個弟子伸手便要揪住雲飛揚。

雲飛揚面色一變，「你叫我什麼？」

「小雜種！」那個弟子一把揪住雲飛揚的胸襟。「難道叫錯了？」

雲飛揚面色一變再變，正要發作，姚峯已接上了說話：「你不幹，大家練不了暗器，二師兄怪責下來，有你好看的。」

「我這就去找二師兄說清楚。」

「好，大家一起去，莫教這小子搬弄是非，將責任推在我們頭上。」

「去！」那個揪住雲飛揚胸襟的弟子便待舉步，雲飛揚即時一撥他那隻手。「

先放手！」，

那個弟子應聲鬆手，却反手一把掌摑在雲飛揚的臉上。「在這裏，誰到你大呼小喝！」

雲飛揚面色大變。

正當此際，一個聲音突然從旁傳來，「你們有暗器不練，吵吵鬧鬧的在幹什麼啊？」

衆人應聲望去，一個魁梧的大漢正從那邊走過來，正是他們要去見的二師兄謝平。

雲飛揚立即奔前。「二師兄……」

謝平目光一落，一皺眉：「又是你鬧事？」

雲飛揚回手一指後面衆人。「他們幾個人……」

話才說到一半，他的手已被謝平拍下，接叱道：「無禮！」

雲飛揚撫着被拍痛了的手。「他們……他們……」

謝平又打斷了他的說話。「他們在欺負你，是不是？」

雲飛揚點頭，還未說什麼，謝平已反手給他一巴掌。「你算是什麼東西，他們爲什麼要欺負你？」

雲飛揚被打得怔在那裏。

謝平「哼」一聲，「每天總要聽你好幾次這種說話，難道整個武當山的人都跟你作對？」

雲飛揚沒有作聲。

謝平這才問那些師弟。「到底是什麼回事？」

方才掌摑雲飛揚的那一個搶着開口：

「我們方才好好的在練習暗器，這小子突然大發脾氣，竟然將木靶擲下，說要不幹了。」

謝平目光落在那個木靶上，轉問雲飛揚：「是你將這個木靶擲掉？」

雲飛揚嚷起來：「他們將暗器盡往我身上招呼，才不管那個木靶……」

「所以你將它擲掉？」

雲飛揚方待分辯，謝平說話已接上。「他們的暗器若是全都能準確射在木靶上，根本就用不着再練。」

「可不是！」姚峯插口。

「住口！」謝平喝住了姚峯，回問雲飛揚。「這你又不幹，那你又不幹，你到底要幹什麼？」

雲飛揚一咬嘴唇。「我上來武當山，是要學武當派的武功。」

「練武功先要打好基礎，你現在做的，就是基礎的功夫。」

雲飛揚啞口無言。

「在這裏誰不經過這個階段？」

「他們只是幾個月，我却是幾年。」

「那是什麼原因，你應該清楚。」謝平一仰首。「武當乃名門正派，來歷不明的人，又豈有資格學習武當派的武功？」

「小雜種，聽到了沒有？」衆人哄然大笑了起來。

雲飛揚怒形於色，胸膛不住的起伏，但終於還是隱忍下來，這樣的說話他已不是第一次聽到。

「以我看——」謝平盯着雲飛揚，倏一聲冷笑。「你還是先弄清楚自己的父親是那一個，否則即使老死在武當，也是這樣子。」

雲飛揚垂下頭去。

謝平摸了摸鬍子。「你既然不喜歡做活靶，若是一定要你做，那是欺負你，好，不做就不做。」

擊鼓的嚷起來：「沒有了活靶，如何練下去……」

「誰說沒有？」

「他不做……」

「你做！」謝平一指那個擊鼓的，轉對姚峯，「你來擊鼓怎樣？」

姚峯點頭，擊鼓的苦起了臉龐，却又不敢反對，雲飛揚看在眼內，心頭大樂，幾乎就笑了出來。

謝平的目光，轉回。「至於你——」

「我可以帮一把，將地上的暗器拾起來。」雲飛揚搶着回答。

謝平一笑。「你不是說不幹的了。」

他笑得好像有些不懷好意，雲飛揚看得出，方要說什麼，謝平已接上說話。「那邊打理豬舍的長工家有喜事，要下山幾天，我方在頭痛找誰去接替他的工作，打理那些豬隻。」

衆人聽到這裏，又哄然大笑，雲飛揚却呆住，訥訥道：「我……」

「你放心。」謝平又一笑。「那裏保管沒有暗器向你的身上招呼。」

雲飛揚一張臉不由紅到頸子去。

謝平接揮手。「跟我來！」

他方待起步，雲飛揚突然又冒出了一句：「我要見執法長老！」

謝平脚步一頓，濃眉一揚。「哦？」

擊鼓的立即上前。「二師兄，他是不服你，我們教訓他一頓！」

謝平伸手一攔。「退下！」轉向雲飛揚。「好，只是你別要後悔！」

雲飛揚說話已出口，就是後悔，也已無用，謝平是怎樣的性子，他又豈會不清楚的。

謝平也沒有再說什麼，舉步走前，連頭也不回。雲飛揚方在躊躇，衆人已一擁而上，推着他向執法堂那邊走去。

赤松蒼松

執法堂在偏殿一側，地方雖然並不大，氣氛却是非常嚴肅，終日烟香繚繞，嚴禁出入。

粉白的照壁上寫着武當派的十大戒條，看到了這些戒條，武當弟子相信誰都難免會心驚胆戰。

那兩個執法長老也是兩個看起來很嚴肅的人，他們都是當代武當掌門的師弟。

赤松年紀比較大，已接近五十，氣勢也是在蒼松之上。

他的身材不怎樣高，但也算魁梧，不怒時兩隻眼已有如銅鈴般，一怒之下，更就嚇人，那聲音簡直就像是打雷一樣。

蒼松比赤松矮一些，也瘦一些，眼睛細小，聲音也遠較赤松弱，笑起來更就是「咭咭咭咭」的，非獨沒有威嚴，反而令人有詼諧的感覺。

他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執法堂中，總是讓赤松說話，萬不得已才插上一句。

雲飛揚來到執法堂前就已經有些後悔，看見這兩個執法長老，更就恨不得踢自

己一脚，可是謝平已經走進去，他也只有硬着頭皮走進去。

那幾個武當弟子一擁而入，却立即被赤松喝住：「你們幹什麼？」

他們尚未回答，一旁蒼松已「咭咭」的笑應：「當然是來瞧熱鬧的了。」

「有什麼好瞧的？」赤松瞪眼。「都給我滾出去！」

「滾出去！」蒼松帮腔。

衆人雖然不願意，也不敢抗命，忙退出堂外，却連隨左右散開，躲在走廊，張頭探腦的偷窺。

赤松沒有再理會他們，轉問謝平。「到底是怎麼回事？」

謝平手一指雲飛揚。「弟子方才吩咐他捧木靶帮助幾個師弟練習暗器，有些暗器失準，擊在他的身上。」

赤松目光轉向雲飛揚，「哦」一聲。「又是你？」

好像他現在才看清楚那是雲飛揚。

「我……」雲飛揚抓着頭髮，也不知該說什麼。

「你叫做雲飛揚，是不是？」赤松眼瞪得更大。

雲飛揚正要回答，赤松已拍案大罵：「怎麼你就是喜歡給我們添麻煩？」

雲飛揚被罵得怔住，赤松接喝一聲：「跪下！」

雲飛揚只有跪下。

赤松這才回問謝平：「你方才說到那裏了？」

蒼松替謝平回答：「他說到有些暗器失準，落在雲飛揚身上。」

「這是事實。」謝平沉聲强調。

雲飛揚身上仍穿着那幾件厚厚的棉襖，那些暗器還沒有完全清除。

赤松目光一轉。「人有錯手，馬有失蹄，就是我放暗器……」

蒼松旁邊忙推了赤松一把，赤松語聲一頓，接上的已不是方才要說的。「一萬次之中，也難免會有一次失手。」

蒼松接道：「就是掌門大師兄，也不敢自誇已練到萬無一失的地步。」

「可不是！」赤松嘉許的一拍蒼松肩膀，轉向雲飛揚。「你聽到的了，像我們這種老手亦偶有錯手，何況那些小子。」

謝平接道：「這還是他們暗器的第一課。」

「那失手更就理所當然。」赤松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雲飛揚幾遍。「你好像沒有傷在暗器之下。」

雲飛揚點頭。

赤松一皺眉。「這你還走來執法堂幹什麼？」

謝平搶着替雲飛揚回答：「他認定那是我們有意爲難，我們爭執起來，他一怒將木靶扔掉。」

赤松一聲輕叱：「大胆！」

謝平接道：「他說要不幹，若是一定要他幹，傳到掌門那裏，還以爲是我們欺負他，反正那邊豬舍的長工休息，豬隻也需人打點，所以弟子索性就讓他過去。」

赤松聽到這裏，捋鬚大笑，連聲：「好主意，好主意。」

「他却是不服，堅持要來執法堂。」

赤松笑容一歛，瞪着雲飛揚。「不肯苦練武功……」

「罪犯武當派戒條第二條——」蒼松隨即手指指着戒條的那面照壁。

「唆弄是非——」

「第六條。」蒼松對那些戒條簡直滾瓜爛熟。

「以下犯上。」

「這是第九條。」

「三罪俱發，本該將你逐下武當山——」赤松語聲一頓一沉，「但念你年幼無知。」

雲飛揚一直都沒有分辯，這時候歎了口氣，應道：「弟子知罪，願往豬舍。」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赤松一拂袖：「去——」

雲飛揚苦着臉，退了出去。

赤松轉向謝平。「好像這些鷄毛蒜皮的事情，以後你最好少來麻煩我們。」

蒼松接道：「我們已經够忙了。」

「是極是極——」謝平幾乎忍不住笑出來。

「退下——」赤松再一拂袖。

闖山

豬舍是什麼味兒，雲飛揚其實已經心中有數，這之前他雖然沒有打點過豬舍，却已不知多少次走經該處。

今天的豬舍却好像特別臭。

他幾次捏着鼻子，但最後還是要放開手，他的鼻子一向不大靈，今天却例外。

就是他的「耳朶」今天也似乎變得特別敏銳。那些豬隻也不知對他表示歡迎，還是特別與他過不去，嚎叫不絕。

撲鼻的惡臭，刺耳的嚎叫，雲飛揚實在吃不消。看他的樣子，好像隨時都會昏倒在地上，可是他始終沒有。

這就連他自己也已覺得奇怪。

最後他決定還是先將那些豬隻趕進河裏洗刷乾淨。

× × ×

河水本來清澈得很，那些豬一下去，那就弄得混濁不堪。

流水清凉，微風帶來遠山木葉的清香，那些豬已沒有方才那樣不停的嚎叫，嗅味亦沒有那麼臭，雲飛揚精神大振。

他舒了一個懶腰，方待替那豬些隻洗澡，就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他最喜歡看見的人。

那個人遠在河對岸的山坡上，穿着一身淡黃色的衣裳，青綠叢中，就像是一朶方開的黃菊，一動，都像是化成了一隻蝴蝶。

雲飛揚混身立時活力充沛，反手抓了抓腦袋，連聲：「過去過去！」將那些豬趕向對岸。

他的語氣並不兇，對於那些豬，忽然有了很大的好感。

若是沒有那些豬，他要到那邊去，就要另外找一個藉口。

× × ×

山坡上只有倫婉兒一個人。

她是武當山上唯一的女弟子，也是最受寵的一個，那並非完全因爲她是一個女孩子。

她的嬌憨天眞，還有她的善良，都是

她惹人喜愛的地方。

在雲飛揚的心目中，她更就是整個武當山唯一的好人。

也就只有她，非獨沒有欺負爲難雲飛揚，很多時還加予援手，替他說話。

她還很年輕，才只十七歲，可是她的武功，在年青一輩的武當弟子中，僅次於白石，謝平，程方遠，金展鵬，姚峯五個師兄，那除了她有一個好師父，自幼就開始練功，還因爲她的專心與勤奮。

每一天她都練功，風雨無間，天氣晴朗的日子，多數在戶外。就正如今天。

× × ×

輕巧的身形，純熟的劍法，美妙的姿勢，每一個動作，都像是舞蹈。

微風輕吹，秀髮飄揚，展動的衣袖就像是蝶翅。

雲飛揚已看呆了眼睛，冷不防倫婉兒身形一轉，便到了他藏身的樹後，一聲嬌叱，一劍刺來！」

雲飛揚驚呼尚未出口，劍已在他眼前三寸停下，劍上的寒氣尖針一樣刺入他的眉心。

他打了一個寒噤，脫口一聲：「劍下留情！」

倫婉兒劍指着雲飛揚：「你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裏，打什麼主意？」

雲飛揚手搔着後腦：「看你練劍。」

倫婉兒一震劍鋒：「你知道偷學武功要受什麼懲罰？」

「我是見你聚精會神的練劍，生怕驚擾你，才一旁躲開。」

「還不認，我跟執法長老說去，讓他們問你。」倫婉兒說得似乎很認眞。

雲飛揚立時慌起來，不住搖手：「我現在已經够慘的了，婉兒姑娘你再去說一說……」

「你現在怎樣慘了？」倫婉兒反問。

雲飛揚一怔：「我……我……我沒有怎樣。」

倫婉兒目光一轉：「那邊的豬怎樣了，怎會趕到這裏來？」

「是我趕來的。」雲飛揚苦笑。

「怎麼你趕起豬來？」

「趕豬的那個長工家裏有喜事要回去，找我們商量，看誰肯頂替幾天，這種事又有誰願意幹，只有我來了。」雲飛揚一面想，一面說，雖只幾句話，已幾乎累出一頭大汗。

倫婉兒笑問：「你們是好朋友？」

「交情還算過得去。」

「這樣說，你這個人實在也很够義氣的。」

雲飛揚不由自主挺起了胸膛。

「方才你進去執法堂，就是跟赤松、蒼松兩位師叔商量這件事？」倫婉兒接着竟然這樣問。

雲飛揚一聽，一張臉立時紅到頸子那兒，恨不得地上有個洞，一頭鑽進去。

倫婉兒看着他，眨了眨眼睛：「什麼時候你學會了說謊？」

雲飛揚苦笑，眼珠子一轉：「我……我還是回去那邊……」

他方待舉步，又給倫婉兒叫住：「你還沒有回答呢。」

「我……我……」雲飛揚抓着頭髮，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

倫婉兒歎了一口氣：「你知道被說破了難爲情，以後就不要再說謊的了。」

雲飛揚只有點頭。

「平日我是怎樣跟你說？」倫婉兒却是搖頭：「只要你爭氣一點，就不會給師兄他們羞辱的了，對不對？」

雲飛揚免强一笑：「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想當年，韓信受胯下之辱，後來還不是貴封爲大元帥？」

「你就是這樣。」倫婉兒一再搖頭。

雲飛揚挺起的胸膛早已經縮了回去，又抓抓後腦：「我還是走了。」

倫婉兒又好氣又好笑，方待說什麼，九下鐘聲突然劃空傳來。

雲飛揚一呆。

「警鐘！」倫婉兒黛眉一皺。

雲飛揚目光一轉：「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有人要闖山！」語聲甫落，倫婉兒身形一動，疾掠了出去。

「婉兒姑娘——」雲飛揚急喚。

倫婉兒回頭一瞥：「快將豬趕回去！」身形却不停。

三個起落，倫婉兒已掠下了山坡，飛燕般往山下掠去。

使者

輕柔的秋風，輕柔的陽光。

石階上的露水已乾透，葉尖上的露珠仍晶瑩欲滴。

陽光下，那塊象徵武當派威嚴的解劍岩就像是巨人一樣兀立在上山的石階旁。

在解劍岩之前現在也有一個人巨石一樣立着。

這個人年紀應該在三十歲前後，濃眉細眼，扁鼻厚唇，相貌可以說也很醜陋，身裁矮胖却並非痴肥，一身錦衣，不怎樣齊整，頭髮亦有些散亂，令人感覺一種野獸的驃悍，一股難以言喻的粗獷。

一羣武當弟子擋在這個人前面，四個道士正被同門扶開去，肩上都帶着劍傷。

武當弟子無不怒形於色，錦衣人眼中却充滿了不屑，他衣衫華麗，手握的一枝劍鑲嵌着七色寶石，亦價值不菲！

霍地一個中年道士越衆而出，劍一震，沉聲喝道：「武當玉石敬領高招！」

錦衣人目光一轉：「石字輩的，應該不會令我太失望！」劍一引刺前！

玉石冷笑，挑劍急封，鐺一聲，兩劍交擊，錦衣人手腕一翻，又是兩劍刺出。

刺到一半，兩劍已變成八劍，玉石連接八劍，已被迫退一步。

錦衣人旋即搶攻，眨眼之間，刺出三十六劍，又將玉石迫退好幾步。

他左右脚忽然左弓右箭，忽然右弓，身形變化，與劍法同樣靈活。

三十六劍刺過，三十七劍緊接刺出，玉石一劍方接下，三十八劍已閃電刺到，封架已不及，急再退一步。

劍勢不絕，追擊，玉石連換了七個姿勢，竟然都擺脫不了錦衣人的長劍，第八個姿勢方展開，手腕一涼，已被錦衣人的三寸劍尖壓在上面。

錦衣人一聲：「棄劍！」手中劍已順

着玉石的手臂連敲三下。

玉石整條右臂立時都麻木，「叮噹」一聲，劍終於脫手墮地。

錦衣人並不追擊，大笑：「亦不外如是。」

玉石驚怒交集，衆武當弟子兵刄早已經出鞘，這下再也按耐不住，一齊圍上前去。

即時一聲暴喝：「住手！」兩個人從山上如飛趕至。

一個是謝平，另一個是中年道士，四四方方的一張臉，神情肅穆，也就是武當派掌門青松座下的大弟子白石。

錦衣人目光落在白石面上，一揚眉：「你又是——」

「武當白石！」

「青松的大弟子？」

「施主……」

「公孫弘！」

白石似有所憶，面色微變。「無敵門白虎堂堂主？」

「正是！」公孫弘微笑，不可一世。無敵門威震江湖，聲勢早已凌駕九大門派，他更就是無敵門門主獨孤無敵的大弟子，氣焰自然亦甚盛。

白石沉聲接問道：「施主不遠千里而來……」

「奉師命，將兩份禮物送上武當給青松！」公孫弘一抖外罩披風，露出左手奉着一個錦盒，那之上壓着一張大紅帖子。

他直呼青松，衆人都勃然大怒，謝平脫口一聲：「放肆！」

白石却轉向衆人叱道：「人家送禮物到來，我們怎能够這樣無禮？」

玉石急忙分辯：「師兄有所不知，這位施主一定要帶劍上山，叫我們怎能不阻止？」

白石「哦」一聲，轉向公孫弘。「這就是施主的不對了。」

公孫弘目光落在解劍岩上。「岩前解劍，是武當派的規矩。」

白石正色道：「自三丰祖師開山，武當派便有這條規矩。」

公孫弘點頭，忽一笑：「可惜這只是武當派的規矩。」

「入鄉隨俗，入境問禁。」

「我七歲學劍，十二歲仗劍殺人，縱橫江湖十七年，用的就是這枝劍！」公孫弘劍壓眉心。

白石道：「貧道也看得出這是一枝好劍！」

公孫弘冷笑：「這麼多年來，除了我師父，沒有人能够要我將這枝劍留下。」一頓又接道：「這次我出使武當，又是代表天下第一的無敵門，所帶的任何一樣東西，都是代表無敵門的威信與尊嚴。」

白石沉聲道：「武當派也有武當派的威信與尊嚴。」

「若是我一定要帶劍上山？」

「就等如與整個武當派爲敵。」

「無敵門與武當派，三百年來，一直就是敵對的。」公孫弘大笑。「師命難違，禮物非送上山不可，劍嗎，却是一定不會留下。」

「施主一意孤行，貧道無話可說。」

白石手一揮，「佈陣。」

七個道士一旁閃出，身形迅速變換，將公孫弘圍在正中。

公孫弘目光一閃。「武當派的北斗七星陣？」

「正是！」白石退下。

公孫弘大笑揮劍。「寶劍無眼！」

「施主亦請小心！」白石面寒如水。

語聲甫落，一聲龍吟，七道士劍一齊出鞘！

七個道士動作迅速而整齊，只看這拔劍的動作，便知道這七人久經訓練，早已有了默契。

公孫弘應聲目光一落一寒，那一臉不屑之色逐漸消失。

七個道士右手握劍，左手一捏劍訣，目光齊落公孫弘面上。

目光凌厲，七個道士的太陽穴俱都高鼓，內功精湛，絕無疑問。

公孫弘目光一掃，冷笑，「颼」一聲，劍一抖。

七個道士一領劍訣，長劍亦同時展動，平肩指向右方。當中道士一聲「無量壽佛」，接道：「七星劍陣，七劍齊施，閣下一人，貧道師兄弟也是七人齊上。」

「七星劍陣，名震武林，公孫弘早就有意見識一下！」語聲一落，公孫弘人劍急上！

七個道士齊喧「無量壽佛」，人劍齊展。

衣袂聲响中，各自移前七尺，已將公孫弘困在陣中。

公孫弘只覺劍氣蕭森，眼前人影閃動，一個道士彷彿變成七個。

他暴喝震劍，寒光飛閃，一劍化八劍，「八方風雨」，分從八個方向削出！

「錚錚錚錚」七下金鐵交擊聲響，七個道士即接了公孫弘一劍，公孫弘削向東南方的一劍却削空。

他身形立展，欺向東南方，那知道才欺出半丈，人影一閃，兩個道士已出現眼前，雙劍交剪刺至！

公孫弘長劍左挑右抹，接下了刺來的長劍！

雙劍一二三變，一變急一變，公孫弘再接下其餘的兩變四劍，身形已被迫回原位！

兩個道士並沒有追擊，身形交錯，方位刹那間互易。

其餘五個道士亦同時變了方位。

「七星劍陣果然名不虛傳！」公孫弘劍護胸前，旋身一轉。

他看準角度，劍方待刺出，一個聲音已劃空傳來。「掌門有命，來使上山，不得阻攔。」

第一個聲音甫落，第二個聲音接起，第三個聲音已經非常接近。

白石立時喝一聲：「停！」

七個道士身形一頓，長劍立即入鞘，白石接擺手。「施主請！」

「不打了？」公孫弘按劍冷笑。

「掌門有命，豈敢不從。」

公孫弘劍入鞘。「有機會我再領教你們的七星劍陣。」

七個道士一聲不發，白石亦不語，舉步向前引路。

（未完）



楚留香新傳

玉劍傳奇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楚留香與胡鐵花同在一間破舊的酒館喝酒聊天，當時有烏氏兄弟兩人也在這酒館共飲。楚留香、胡鐵花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針對烏氏兄弟，冷嘲熱諷，目的就是要烏氏兄弟自動拿出銀子給這酒館的老板重建這酒館。烏氏兄弟不禁一激，果然拿出銀子。胡鐵花見目的已達，三手兩脚便把酒館搗毀。然後與楚留香離開，他們走到河邊，胡鐵花即和衣跳入河裏泡，以驅身中之毒。楚留香在岸上等着，並告訴胡鐵花，他的姑媽現已找到了黃病夫與黑竹竿……

毒我蛇蠍女　狹路又相逢

胡鐵花又在笑了，讓他生氣懊惱悲傷失望的事，他總是很快就會忘記。

「有時候我也很喜歡她的。」他問楚留香：「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會喜歡她？」

「不知道。」

「因爲她有很多地方都像你。」胡鐵花笑得很愉快：「她有時聰明，有時糊塗，有時候騙死人不賠命，有時候也會上別人的當，她認得的人比誰都多，管的閑事也比誰都多，有些時候我差一點就會把你當作了她，把她當作了你。」

楚留香的手也差一點就要到鼻子上去了——不是他自己的鼻子，是胡鐵花的鼻子。幸好還差一點，所以胡鐵花的鼻子依舊安然無恙，鼻子既然沒有被打斷，所以嘴也沒有停。

「可是她的脾氣也跟你一樣，就像毛坑裏的石頭一樣又臭又硬，她怎麼肯替別人去做事？」

「因爲她不想讓一個混蛋把一位公主送去嫁給一個猩猩。」

×　×　×

胡鐵花又笑不出了，盯着楚留香看了很久，才用一種很愼重的口氣問：

「別人怎麼想我都不在乎，我只問你，你贊不贊成這門親事？」

楚留香也說得很愼重：「我只能告訴你，我一向都不贊成殺人的，可是這一次他們如果能殺了那個猩猩，我說不定眞會去吻他們的脚。」

胡鐵花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跳了起來，濕淋淋的從水裏跳了出來。

「我們走。」

「走？」楚留香問：「走到那裏去？」

「去找那位公主的老子，我的那位朋友。」

「我爲什麼要去。」

「因爲你要保護我，把我活生生的送到那裏去，不要讓我死在半路上。」胡鐵花說：「因爲我想讓他自己跟你談談，談過了之後，你的想法也許就會改變了。」

「如果我不想跟他去談呢？」

胡鐵花瞪大了眼睛，大聲道：「我問你，你要到那個見鬼的大沙漠裏去的時候，是誰陪你去的？每次你被別人圍攻的時候，有誰站在你這一邊？每次你半夜睡不着的時候，是誰在陪你喝酒喝到天亮？」

楚留香嘆了口氣。「好，走就走，只不過我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一定會送你去，可是在路上却要分開來走，不管在任何情況，你都不能揭穿我的身份。」楚留香扳着臉道：「如果你不答應，我就不去，如果你答應了之後却沒有做到，你就會發現我已經忽然失踪了。」

× × ×

路，築來就是給人走的。

可是這條路似乎不像給人走的樣子。

因爲路面上洒滿了鐵釘。

士急馬猶要行田，何况是途人。

繞過這條洒滿鐵釘的道路，胡鐵花緊緊跟在楚留香的後邊，鍥而不捨的盯緊着他。

雨後的春天，格外嬌艷。

迎面吹來的春風，寒意已消，好似絲綢那般柔暖。

路旁的木棉樹，苞蕊初放，陣陣清香，混夾在春風裏吹來。

陽光半遮在雲層中。

雪白得像小姑娘的夷膀，稍帶半點酡嫣。

如此清新的春風。

如此嬌艷的春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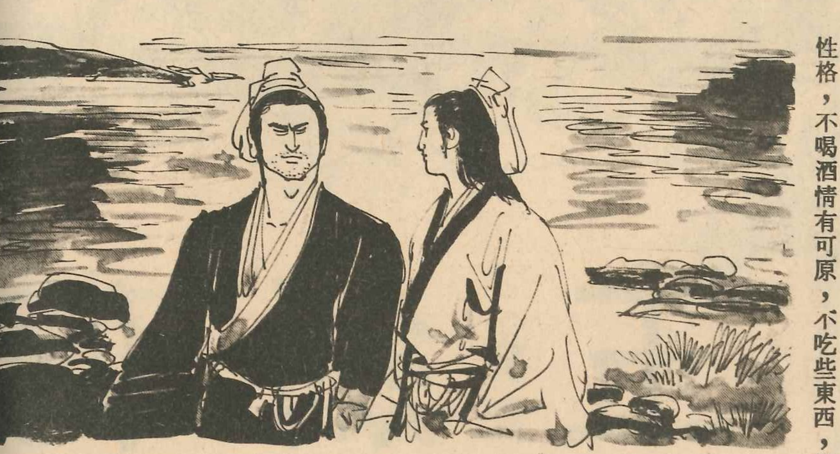
胡鐵花眞想浮三大白，可惜，楚留香約法三章，不得不分開來走，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時，不得招呼。

因此，胡鐵花眼巴巴的錯過了三家酒館，一家透出陣陣菜香的飯舖。

胡鐵花的心情很壞，使他心情壞的理由是：如此嬌艷的春天，還要在趕路，非但沒有喝，而且更沒有吃。

人，的確很奇怪，儘管他是個酒鬼，可是在吃喝之間的選擇，吃還是重要過喝，除非有特別的原因，或者他眞的瘋了。

胡鐵花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原因，也沒有瘋，所以他現在覺得吃比喝重要得多，他實在餓了。



不過楚留香還是脚不停步的在趕路。

胡鐵花在嘀咕，因爲這不是楚留香的性格，不喝酒情有可原，不吃些東西，餓了肚子怎麼趕路，似乎不太對勁。

胡鐵花實在按捺不住，他脚下加速，迎趕上去。

「你似乎太過份些吧。」胡鐵花終於與楚留香並肩而行說：「就算不喝，也該吃呀。」

「剛才我提出的條件，你忘了麼？」楚留香嘆了一口氣，「你自己答應的。」

「老臭虫，我就算答應，你也該爲我的肚子着想一下，」胡鐵花說，「你是要保護我，把我活生生的送到那裏去，假使你不給我吃，我不能活生生到目的地。」

「說得也有道理。」楚留香摸了下鼻子，但，他的手却又指到胡鐵花的鼻子上，說：「前面有一個小鎮，我們先吃一個飽。」

「嗯！這才像話。」胡鐵花精神爲之一振。

這春天，這漸漸從雲層裏露出來的太陽，份外可愛了起來。

春風更覺可人。

× × ×

幾棵柳樹。

柳枝像小姑娘的纖腰、

柳葉青翠，在微露的春暉下，反射出綠油油的光采。

胡鐵花讓楚留香走在前面，好在那個小鎮已然在望。

人的心理總是這樣，對望不可及的東西往往格外關切，所以這個已然在望的小鎮，在胡鐵花的眼中，宛似沙漠中的綠洲，倍覺可愛。

胡鐵花心中已在盤算，進了小鎮，第一件大事，必須好好的吃上一頓，即使沒有酒，也毫不在乎。

「你把我們兄弟倆可害慘了。」

烏氏兄弟驀地分從兩旁柳樹中走了出來，分別左右和胡鐵花並肩而行。

「和尚逃跑了，」胡鐵花說：「你們該去找老臭虫。」

「可是逃不了廟，」烏老二淡淡的說：「我們找到了你。」



「哦！如此說來，這筆帳全在我身上了。」

「不錯，」烏老二說：「偷的、騙的、詐的，全得跟你算帳。」

「好吧，」胡鐵花笑了笑說：「既然如此，欠債還錢，我要賠你們多少？」

「連本帶利總共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紋銀，」烏老二說：「再過六個時辰又須利上加利。」

「不多，不多，」胡鐵花還是笑着說：「還不到十萬兩，如此看來，烏氏兄弟算盤精明，吝嗇刻薄，還講三分交情。」

「不必浪費口舌，」烏老二說，「還錢來。」

「不過我要先問你一件事。」

「什麼？」

「你知不知道那家被我拆塌的酒館，那個老板娘是誰？」胡鐵花問。

「我怎麼知道。」

「她娘家姓褚，閨名蘭佳，她媽媽娘家姓徐。」胡鐵花說。

「你告訴我這些幹麼？又不關我事。」烏老二說。

「就是關你的事，我才告訴你，」胡鐵花又說：「這個老板娘的媽媽人稱千日醉徐七娘。」

「什麼？」烏老二驚問：「那個老板娘就是徐七娘的女兒。」

「如假包換，半點不假。」

「大哥，」烏老二急道：「我們快走吧！」

「慢着，」胡鐵花却又說，「我救人性命，市價每人紋銀十萬兩，你們兄弟兩人，總共二十萬兩，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兩個當作一個，十萬兩整，我既欠你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欠債還錢理所應當，扣除此數，你們還需找我四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兩。」

「老大，」烏老二臉色大變：「我們又受了他的誆騙。」

「我早就告訴了你，」烏老大嘆了一口氣，說，「這種朋友交不得，你總不聽我的話！」

烏老大話猶未了，身子一飄，已捷向柳樹那邊竄越而去，烏老二的身形也是迅捷無比，刹那間已經跟着竄去。

「六個時辰後不找此數，利上加利是你們的規矩，我可也要如此結算。」胡鐵花說着，朝前探望，已然失去楚留香的影踪，於是加緊脚步，直朝小鎮撲去。



（二）胭脂　宮粉　刨花油

小鎮，長街。

春天的太陽就像是小姑娘的臉一樣，終於羞答答的從雲層中露出來了，暖洋洋的照在這條很熱鬧的長街上，大姐姐小弟弟少奶奶老太太都脫下了棉襖，穿上了有紅有綠的春天衣裳，在街上溜躂着曬太陽，讓別人看他們的新衣裳。

用三根鷄毛兩個銅錢做成的毽子滿街跳躍，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風箏飛滿在藍天上，連老太爺的嘴裏都偷偷的含着顆桂花糖。

漫長寒冷的冬天終於過去了，大家都準備好好的享受一下春天的歡樂。

胡鐵花又變得很開心了，指着街邊一家賣蟹粉湯包生煎饅頭和各色茶食點心的小茶館說：

「我們到那裏去坐坐好不好？」

「好呀。」楚留香立刻同意：「你去吧。」

「你呢？」

「我要先到對面那家舖子去一趟。」

× × ×

對面有家門面很窄的小店舖，門口掛着的一塊白木板上寫着：

「崔大娘老店」

專賣上好胭脂、宮粉、針綫、刨花油。女客絞臉、梳頭、穿耳孔，一律只收二十文」。

× × ×

胡鐵花看到楚留香眞的走進這家舖子去，實在有點吃驚。

「這個老小子又在玩什麼花樣？」

更奇怪的是，楚留香非但走進了這家舖子，而且還走到後面一個掛着棉布簾的門裏去了，一進去就沒有再出來。

胡鐵花吃了兩籠湯包，二十個生煎饅頭，又就着一碟麻糖喝了兩壺茶，還沒有看到楚留香出來。

可是裏面却有個慈眉善目滿臉和氣的白髮小老頭子拄着根長拐杖走了出來，而且一直走到胡鐵花面前，而且還老實不客氣的在他旁邊一張櫈子上坐下，而且還叫了一大碗火腿干絲二十個蟹殼黃小燒餅兩碟酥炸小麻花，吃得個不亦樂乎。

胡鐵花看呆了。

幸好他還不是個眞的呆子，還能看得出這個小老頭就是楚留香。

「你這個老王八旦，你爲什麼要把自己弄得像這種鬼樣子？」

楚留香根本不理他，吃完了就站起來，抹了抹嘴就走。

胡鐵花也趕緊站起來準備跟他一起走了，忽然發現一個伙伴提着個大茶壺站在他面前，皮笑肉不笑的用一雙斜眼看着他，打着一口揚州官話說：

「老太爺，在我們這塊吃東西的客人，都是付過賬才走的，老太爺，你說對不對？」

當然對，吃東西當然要付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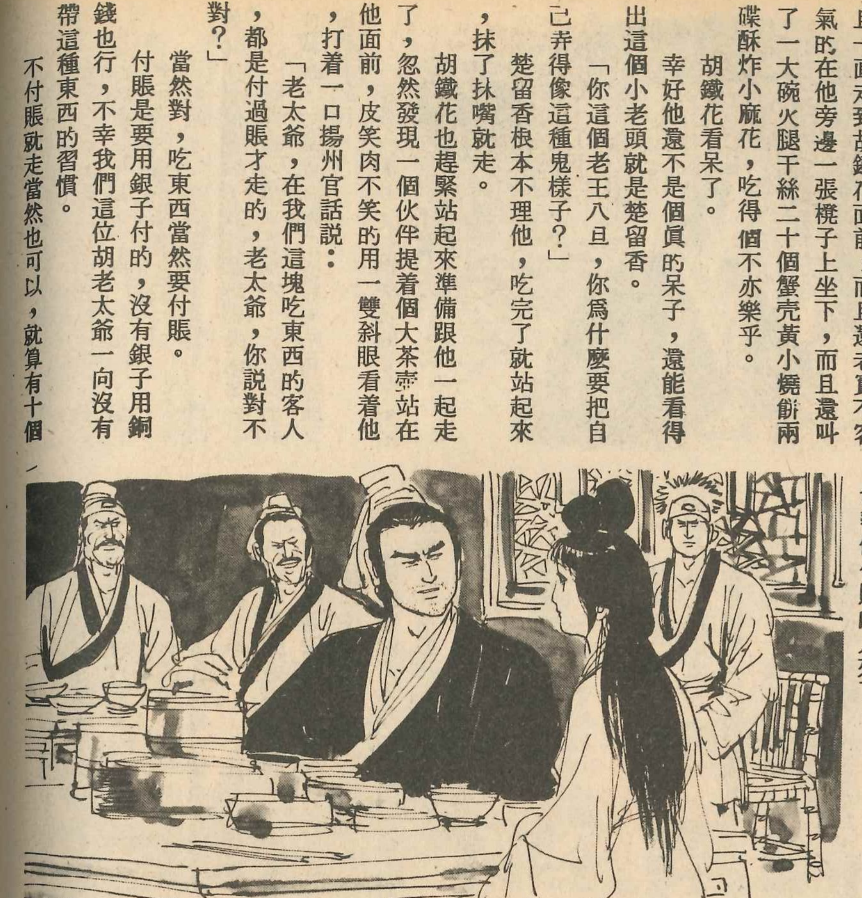
付賬是要用銀子付的，沒有銀子用銅錢也行，不幸我們這位胡老太爺一向沒有帶這種東西的習慣。

不付賬就走當然也可以，就算有十個這樣的伙計也攔不住他。

只可惜我們的這位老太爺臉皮還沒有這麼厚。所以他只有又坐下去，只要不走，就用不着付賬了，在這種茶館裏，客人愛坐多久就坐多久，從一清早坐到天黑打烊都行。

那個伙計雖然拿他沒法子，可是不管走到那裏，那雙斜眼都在盯着他。

胡鐵花正在發愁，忽然看見有個一定會幫他付賬的人來了。



(三)美人如魚

一個身材瘦瘦弱弱，長得標標緻緻的小姑娘，穿着一身用碎花棉布做的小衿襖，一張清水瓜子臉上不施脂粉，一對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裏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幽怨之哀，看起來眞是楚楚動人。

茶館裏的人眼睛都看得發了直，心裏都看得有點癢癢的。

誰知道這麼樣一朶鮮花竟揷到牛糞上去。她來找的不是別人，却是剛才那個吃過東西不付賬就想溜之大吉的小賴皮。

胡鐵花當然明白這些人心裏在想什麼，因爲上一次他也是這麼樣上當的，一直等到她用刀尖逼住他咽喉的時候，他才知道這個又柔弱又文靜的小姑娘其實比誰都狠毒。

小姑娘已經在他旁邊坐下來，痴痴的看着他，眼裏充滿了幽怨和哀求，用別人聽不到的聲音對他說：

「我替你付賬，你跟我走。」

她說的話和她的表情完全是兩回事，胡鐵花忍不住笑了。

「我不跟你走，你也一樣要替我付賬的。」他的聲音也很低，他的脚已經在桌子下面踩住了她的脚：「這一次好像輪到你要聽我的話了。」

小姑娘又痴痴的看了他半天，眼淚忽然像一大串斷了綫的珍珠般一大顆一大顆的掉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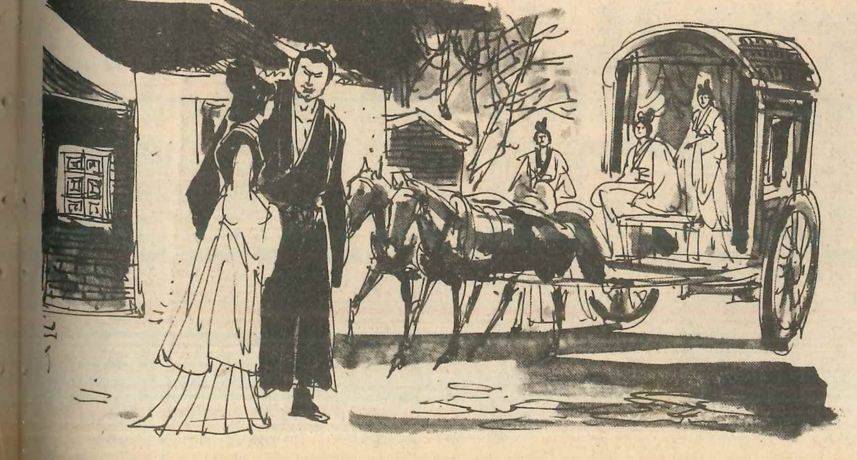
「求求你，跟我回去吧，婆婆和孩子都病得那麼重，你就不能回去看看他們麼？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苦？」

這一次她說話的聲音雖然還是很低，却已經足夠讓附近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有幾十雙眼睛往胡鐵花臉上盯了過來，每一雙眼睛裏都充滿了輕視厭惡與憤怒。

胡鐵花忽然發現自己好像已經變成了一隻又肥又大又髒又臭的過街老鼠，如果還不趕快走，恐怕就要被人打扁了。

一錠足夠讓他付賬的銀子已經從桌子





下面塞到他手裏。

長街上已經有一輛馬車馳過來，停在這家茶館的大門外。

胡鐵花只有乖乖的跟她走。

× × ×

另外三位小姑娘已經在車廂裏等着，胡鐵花反而豁出去了，大馬金刀往她們中間一坐，順手就把剛才那個小姑娘的腰一把摟住。

「想不到你原來是我的老婆，」胡鐵花笑嘻嘻的說：「親愛的好老婆，你究竟想把我帶到那裏去？」

四個小姑娘都沉下了臉，冷冷的看着他。

胡鐵花也不在乎了。

他的氣力已恢復，就憑他一個人，已經足夠對付這四個黃毛丫頭了。

何況楚留香一定不會走遠的，如果說他現在就坐在這輛馬車頂上，胡鐵花也不會覺得奇怪，更不會不相信。

他對楚留香一向有信心。

「其實不管你要把我帶到那裏都沒關係。」胡鐵花說得像眞的一樣：「反正你已經是我的老婆，總不會謀殺親夫的。」

× × ×

小鎭本來就臨江不遠，車馬停下時，已經到了江岸邊。

春草初生，野渡無人，江面上烟波盪漾，風帆點點，遠處彷彿還有村姑在唱着山歌。

江南的三月，春意已經很濃了。

胡鐵花迎着春風伸了個大懶腰，喃喃說：「不知道從那裏才能弄點酒來喝喝，就算酒裏有迷藥，我也照樣會喝下去。」

四個小姑娘鐵青着臉，瞪着他。

「上次我們是用迷藥把你迷倒的，你雖然落在我們手裏，心裏一定不服氣。」

「在你那個狗窩裏，那個又奸又鬼的楚留香乘我們不注意，佔我們一點便宜，你心裏一定認爲我們全是好欺負的人。」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要憑眞功夫跟你動手了，要你輸得口服心服。」

「我們只問你，這一次你若敗在我們手裏，你準備怎麼辦？」

四個小姑娘都能說會道，胡鐵花却聽得連嘴吧都快要笑歪了。

「如果你們一定要憑眞功夫跟我動手，我也只好奉陪。」胡鐵花笑道：「如果我輸了，隨便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絕對沒有第二句話說。」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胡鐵花絕對可算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他自己獨創的「蝴蝶穿花七十二式」，更是江湖中難得見到的絕技。他當然不會敗在這四個黃毛丫頭手裏，所以他笑得愉快極了。

這四位小姑娘却好像覺得他還不夠愉快，居然又做出件讓他更愉快的事。

她們忽然把自己身上大部份衣裳都脫了下來，露出了她們修長結實而富有彈性的腿，纖細靈活而善於扭動的腰。

她們的臉上雖然不施脂粉，身上却好像抹了一層可以使皮膚保持柔潤的油，在陽光下，她們的皮膚就像是用長絲織成的緞子一樣細緻光滑。

這時候她們已經將兵刃亮了出來。

她們用的是一把刀，一把鉗，一雙判官筆，和一對分水峨嵋刺，雖然也全都是用精鋼打造的利器，却比一般人用的兵刃小了一半，看來簡直就像是小孩子玩的玩具一樣。

胡鐵花覺得好玩極了，甚至已經在暗中盼望，只盼望楚留香不要來得太快。

大眼睛的小姑娘好像已看出了他心裏在想什麼，忽然冷笑道：

「如果你覺得這是件很好玩的事，那麼我保證你很快就會覺得不好玩的。」

× × ×

她說的居然是眞話，胡鐵花果然很快就覺得不好玩了，而且很不好玩。

她們用的兵器雖然又小又短，可是一寸短，一寸險，着着搶攻，着着都是險招，又快又險又準又狠。

她們的腰和腿都很靈活，轉折扭動時，就好像是水中的魚。（未完）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鬼魅江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和蕭三在前往「太湖」途中，神秘的凌公子在相繼以貂裘，酒母相送之後，又再送上黑美人珠給金不換，並囑咐金不換將黑美人珠懸掛在胸前，以懾江南江北豺狼魑魅，但金不換此行不僅是需探高小紅，卓紫絹二女的下落，還要設法除去「紅斑人豹」鮑南山，因此把黑美人珠藏以懷中，未便當衆炫示了……一日在山坡上遇見一位相士說他命犯「複雜桃花」等語，相士言談幾句，隨即離開，誰知，走到江蘇地面又遇另一相士，也說金不換犯「複雜桃花」，在短短幾日遇上不少高人奇士，的確是怪事。

疏忽大意 險喪黃泉

蕭三笑道：「我在文武兩道，均遠遜老弟，但風塵久歷，老馬識途，在江湖見聞方面，或許會……」

金不換皺眉道：「我們是道義之交，蕭兄從今後務請免除這些客套話兒，你不是說過『尺有所長，丈有所短』麼?常言道：『學到老，學不了』，大家都知道『生薑畢竟老的辣，甘蔗仍讓老頭甜』，你有甚所見，快請指教，不必再端你的老資格了！」

蕭三又斟了一杯酒兒，歸座飲了一半，向金不換問道：「金老弟，有兩位冷門人物，因精於星相，經常卜筮微中，居處又一東一西，遂被江湖人稱為『東西雙卜』，老弟聽說過麼?」

金不換搖頭道：「未聞其名，蕭兄請講！」

蕭三飲完杯中餘酒，以鶉衣破袖，一抹嘴唇笑道：「那位『西卜』，文武不群，精於書法，也精於各種，據說連『報君知』的布招之中，都藏了七種厲害之物，為人更足智多謀，遂叫做『千手劉基』陳伯溫……」

金不換靜靜聽至此處，「嗯」了一聲，點頭說道：「嗯！暗器對，書法對，精於星相對，甚至連姓氏也對，就是籍貫不對，我記得他那布招上寫的是『江南陳鐵口』，這等人物，不會擅改姓氏家園，似乎與『西卜』的那個『西』字……」

蕭三搖了搖手，截斷金不換的話頭說道：「金老弟且慢挑眼，我方才話猶未完，那位『千手劉基』陳伯溫，原籍便是姑蘇，因為尋訪仇家，才移居西陲，怎見得他不會在事了之後，又復回歸故土?」

金不換微一點頭，說道：「這就差不多了，我適才聽出陳鐵口語音雖雜，但仍有時時流露的吳儂尾腔，由於事事脗合，我們幾乎已可把他認定為『千手劉基』陳伯溫了……」

語音微頓，伸手替蕭三斟了一杯酒兒笑道：「蕭兄，我也動靈機，突然作了一項大胆假設，只是一時間尚無法予以小心求證而已。」

蕭三笑道：「甚麼大胆假設，老弟且說來聽聽……」

金不換笑道：「劉基是開國軍師，明太祖定鼎金陵，頗賴甚運籌擘劃…如今，『幽靈門』也在江南創業，會不會便由西陲，請來這位『千手劉基』陳伯溫，作他們的開派軍師?」

蕭三想了一想，怪笑說道：「老弟借古比今，從歷史人物中，大胆假設，不單頗有趣味，可能並與事實相去不遠?前途若有機會，設法求證便了。」

金不換道：「『西卜』已知來歷，『東卜』又是誰呢?」

蕭三答道：「那『東卜』是位身具文武絕學，超然物外，素來不為名利束縛的閑雲野鶴，名叫長孫子房，自號『永臥之龍』，表示只隨興雲游，絕不接受任何延聘！」

金不換道：「『東』字何來?」

蕭三答道：「這長孫子房家居東海，雖時常隨興雲游，但足跡從來都在沿海幾省。」

金不換舉盃微飲，俊目中忽閃奇光，挑眉叫道：「蕭兄，我們在山坡所遇另一位宛如古月蒼松的年高相士，會不會就是長孫子房?」

蕭三皺眉道：「氣宇神情，以及所表現的指力功力，雖然頗像這位東海高人，但我們接連遇見『東西雙卜』，會不會太巧一點?」

金不換略一沉吟，搖頭說道：「這不是單純的一個『巧』字，這是時勢所造，蕭兄難道不曾覺得由於『玉面飛狐』胡小莊，『紅斑人豹』鮑南山等，一肆興風作淚，以及『幽靈門』的『黑帖』飛傳，顯然要弄得八荒人物會江南了！」

蕭三瞿然道：「對，八荒人物，齊聚江南，則『永臥之龍』長孫子房曾在途中現身，也不算是甚麼特別巧事！」

話方至此，酒店外的街道上，有個童子口音叫道：「賣豹……賣報……」

蕭三笑道：「又有花樣來了，但不知這小孩賣的是『虎豹』之『豹』?抑或是『情報』之『報』?」

金不換點頭道：「若是虎『豹』之『豹』，必與紅斑人豹『鮑南山』有關，若是情『報』之『報』，則又可能與高小紅，卓紫絹二女有關……」

蕭三接口道：「這事容易，他要出賣，我便收買，且把這小童兒叫將進來，看他是怎樣賣法?」

在蕭三說話之間，金不換已命店家把街上的叫賣小童喊進。

這個小童約莫只有十二三歲，滿臉都是聰明伶俐之相。

金不換見小童走進雅座，便向他含笑問道：「小兄弟，你賣的是甚麼報?」

小童答道：「有三種報，一是『情報』之『報』，二是『報應』之『報』，三是『虎豹』之『豹』，但不知相公要買的，是那一種報?」

金不換笑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故而『報應』之報，不必購買，自有冥冥主宰，我要向小兄弟購買的是珍貴情報，和害人虎豹！」

小童眼珠一轉，含笑說道：「好，相公請出手吧，常言道：『一分行情一分貨，十分行情買不錯』，但看你出甚麼價錢，我便供給你何等貨色。」

金不換仍取出那一錠黃金，但這回却未把「黑美人珠」，一併取出。

他把黃金遞向小童，微笑道：「小兄弟，我出十兩黃金！」

小童接過黃金，在手中掂了一掂，揚眉說道：「相公，我賣給你一張豹皮，豹皮中，並捲有你最所關懷的一件情報，夠麼?」

金不換點頭道：「夠了，豹皮現在何處?」

小童道：「在這鎮南五里的『鮑家祠堂』之內！」

金不換皺眉道：「原來不是現貨。」

一語才出，小童便接口笑道：「相公莫要不信，我只要告訴你情報來源，你便會毫不懷疑地，讓我把這十兩黃金，拿得走了！」

金不換「哦」了一聲，說道：「小兄弟且說說看，你這値錢情報，是從何處得來的?」

小童笑道：「我是由觀音托夢……」

說至此處，雙手在胸前合十，極為虔誠地，莊容續道：「相公知道麼?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觀世音菩薩……」

金不換一聽「觀世音」三字，果向小童揮手笑道：「小兄弟，我一向敬服『觀音』，當然相信觀音托夢，決非虛語，多謝你傳言指點，這錠黃金，是你的了！」

小童邊把黃金揣入懷內，邊又笑道：「觀音菩薩要我請相公與這位老人家，快點趕去城南『鮑家祠』，因為那張豹皮，暨皮內所裹之物，都十分珍貴，小心被其他人士，捷足先得！」

話完，身形一閃，便自退去。

金不換目注蕭三，含笑說道：「蕭兄，我們好不容易才與殷世官取得聯絡，應該照他指點，快些趕去！」

蕭三叫來店家，結算酒帳，但却雙眉微蹙，似乎有所攷慮。

金不換笑道：「蕭兄，你又在想甚麼事?」

蕭三答道：「我有點嫌那小童的一雙眼珠，滴溜亂轉，神態有點滑頭，遂在猜測他究竟是何人所派?……」

金不換笑道：「小弟起初看法，也與蕭兄相同，但轉念一想，『觀世音』之事，外人難知，心中遂也釋然，何況……」

說到「何況」二字，他劍眉微軒，目光如電又道：「何況即使這小童是『紅斑人豹』鮑南山所差，企圖騙我們前往『鮑家祠』，上其惡當，我們也該毅然前往，與鮑南山面對面地作一決戰！」

蕭三點頭道：「對，老弟說得對，我們不管對方用意善惡，都該立即趕去。」

兩人出得酒店，趕往鎮南，五里路程，還不是晃眼便到。

但這鎮南荒敗異帶，出鎮便是一片墳塚高低，蔓草萋迷的亂葬崗，「鮑家祠」便建在這片亂葬墳塚之間，並顯因鮑姓後人沒落，未加修葺，祠堂已蛛網塵封，十分頹壞！

時是夜間，燐火飛飄，寒風峭厲，難怪不見人踪，若是胆小者身臨其境，定會

毛髮豎立，甚至於起上一身鷄皮疙瘩。

金不換在祠堂以外約丈許之處止步，向金漆褪落的「鮑家祠」三字看了一眼，軒眉笑道：「蕭兄，江南山川秀麗，佳景極多，殷世官又是不同凡俗高絕人物，我不信他竟約我在這等地方……」

話猶未了，蕭三便怪笑說道：「我也覺得其中必有蹊蹺，且來個新鮮別緻的『以酒敲門』，祠中若有妖魔鬼怪，也讓牠們嚐些賸酒殘羹醉上一醉……」

語音才落，酒香挹人，從口中噴出酒杯口大小的無數星光，向祠堂大門飛去了。

這是「龍鍾酒魅」蕭三最拿手的「酒雨飛星」獨門絕藝！

「鮑家祠」的兩扇木門，早已朽敗不堪，自然難禁內家絕藝，被這片「酒雨飛星」，擊得粉碎！

祠門一碎，金不換口中便低低「咦」了一聲！

蕭三問道：「老弟有何所見？」

金不換笑道：「祠堂中，毫無燈火，十分黑暗，但我却在祠門被蕭兄以『酒雨飛星』擊碎的一刹那間，瞥見供案上有捲東西，確實像是豹皮！」

蕭三聽得眞有豹皮，身形一晃，便閃進祠門，晃着火摺！

金不換深知「紅斑人豹」鮑南山，極工心計，深恐蕭三中伏上當，遂趕緊與他一同動作，並默運神功，防範不測。

祠堂長案以後，設了些神像牌位，供桌左右，也各有一尊夜叉鬼卒的猙獰塑像，或擧鐵牌，或擎鋼叉的，巍然站立。

金不換目光一掃，詫聲說道：「奇怪，這是『鮑家祠』，又不是『城隍廟』，怎的塑上兩尊勾魂鬼使則甚？」

蕭三失笑道：「老弟，我們是來『鬥豹』，或『接受情報』，又不是來欣賞廟宇，管它塑像多少，或當與不當則甚？」

這時，因蕭三業已晃着火摺，遂看得清清楚楚，神前長案之上，果放着一捲黑色豹皮！

蕭三笑道：「金老弟小心了，鮑南山的弟子『黑豹』袁剛，死在你『要命金錢』之下，如今既有『黑色豹皮』出現，可能是鮑南山啣仇茹恨，要施展甚麼惡毒手段？」

金不換笑道：「我不怕他，也正等着，蕭兄且把豹皮展開看看，其中是否藏有貴重情報？」

蕭三一朝曾被蛇咬，十年都怕井繩，從祠外飛身時，早就隨手折了一根白楊樹枝在手！

如今，他就用白楊樹枝，挑開豹皮捲兒。

誰知豹皮捲兒之中，所包藏的，竟是一枚酒杯粗細紙卷。

紙卷不能再用樹枝挑撥，蕭三遂先凝玄功，使十指成鋼，然後再慢慢開展。

對方居然似在存心逗人，酒盃粗細的紙卷之中，還有枚筆管粗細的小小紙卷。

蕭三氣得正要發火，金不換已含笑說道：「蕭兄何必動怒，且看個澈底如何？對方不會是無聊作弄，他既有這等措施，必具深刻涵意，我們就算上次惡當，也增加不少見識！」

蕭三道：「好，我就再把這筆管粗細的小小紙卷打開，倒看留這豹皮之人，究竟是弄甚玄虛？反正就算它在紙卷之上，滿染『無影奇毒』，也奈何不了我業已化指成鋼的內家罡炁！」

一面說話，一面便自展開紙卷！

這枚小小紙卷，捲得極緊，共有十數層之多，等蕭三慢慢開展完畢，方看見紙卷的最內層，只有一個「仇」字！

「仇」字才一入目，金不換劍眉微蹙，失聲說道：「蕭兄小心，這是……」

他想說的話兒，原本是：「蕭兄小心，這是『紅斑人豹』鮑南山所設圈套，不是『殷世官』兄，或『觀世音』菩薩，向我們傳告情報……」

但是，金不換剛剛說出六個字兒，已有六般厲害埋伏，向他與蕭三，發動猝然襲擊！

長桌供案之後，本供有兩尊神像，以及祠堂中少不了的神主木牌，如今排列滿桌的無數木牌，首先「砰」然一聲，完全自爆！

無數木牌，爆成無數橫飛碎木，其中並瀰漫了一片帶有奇異香味的濃濃白烟！

兩座神像的肚腹，倏然爆開，腹中射出了「鐵翎箭」「飛魚刺」「倒鈎鏢」，「毒菩提」等四種爲數不下百十件的厲害暗器！

先前，他們在酒店之中，也受過多種暗器襲擊，但由於金不換懷中的「黑美人珠」力量，對方意在示警，不在傷人，故而全是上下斜飛，未構成任何傷害！

如今，情況不同，「黑豹皮」中，藏了一個「仇」字，顯然對方是要爲「黑豹」報仇，預先算準金不換，蕭三所立方位，百數十件暗器，完全照他們身上招呼！

當空先蔽濃烟，遮掩目力，使這兩位武林奇俠，幾乎閃無可閃！

尤其蕭三把一身內家罡炁，全聚雙掌，化指爲鋼地，防禦紙上有毒之際，其他部位，自然便來得軟弱！

尚幸金不換知道情況不對，一面發話提醒蕭三注意，一面已搶步當前，儒衫大袖雙飄，倏然拂去！

這一拂，拂得及時，「呼呼」兩陣勁風，隨着衫袖捲出，捲飛了大片濃烟，和無數暗器！

但一來暗器爲數太多，無法匆促捲震得盡！

二來這些暗器，不是用手發出，而是由爆炸激射，力量特强！

故而，威震江湖的「龍鍾酒魅」蕭三，和「江湖敗子」金不換，在僥倖之中，仍掛了彩！

蕭三由於被金不換搶步當前，代爲防護之故，受傷較輕，他只在右上臂肉厚之處，挨了一根「鐵翎箭」！

金不換可慘了，他挨了兩根「飛魚刺」，一枚「毒菩提」，尤其左腿上的一隻「倒鈎鏢」，入肉近寸，眞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氣，有點呲牙裂嘴。

但這些還不是最兇厲的襲擊！

最兇猛，最厲害，也最意料不到的襲擊，是來自左右兩側！

神案左右的「勾魂鬼使」，不是泥塑木雕，而是眞人裝扮！

他們的眞相，本是一個雙手執着一根「五股托天叉」，一個則左手執着一面令牌，右手執着一根「追魂鐵鍊」！

如今一見金不換蕭三全都中了淬毒暗器，不禁狂喜，左邊執叉的鬼卒，悶聲不響，雙手擧處，惡狠狠的照準金不換後背，一叉插下！

他夠狠夠毒，未發出半絲招呼，但「五股托天叉」飛刺的破空微響，却逃不過金不換的奇聽耳力！

金不換身處這般艱困之下，本領再高，也無法從容閃避！

但他聽得出，破空之聲是重型兵器，所攻之處，又屬「脊心」死穴，若容對方刺中，那裏還有命在？

萬般無奈之下，他拿出了看家本領。

先施展極上乘的縮骨神功，雙肩微抖，身形便矮了一半！

同時施展的，還有他最得意的絕學「度厄十三招」中的一式「靈狸翻空」！

身形一縮一翻，那柄「五股托天叉」，險煞人的掠着金不換刺過，幾乎挑散了他的髮髻！

那個扮「勾魂鬼使」之人，十拿十穩的一叉猛力刺空，身形自然前傾撲出！

像金不換這等絕世高手，絕不會完全挨打，從在百險千艱中，他也要設法還手，爭取主動。

但身上多處帶傷，又在匆忙翻身縮骨之下，他也無法施展甚麼神奇反擊招術，只有乘着身形於「五股托天叉」下電疾翻轉之際，右足向上一挑！

夠了，由於對方是一叉刺空，身軀前撲，這一足正好挑中了他的胯下！

一聲厲嗥，那勾魂鬼卒被金不換一足「倒掛金鈎」，踢得凌空飛起！

天下巧事太多，正在此時，右邊手執鐵牌，鐵鍊的勾魂鬼使，也對蕭三發動猛襲！

他的襲擊更厲害，是左手令牌中射出一片慘綠火焰，跟着「勾魂鐵鍊」猛揚，向蕭三頭頂的「百會」大穴，凝足全力砸下！

攻得陰，也攻得狠，但蕭三却連躲都不必躲上一下！

因爲另一名被金不換一足飛挑，踢中胯下，身形橫空飛來的持叉鬼使，恰好作了蕭三的擋箭牌，作了他的替死鬼！

「波！呼！噗！」

這是甚麼怪聲？

「波」！是持叉鬼使，被持鍊鬼使生生把頭顱砸爆之聲。

「呼」！是令牌中所噴慘綠火焰，射中持叉人身上之聲！

「噗」！則是蕭三太惱火了，乘着有人作了他擋箭牌的刹那空隙，又向那持鍊鬼使施展他成名絕技「酒雨飛星」！

一片酒香過處，滿空綠火，被逼得倒飛而回，完全反落那噴火燒人的持牌鬼使身上！

火光既呈慘綠，其中必含燐質！

加上酒能助燃，那名手持令牌、鐵鍊的勾魂鬼使，立即成了全身罩滿碧焰的可怖火人！

他嚇得亡魂俱冒，丟掉令牌，鐵鍊，就地連滾，像一團大火球般，滾向祠堂之外！

「颼」！

「轟隆」！

又是甚麼怪聲？

第一聲眞夠怪的，蕭三在施展「酒雨飛星」之際，居然有件小小東西，「颼」的飛進他口腔之內！

蕭三方大吃一驚，便聽得金不換的語音說道：「蕭兄別驚，這是解毒妙藥，我們所中的暗器，均有劇毒，你趕緊嚼碎服下！」

蕭三聞言，自然服下了金不換投向自己口內的解毒丹丸！

這時，「轟隆」一聲巨响，那本已頹敗的「鮑家祠」，幾乎被震倒一半！

斷壁頹垣處，火光通明，居然有數十名勁裝江湖人物，把廢祠團團圍住！

蕭三瞟眼一看金不換，發現他身上居然有三四處血漬，尤其左腿部位，一片殷紅，似乎傷得厲害。

他眉頭深蹙，低聲問道：「老弟，老弟，你……你傷得怎樣？」

金不換苦笑道：「兩根『飛魚刺』，一枚『毒菩提』，都被我當時拔出，但左腿一鏢，却因鏢有倒刺，加上避叉翻滾，入肉太深，一時難以取出，故而我們與對方動手，務宜速戰速決，不能躭誤時間，否則毒侵臟腑，加上失血過多，便將大費手腳！」

他一面發話，一面已伸手在自己左面腰胯之間，接連點了幾點！

蕭三知道他是截脈止血，並阻擋鏢毒內攻，遂悄聲說道：「老弟儘量固本培元，調氣療傷，這幫該死東西，由我應付，我只中了一根『鐵翎箭』，傷勢根本不重！」兩人邊自低語，邊自神態安詳，走出「鮑家祠」外！

圍在「鮑家祠」外的數十名勁裝江湖人物，似由居中兩人，負責指揮。

右邊一個，是年約五旬，手持伏虎雙環的瘦削漢子。

左邊的一個，是個目光銳利，宛若鷹隼，手持吳鈎劍，年約三十不到的白衣少年。

一見金不換與蕭三走出「鮑家祠」，那白衣少年頓時面現極度驚容，向手持伏虎雙環的瘦削漢子說道：「荊堂主，對方果然厲害，想不到在設計精妙的如此埋伏之下，我們又損折了兩名好手，仍未能把仰們置於死地！」

原來那像團火球般，滾出祠外的勾魂鬼使，因身上滿佈燐火，黏性太强，水沙難滅，業已燒成了一段焦炭！

被稱爲荊堂主的瘦削漢子，向金不換、蕭三，望了一眼，冷笑說道：「雖然未能人使他們立即喪命，但能把當世武林二十高手中人物，弄得滿身是傷，也就頗不容易！」

白衣少年牙關一挫，獰笑說道：「只要他們負傷流血，必難持久，我們人手衆多，且以車輪戰法，輪流不斷進攻，不給對方片刻喘息，暨療傷止血機會，慢說劇毒發作，便累也會把他們活活累死！」

蕭三因金不換傷勢頗重，失血亦多，遂早就叫他儘量調息培元，遂目注那姓荊瘦削漢子，和白衣少年，發話問道：「兩

位那路人物？爲何設此圈套，以無恥手段，暗下毒手？」

白衣少年冷然喝道：「蕭老賊休要多問，江湖中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和金不換一齊拿命來吧！」

蕭三想起那張黑色豹皮，和豹皮中的「仇」字，與這個白衣少年的「殺人償命」之語，立時恍然有悟，目注白衣少年問道：「我明白了，你是『紅斑人豹』鮑南山的三弟子『白豹』何風！」

白衣少年道：「讓你們兩個匹夫，作個明白鬼兒也好，本堂主正是『白豹』何風，這位是名震大江南北的『伏虎無常』荊永志！」

蕭三儘量拖延時間，故意問道：「你們既稱堂主，是屬於武林中那一個門派帮會？」

何風冷笑道：「老賊休想故意拖延，到了『枉死城』中，『鬼門關』內，只消向判官爺，厚厚的送個紅包，自會在他的『生死簿』上，查得明明白白！」

語音落處，把手一揮！

他們早有預謀，定好策略，立有七八名手持厚背鬼頭刀的精壯大漢，從四面蜂湧而上。

「龍鍾酒魅」蕭三，身爲當代武林二十高手之一，那裏會把這些前驅之輩，放在心上？

他「哈哈」大笑起處，身形飛旋，一式拿手絕學「醉八仙」中的「漢鍾離醉揮芭蕉扇」，雙手輕輕分處，立有四名大漢，刀落人飛，口中再噴出十餘點「酒雨飛星」，把其餘三名大漢，擊倒在地！

一連三度進攻，蕭三均應付裕如，「伏虎無常」荊永志，和「白豹」何風的手下，却已損折及半。

在他們動手之間，金不換卓立如山，不言不動，宛如一尊石像，左腿間的傷處血漬，似已漸漸凝結。

「白豹」何風，見三度猛攻，均爲蕭三一人所阻，遂向荊永志道：「荊堂主，『龍鍾酒魅』名不虛傳，硬攻不行，恐怕要動暗青子？……」

荊永志點了點頭，揚聲叫道：「荀家三兄弟上，你們的『勾魂七絕』！若仍不能拾奪對方，便讓他們再嚐嚐何堂主『驚神箭』，和我的『無常十三環』吧！」

三名貌相相若的青衣人，應聲出陣，脅下各佩有一隻豹皮囊，顯然都是暗器高手。

蕭三的目光偶瞥金不換，心中頓時一震！因爲金不換雖仍卓立如山，但所着長衫上，却微起波紋，似乎正在發抖。

蕭三認爲金不換，既能向自己口中，投以靈藥，袪解所中暗器之毒，則絕不會解不了他自己所中暗器之毒！

故而，金不換這身上微抖情況，定是傷勢較重，正在行功療治，自己必須儘量拖延，留給他足够時間！

蕭三認爲自己的判斷，不會有錯。

誰知天下事出人意料者，在所難免，這位久走江湖，經驗極豐的「龍鍾酒魅」，居然完全料錯。

就由於蕭三的這點錯誤，發生了無數變故，幾乎使一代大俠「江湖敗子」金不換，就此飲恨以歿！

蕭三由於要設法拖延時間，遂向站在自己一丈以外，分「天地人」方位，採包圍陣式的三名青衣人，發話問道：

「你們既係昆仲三位，又係姓荀，莫非是『茅山三煞』？」

正中一名青衣人，冷然答道：「我兄弟在江湖中，只習慣以暗器報名！」

「報名」二字，才一出口，身手均未見動，已有三片旋光，從左膝飛起，歪歪斜斜，向蕭三電射而來！

蕭三鶉衣大袖微拂，把那三片旋光，震得斜空而飛，怪笑說道：「上弦冷月刀，老花子猜得不錯，你是茅山三煞中的大煞茅楓！」

就在他發話之間，一絲幾乎人眼難見的墨黑精芒，已向蕭三的左脇飛射！

蕭三不用眼看，光用耳聽，便身形微側，二指一伸，把那綫墨芒，準確無比夾住，冷笑一聲道：「好狠辣的『鴆羽墨芒』，你是二煞茅樹！」

說完，不等右邊的三煞茅華再發甚報名姓的代表暗器，便目中神光如電地，軒眉朗聲道：「老夫『龍鍾酒魅』蕭三，與你們授業恩師『千臂童子』柏長俊，是江湖友好……」

話方至此，「白豹」何風已接口喝道：「老賊休套近乎，『千臂童子』已歸道山，你和他眞有交情，何不便去探探泉下老友？……」

語音頓處，厲聲道：「荀家兄弟注意門規，切莫徇私，速發『勾魂七絕』！」

荀楓、荀樹、荀華三兄弟，暴喏一聲，紛紛揚手！

每人七種暗器，分從三個方向襲來，有的有聲，有的無聲，有的並帶着懾人心魂的淒厲怪嘯！

暗器如雨，佈滿當空，差不多每一件上，都淬有劇毒！

蕭三可累了，因爲他不單要應這付無數暗器，更重要的必須保護金不換，不令他在傷毒未癒之下，再受其他傷害！

爲了絕對安全，蕭三不敢有絲毫行險之意，他拚耗眞力，索性退到金不換身邊，與他併肩而立，對漫空蝟射而來的無數暗器，只是含笑而視！

他的目光，似在空中佈了一道無形靭幕，無論何種暗器，在一飛近蕭三，金不換身前的三四尺處，便自動掉了下來！

但暗器一件件是凌空下墜，蕭三的額上，也有一顆顆的汗珠，順頰下流！

這些汗珠，一半是累出來的，一半是急出來的！

累出來的，是因爲佈這無形氣網，太耗內家眞力！

急出來的，是蕭三如今方發覺金不換情況不對！

由於是併肩而立，他不單感覺出金不換的身上冷顫，毫未減退，越來越强，並發現金不換的臉色已呈重病將死的極度灰白！

這怎麼辦？

以蕭三的功力，不難衝出重圍，或把「伏虎無常」荊永志，「白豹」何風等，一擊而斃！

但他只一離開金不換，這位「江湖敗子」，必將立遭毒手！

不能攻，只能守，偏又發現苦守仍對金不換的傷病情況，極度不利！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就這「怎麼辦」三字，便急得蕭三滿頭汗珠，神情狼狽！

「白豹」何風見狀，滿面欣喜地，高聲叫道：

「荀家兄弟加緊些，暗器不要停發，無形氣網，太耗眞力，看這老賊，還能支持多久？何況金不換傷勢更重，必會更死在蕭三老賊之前……」

這硬耗之策，確甚歹毒，使蕭三聽得更復心急如焚！

但常言道：「急中生智」，如今蕭三在萬分焦急之下，果然生出智來！

其實，所謂「急智」，並不高明，毫不把握能生效用，蕭三只是想把「死馬當作活馬治」而已！他伸手先把金不換抱躺在地，然後，在他懷中取出那粒「黑美人珠」！

蕭三拈珠在手，高聲喝道：「荊永志，何風與荀氏兄弟請看，這是甚麼？」

說也奇怪，蕭三適才提出與「千臂童子」頗有交情之語，荀家兄弟都毫不賣賬，但如今見這粒「黑美人珠」，却立即一齊住手。

蕭三大喜，收去極耗眞力的無形氣網，朗聲地說道：「『黑美人珠』主人，是金不換老弟好友，特贈此珠，請金老弟勝游江南，保證無人敢妄加侵犯，你們竟然敢……」

「白豹」何風不等蕭三往下說，便厲聲接口道：「蕭三老賊住口，你便舌粲蓮花，何風今夜也非報我師弟之仇不可！」

「伏虎無常」荊永志突在一旁道：「何堂主，今夜算了吧，你若非報『黑豹』之仇不可，請以私人身份，與對方另約時地！」

「茅山三煞」荀氏兄弟已倉皇收手，退到了荊永志的身邊。

「白豹」何風目光一掃，皺眉愕然問道：「荊堂主，荀家兄弟，你……你們都不幫我了？」

荊永志正色道：「何堂主，論私交，我們是好朋友，赴湯蹈火，兩脅插刀，均在所不辭，但『黑美人珠』既現，却只好放棄立場，無能爲力！」

何風向分明奄奄一息的金不換看了一眼，恨恨說道：「金不換已中奇毒，身受重傷，這樣罷手，我……我不甘心！」

荊永志神色一凜道：「難道你還敢犯上？」

何風牙關一咬，頓足說道：「好吧，反正金不換人已難活，只是我不能眼看他斷氣絕命，有點不太甘心而已！」

荊永志向蕭三一抱雙拳，陪笑道：「在下等不知金大俠身有『黑美人珠』，致有得罪，請蕭大俠見恕，並就此告退！」

蕭三想不到那顆「黑美人珠」眞能在萬分危急中，發生這大作用，荊永志已揮手示意，率衆退去。

蕭三急急叫道：「荊堂主留步！」

荊永志止步回身，詫然問道：「蕭大俠還有甚麼指示吩咐？」

蕭三向昏睡地下的金不換，伸手一指道：「金老弟所中似非尋常毒傷，他與『黑美人珠』主人，既有深厚淵源，則此次爭鬥，顯屬誤會，荊堂主可否留下獨門解藥？」

荊永志雙眉緊蹙，苦笑一聲說道：「在下身邊若有解藥，自然雙手奉上，但金大俠所中，乃『白豹』何風的獨門埋伏，何堂主爲他師弟黑豹報仇，身邊根本沒有帶解藥，何況他人已離去，在下對於金大俠所中傷毒，遂愛莫能助的了……」

蕭三察言觀色下，已知這「伏虎無常」荊永志所說並非虛語，只好任他率衆人退去。

「鮑家祠」前，火辣辣的場面，雖告寂靜，但金不換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已像是一具屍體。

蕭三趕緊診視，發現金不換腿上「倒鈎鏢」傷勢雖重，只不過入肉太深，有倒刺，無法拔出，失血稍多而已！

最討厭的是中毒，毒性强烈的已使金不換只剩下奄奄一息！

蕭三知道這定然還是金不換在昏迷前，以絕頂神功，自點穴道，護住心脈，才留下這虛浮飄渺的一綫生機，否則，這一代大俠，早已謝絕濁世！

蕭三胡塗了，想不出金不換既然有藥爲自己袪毒，爲何不也服食解厄？

想到此處，他立刻搜索金不換的全身，希望能找到自己曾仗兩度解厄消災的袪毒靈藥，餵給金不換服下！

不搜還好，一搜之下，竟搜得這「龍鍾酒魅」蕭三，撲簌簌的雙目落淚！

英雄有淚不輕彈，是否金不換無救？

不是，是蕭三發現金不換身邊，除了一些保元益氣的靈丹外，並無解毒聖藥！

雖無解毒聖藥，但金不換人尚未死，像蕭三這等鐵錚錚的英雄漢子何致落淚？

落淚之故，是他明白了一件事兒，深受感動所致！

金不換雖然深通岐黃妙術，煉有解毒聖藥，但靈藥必屬罕有，數量不會太多，加上他江湖游俠，到處濟世活人，身邊遂僅賸兩粒，可能也找不出空閑時間，搜尋藥物，開爐再煉！

上次與「紅斑人豹」鮑南山相遇，自己舉杯中毒，已糟塌了金不換一粒解毒靈丹，使他身邊僅餘一粒！

如今，「鮑家祠」內，一時大意地，雙雙都中了毒藥暗器，金不換居然還大仁大義，捨己耘人，把僅存的一粒解毒靈丹，用「霸王硬上弓」的暗器手法，打進自己口內！

這份人情，這份偉大襟懷，怎不令蕭三又慚愧，又感激地，忍不住淚如雨降！

但光落淚不行，必須想法救人！

蕭三牙關咬處，運指如風，連點了金不換前胸「三元大穴」！

這辦法有效麼？……

答案是否定的，蕭三如此作法，不僅不能爲金不換袪毒，反而會使他眞元略損，但却可以在半個時辰之內，令毒力不致攻心！

換句說話，蕭三若不能在半個時辰內，想出辦法，便將眼看着這位曾救了他兩次性命的一代大俠「江湖敗子」，從江湖中永遠消逝！

半個時辰的時光，够長麼？

若在苦等情人未見赴約的情況下，可能會如百年之久！

但在蕭三這種情況下，却轉瞬便過！

他不能走，因爲無處求醫。

他只有呆等，等甚麼呢？人在絕望中，每每寄望神靈，期盼天不絕人，吉人天相，會突然出現一位最愛行道救世的鐵拐李，或呂純陽，賜給金不換一粒足能起死回生的仙丹妙藥！

一轉瞬間，半個時辰的生命光陰，已只賸下了兩三盞熱茶時分……

蕭三等到了麼？……

這回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人來了！

但來的不是鐵拐李，呂純陽那等救世神仙，而是金不換的催命凶星，蕭三的追魂惡客！

來人是誰？

「白豹」何風！

雖然由於「黑美人珠」具有莫大威權，使「伏虎無常」荊永志用「你敢犯上」四字，把何風逼得憤然而去，但這隻「白豹」，啣仇太切，他又悄悄折回。

何風眼見着金不換受傷情況，更深知自己的獨門毒藥暗器威力，斷定這位「江湖敗子」業已在「鬼門關」上掛了號，「枉死城」中註了册，決無半絲生路可逃！

他悄悄折回之故，是不肯放過蕭三，要連這「龍鍾酒魅」，一併暗算，甚至於剝下金不換，蕭三的兩張人皮，用以絃耀江湖，成名震世！

「白豹」在何處呢？……

他就在距離蕭三約莫六丈的一叢草樹之中！

換在平時，「白豹」何風掩到十丈左右，便難逃蕭三耳目！

但如今他已近僅六丈，蕭三仍茫無所覺！

這是蕭三太以悲痛，太以慚愧，太以焦急……

他全副心神，都貫注在金不換的身上，此時，他搥胸頓足，淚濕衣襟，根本業已忘我！

「白豹」何風右手扣了一把威力凌厲的「五毒奪命砂」，左手握了一把獨門毒藥「斷腸粉」，在蕭三背後，伸出頭手，向他比了又比！

連比三次，蕭三渾然無覺，何風也未出手！

這種情況，當然不會是「白豹」何風，在此刻心中發了慈悲，也不是他忽然之間心軟！

是距離仍遠，「五毒奪命沙」和「斷腸粉」，又是極輕之物，何風衡量自己功力，洒不到六丈遠近！

他必須繼續掩近，在三丈左右的距離出手！

何風敢麼？

答案是又肯定的，敢！常言道：「色胆可以包天」，「仇火」難道就不可以「包天」？

何況，何風已發現了蕭三的異常神情，他認爲金不換已死，蕭三也刺激成瘋，心神散亂！

於是，他極其大胆地，從草樹叢中，悄悄走出，向前躡足移動……

一丈……兩丈……三丈……

到了足可以出手傷人的距離了，蕭三果仍如醉如痴，毫未覺察！

「白豹」何風，知道不能再接近了，牙關一挫，雙手齊揚！

手兒一揚，人兒立倒！

倒的人，當然是中了暗器！

但所中的暗器，却不是甚麼歹毒得無以復加，幾乎被江湖中，懸爲禁例的「斷腸粉」，和「五毒奪命砂」！

是甚麼呢？是一粒看去似是圓形，但細一注目，却有六個小小芒角，並隱泛奇香的罕見暗器！

這不叫「六芒珠」，也不是「毒蒺藜」，它只有香，沒有毒，但恰好，深深嵌入腦門，以致雖沒有毒，也成了立即追魂奪命的閻王帖子！

這粒圓形的暗器，名叫「天香豆蔻」，是「鐵胆刁蠻小龍女」高小紅的獨有之物！

「龍鍾酒魅」蕭三與金不換貪夜南來，歷經凶險，爲的就是高小紅身落人手，欲加搶救！

如今，高小紅竟驀然出手，殺了蕭三，豈非太以怪異？

不，一點不怪，因爲雖然有人中了「天香荳蔻」，倒地身亡，但這領受了閻王帖子之人，却不是蕭三。

腦門上深深嵌着一粒「天香荳蔻」，死有餘香，但却瞪着兩隻充滿仇火兇睛的，就是那個對金不換等人啣仇太切的「白豹何風」！

「白豹何風」握着「斷腸粉」，和「五毒奪命砂」的雙手才揚，一條紅影，恰好淩空飛來，人未到，「天香荳蔻」先臨，兩枚中一，直貫眉心，報銷了這隻「白豹」！

有人從橫空飛來，有人在背後倒下，都不是輕微聲息！

蕭三再怎悲痛？再怎忘我？再怎心神散亂？也不會再不被驚動！

他驀一回身，仍及時看見了「白豹」何風，向自己瞪着兩隻似欲噴出火來的牛大兇睛，滿面鮮血，此刻，他已中了暗器頹然倒下……

一位極秀極美，但却玉容清減，帶着幾分憔悴的紅衣少女，從空中落下身形，向蕭三注目問道：

「老人家是不是名震江湖的「龍鍾酒魅」？」

蕭三點頭道：

「不錯，姑娘何人？」

紅衣少女道：「高小紅……」

三字才出，蕭三便高興笑道：「好極了，恭喜高姑娘得脫掌魔，我和金老弟星夜南來，便是爲了……」

一語未畢，頓時轉喜爲悲，噎聲垂淚說道：

「但……但高姑娘雖脫魔掌，金……金老弟却……却……」

高小紅芳心一震，不禁失聲問道：「我金大哥怎……怎麼樣子？他功力通神，更精醫道，應該不……不會遭受到太重傷害……」

蕭三又是悲痛，又是慚愧，淚落如雨道：「金老弟是中了『白豹』何風苦心安排的獨門絕毒暗器，他可能游俠濟世把身

邊解毒靈藥用完，又恰遇急事，無暇配製，只賸下最後一粒，竟偉大得用來救我，甘願自我犧牲……」

高小紅驚魂欲絕地，滿面淚痕急急問道：「我金大哥已……已……」

這位「小龍女」愛戀金不換，用情頗深，一個「死」字，竟然問不出口！

蕭三嘆道：「雖尚未死，也只剩下心脈的奄奄一息，如今神醫不見，靈藥難覓，誰也無法縮魂九幽，高姑娘來得正巧，還可和金老弟見……見上最……後一面，使……使他在臨……臨……去之前，獲……獲得些心……靈……安……慰……」

蕭三說到後來，業已滿腮是淚，語不成聲。

高小紅撲到金不換身旁，也不診視他傷毒情形，便伸手向他懷內摸索。

蕭三嘆道：「高姑娘不要摸了，我已說過，金老弟只賸最後一顆解毒聖藥，但已捨己耘人，餵我吃掉……」

高小紅尖聲道：

「我不是找甚解毒聖藥，是找那黑美人珠。……」

奇怪極了，這「鐵胆刁蠻小龍女」高小紅，與「雪刄紅娘」卓紫絹，是中人算計，陷入魔掌之內，她怎會知道淩公子送了金不換一粒「黑美人珠」之事？

事情確實怪異，但看了高小紅惶急神情，蕭三却顧不得問，趕緊把自己適才從金不換懷中取出，方退却衆多强敵的「黑美人珠」，遞向高小紅道：「『黑美人珠』在此，如今『白豹』何風已死，來犯之敵已退，高姑娘索珠何用？」

高小紅一言不發，才接過「黑美人珠」，便有了動作！

所謂「動作」，不是持在手中，仔細鑒賞這粒罕見寶珠，而是雙掌運功，猛然一合一搓。

「小龍女」名列「寰中十劍」，也是二十高手之一，身上的功力武學，自極深厚！

她雙掌合處，「黑美人珠」已碎！

再復凝勁一搓，竟把一粒代表了某種無上威權的「黑美人珠」搓成了一把極細的珠粉！

高小紅不再絲毫躭延，立把這些極細「黑美人珠」粉，塞入金不換的口內！

但金不換氣若游絲，知覺全失，那裏還嚥得下去？

巾幗英豪，異於俗女，高小紅大方得無視蕭三在旁，立即伏下嬌軀，四唇相接，就用自己的口內香津，加上內家眞氣，極緩慢極小心地，替金不換把滿口珠粉，度下喉去！

好旖旎的動作，但襯托了地上遺屍，和金不換的滿身血漬，遂顯得旖旎中帶點凄涼！

蕭三騰騰直跳的一顆心兒，方有點定了下來，舉手打了自己腦袋一下，苦笑說道：「我眞是有點老龍鍾了，平素還自詡見聞廣博，反應敏捷，怎的竟未想到這粒罕見『黑美人珠』，除了代表某種威權外，還可能蘊有一般寶珠的尅毒作用……」

這時候，高小紅業已爲金不換度完珠粉！

度粉之時，她毫不在乎，但如今却又有些女孩兒家美態之一的微微羞澀！

她站起身形，紅着臉兒，抬手一掠鬢間的微亂雲鬟，向蕭三道：「我只是偶然聽說這『黑美人珠』若研粉服食，可解一切重傷奇毒，才在萬分無奈下，權且一試，但究竟是否有效，還說不定呢？……」

蕭三問道：「高姑娘是聽誰所說，你又怎會曉得金老弟的身邊，新近添了這粒『黑美人珠』？」

剛才，他是焦灼得顧不得問！

如今，却是奇異得不得不問！

高小紅道：「那還用講，自然是這『黑美人珠』原主，也就是向我金大哥施展狐媚手段之人……」

蕭三越聽越覺驚奇問道：「狐媚手段？高姑娘知不知道贈送金老弟『黑美人珠』之人，是他新交好友，但却尚未謀面的淩公子？」

高小紅點頭道：「我知道，但她只是假借『淩公子』之稱，實則姓雙木『林』，是個厲害無比的女魔頭！」

蕭三「呀」了一聲道：「我與金老弟，因那淩公子隨身帶着紅絹白苧兩名美婢，曾有疑心他是女子之念，誰知果然屬實？高姑娘既稱她爲極厲害的女魔頭，定知她眞實身份，那粒『黑美人珠』，又代表了甚麼威權？」

高小紅冷笑道：「蕭老人家大概決想不到，她便是欲在武林中大起風波，雄心勃勃，奴視百派的『幽靈門主』！」

聽得淩公子居然就是「幽靈門主」化身，蕭三幾乎不信？……

但想起「幽靈門」定在江蘇省境，而「黑美人珠」表記，確實在大江南北，擁有極高威權，又由不得深信不疑……

他先疑後信之下，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你似乎與卓紫絹，一同落人算計，那位『雪刄紅娘』，現在又到那裏去了呢？」

高小紅不曾答話，却從腰間解下了一柄軟劍！

蕭三目光一注，失聲說道：「這柄軟劍，莫非是『雪刄紅娘』卓紫絹的獨門兵刄？」

高小紅道：「不錯這就是卓紫絹仗以闖蕩江湖，躋身二十高手，柔可束腰，剛可洞金穿石的『朱紋雪刄』，也是當世武林中的幾柄有數名劍之一！」

蕭三嘆道：「這等寶刄，持有者向不離身，如今『朱紋雪刄』既在高姑娘手中，卓紫絹多半是已遭刦數的了！」

高小紅搖頭笑道：「蕭老人家猜錯了，卓紫絹姊姊，安然無恙，但此次刦數，全由卓姊姊一時任性，對我發生誤會而起，以致害得我與她雙雙落入陷阱，受了不少活罪，雖經高人解救，得脫魔掌，但心中歉歉總覺對我不起，加上遭受刦難，氣質改變，不願再在武林爭名，立意從此以青燈古佛，永念亡夫，遂把她從不離身的『朱紋雪刄』，贈我作爲紀念！」

蕭三摸出酒瓶，大大喝了兩口，接口說道：「這倒意想不到，青衫狂客宇文狂，業已削髮出家，當了和尚，如今『雪刄紅娘』卓紫絹，又要去當尼姑，加上幽冥君王閻五之死，二十高手之中，不是突然少了好幾位麼？」

高小紅點頭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我往日不知天高地厚，總以爲自己了不起，這次身爲『幽靈門』的俘虜，見識了不少新鮮花樣，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蕭三聽至此處，愕然不解的，雙眉緊皺，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你與卓紫絹，究竟是那位高人所救，得脫虎口？」

高小紅「咦」了一聲，面帶詫色的，向蕭三問道：「蕭老人家，你難道不認識殷世官？或觀世音？……」

蕭三苦笑道：「我見過殷世官，你金不換大哥，却見過觀世音，但却只知道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却鑽在悶葫蘆中，直到如今，還弄不清他究竟是男是女？以及眞實姓名身份？」

高小紅因見「黑美人珠」的藥效，似乎尚未散開，金不換仍自昏臥未醒，遂向蕭三嬌笑道：「蕭老人家，我爲你提點因頭，包管你對殷世官暨觀世音的身份，一猜便着！」

蕭三道：「首先！高姑娘請先告訴我他究竟是男是女？……」

高小紅笑道：「是女的，並且也是當世武林的『二十高手』之一！」

蕭三畧一思索，恍然有悟說道：「哦！我明白了，她大概是二十高手中，最少在江湖走動，最爲神秘，據說功力也屬最高，可能比你金大哥還略略強上一籌的『蓬萊蕊珠宮』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高小紅嬌笑頷首道：「對了，『可遇天鷹，莫逢人豹，寧對猥嗥，不聽狐笑，寰中十劍，天外一珠……』，這位第六句歌謠中的『天外一珠』長孫姊姊，雖輕易不出江湖，這次可把她累壞了……」

說至此處，妙目流波，斜瞥了地上的金不換一眼道：「金大哥敗子回頭，黃金不換，青衫倜儻，嘯傲風塵，他的一些行迹中，每每與異性結緣，紅粧知己，簡直不計其數，這次長孫姊姊之受了大累，盡了大力，主要也是爲他，只是金大哥尚不明白已獲曠代女高人『絳雪仙娃』的垂青而已！」

蕭三笑道：「我對『蕊珠宮主』，景仰已久，她俠踪既在江南，救了高姑娘，又對金老弟青眼相垂，怎不前來一會？」

高小紅突有一絲愁緒，浮上眉尖地，低聲答道：「我正在爲我長孫姊姊担心，她如今正與生平强敵，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決鬥，恐怕業已鬼哭神嚎，風雲變色，雙方均已到了生死關頭……」

蕭三驚道：『絳雪仙娃』長孫宮主的勁敵是誰？若論江湖威譽，在『二十高手』中，金老弟也要微遜半籌，推她第一！還有誰能和她在西洞庭山，來一場龍虎鬥呢？」

高小紅道：「蕭老人家不要盡往已成名的『二十高手』中猜測，你切莫忘記臥虎藏龍，翻雲覆雨的『幽靈門』……」

蕭三悚然問道：「難道是那位扮作凌公子的『幽靈門主』？」

高小紅道：「不是她，還有誰呢？我高小紅生平說不服人，但對這兩位，僅由人家略爲顯露之上，便自嘆不如，深爲慚愧，認爲她們是天道地設，銖両悉稱的一雙對手！」

蕭三微一沉吟道：「這就怪了，『幽靈門』的林門主也對金老弟十分垂青，並贈送無比珍貴的『黑美人珠』，分明美意雲情，意圖結好，却怎又突然轉變立場，會和長孫宮主，去作殊死之鬥？」

高小紅搖了搖頭，嘆息一聲道：「一點不怪，問題就在這兩位論姿色，雙雙絕代，論功力，兩兩超凡的巾幗奇英，全對我金大哥青眼相垂，用情太深……」

蕭三接口道：「她們是在吃……」

這句「她們是在吃醋」的最後一個「醋」字，尚未出口，高小紅便苦笑接道：「各類人中，女子最痴，各類感覺中，『！情』字最怪無論是長孫姊姊，或林門主，全是胸襟如海，氣度超人，但在『情海』之中，目標竟告相同，她們也就無法脫俗……」

蕭三看着高小紅，含笑說道：「高姑娘，你也是金老弟的紅顏知己，怎麼對他又胡裏胡塗地添了『絳雪仙娃』，和『幽靈門主』兩位垂青嬌娃之事，並不怎麼在乎？」

高小紅嫣然笑道：「天生女子無人不痴，無人不妬，但我對金大哥知之太深，曉得他一身俠骨，志在江湖，絕不會作任何一位女子的粧台奴隸，故而絕不作獨佔箇郎之想，對於『妬』念，遂逐漸消除減淡，只以作爲他紅顏知己之一，便告滿足！尤其像長孫姊姊這等『絕代仙娃』能垂青眼，必於金大哥大有助益，更所企盼！誰知情天易變，好事多磨，偏又捲入了位林門主，則這場多角關係的演變結果，究竟是愁是喜？是吉是凶？便難於逆料。」

蕭三道：「高姑娘曾中『幽靈門』圈套，對這武林中新興門派，知道多少？」

高小紅應聲答道：「所知不多，只知道『幽靈門』的主事者，除了林門主外，還有一位陰損狠毒，雄才大略的副門主，而『幽靈門』的左右供奉，也是江湖中提起頭疼，輕易無人敢惹的超絕人物！」

蕭三問道：「高姑娘所說的這幾位人物是誰？」

高小紅道：「『幽靈門』的副門主，身份如謎，姓名不得知，左右供奉則是『紅斑人豹』鮑南山，和『玉面飛狐』胡小莊！」

蕭三恍然道：「原來鮑南山便是『幽靈門』中供奉，怪不得他弟子『白豹』何風身爲堂主，能調動那多人手，而『黑美人珠』又能對他們發揮了不敢抗拒的莫大壓力……」

但話方至此，又苦笑一聲道：「『幽靈門』中人物，對我們一再侵襲爲仇，而他們的門主，却贈裘，又贈珠，對金老弟傾心結納，豈非不可思議，充滿矛盾？」

高小紅道：「這是我們尚未深悉敵情，否則，矛盾之中，必有解釋，如今『鮑家祠』前風波，暫告停息，太湖『西洞庭山』的鸞鳳生死之戰，却將展開，我希望金大哥，快點解毒醒來，趕去制止，免得二美相爭，必有一傷，月缺花殘，終身抱恨，因爲『解鈴還是繫鈴人』，除非金大哥親自到場，誰也沒有能力使『降雪仙娃』和『幽靈門主』間的情海干戈，化爲玉帛……」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史可法

秦中客

抗清戰死於揚州，大節凛然！

史可法，字憲之，別號道隣，明朝祥興人，他的祖先世代做官。父親名叫從質，母親姓尹。

據說史可法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夢見文天祥進入房裏來，夢醒，可法也在這時出生了。

可法於崇禎元年考中進士，被授給西安府推官，不久又調升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崇禎八年又升任右參議，分守地州、太平。

那時李自成、張獻忠等分據河南、安徽各地，總理侍郎盧象昇負責江北的軍務，大擧出兵攻打東南流寇。以後史可法爲副使，分別督導安慶、地州，並監督江北各軍。

盜賊由黃梅掠取宿松、潛山、太湖各縣，可法領兵追剿，大破賊兵於潛山。

九年，流賊馬守應、羅後才等人從郎陽東下，史可法移駐太湖，據險防守。

十年，又流竄到桐城、廬江、潛山各地，史可法始終追踪進剿，連戰連勝。不久，盧象昇調去北邊防禦滿洲，由王家楨代替總理，不久又以熊文燦代替王家楨。

熊文燦主張以招撫的方法對付流寇，反而使流寇的勢力更擴張，盤據江北，南京大受威脅。於是擢升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地州四府，並兼湖北、江西附近各縣。

史可法眼看所管轄各縣受災嚴重，特爲上奏豁免田賦。因此，極得民心。又東西出兵追剿盜匪，賊兵都畏避逃走了。

史可法爲人廉潔忠勇，有才有識，領導部下和指揮士兵，極爲體貼，同時自己非常節省，能與部下同甘共苦，所以兵士打仗時，都奮勇無比，使賊兵心驚胆戰。

崇禎十二年，史可法的父親去世，服喪期滿後，晉升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他即着手整飭政務，使政治爲之一新。不久又調升南京兵部尙書。

崇禎十七年四月，闖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史可法立刻起兵反攻，正要渡江北上，忽聞崇禎殉國的噩耗，可法傷心欲絕。

國喪完了，大臣張愼言等人以爲潞王賢明，主張立潞王繼位。史可法極表贊同；不料另有大臣馬士英等人欲立福王，以便操縱政權，並發兵馬護送福王，準備繼位。

史可法對這兩種爭議，左右爲難；按立親來說，應立福王才是；以立賢來說，應立潞王；可法深知福王昏庸，雖然他主張立賢，但在國難當頭，也只好遷就事實，立了福王，以息紛爭。

誰知福王即位以後，不知奮發圖强，反而沉迷酒色，荒廢國事。史可法上書直諫，不但沒有效果，反而招使奸黨猜忌排擠，使他不能干涉朝政。

當福王即位時，朝廷商議戰守的方略，史可法主張福王應親自率兵北上，以表示必報國仇的意志，可是奸黨不聽，更是排斥他。

到了馬士英等奸黨主政，便把可法調職在外，鎭守江北，益使國事更加頹敗。

史可法無可奈何，只好奉命外出。到了任所，便設禮賢館，廣招四方才智之士。並把江北的轄區分爲四鎭，授權由四位大將防守，統由可法管制。

不久，清兵已入關擊敗李自成，定都北京。並且攻下山東、山西、陝西各地。

大勢已到這種局面，可法明知已無可爲，但仍然奏請一面追剿流寇，藉以振奮人心和斷絕後患；一面抗禦清兵南下，以救國家危亡。那知上奏後，迄無下文。

然而史可法仍不灰心，積極部署，又用自己眞誠的人格，來感化四鎭主將，促令團結一致。

到了十月，史可法命令高傑領兵北上，自己則親赴清江浦，又派兵在開封屯田建設，準備經略中原。

十一月清兵攻來，可法奮力苦戰，結果擊敗清兵。捷報到了朝廷，馬士英却哈哈大笑說：「這是史可法騙取軍餉的辦法來了。」從此凡是史可法的奏請，一概置之不理。

朝廷雖然不以抗敵爲重，但史可法仍不氣餒，積極調度，於福王弘光元年，督促高傑進駐歸德縣等地。不久，高傑不幸兵敗爲投降清兵的許定國的軍隊所殺；史可法聽到消息，淚流滿面的說：「中原沒有指望了！」於是親自往徐州，調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繼續領導高傑的軍隊，以便收拾局面。不過那時江北的情勢，愈加危急了。

正在這外敵逼迫緊張的時候，可法忽又奉命要他回到江南討伐左良玉。左良玉原是剿辦張獻忠最有功勞的大將，何以要討伐他呢？原來是左良玉痛恨奸黨馬士英等在朝弄權，敗壞國事，於是率兵攻向京城，欲淸除朝中奸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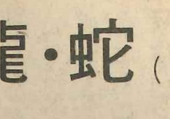
史可法認爲此事無關大局，即回奏擬不南返；但朝廷又急令回師，不容猶豫。行至燕子磯，知道左良玉已敗。於是又班師返防。

這時泗州守將侯方岩被清兵打敗，全軍覆沒。史可法焦急萬分，連夜趕回揚州，而清兵已臨城下；史可法明知揚州兵力單薄，且夕間就可能被攻破，但他仍登城號召軍民抵抗。清兵勸他投降，可是史可法堅決拒絕。不久，城被攻破，可法還高呼着：「我就是史可法！」於是被殺於軍中。

今日揚州梅花嶺，有史可法的衣冠塚，足供國人千古憑弔。（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虎·豹·龍·蛇（一）





馮嘉·文　盧令·圖

醫院探病婦　險遭殺身禍

那人穿得十分之講究，雖然是微雨天，他也穿着一套白色底而紅色幼直綫的西服，絲質的領帶，一件眞絲的襯衣，粉紅色領帶，白色的皮鞋。

而且，他還有兩個保鑣跟隨在他的左右。

他從那間夜總會出來，在行人路邊上站定，等着，兩分鐘之後，一部車子就開到了，平穩地滑到路邊，停了下來。一部黑色的勞斯萊斯大房車，由司機駕駛的。

這個人的打扮和排場，與這部車子也是很配合的。很顯然，他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他還是一個相當年輕的男人，年輕而壯健，還未滿四十歲。

這樣的年紀，這樣的排場，的確很少人有的。除非是祖傳下來的財勢，如果是自己白手掙回來的，那可眞是十分難得的了。

這個人皺起了眉頭看着車子，顯然認爲車子來得太遲了。

接着他臉上的肌肉震了一震，因爲看到車子的後座已經坐着兩人個了。兩個保鑣馬上上前擋在他的前面，手巳經伸到腰間，準備把他們正式領有牌照的手槍拔出來了。

車子的窗玻璃絞低，車中那個中年人向他揮揮手：「別急吧，馬亨，是我！」

馬亨皺了眉頭瞪着他：「你在我的車子裏幹什麼？」

那中年人聳聳肩，道：「想和你談談吧了！」

「我並不想和你談！」馬亨充滿了不悅地，鄙夷地說道，「滾出來！」

坐在中年人旁邊那個很英俊斯文的青年男人說：「馬先生，當反黑組的偵緝主任要和你談話時，你不能用這種態度的！」

「我又沒有犯事！」馬亨說。

「我也並不是來拘捕你，」那中年人說，「只是想和你談談！」

「好吧！」馬亨忍着氣，對他那二個保鑣做了一個手勢，那二個保鑣便坐上了車頭，馬亨則坐在車尾，和那兩個人一起，他揮揮手命令司機把車子開動了，然後又咬牙切齒地道：「老實說，我只是不想太多人看見我和你這種人在一起吧了！」

那位反黑組的偵緝主任望望正向後倒退的街道，微笑：「當然已經有人看見了的，這是一座熱鬧的城市！」

「有話快說，有屁直放！」馬亨不耐煩地道。

「讓我來介紹，」那位偵緝主任攤攤手，「這位是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是誰？」馬亨問。

那位偵緝主任笑了起來：「司馬洛的工作和我的是差不多的，只不過，他的工作更吃重，比你更大的流氓，他也可當早餐吃！」

「說話小心點，」馬亨憤怒地瞪着他，「我不是流氓，我有正當職業的，我有四間夜總會，我有三間銀行的名譽董事銜頭！」

「你還有不知多少間秘密賭場，」偵緝主任鄙夷地歪着嘴，「而且你販毒，在我的眼中，開賭和販毒的就是流氓！」

馬亨咬着牙，忍下了他的侮辱，又催促道：「你有什麼事，快說出來吧，我沒有空，我還有一個約會要趕着去赴的！」

「把隔聲玻璃絞上去吧，」那位偵緝主任說，「我有事要和你談談！」

「用不着了，」馬亨揮一揮手，「他們都是我的親信，我能聽的話，他們都能聽！」

「你信任他們，我却不，」偵緝主任說，「我只信任你！」

「哈，信任我！」馬亨笑了起來，「好吧！」他按了一個掣，便有一片玻璃從前座的背後升了起來，把前後座隔開了。這就是隔聲玻璃。

「好了，什麼事？」馬亨問。

「今天下午你到什麼地方去？」

「女朋友那裏！」馬亨說。

「那麼風流？」

「風流不是犯法的，」馬亨說，「而且我說的也是眞話。她也可以證明。」

「哦，那個交際花夢妮。」偵緝主任點點頭。

馬亨的臉又黑了下來。「你想我打架嗎，辦不到的。」

對方只是在微笑。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馬亨問，「告訴你一句坦白話吧，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是我幹的，今天我沒有幹過什麼不規矩的事。」

「昨天就不敢保證了？」

「你問的是今天！」馬亨困惱地說。

「我相信你。」

「究竟發生了什麼？」馬亨不耐煩地問。

「並沒有發生什麼。」

「媽的，」馬亨吼道，「沒有發生什麼，你來找我幹什麼？」

「只是找你談談天吧了。」

「你來浪費我的時間？」馬亨爲之氣結，「上星期也是這樣，你來找我，就這樣胡說八道一番，又走了！」

「上星期？上星期什麼時候？」

「星期一，」馬亨怒道，「別假裝吧，你會記得的。」

「哦，對了，」那位偵緝主任表示恍然，「星期二，我們就在貝灣緝到了一大帮毒品。如果不是你供給情報，我們也辦不成功的。」

「誰供給你情報！」馬亨吼叫着，緊緊咬着下唇。

「我跟你談過之後，就發生了那件事了。」

馬亨的嘴巴張了開來，眼睛也呆呆地瞪着，司馬洛則在旁邊微笑。

「此刻，有另一帮毒品正在運到，」偵緝主任說，「是裝在貨箱裏的，海關塡報表上塡的品類是藥材，好一種藥材！」

「我——我不知道這些事情。」馬亨說。

「你不知道嗎？這還是你剛剛告訴我的。」

「我——什麼？」

「你剛剛告訴我的，」偵緝主任說，「所以，我的人現在才能去搜出來！」

馬亨的臉色忽然像死灰一樣了。

「只有我們三人知道你並沒有告訴我，」偵緝主任說，「但我們是坐在隔聲的車廂裏，即使坐在前面的你的司機和保鑣，也不知道你沒有告訴我，他們只知道你正在這裏跟我密談！如果有人問他們，他們只能說，你已跟我密談過。」

「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馬亨暴怒地叫着，「你害不倒我的！」

「我害不倒你？如果我害不倒你，那就不妙了，因爲我的目的就是要害你。不過我相信，我是害得倒你的，因爲我知道，你的上頭對你已經不大信任了，他們會懷疑你做任何事情的。」

現在，馬亨的臉簡直像交通燈一般在轉色了。

「你——你究竟想怎樣？」馬亨問。

「只是想害你。」冷笑着。

「我……我要殺死你！」馬亨大聲吼叫着。

「殺死我，你就麻煩透了，」偵緝主任微笑着，「我這種人是不能殺的，連碰也不能碰。」

「媽的，你這——你這——」馬亨慌亂地叫罵着，却罵不出什麼來，也不能够採取什麼行動。

偵緝主任微笑着舉起手腕來看看錶，點點頭：「唔，現在時間差不多了，他們大概已經成功了！」

「讓我們下車吧！」司馬洛說，「我們坐的士回家好了！」

「喂，你們！」馬亨慌張地吶吶着，「坐一會，我們談談，讓我們談談吧！」

「你不是說有一個約會趕着去赴的嗎？」偵緝主任吃吃笑着。

「可以取消的！」馬亨忙說。

「現在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偵緝主任搖着頭，「災禍已經造成了，連我們也救不了你！你的上頭已經不信任你，你的行蹤，一定已經受到了嚴密的監視，很可能前座那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負責監視你的人，你去過那裏，見過什麼人，他們都會向你的上頭報告。也很可能，夜總會的守門人負起了這個責任，也很可能夜總會對面一個乞丐是負這個責任的，也很可能——總之你的一行一動，都會給報告上去！」

「但……但……你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做？」馬亨迷惘地問。

「想一想吧，」偵緝主任微笑，「動動你的腦筋。」

「我想不出來，」馬亨說，「我和你們無怨無仇呀！」

「如果你認爲情形不妙，解決不來，」偵緝主任說，「那你找司馬洛好了，他會帮忙你的。」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他：「這裏有我的電話，你隨時可以打電話到我的寫字間找我的。我不在的話，你可以留話，我會打給你。」

馬亨却沒有去接這張名片，就像認爲，這是一件有劇毒的東西，不適宜他去碰的。

馬亨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現在，」司馬洛說，「我是替S組工作的。」

「S組！」馬亨臉色轉到最缺乏血色的程度，「你們才不會幫我什麼忙的

S組是一個世界性的對付大規模犯罪的組織。馬亨正是他們要對付的那種人，馬亨要S組幫他的忙，這簡直是滑稽的想法！

「馬亨，」偵緝主任說，「我們要下車了，請你把車子停一停好不好？」

馬亨只好按掣，使那片隔聲玻璃再降了下來，對司機說：「好了，把車子停一停吧！」

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司馬洛推開車門，偵緝主任狡猾地微笑着：「馬亨，小心一點，別縱情女色，提防美人禍水！」

「什麼？」馬亨愕然。

司馬洛和偵緝主任已經下車，沿着行人路走掉了。

司機等着馬亨的吩咐，馬亨終於嘆了一口氣，說：「到夢妮那裏去！」

車子開動了，把司馬洛兩個人留了下來。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到碼頭去看看，緝毒的工作進行得如何吧！」

× × ×

在碼頭上，緝毒的工作已經在進行了，而且進行得很滿意。

一批剛從船上起卸的貨箱已經給大隊

警方人員截住，進行開箱的檢驗。沒有人抵抗。

這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貨運都要循正當手續辦理，有負責的公司可查的，就是能突圍把貨搬走也沒有用，警方還是可以查到負責的公司而加以追究的。

在起貨人員目瞪口呆的注視下，警方把那些貨箱一一打開。只打開一隻已經够了，箱底的其中一隻包裹裏面，本來應該是裝着來自南洋的藥材的，現在裝的却是生鴉片。

司馬洛二人來到的時候，也就是那些鴉片剛剛現形的時候。

「唔，很理想，」司馬洛點點頭，「我們的情報來源眞可靠！」

「當然了，」偵緝主任說，「那是權威來源呀，不會有假的！」

他們故意提高聲音這樣對白着。其實，他們的情報來源，是靠一張廣泛的情報網綜合得之的，但是他們這樣說，再加上各方面的蛛絲馬跡，人們就會以爲，他們的情報是來自馬亨的了。

馬亨這一趟，可眞是水洗難清了。

而他是實在無辜的。

他並沒有供應什麼情報，然而司馬洛和這位偵緝主任却硬說是他。

這是一件使人很氣憤的事。馬亨氣憤到坐對美人，也毫無反應了。

× × ×

夢妮說：「你怎麼了，馬亨？」

他們現在是正在床上。在她的家中。夢妮就是馬亨的情婦，她的家也幾乎等於是他的家了。馬亨有很多時間都是匿在夢妮的家裏的。夢妮的一切支出都由馬亨負担，而她也不再交別的男朋友了。所以偵緝主任說她是交際花，那就使馬亨很生氣了。以前，可以說夢妮是交際花，現在不能如此說了，因爲，現在夢妮已不再出外交際。

此時，馬亨正在夢妮的床上睡着。

後來，不知道過了多久，夢妮在夢中轉側了一下身子，忽然覺得床頭燈的光在刺着她的眼睛，她就張開了眼睛望一望。她看見原來是馬亨把燈開亮了，而馬亨現在正在燈下看着一張紙片。那是張名片。

「是誰的？」夢妮問着，一伸手就把去名片攫了過去。

「還我！媽的！你！」馬亨吃驚地叫着忙要伸手奪回，可是夢妮已嬌笑着跳了下床，繞着床走，馬亨則狠狠地追着她，一面也無法制止她在看那名片上的名字。

後來，他終於把名片奪回了，但是上面的名字，已經給她看過了。她奇怪地看着馬亨：「司馬洛，他是誰？」

「這不干你的事！」馬亨吼道，「誰叫你管我的事情；媽的，你太多事，這對你的健康是不大好的！」

「但……我還以爲是一個女人，」夢妮忽然表示抱歉了，「女人都是愛吃醋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馬亨憤怒地瞧了她一陣，然後才把那張名片放回了衣袋裏面。

夢妮有點恐懼地：「我……我沒有破壞了什麼吧？我——我要不要替你守秘密呢？」

馬亨嘆一口氣，揮揮手，說：「算了算了，總之以後別再亂管我的事情，不要胡鬧！」

夢妮祗好坐回床上，兩手便放在胸前，負氣地呶着嘴，嘟噥着：「和你一起是眞沒趣了，動不動就要開口罵人的！」

馬亨忽然微笑，又把她拖進了懷中。

「來吧，夢妮！」

夢妮躺在他身邊和他一起躺着，後來，當馬亨發出着有節奏的鼾聲時，夢妮就悄悄地下了床，走到了廳中，拿起了廳中的電話，打出去。

當馬亨悄悄地出現在她的身後時，她正在低聲對電話裏說：「那人的名字叫司馬洛，他看着名片，就像受了催眠似的，因此可以肯定這個司馬洛是必然和他有着密切關係的。」

電話那邊的人怎麼說，則自然是無法聽見了。後來，夢妮又對電話裏說：「當然了，我會保持聯絡的。」

她放下了電話，轉身，看見了馬亨，差點整個人跳了起來。

而在她能開口之前，馬亨那巨大的手已在她的頸間一攏攏住。

她不能說話，馬亨的手愈握愈緊。她相信，這就是她的死期了。

但是馬亨却似乎知道她什麼時候會死，什麼時候不會死。剛剛在她死去之前馬亨就放了手。她軟軟地倒在地上，咀巴一張一合，一雙手軟弱地要伸手上去掩住喉嚨，但是她的手却沒有力氣，連舉到喉嚨間也不行。她就這樣躺在地上，軟軟地，眼前的景物在浮動着，一切都變得非常糢糊。

當她的神智終於恢復過來的時候，她發覺，馬亨就坐在她的身上，壓住她的腿子。

「不……不要！」她哀鳴的。

「你打電話給誰？」馬亨咬牙切齒地盤問着，「說出來！你打電話給誰？」

「我……只是打給一位朋友……」她軟弱地回答。

馬亨咒駡一聲，又把手再放到她的喉嚨上，不過這一次並沒有揑下去，而是把她搖動着，就像搖動着一隻洋娃娃似的，這使她的頭不住地兩邊搖擺。

「我要殺死你！」馬亨低吼道：「你對我說謊，我就殺死你，聽到沒有？我會殺死你的！」

她給他這樣搖着，根本沒有開口的能力，不論她是想說眞話還是想說謊，現在她也說不出來了。

馬亨終於停止了搖動，喘着氣：「現在再說一次，你剛才是提司馬洛的名字，你告訴誰？」

「你……你的上頭，」她吶吶着，「一個……一個叫……叫林漢華的人！」

「林漢華！」馬亨咒駡一聲。他知道林漢華是誰。林漢華是一位會計師，替他們的組織管帳的，他的工作就是把收入分攤塡報，弄到用不着繳稅，而那些見不得光的生意，他又有另一套帳簿存起來。由於帳目這樣重要的東西也握在他的手中，不問也知，他必然是一個重要人物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除了做帳之外，他也兼任總管之職，監視着本組織的活動，馬亨雖然不是聽命於他，但是他也差不多可

以算是上級了。由於馬亨有甚麼重要事情要呈報最高上級的時候，總是要通知他的，而上級有什麼命令，也是通過林漢華而傳給馬亨。馬亨在此地雖然是最大，然而他的上面，却還是有林漢華這個陰影在籠罩着。

「你認識林漢華嗎？」她軟弱地問。

「我當然認識他！」馬亨說，「但你有什麼理由要爲他做事？我有什麼虧待你的地方？我對你那麼好，你要什麼都給你，但是你却爲他做事！」

「我……我是有我的苦衷的！」她嗚咽着，「我……他們逼我，如果我不是這樣做，他們就要殺死我了！我也不是唯一的一個。我相信他們還强逼了好些人，我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

「你此外還做些什麼？」馬亨咬着牙瞪着她，問道。

「沒有了，」她說，「只是……只是留意着你的行動，向他們報告……」

「你這傻瓜！」馬亨吼叫着，猛的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

她的咀角有血滲出來。

「你殺了我吧！」她哀鳴着，「你逼我，他們也逼我，總之你們有一個方面是要殺死我的，不如你現在就殺死我好了！」

馬亨看着她，擧起拳頭，結果還是沒有打下去。

他嘆了一口氣：「媽的，你不明白我，他們以爲我有古怪，但你知道我是忠心的！」

「我對他們也是這樣說，」她說，「但他們不會相信的，他們也不需要我的意見！」

「媽的！」馬亨說，「他們知道了司馬洛的事，就更糟了！」

「司馬洛？司馬洛究竟是什麼人？」

「一個什麼警探，」馬亨說，「他們是在陷害我的，你知道嗎？他們是在陷害我。」

她苦笑：「你告訴我也沒有用的。」

「這樣吧，」馬亨說，「你現在替我打一個電話給林漢華吧！」

「打電話給他幹什麼？」她問。

「你別管，」馬亨說，「總之替我打這個電話給他，我來跟他講好了。就是剛才你打的電話號碼，你剛才可以打，現在也該一樣可以打的！」

「好吧。」她無可奈何地答應。

她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號碼，接通了，說：「林先生嗎？請你等一等。」便把聽筒交了給馬亨。

馬亨拿過電話來，說：「林漢華嗎，我是馬亨。」

「哦，馬亨，」那邊的林漢華以一把油滑的聲音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隨便叫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我！」

「媽的，別假裝吧，」馬亨吼道，「你連我的女人也買通了。」

「這是你自己的錯，馬亨！」林漢華冷酷地說，「如果你是給够了她的需要，別人怎能買通她？」

「你們嚇她！」馬亨說，「這不是錢的問題！我只是吃虧在沒有嚇她！」

「這也是你的錯，馬亨！」林漢華說，「你有嚇人的權力，爲什麼不去嚇她？但，我們還是別去談這個無聊的問題了。馬亨，你究竟有什麼事呢？」

「剛才她對你報告了司馬洛的事，」馬亨說，「這是一個誤會。司馬洛和那個偵緝主任，他們在陷害我！」

「爲什麼？」林漢華問。

「我不知道爲什麼，」馬亨說，「也許他們太空閒了，只是要跟我們開一個玩笑。」

「有一件事情却不是開玩笑的，」林漢華嚴肅地說，「不久之前我們又有一帮貨給緝去了，我們的損失，估計有一百五十萬元。這不是一個開玩笑的數目。」

「我知道，」馬亨說，「我已經接得了報告！」

「這已經是第二次，」林漢華說，「一連兩個星期。我們受不起這種損失！」

「這一定是他們的詭計，」馬亨說道：「你知道嗎？這個司馬洛是S組的人，你也知道，S組這個組織是多麼詭計多端的！」

「你也知道，那就更好了，」林漢華說，「這一次你是交錯了朋友，他們那種人，不會給你這種人什麼好處的。到最終，他們只是會把你吞掉！」

「你不明白，」馬亨叫道，「我並沒有和他們交朋友！他們只是在陷害我！他們……」他吶吶着說不下去，因爲他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聽我說，林漢華，讓我們坐在一起談談吧！」

「有什麼好談的？」林漢華問。

「談談這件事，商量一下，」馬亨吶吶着，「看看他們到底爲了什麼這樣陷害我！」

「還是不必了，」林漢華說，「我們已經知道得够多了。讓我們對你說一句朋友之間的話吧，馬亨，在一個大機構中，如果某一個部門在行政上出了大錯，使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那就是這個部門的首長辭職。我們也是一個大機構！」

馬亨深吸了一口氣。他也明白他們這個大機構是與別不同的，在這樣一個大機構裏，只有死亡算是退出，如果要他提早退出，那即是說要他提早死去了！

「讓我們商量一下！」馬亨哀鳴道。

林漢華一直顯得溫和而穩重的，現在却忽然哈哈地狂笑了起來：「商量？商量什麼？我們已經商量完了！」

跟着，他就掛斷了電話。

馬亨只能拿着聽筒在那裏發愣。

馬亨只好也掛斷了電話，回頭看着他那個情婦。

她在哭得很傷心，而馬亨也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林漢華叫他辭職，這句話是很重的。如果他不辭職，他們也會派人來强逼他辭職了。眞可怕！

馬亨終於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坐到沙發上，對她說：「拿一杯酒來給我吧！」

她拿來一杯酒遞給他，一面還是滿臉淚痕。她說：「我——我眞抱歉，這都是我的錯！」

「這實在也不關你的事，」馬亨揮揮手，「別吵着我，讓我清清靜靜地想一想吧！」

於是她只好退到了一邊去，仍然無聲地哭泣着。馬亨一直想了差不多有半個鐘

頭的時間。

然後他又給她一個命令。他說：「拿我的支票簿來吧！」

她在他的衣服的口袋裏把他的支票簿找了出來，交給他。馬亨撕下了一張支票，在上面簽了個名，交給了她：「這是你的。」

「爲什麼？」她接過了支票，大惑不解地看着馬亨。

「你對我一直都很好，這算是我給你的報酬了。」馬亨說。

「但是……但是你一直都有給我錢呀！」她說。

「我知道，」馬亨說，「但以後，我再沒有能力給你什麼了。他們可能殺死我，我可能離開此地。我沒有空再來和你在一起了，這是最後一筆！」

她驚愕地看着他。

「如果他們問你，」馬亨又說，「那你一切照直講好了，不要隱瞞什麼，這樣他們就不會難爲你了。」

「但——」她又說，「這張支票，並沒有塡上數目！」

「你自己塡好了，」馬亨聳聳肩，「你認爲値多少就塡多少吧，慷慨一些也不要緊！」

她也不知道說什麼好，馬亨已經站起來，匆匆穿上衣服，走掉了。

只留下她呆在那裏，拿着那張支票。

馬亨回到了樓下，他那部豪華的大汽車就在樓下車房中等着，兩個保鑣和司機正在賭紙牌，看見馬亨出現，他們就連忙把紙牌收起來。

馬亨上了車，司機說：「現在回家去嗎，老板？」

「不，」馬亨搖搖頭，「我們還是到處兜兜圈子吧！」

車子開動了，在深夜的街上漫無目的地兜着圈子。

× × ×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司馬洛也正坐在一部車子之中，就停在一座豪華的住宅對面。

他似乎是在等待什麼人。事實上他也是正在等着一個人，他等着的人就是林漢華，這座住宅就是林漢華的住宅。

這樣的深夜時分在等人，似乎是沒有什麼希望等到的，因爲這是睡覺的時間，他所等的人可能已經睡着了。

但司馬洛顯然是別有見地的。

林漢華眞的出現了。他登上他那部豪華的大汽車，和馬亨那一部差不多。

這部車子開出了花園時，司馬洛就把手中拿着的槍舉了起來。當那部車子經過他的面前時，他就扳動槍機。

子彈擊中了車窗的玻璃，而那玻璃原來是避彈玻璃，如果沒有避彈作用，司馬洛的子彈就會穿過玻璃，而準確地射中車中的林漢華了，但是由於玻璃是避彈的，所以子彈一射在玻璃上，就給那玻璃反彈開來了。

這一陣槍聲，使司機大爲慌張，差點撞到了路邊去了。他連忙踏下剎掣，把車子刹停了。

兩個保鑣已經拔出了槍來，車子一停，他們就跳了下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繼續開槍射擊，他只是把槍放了起來，便開動了車子，離開了那裏。

兩個保鑣放了兩槍，車子已經絕塵而去。他們的子彈，連車身也不曾打中。兩個保鑣也沒有去追趕，他們只是回到了車上。他們的工作是保護林漢華，因此逗留在林漢華身邊，那才是明智之擧。

司機轉身看着林漢華，等着他的下一步指示。

林漢華遲疑一下，老不願意地說：「我看，我們還是回到屋子裏去吧，現在出去，看來是不大安全的。」

於是，車子就駛回花園中，花園的門關上了。

林漢華却沒有下車，他只是拿起了車上的無綫電話，同時對接綫生說了幾個電話號碼，吩咐道：「替我聯絡這位馬亨先生！」

接綫生自然照他的吩咐，逐個號碼替他打，終於找到了馬亨。這是打通了馬亨車子上的無綫電話。馬亨這時是還在車子上的。

電話裏傳來的是林漢華的聲音，馬亨一聽就認得了。

林漢華冷酷地說道：「馬亨，我還活着。」

馬亨摸不着頭腦。他說：「你當然活着，誰說你死了？」

「你派的人來過了，」林漢華說，「他沒有成功！」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馬亨叫道，「你瘋了嗎？」

「你應該派個好一點的人來，」林漢華說，「這樣你也許會成功的，現在這樣你可糟了，我死不掉，就要輪到你了！」

「你瘋了！」馬亨說，「你在胡說八道！」

「你眞傻，」林漢華說道，「殺死我也沒有用的。殺死了我，也解決不了問題的！」

馬亨雖然沒有看到司馬洛開槍的事情，他到底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大行家，因此他也猜得出這是怎麼回事了。他吶吶着說：「等一等，林漢華，一定有誤會了！讓我們講清楚——」

「現在，你開始逃走吧！」林漢華說，然後就掛了電話。

馬亨又一次拿着聽筒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知道又是司馬洛他們的陷阱了。但是沒有辦法，他是無從解釋的，他們已經不信用他了，他解釋也是沒有用的。

他們也不會相信，會有人進行一種如此荒唐的計劃來陷害馬亨的。馬亨亦想不出司馬洛他們有什麼動機。

是的，究竟爲什麼？

他又掏出了那張司馬洛名片。他依着上面的號碼打了電話。司馬洛並不在「寫字間」裏，由一個女職員接電話。這個女職員說司馬洛不在，但是請他留下電話，司馬洛馬上就會回電話給他的。

於是馬亨留下了電話。

司馬洛果然在大約五分鐘之後就打電話給他了。馬亨說：「司馬洛，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司馬洛吃吃笑：「哦，你有什麼麻煩嗎？你說出來，我馬上就可以帮忙你！」

「你帮我的忙已經帮够了！」馬亨吼道。「我——我要殺死你！」馬亨又咬牙切齒地叫道。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你要殺死我？馬亨？你眞的有空這樣做嗎？」

「我？……」馬亨吶吶着，又說不出話來了。

「不如，」司馬洛說，「我們坐在一起談談應付的辦法吧！」

「不，」馬亨堅決地說，「不行！如果再給他們看見……」

司馬洛又在那邊哈哈大笑：「怎麼了，馬亨？你過去的光榮歷史到那裏去了，你的頭腦竟然變成了小孩子一樣了？到了現在，你還怕什麼他們見？他們已經不再考慮你的可靠性了，現在，他們是正在計劃如何把你殺掉呢！」

馬亨沉默了好一陣，司馬洛也讓他想得較爲清楚一點，然後再開口游說一句：「當他們動手時，你就不容易抵抗了，馬亨。你知道嗎？他們有虎、豹、龍、蛇四個殺手，他們會把你宰了的！」

馬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呼出來，低吼道：「媽的，司馬洛，你好像什麼都知道！」

「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微笑着，「我這種人，的確是什麼都非要知道不可！」

「好吧，」馬亨說，「你現在在那裏？讓我們談談！」

「你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正在遊蕩，」馬亨說，「目前我的車子是在馬賽街。」

「我也是正在遊蕩，」司馬洛說，「目前我的車子是在金碧街，這樣吧，大家各讓一步，我們在楓樹街碰頭怎麼樣？」

「好吧！」馬亨說。

於是他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到楓樹街去。他不知道司馬洛的是什麼車子，但是司馬洛却知道他坐的是什麼車子，因此，當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司馬洛的車子就自動靠到他的車子旁邊來。馬亨那兩個保鑣小心地戒備着，馬亨本人手中也握着手槍戒備着，直至看清楚了來的是司馬洛本人，他們才放鬆了戒備。

司馬洛下車，馬亨打開車門，於是司馬洛在幾個鐘頭之內，又第二次坐上了馬亨這部車子。那兩個保鑣又是坐到了車頭給隔聲玻璃隔着。

馬亨瞪着司馬洛：「媽的，我實在該把你殺掉的，司馬洛！」

「你殺掉我，對誰都沒有好處，」司馬洛微笑着，「但是如果讓我活下去，對你却有好處了。起碼我可以帮忙你！」

「你現在就可以帮忙我，」馬亨說，「你告訴我虎豹龍蛇這四個人是誰吧！」

「爲什麼你要知道？」司馬洛問。

「現在事情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馬亨說，「他們是一定要殺我了！老實說，我什麼人都不怕，我也不是不會殺人的，他們殺我，一定要派這四個一級的殺手來。」

「而你打算先把這四個殺掉？」司馬洛問。

「對了，」馬亨說，「我先下手爲強，把這四個傢伙鏟除了，我就什麼都不怕了。這不正中了你的下懷嗎？你就是想我們內鬨！」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以你的地位，你會不知道？」

「我不知道，」馬亨搖着頭，「因爲我不是管這些事情的。」

「那眞可惜了，」司馬洛說道：「我也不知道，事實上，我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鏟除這四個人，我還指望你會告訴我呢！」

「你眞是一個好帮手！」馬亨氣結地吼道。

司馬洛聳聳肩：「不要緊，總有其他辦法的！」

「你還有一些其他目的是什麼？」馬亨問。

「要你供給情報，」司馬洛說，「既然你反叛，就應該反叛到底了！」

「我不幹這種事情的！」馬亨說。

「爲什麼？」司馬洛說，「到了這個地步，你還要忠於他們？」

「我不是忠於什麼人，」馬亨說，「我只是不喜歡，你不知道嗎，這個世界上，我最不喜歡的人就是警探。我不喜歡他們，但是，我更不喜歡警探。我不會帮忙警探幹什麼的。如果你想向我要情報，你還是趁早回家睡覺，別浪費時間吧，我不會給你的！」

司馬洛微笑：「那算了吧，反正在這一方面，我們自己也會出力的，不過有你合作，就會方便得多吧了。」

「我不會合作的。」馬亨堅決地重申他的立場。

「但你會和我合作一件事情的，是不是？」司馬洛又微笑着，「虎豹龍蛇的事情？」

馬亨搖搖頭：「我之所以討厭你們這種人，就是因爲你們似乎從來不信任任何人的。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知道這四個人是誰，即使我願意合作也沒有用的。」

「我不是指你說謊，」司馬洛說，「我是說，這四個人是終於會來找你的。如果他們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合作抵抗，那麼就可以得到美滿的成績了！」

「我們合作？」馬亨皺着眉頭，「你們害了我，又再救我？」

司馬洛微笑：「我眞的害了你，抑或是你害了自己？」

馬亨嘆了一口氣，聳聳肩：「也許並不是什麼人害我的，也許，是我自己害了我自己。」

他記起了他之所以得不到上頭信任的原因。那完全是因爲有一次，他在醉了酒之後打電話給林漢華，對林漢華作了一個大胆的提議。

他說他實在厭倦了老是向上級報告了。老是要報告行動，報上賬目。倒不如這樣吧：他每一個月繳上一個一定的數目，虧本好賺錢好，總之他也繳上這個數目，而這個地盤就由他來全權做主了。

林漢華當時就對他說，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提議，也很狂妄。他姑且爲他轉達上頭，不過，得到答應的可能性，是不會很高的。

馬亨酒醒了之後，也不禁大吃一驚，

知道自己是做錯了。但是已經沒有機會解釋，由於這個時候，林漢華的回覆已經來了。回覆當然就是不行。

馬亨自然馬上就解釋一番，但是他却知道沒有用的。

即使言者無心，但是聽者有意。尤其是，他的上級都是多疑善妒的人，他會這樣說，就證明他是早有這種念頭了，因此他們是不會繼續信任他的。

就是這樣，馬亨失去了上級對他的信任了。

於是，這就給了司馬洛一個可乘之機了。

互相猜忌，就使馬亨的事業倒下來了。使馬亨不能再繼續効忠下去了。

現在，事情已經到了決裂的地步。他是已經和上級決裂定了。

「現在怎辦？」馬亨問司馬洛，「你已經逼我走上絕路，但是我仍然帮不了你什麼忙。」

「我眞抱歉，」司馬洛說，「我害了你，爲了補償起見，我願意和你同甘共苦，陪着你一起。」

「我不需要你陪！」馬亨輕蔑地說，「你又不是女人！」

司馬洛微笑：「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一個女人也帮不了你什麼忙的，只有我能帮你的忙！你明白嗎？他們終於會來向你開刀的，而你自然不會就這樣垂手待斃，你會抵抗！那個時候，有我在身邊，抵抗力會强得多了！」

「我有我的保鑣。」馬亨說。

「你以爲用我做保鑣好呢，還是用你這兩個保鑣好？」司馬洛問。

馬亨側頭看了司馬洛一陣，聳聳肩：「你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我是聽說過的，但只是聽說過，並沒有親眼見過。你眞的那麼厲害？」

司馬洛聳聳肩：「傳說當然是誇張一點的，不過在我的方面，還不算誇張得太多，起碼，我還是活着，對不對？如果那些傳說是太誇張的話，我現在應該已經死掉了！」

「唔，」馬亨說，「如果你眞有誠意陪我的話，把你的槍給我！」

「爲什麼？」司馬洛問。

「看，你還不信任我！」馬亨說。

「好吧，」司馬洛大方地伸手到衣服下面，把他的槍拔了出來，交給馬亨。

馬亨接過了，立刻用槍指着司馬洛，咬牙切齒着：「好了，我現在可以槍殺你了！」

「別拿着我的槍對我說這種話！」司馬洛沉聲道。

「司馬洛，你是個傻瓜，」馬亨說，「你這樣容易把槍交給人家！凡是輕易把槍交給人家的都是傻瓜！」

這樣剛剛說完，司馬洛的拳頭就閃電般揮動了，右拳擊中了馬亨的下頷。馬亨跌向後面，撞到車門上，司馬洛的左拳再揮動，又擊中了他的下頷，馬亨又跌回後邊去，鮮血從唇邊流出。

馬亨狂怒地扳動槍機，可是槍並不响。似乎有什麼把槍機塞住了，使之不能扳盡。他呆在那裏。

「你看，」司馬洛說，「我也不是這樣輕易就會把槍交給人家的。我的槍上有一個暗掣，你摸不到這個暗掣，槍就開不响。」

這時車子已經停下來了，一個保鏢跳下車要打開司馬洛那邊的車門，但司馬洛把門鎖的掣按了下去，使他無法把門拉開，另一個保鏢在車頭隔着隔聲玻璃用槍指着司馬洛。

「這一塊是不是避彈玻璃？」司馬洛問。「一定是吧？」

「媽的，」馬亨說，「如果你是好漢，你就下車吧！」

司馬洛在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之前就猛的把車門打開，跳了下車，而車門的打開把外面那個保鏢撞得向外跌倒了，司馬洛一着地就飛起一脚，踢中他的手腕，這個保鏢的槍就脫了手，飛到遠遠。

另一個保鏢也拿着槍開門下車，司馬洛就一隻後脚飛起，踢他的槍，清脆玲瓏的，這人的槍也脫了手，飛上了車頂。

司馬洛踢槍的脚回到地上，踏住身子一旋轉，另一脚又飛起了，踢中了那人的前額，那人就靠回車身上，眼珠也在發呆，身子慢慢滑倒。

另一個保鏢剛剛爬得起身，司馬洛便一拳揮出，擊中了他的太陽穴，把這人打得轉仆回地上，司馬洛又飛起一隻後脚，再撑中了最後下車那保鏢的肚子，這個保鑣倒了下來，縮作一團了。

他暫時已失去了抵抗力，司馬洛再撲前去對付另一個保鑣。

那個保鑣也根本沒有還擊的機會，司馬洛的拳頭就像一副開猛了的機器的活塞似的，一拳又一拳地擊過去。直到馬亨在後面叫道：「好了，停手！」

司馬洛退後，轉過身來，喘着氣看着他。

馬亨把司馬洛的槍一拋過來，司馬洛接過來放回身上，說：「謝謝！」

「回到車上來吧！」馬亨說。

他們一起回到了車上。

「現在好了，」馬亨說，「你已經證明了你的話！」

司馬洛微笑：「我們在一起？」

「好吧，」馬亨回答說，「我們在一起。」

× × ×

馬亨的情婦夢妮正感到徬徨。

馬亨那張支票是已經兌現了，她變成了很富有。她塡了一個相當大的數目，想不到眞會兌現的。忽然之間。她却感到徬徨而空虛了，因爲她已經沒有了一個男人。她也可以算是已經失業了。雖然這並不是太糟的失業，經濟上她是沒有憂慮的，但是精神上却空虛的。沒有了一個服務的對象。

雖然她對馬亨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但是，馬亨却是唯一最欣賞她的人。

而且是眞正地欣賞。一個女人不但要欣賞人，更重要的是被人欣賞。如果沒有人欣賞，就失去信心了。

忽然沒有了人欣賞，她就感到空虛和徬徨了。

現在她站在鏡子的面前，脫光了衣服，在那裏顧影自憐。以前，間中還會有馬亨來找她，現在却沒有人了。要另找一個

新的客戶不是不可以，只是要找如馬亨這樣値得獻身的客戶，却不容易的。

現在只有她自個欣賞了！沒有男人來欣賞。

她就是這樣站在那裏，撫着自己的身體，欣賞着。

從每一個角度欣賞，撫摸着每一個地方。

忽然，門鈴响了起來。

夢妮皺起了眉頭望望房外的廳中。是誰來了？馬亨回來了。

她走出了廳中，一面拿起一件晨褸披上，在腰間束好了一條帶子，就走過去把門洞打開，向外面窺望一下。有一個矮小而粗壯的大漢站在那裏，用背對着她，只是讓她看到他的小半邊臉。

「誰？」她問。

「馬亨叫我來的！」那人粗聲地說，還是用背朝着她，似乎認爲樓梯會有什麼人追上來似的。

芬妮也相信了他的話。這個人愈是粗魯不文，她就愈是相信，因爲馬亨的手下就是這樣的。像馬亨這樣一個人，總不能期望他會派來一個斯文漂亮的人。

夢妮把門開了。那人馬上把門推開了，衝了進來。可是衝進來的却是一個不同的人。

頭部不同了。現在，這個人的頭部是已經罩上了一隻尼龍絲襪之類的。這隻絲襪，就把他的眞正面貌遮蓋了。

「你……你……」夢妮吶吶着，「什麼事？」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

「你再不走，我要打電話報警了！」夢妮說，强裝强硬了。

「報警？這是不良的習慣，馬亨有教過你，凡事不要報警，要找他解決？」

「……但你不是馬亨的人！」夢妮還是吶吶着。

「不錯，我不是馬亨的人，」那人說，「事實上，我是來問你一些問題的，我要你告訴我，馬亨在什麼地方！」

「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誰會知道？」

「眞的，馬亨已經不會再來這裏，我已經和他斷絕了！」

拍！夢妮的臉頰上中了一拳。她根本沒有看到這人的拳頭動，只是忽然之間就中了一拳。

那隻拳頭把夢妮的臉皮打破了一大塊，鮮血涔涔而下。

「說出來！」那人吼道。

「我眞的不知——」

那隻快速莫測的拳頭又來了，夢妮的眼睛上中了一拳，這一拳把她打得一陣發暈，當她靜了下來的時候，她才知道原來她已經回到了房間裏，倒在床上了。從鏡子裏看見，她那隻眼圈已經變成了瘀黑了，而她那件睡袍的帶子已經脫開，露出了身體。她的雙脚擱在床沿上，腿子微彎曲和張開着，以相當不雅的角度對着那人。

不過一個男人對於這種姿勢，通常都是不會不歡迎的，尤其是夢妮的肉體，是那麼美好。那個人忽然定在那裏了，只是呆看着。

夢妮連忙合上腿子，而且把那件睡袍也拉好了。

「怎麼樣？」那人問，「兩拳還不够嗎？說不說？」

「我是眞的……你……你聽我說好不好？我沒有需要騙你的，如果我知道，告訴了你對我也沒有損失。馬亨已經給了我一筆錢，和我分手了。那張支票存入銀行的存欵收據還在梳粧枱的抽屜裏，你自己看看吧！」

那人果然過去打開抽屜，取出了那張收據來看看。

「你看，這樣大一個數目，如果不是分手，他會給我嗎？」

那人把收據丢下，慢慢走近床邊。

「你還不相信嗎？」夢妮叫道，「你究竟要怎樣才肯相信？」

「我相信了，」那人吃吃笑，「這也是一個好消息。既然你已經沒有了一個男人，你應該另找一個了，就要我如何？」

「你究竟想怎樣？」夢妮叫道。

「你也許沒有見過我的本錢吧？」那人格格地笑着，「見過了之後，就是錢少一點，你也不會嫌了！」

他說着就把皮帶解開，讓褲子掉在地上。

夢妮所見的是使她怵目驚心的。她連忙用雙手掩着臉。

「你有見過這種本錢沒有，」他說，「人家說我是老虎，你看我像不像一隻老虎？」

「老虎？」

那人一手執住了芬妮的腿。

「你究竟想怎樣？」夢妮大聲叫着，一面極力掙扎，可是怎麼都掙不脫，那人的手就像鐵鉗一樣的。

接着那人的另一隻手一撕，那件睡袍，便像柔弱如厠紙似的給撕了下來。

跟着那人就執住了芬妮的另一條腿，把她的兩腿分了開來。

她竟完全無力抵抗，她的力氣和他的力氣比較，差別更大過成人與小孩子的比較。簡直像一個頑童捉住了一隻螳螂，就是把螳螂的腿拉脫，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就是這樣，連摸也沒有摸一下，他向她直接進逼。

她雖然是爲了錢可以出賣肉體的女人，但也要選擇出錢的對象的，這人的面目如此可怕——沒有面目，這是比醜陋的面目更加恐怖的。她只聽到急促的呼吸從那尼龍襪的孔洞間透出來。

她仍極力掙扎。

一陣劇痛，掙扎也沒有用了。她只好緊閉着眼睛，靜止着，希望這段苦難的時間快點過去。她感到她簡直就像受到了一根鋼條的襲擊。

劇痛不久就過去了，自然的分泌，使磨擦順滑了起來。

芬妮眞的從未遇過這麼强壯的一個男人。她沒有遇過老虎，但她相信老虎也不過如是。

「怎麼樣，我是不是老虎？」那人在喘息之中問道。

夢妮只是緊閉着眼睛，也緊閉着咀巴，忍受着。

她只是覺得痛苦。

「快點吧！」她吐出一聲哀求：「快點完吧，我受不住，我再也忍不住了！」

那個人沒有答應她。他只是以動作回答。

「不！我不能了！」她用力推他的胸膛。

那人的反應，只是在她的臉上摑了一巴掌。劈拍。

夢妮一陣發暈，無法再反抗了。她流出了淚水。現在，那人的衝刺，就像刺入了一個傷口裏。

她開始流血了。接着，她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呻吟，眼皮略略的張開，人就不動了。

那眼皮張開露出來的是眼球的白色部份。

那人的動作還是沒有停。芬妮的血流得更多。

接着他也發生了一陣劇烈的痙攣，再來了一陣强烈的衝刺，他便也軟軟地倒了下來了！

呼吸在那尼龍襪的裏面嘶嘶地响。後來，略作休息之後，他就離開了她，爬起來，低頭看看。床單上的許多血似乎使他大感意外，他的喉嚨間發出一陣吃吃的冷笑。

他轉身走進浴室，洗乾淨了，再出來，看了夢妮一陣，吃吃笑着，然後抓起了他的褲子，出去了。

夢妮就像死屍一樣躺在那裏。那個人沒有再進來，不過她也不在乎了。

後來，過了很久，天已經快黑了，她才醒過來。醒過來那一刻，她眞是比死還難受。她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痛苦，也想不到，人是可以痛苦到這個程度的。

她的雙腿就是這樣張開着，不能合上。動是可以動的，不過一動就痛得要命，只是動一動就已經快要使她暈過去了。她只好改爲動手，把電話拿起來，打了一個電話出去。起先她是打算打三個九字的，但是打到第二個，她就再放下了聽筒。她再打了個電話，這一次却不是打到警局。

電話那邊接聽的人說道：「黑白夜總會！」

「周經理，」芬夢說，「快替我找周經理！」

「請等一等！」那邊的人說。

「謝謝天他在那裏！」夢妮自言自語地說。

很快，周經理的聲音接上來了。「什麼事，夢妮？」

「我得——馬上找到馬亨，」她說，「這是很重要的，我得馬上找到他！」

「對不起，夢妮，」周經理說，「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也不知道馬亨在那裏。」

「別耍我吧，小周，」夢妮哀鳴地道：「我和你是老朋友了！」

他們當然算是老朋友，事實上，夢妮就是由小周介紹給馬亨的。

「你大概也知道馬亨和我斷絕了，」夢妮說，「但是我不是要向他拿錢，我出了事，不敢報警，我一定要找到他，我正在流血！天，我快死了。」

「我不是在耍你，」周經理說，「最近馬亨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我也找不到他，只是他自己間中會打一個電話回來吧了。你也不是不知道的，他似乎有了點麻煩，正在躲避什麼。」

夢妮是相信這個說法的，由於馬亨和上級鬧僵了的事，她是知道的。

而且在外人之中夢妮知道得最多了。

「那麼你來吧，小周！」芬夢說。

「好吧！我馬上就來。」小周說。

× × ×

馬亨深深地吸了口烟，把牌摔了下來，煩躁地說：「我不賭了，你是老千！」

通過那一陣香烟的烟霧，司馬洛對他微笑：「你生什麼氣，馬亨，區區一百幾十塊錢，你也輸不起嗎？」

「不是輸不起，只是沒有興趣，」馬亨說，「只有兩個人，沒有興趣！」

的確，只有兩個人在這裏賭，而且賭得那麼小，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不賭就不賭吧，」司馬洛說着，就把牌收起來，以美好而迅速的手法洗了一洗，簡直像魔術師一樣。

「你果然是老千，」馬亨瞪着他，「會這樣洗牌的人，一定是老千！」

「我們不是在這裏賭錢的，」司馬洛說，「我們只是在這裏躲藏吧了！」

馬亨推開椅子，在那裏走來走去，十分煩躁地。「媽的，躲什麼？我們是在等着那四個傢伙來殺我呀！躲了起來，他們找不到我，那有什麼用？」

「如果那四個傢伙眞是好手，」司馬洛說，「他們是一定找得到的，找得到來的就必屬好手。」

這時候，有人敲門了。馬亨說：「進來！」

一個大漢推門走了進來，看他的樣子，他一定是馬亨的保鏢了，但是並不是以前的那兩個保鏢之一。以前那兩個保鏢已經換掉了，也許馬亨是嫌他們的工作能力不够好。這個人說：

「馬老板，剛剛接到了一個電話，聽說小周正在找你，找得很急。」

「小周找我幹什麼呢？」馬亨狐疑地皺着眉頭，接着又聳聳肩：「不過不要緊的，打個電話給他，就可以知道了！」

他果然馬上就出去打這個電話。

司馬洛在房中等着，吸着烟。不久，馬亨又進來了，顯得神色嚴重的。他對司馬洛說：「我得到醫院去一趟。夢妮進了醫院！」

「什麼事？」

「一個人把她……弄得她流血，縫了七針，小周已經把她送進了醫院。」

馬亨把小周向他的報告說了出來。

「爲什麼你要到醫院去看她？」司馬洛說：「你不是已經和她斷絕了嗎？」

「爲什麼？夢妮沒有親人，」馬亨吼道：「而且她是爲了我而這樣做的！」

他走到鏡子前面去，把頭髮理好，又拿起上裝，他一向就是一個這麼講究修飾的人。

「不，」司馬洛說，「你不能去。」

「你不是我的褓姆！」馬亨吼道。

「你看不出這是一個陷阱嗎？」司馬洛說，「這個去找夢妮的人就是虎！他自己也說出來了，他是虎！」

「他是虎，」馬亨說，「虎是有虐待

狂的，喜歡虐待女人，起碼這一點我是知道的。」

「像虎這一級的人，會做這樣的傻事嗎？」司馬洛說，「他會去問一個不會告訴他的人嗎？小孩子也應該知道，夢妮是不能告訴他你的行踪的。他這樣做只可能有一個目的，他要你到醫院去。他會在那裏等你！」

馬亨呆在那裏。他知道司馬洛的猜測是很正確的。

但是他後來說：「我還是要去！」

「你是個傻瓜！」司馬洛吼道。

「我不能不去，我得去見見夢妮。」

「夢妮不過是買回來的一個女人。」

「我喜歡她！」馬亨說，「她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女人！她……她就像是我的親人一樣，而且，司馬洛，我們就是要把虎找出來，現在他出來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去會他嗎？」

「讓他到我們要到的地方去，」司馬洛說，「這樣好過我們去他要我們去的地方。」

「有什麼分別？」馬亨說，「你是一個好手，那麼就無論在什麼場地上，你都是好的！」

「不能去。」司馬洛堅決地說。

「我不一定需要你的，」馬亨鄙夷地說，「你不去，那我自己去好了！」

他披上了上裝，走向門口。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一起去。」他也只好站起來，披上了上裝。

× × ×

他們很聰明。他們首先在醫院附近，一條小山的公路上停下了車子，司馬洛取出了一副望遠鏡，小心地向醫院附近的樹林山野中瞭望着，但他們看不見什麼。

從望遠鏡中所見，並沒有人在那附近埋伏着。

司馬洛說：「這個虎，難道沒有遠處放暗箭的習慣嗎？」

「他什麼習慣都有，」馬亨說，「就是沒有好的習慣。他做的事情是不擇手段的。」

「那爲什麼他沒有在這附近埋伏着，乘機放冷槍呢？」司馬洛問。

「他不在，那是更好了，」馬亨說，「我們也不希望在這裏找到他，我們只是來看夢妮的。我們下去吧！」

司馬洛知道，醫院裏是不大容易有埋伏的。

和他在一起辦事，有一個好處，就是他與警方有聯絡。他們自己不方便進行的事，他可以叫警方代他去做的。現在是這樣，他已經叫警方人員在醫院密切地巡視過了一遍了。沒有可疑份子潛伏着。現在醫院已經過了普通探病時間，閒雜人等是很少的。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駛下山去，直駛進了醫院。

他們乘升降機上了夢妮的那一層。

司馬洛並沒有進去看，只是馬亨進去了。

司馬洛則坐在門外那張長椅上。

可是馬亨進去了兩秒鐘就出來了，他說：「她睡着了。」

「我們等她醒來好了。」司馬洛說。

「但是是誰送來了一束大玫瑰花？沒有人會送花來的。」馬亨說，「是誰送花來的？」

「那是——」一個護士說。

只是這樣說了半句，事情就發生了。

馬亨背後的房中响了一聲隆然巨响，那度木的房門碎成片片，一股爆炸力使馬亨仆向前去，仆在走廊對面的牆紙壁上。門內冲出一大陣硝烟，司馬洛看到馬亨的背上在流血，有一條從門上裂出來的碎木刺進了他的腰部，不過只是刺進了旁邊。馬亨慢慢地轉過來，呆呆的。

司馬洛首先撲到房門口去。用不着推門也可以望得進去，由於門是已經不存在了！

他看見裏面亂作一團。那張病床就歪歪斜斜地擱在房間的中央。完全看不見什麼玫瑰花，也看不見插玫瑰花的花瓶，也沒有放置花瓶的那個床頭櫃。

唯一的紅色是出現在夢妮的上身。她的上身一片血紅，司馬洛撲前去，想探探她的鼻息，但是已經找不到鼻子。她的臉是一團血肉模糊。她已經沒有可能呼吸。她已經死了。

馬亨在門口悲慘地說道：「他把她殺死了。」

即使在狂怒之中，司馬洛仍然能够作一些冷靜的分析。他知道，房裏剛剛爆炸是一枚炸彈，那炸彈顯然是藏在那束玫瑰花之中的。

由於這束玫瑰花是由一個神秘人物送來。正如馬亨所說，夢妮沒有親人，她進醫院的消息亦沒有在報紙上給宣傳開來，那怎麼會有人給她送花？

一隻計時炸彈？决不是，沒有可能算得這麼準的，根本連馬亨也不知道他會在那一秒鐘踏入病房裏，放炸彈的人又怎會知道呢？

除非是有人看着馬亨進去的，而這是一枚遠距離控制的炸彈。

誰？門對面是一片空曠，沒有人望得到房中的情形。走廊上呢？還有誰看見馬亨進去？

當馬亨撲前到了夢妮的屍體旁邊去時，司馬洛則衝出了房門口外，找着了那個女護士。

「誰送的花？」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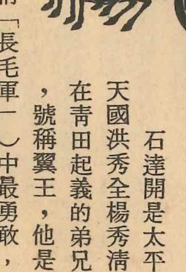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那女護士惶恐地搖着頭：「是阿輝拿上來的！」她伸手一指走廊的盡頭。那裏坐着一個穿制服的男性什工，司馬洛現在記起來了，當他們到達時，除了女護士之外，就祇有這個雜工在着。

而且，這個雜工還是很留神地看着他們的。

司馬洛向這個雜工走過去，這人一臉張慌之色，當司馬洛走到離開他十呎的時候，他就忽然轉身逃走。司馬洛發足追過去。

那人轉出了樓梯間，衝下樓走，他雖然比司馬洛領先了一層樓梯，但是司馬洛根本不必跑走在樓梯上，他祇是就這樣一跳跳了起來，老鷹捕小鷄似的撲了下去，撲到了那人的背上，那人大叫一聲，仆倒了。

司馬洛把他的雙手一扭扭到了背後。




玄機妙算

智機子

以身作則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洪秀全楊秀清在青田起義的弟兄，號稱翼王，他是髮軍（俗稱「長毛軍」）中最勇敢，最公正的大將。當他攻取廣東的時候，預防部下有姦淫良家婦女的事，常穿着便服出巡，有一天，在草叢中救了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少女，問她道：「你怎麼一個人躲在草叢裏呢？」

「我們本是一家四口，父親到遠處經商，生死不明，我和姊姊、嫂嫂三人同住一起，沒想到長毛軍突然來到，我躲進一口枯井中，才免去了一場災禍，在那次禍事中，姊姊和嫂嫂被姦汚而死，我看得非常害怕，不敢再藏匿在家，在深夜裏逃到這兒來，準備等到太陽下山，再行逃生。」少女驚魂甫定地說。

「你可認得姦汚你姊姊和嫂嫂的人麼？」石達開問。

「祇不過見了一面，光記得兩個粗黑的漢子，我就趕緊逃向屋後，他們面相如何，我已記不得了。」

石達開沉思半晌，然後說：「如今十室九空，你大概也沒個親朋可投靠，姑且跟我回到營中，我想辦法為你的姊姊嫂嫂伸寃，緝拿兇手，你現在寫下令尊的姓名，和府上的地址，我盡力為你調查清楚，然後讓你們父女重逢。」

少女看到石達開相貌魁梧，出言文雅，不像個壞蛋，於是拜謝而後隨他回到營區，石達開安排少女獨居在後寨，還吩咐一個丫頭供少女使喚。

隔天早上帶着少女走上帳台前，同時，打鼓傳令所有兵士前來集合，石達開對着所有兵士說：「本藩拾得一位可憐的少女，本打算送她還家，但恐怕她是清軍派來女奸細，如今她已看到本軍的虛實，實在不便放她回去，你們當中若有人認得這位少女，指出她住在那裏，並能夠證明她是不是奸細，我會重賞他。」

石達開說罷便叫少女走下，讓軍士辨認，於是有兩位兵卒上前報告說：「我倆認得她，她就住在北關，住址還大概記得，我倆敢證明她不是奸細。」

石達開便叫少女回到帳前，問道：「他們認識你，你也應當認識他們，日前可是這二人幹的好事？」

少女一再點頭，石達開隨即喝令刀斧手將這二人拿去斬首，並宣佈他們的罪狀，二位兵士很不服氣地說：「我倆姦淫婦女，違反軍律，固然要處死，試問王爺藏着這位少女在後營裏，用意何在呢？」

石達開解釋道：「我可憐她孤苦無依，暫時收她作為義女，等調查到她生父的下落，便立即送到她生父那兒。」於是叫少女當衆拜認自己為義父，少女非常感激地行了三次最敬禮，尊稱石達開為「寄父」，二位兵士至此只得啞口無言，被拉下斬首。

從此，石達開的部下沒一個敢姦淫婦女的，這都是為了石達開以身作則的表現，而讓部下有所效法，因此，當太平天國覆亡之後，只有石達開一人得以遁跡叢林，不遭到殺身之禍，顯然是他不犯姦淫的報應？

以酒擒盜計

有一次，長安發生大饑荒，盜賊蜂起，搶刦來往的商旅和百姓，鬧得人心惶惶，旦夕不安！

後來，張敞當了長安縣令，決心要淸除盜患。

首先，他從當地父老口中探知了兩名盜賊頭子，這兩名頭子住的是高宇廣厦，穿的是珠玉錦繡，出門車馬成隊，僕從成羣，可眞是氣派非凡！

張敞召見了這兩名頭子，曉以大義，並要他們將功抵罪，緝拿盜賊。

「人數太多了，眞是抓不勝抓，單憑我們二人也無可奈何，弄得不好還會出了亂子呢！」兩名頭子說。

「那不會！」張敞說：「你們可以借故設下酒宴，來召請衆盜賊，在他們酒醉不注意時，暗中在他們的衣服上做下紅色記號，而我在外面設下伏兵，只要見得有記號的，一一抓下，豈不就一網打盡了嗎？」

當下商量好了，兩方各自按計行事。

張敞在各道路上都設下了埋伏，果然盜賊們個個喝得醉醺醺的，搖搖擺擺的走來，凡是衣服上有紅色記號的，都一個個被拿下了，有好幾百人之多。

張敞把他們都定下了應得之罪，才算平息了盜風。

馬足是瞻

金國的兀朮統轄着一萬五千人的強勁騎兵部隊，每三人一組相聯一起，披着厚重的鎧甲，馬與馬之間用皮索連貫起來，號稱「拐子軍」，每當戰鬥打得起勁時拐子軍便奮勇直前，誰也抵擋不了，偃城之役，岳飛碰上的便是這強勁的隊伍，第一次交兵，兀朮把握適當的時機，出動拐子軍，使得岳家軍死傷了很多，第一回合後，岳飛告誡部下說：「以後臨陣，全都準備鋒利的痲札刀，遇上拐子軍，不要抬頭來看，只注意那馬脚，一靠近，便拿起痲札刀砍去，敵人以三馬相聯為一組，只須砍倒了其中一匹，其他的兩隻便無法往前衝了。」隔一天，第二次交兵，拐子軍突然從金營中衝上來，準備打個硬仗，岳家軍都握着痲札刀，儘往馬脚上砍去，結果大敗了拐子軍。

曹瑋智取虜軍

宋眞宗在位時，曹瑋出任為渭州（在今甘肅省境內隴西縣西南）的知州。

曹瑋是一名年輕的將領，但由於他經常不斷的率軍和敵軍相抗，時日已久，經驗累積，在進退往復之間，對於行軍的一切該小心的有關事項，有特別獨到的心得體驗。

有一次曹瑋又率軍在宋國邊境與遼軍作戰，結果宋軍勝了，但這次是由於遼軍長官指揮不當，因而獲一小勝，此時遼軍已引兵遠去。曹瑋派人在其後跟踪，等確知遼軍已去，就下令降低行軍速度，帶着由遼軍鹵獲而來的牛羊兵器等，慢慢回朝。遼軍所派的眼綫偵知曹瑋帶着戰利品緩緩而行的情況，料想道：「曹瑋帶着牛羊輜重，行動必然遲緩，威力也必大減。」於是立即召集所有兵士，重新調整編派，想趁這難逢的好機會，由後面突襲，來一個措手不及。

曹瑋一聽到這一個消息，慢慢的走着，一直到一個利於他們作戰的地方才停下來，宣佈重新戒備，等候敵軍車到來，不多時，遼軍已追上來，曹瑋便派遣一人，到遼軍將領處傳話道：「我曹將軍有話傳——貴軍遠遠追擊至此，必然深感疲乏，我將軍一向不喜歡乘人之危予以襲擊，顯得小人之風，你們可以先休息一陣子，等體力恢復時，大家再做一決戰。」遼軍正大感疲困，聽到曹瑋如此之言，心頭大喜，道：「好，咱們就待會兒再戰吧！」於是高高興興的開始歇息，休息了一陣後，這個小吏卒又來傳話道：「現在休息够了，我們來決一勝負吧。」

於是雙方軍鼓齊響，兩軍衝鋒而上打了起來，這一仗遼軍更是大敗，曹瑋俘虜了許多敵兵。

曹瑋這一計用得甚妙，十分奏效，但宋軍却不解為何，曹瑋後來才緩緩的告訴他們原因，道：「我知道敵人本來就已經疲倦，所以才用一點小利——請他們休息之後再戰，來誘惑他們，他們也必定會欣喜接受，因為每一個疲乏的人，都渴望能獲休息，而當他們轉回頭來追趕我們時，就差不多走了百把里路，如果在這時上去迎戰，勝負屬誰，還未能料定，因他們此時士氣正銳。走了遠路的人，如果不作長時間休息而只休息片刻，脚會一時痲痹，而不容易站起來，精神也會頓時渙散不集中，我就是利用這個道理來擊敗他們的。」

曹瑋的部屬聽了這一番詳細解說，才恍然大悟，大服其出奇制勝之才略。

這時有兩個便衣探員正聽聞爆炸聲後上樓來。

「你們上去看看吧！」司馬洛說，「讓我來對付他！」

司馬洛把那人的手扭得很用力的，使那人的兩臂就像快要斷下來似的。

那人殺猪般尖叫了起來。「不關我事的，」他叫道，「我也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誰叫你送花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我不認識的，」那人哀鳴着：「他給了我一百元，叫我把這花送上去，叫我看看，如果有這樣一個人來探病，我就通知他。」

「怎麼通知？」司馬洛心中一動，低沉聲問道。

「我要按這個東西，他說他自然會收到無綫電波的。在我的衣袋裏——」

司馬洛伸手進他的制服的袋裏一摸，果然找出了一隻原子粒收音機般模樣的電器來！

他知道，這果然是遠距離控制的炸彈了。

他也知道這個叫阿輝的什工是上了那個送花人的當。

那人並不是會收到無綫電波，一按這東西，花中的炸彈就爆炸，所以時間計算得如此準確，不巧的是夢妮剛好睡着了，而馬亨的眼睛銳利，注意到了那束玫瑰花。馬亨一進去時那人就按掣，但炸彈爆炸時，馬亨却剛好退了出來。

司馬洛可以肯定，這個人的確是不知情的。

如果他知情的話，可能他就不敢去按那按鈕了。就是按了按鈕，他也不會留下來了。

司馬洛執着他的衣領，把他撼動着，冷聲喝問道：「那個人是怎樣的？他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哀鳴着，「他沒有告訴我，總之是一個矮矮的人，身裁很粗壯，有着很粗的眉毛，臉皮很粗糙的，好像橘子皮。」

這已經是很好的形容了。司馬洛還是把他拉上樓去，把他抓到那羣警探的面前，說：「你們把他抓回去吧！把他的口供錄下來，叫專家和他談談，把兇手的模樣繪畫出來！」

那人給上了手銬，帶走了。

司馬洛過去看看馬亨，馬亨正在給醫院中的人，替他包紮傷口。他仍然拒絕離開夢妮的身邊。

司馬洛說：「你還是去睡一覺吧，馬亨。」

馬亨瞪着司馬洛：「他們殺死了她，你知道嗎？他們殺死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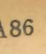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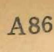
「我知道。」司馬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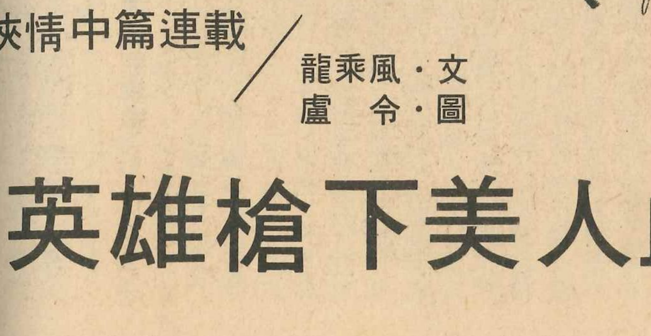
「為什麼要殺她？她是無辜的！」馬亨咆哮道。

「他們只是借她而殺你，」司馬洛有點傷感地，「我早已說過的，他們這是一個陷阱。他們計算你會來。你實在是不應該來的，如果你不來，這事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司馬洛，」馬亨咆哮地道，「讓我們去報仇！」

（未完）



俠情中篇連載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團與屠濂天在海王廳外站了一夜，等候海三爺召見，海三爺不耐，便傳令魯大鬍撵走他們，豈料魯大鬍不敵，反被方團所制。於是，海三爺不得不請方團與屠濂天入內相見，三人見面之後，相對而坐，均各不言不動。過了大半天，海三爺才獨自站起，並稱讚兩人不僅武功好，而且耐力夠，將來不難揚名江湖。但兩人答稱志不在此，驀地雙雙跪下，要求海三爺協助他們去殺掉兩個人，這兩個人一是強秦帮帮主秦大官人，一是郎如鐵……

三位非凡者　日夜作慢談

（一）

「不，」方團忽然淚流滿面，嘶聲道：「他是給秦賊暗算七刀而死的！」

海三爺長長的吐了口氣，過了很久才道：「想不到昔年名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魔刀老祖，竟然會給秦賊暗算身亡。」

方團道：「這筆帳，這段仇，只有我們齊心合力，才有索還血債的希望。」

海三爺點點頭，他不能不同意方團的說話。

他彷彿又已陷入沉思之中。

又再過了很久，海三爺才道：「秦賊殺你師，固然其罪該誅，郎如鐵又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兩位？」

屠濂天忽然長嘆了一聲，良久才道：「他殺了方殺！」

海三爺眼中發出了光。

「方殺跟你有甚麼關係？」

屠濂天沒有回答。

回答這一個問題的人是方團。

他仍然跪在地上，一雙眼睛血絲暴現，充滿了仇恨和怨毒之色。

他告訴海三爺，說：「方殺是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 × ×

海三爺又再次怔住。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秦大官人的第一號殺手，原來竟是方團的兒子！

× × ×

海三爺與方團、屠濂天這一頓談話，堪稱「長談」之至。

其實他們每個人的說話都不多，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所以，與其說是「長談」，不如稱為「慢談」更為貼切。

他們每說一句話，都是慢吞吞的，而每隔一句說話之後，又往往「齊齊沉默許久」，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才說出另一句說話。

這種「慢談」，不是「漫談」，不習慣如此「慢談」的人，就算不悶死也會給活活餓死。

但這三個並非尋常人。

他們是非凡的人。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非凡人物」的舉動，實在令人噴飯。

但無論你噴飯也好，噴粥也好，你都不能否認，他們的確是非凡的人。

他們花費了一晝一夜的時間，又站又坐，又談又止，簡直已非凡到了跡近乎瘋子。

別小覷瘋子。

許多瘋子雖然行動不正常，但他們在吃人的時候，卻往往最能表現出他們的「大智大慧」。

所以，就算他們談上十天八天，你也不必為他們担心。

這種瘋子雖然不正常，但他們是絕不會讓自己餓死的。

× × ×

「慢談」還在繼續，但卻換了一個地方。

暮色四合，他們居然談了整整一天。

也許方團和屠濂天還沒有覺得飢餓，但海三爺自己，卻很想吃點精美可口的小菜。

他們談話換了一個地點。

這地點是海星堡中唯一的高塔，他們就在這一幢高塔的第七層樓上，享受着十二款熱騰騰，美味極了的菜餚。

海三爺吃的不多，喝酒卻不少。

方團只吃不喝，而屠濂天却剛好相反，只是不斷的喝酒，面對着這許多美味的菜式，居然沒有下箸。

十二道小菜的份量不算少，別說他們只有三個人，就算是人數再多一倍，也未必能吃得下。

但當方團停筷的時候，十二隻碟盆子已只剩下骨頭、殘汁。

方團人胖，食量也和他的身材同樣驚人。他吃東西的時候，一雙眼睛永遠不會瞧到別的地方去。

他最留意的是自己筷子上的食物，好像不盯着它就會從筷子上飛掉似的。

他吃的速度也極快。但比起他的點穴手法，卻還是相去甚遠。

（二）

方團的食量，並沒有使海三爺感到太大的意外。胖人多數能吃。

不能吃的人，通常很難胖得起來。

屠濂天骨瘦如柴，也許是由於他吃得太少，但酒卻喝得太多。

他喝酒根本就沒有考慮自己的肚皮有多大，縱然不醉死，也許會漲死。

但他確是一個非凡人物。

雖然他喝了很多酒，但他沒有醉。

他的肚皮也沒有漲大。

海三爺忽然對方、屠兩人說道：「這裏是海星塔的第七層，但還不是這座塔最高的地方。」

屠濂天淡淡道：「此塔共高幾層？」

海三爺道：「八層，你想不想到上面去看看？」

屠濂天連想都不想，就已頻頻搖頭。

「高處不勝寒，在下也沒有欲窮千里目之意。」

海三爺道：「假若我問的不是你，而是強秦帮帮主的話，他一定會親臨塔頂上，俯覽遠方的景色。」

屠濂天道：「我不是強秦帮帮主。」

海三爺道：「你不是，所以你沒有他那種野心，也沒有他那種與生俱來的權力慾。」

方團冷冷一笑，道：「我要把這個人撕開一片一片！」

海三爺道：「你豈非說過，郎如鐵也是你的仇人？」

方團的眼睛又滿佈血絲：「我的兒子死了，你的女兒也給他擄走了，你我都絕不會容許他生存在這個世上。」

海三爺點點頭，半晌才道：「強秦帮帮主與郎如鐵之間，你要先選擇那一個下手。」

「秦賊！」

「理由安在？」

「秦賊勢力龐大，不易對付，郎如鐵雖然是方某的大仇人，但他也是秦賊的眼中釘！」

「果然高見，」海三爺一笑：「倘若你先殺了郎如鐵，無異是給秦大官人帮了一個很大的忙，那是極不明智之舉。」

屠濂天忽然道：「聽說三爺已懸賞二十萬，要取郎如鐵的項上首級？」

海三爺道：「那倒不一定要把他的頭顱砍了下來，本座早已聲明過，生死不論，只要把郎如鐵送到本堡，一律賞格二十萬。」

屠濂天道：「海堡主好大的手筆。」

海三爺緩緩說道：「那是逼不得已之舉。」

方團道：「我也想郎如鐵死，但卻不想他死在別人的手下。」

海三爺嘆了口氣，道：「只可惜現在已太遲，他現在已成為一隻被天下英雄追獵的鹿。」

方團道：「三爺可以把這一項懸賞取銷。」

海三爺冷冷一笑，「本座從來都不是個出爾反爾的人，豈可破例？」

屠濂天道：「天下間任何事都會有破例的時候。」

海三爺道：「日從東升，何嘗破例從西方升起。」

屠濂天道：「你不太是陽，太陽不能改變，但你卻能，因為你畢竟是人！」

海三爺道：「可是本座實在想不出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讓我改變主意。」

屠濂天淡淡道：「你一定會改變主意的。」

海三爺道：「你有這份把握？」

屠濂天道：「有。」

海三爺道：「屠濂天，你若想要脅本座……」

屠濂天截口道：「海堡主是先師的生死至交，我們就算再沒種，也不會要脅三爺。」

海三爺冷冷道：「諒你們也不敢。」

屠濂天道：「既不敢，也絕不能。」

海三爺道：「既然如此，還有甚麼事情足以令本座改變主意？」

沉默了很久的方團突然道：「天下間能令堡主心動的事物，也許只有這一隻脚了。」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隻脚。

這不是一隻有血有肉的脚，而是一隻銅鼎的脚。

（三）

銅鼎脚已因年代久遠，長出了一層青苔。

由於年代久遠，這一隻銅鼎脚的表面，已變成青苔綠色。

本來海三爺已不把一切放在眼內，就算屠滌天、方團能馬上弄出八百萬兩金子，他也不肯取銷懸賞的。

但這一塊平凡的廢銅，竟然像是具有一種無法形容的特殊魔力，把海三爺深深的吸引着。

海三爺簡直就像是着了魔法般，一雙眼睛直勾勾的望着這一隻銅鼎脚。

方團恭恭敬敬的把它遞到海三爺面前，然後又恭恭敬敬的說道：「這是在下奉送給三爺的禮物，三爺切莫嫌棄。」

海三爺屏止着呼吸，把銅鼎脚接在手中。假如這裏另外還有人在場，一定看不出這一塊青銅，何以會如此吸引海三爺。

海三爺把銅鼎脚看了又看，臉上無法隱藏內心喜悅之色。

「不錯，這隻銅鼎脚是眞的，」海三爺面上發出了光，道：「還有兩隻呢？」

方團吸了口氣，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道：「在下不想郎如鐵死在別人的手中，我要親手殺了他。」

海三爺吟哦片刻，終於道：「好，本座就把二十萬兩的懸賞取銷。」

「海堡主，」方團誠懇地說道：「我們並非挾秘自重，而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重要，方某可以立誓，其餘兩隻銅鼎脚，等待強秦帮被消滅，及郎如鐵死在我手下的時候，在下一定把其餘兩隻鼎脚奉上。」

海三爺盯着方團看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道：「你不要騙我。」

方團道：「我就算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也絕不敢在海堡主的面前耍花樣。」

海三爺突然撲過去，雙手揪住他的衣襟。

方團沒有動。雖然他是個大胖子，但海三爺的手只不過輕輕一提，就把他像是小鷄般揪了起來。

海三爺厲聲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挾秘自重，你以爲本座是甚麼人，會給你們挾制？」

方團臉上全無表情。他淡淡的對海三爺說：「你可以殺了我們，但餘下來的兩隻銅鼎脚，你永遠都不會得到。」

海三爺冷冷道：「你以爲本座眞的那麼重視這三隻銅鼎脚？」

方團閉上嘴巴。

屠滌天忽然悠悠一笑，說道：「海三爺若不重視銅鼎上的武功，又怎會這麼緊張？」

海三爺放下了方團。

他放下方團，不啻是放下一塊又重又大的巨石，整座塔也彷彿爲之一陣震蕩。

也許，他已看出這兩個魔刀老祖的弟子，絕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對付得了的人物。

他那嚴厲兇惡的表情忽然一掃而空。

他坐下，給自己斟了半杯酒，一仰而盡。

「從現在起，兩位已是本座的左右護法，除了本座之外，你們就是海星堡權力最大的人。」

屠滌天道：「只怕有人不服。」

海三爺冷冷道：「你們若取本座之位而代之，一定有許多人不服，但現在絕對不會有人不服。」

他驕傲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道：「因爲我仍然活着，我仍然是海星堡的堡主，只要本座給予你們權力，誰敢不服，誰就死！」

方團忽然又跪了下來。

他要感謝海堡主。

海三爺微笑着，忽然對屠滌天問道：「本座聽說，你們還有一些很有本領的兄弟。」

屠滌天緩緩道：「只要三爺許可，他們隨時都可以爲三爺効命。」

海三爺道：「他們對強秦帮的看法怎樣？」

屠滌天道：「他們也和我一樣，很想吃秦賊的肉，喝秦賊的血。」

海三爺目中露出了滿意之色：「倘若他們喜歡跟隨着兩位的話，你們不妨加以重用。」

屠滌天冷冷一笑：「強秦帮的末日快已降臨了，我們要秦大官人嚐試失敗的滋味！」

方團咬牙道：「現在方殺已經死了，強秦帮最可怕的兩個人，已分別從長安和洛陽趕到北方。」

海三爺目光一閃：「你指的是誰？」

方團道：「從長安而來的，是秦賊的師弟，他一直蟄伏在長安，是暗中在長安城中擴張強秦帮的勢力。」

屠滌天道：「從洛陽而來的，是強秦帮的戰帥慕容天軍！」

「戰帥慕容天軍？」

「三爺莫非連這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麼？」

「不！」海三爺道：「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太多，十二年前他練功走火入魔，想不到他仍然沒有死掉。」

屠滌天道：「把慕容天軍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的人，就是秦大官人。」

海三爺道：「強秦帮帮主很重用慕容天軍？」

屠滌天說道：「戰帥是強秦帮一個很特殊的職位，連方殺都沒有被委任此職，由此可見慕容天軍在帮中的地位如何。」

海三爺冷冷一笑：「強秦帮野心勃勃，老秦是絕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値得利用的人的。」

屠滌天冷冷道：「所以海堡主也要人盡其材，物盡其用，無論是對海堡主或是對海星堡的每一個人來說，這一戰都是許勝不許負。」

海三爺沉默了半晌，緩緩道：「兩位打算從那一方面首先着手？」

屠滌天的目光轉移到方團的身上。

方團胸膛起伏，道：「先殺勾中魂，挫一挫老秦的銳氣！」這就是他們在海星塔上的最後一句說話。

危牆之下

（一）

風雪已停，但海飄很冷。

她騎着一匹雪白的駿馬，漫無目的地

東闖西蕩，根本連自己到了甚麼地方也不知道。

她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危險的事。

她不怕危險。

她只怕冷，一種由心底冒出來的冷意，籠罩着她全身上下的每一個毛孔。

在這一天的下午，她來到了一個進口狹長，裏面却地方遼闊的山谷。

谷中一片茫茫白雪，沒有樹，沒有草，只有石頭。

這裏沒有食物，只有雪。

這裏也沒有人，甚至連鬼都沒有。

但海飄沒有回頭，她繼續策馬前進。

她不知道這是一座怎樣的山谷，更不知道這座山谷是否眞的空無一人。

她腦海中想的是甚麼，只有她自己才會知道。

× × ×

山谷有路。

這條道路迂迴曲折，海飄却連想也沒有想，就跟着這一條道路繼續前進。

忽然間，路上豎起了一塊木牌子，上面寫着兩個血紅大字。

這兩個字寫得很潦草，但却另有一股奪人魂魄的氣勢。

「死路！」

這是一條死路！

但海飄只是隨便的看了它一眼，又再催馬繼續前行。

她又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

前面忽然出現了一條石橋。

石橋下有湖。

在此嚴寒的天氣，這一座湖居然沒有凝結成冰。

但海飄也沒有想到這一點，她只是想起了那一天……

那一天她被郎如鐵擁抱着，逃離海星堡。

那一天的那一刻，當時來說她是多麼的害怕。

但現在她却在懷念着。……

× × ×

馬在橋上，人在馬鞍上。

海飄的腦海裏，盡是郎如鐵的影子。

那要命的郎如鐵！

那可惡的郎如鐵。

爲甚麼自己老是忘不了郎如鐵呢？

難道他是一隻惡魔的化身，一生一世都在纏繞着自己？

海飄只是想着郎如鐵，却沒有看見石橋兩端，都有一塊巨碑。

兩塊巨碑上都各有四個字，四個完全相同的字。

那是：「渡橋者死」！

海飄已渡橋。

直到她的人已在湖的另一端的時候，她才看見這兩塊巨碑。

這兩塊巨碑的字體筆劃蒼勁，不像是無知少年用來開玩笑的。

海飄忽然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因爲她忽然看見石碑下躺着了一個血肉糢糊的怪人。

× × ×

海飄的視綫一直都是糢糢糊糊的，直到她看見這個血肉糢糊的怪人之後，她才驀然從胡思亂想中醒了過來。

這個怪人的頭髮梳理得很整齊，但身上的衣服却是色彩繽紛，一塊猩紅一塊鮮黃，一塊黑漆，另一塊雪白，令人一眼看去，產生一種目眩的感覺。

雖然天氣是那麼寒冷，但這怪人的衣衫却是又單薄，又短小，而且簡直是衣不稱身。

這並不足以令海飄吃驚。

令到海飄嚇了一跳的，是這個怪人的臉孔，還有他的雙手雙足，都是一片血肉糢糊，形態猙獰可怖到了極點。

雖然彩衣怪人身上血肉糢糊，但他身上的血早已乾透。

一時之間，海飄也着實難以分辨得出，這彩衣怪人臉上和身上的傷痕，究竟是新傷還是舊創。

倘若說這個怪人有甚麼最順眼的地方，除了他的頭髮之外，也許就只有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很高挺，很好看，而且完全沒有半點創傷。

但這一隻鼻子襯在一張血肉糢糊的臉上，無論如何都不會令人覺得有「好看」之感。

這畢竟是一張很醜陋的臉。

也許這個人本來並不醜陋，但他曾經受過這種嚴重的創傷，現在已變成一個面目猙獰的怪物。

當海飄看見這個彩衣怪人之後，她不禁呆住了。

可以說，她自出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一個人。

她畢竟還是個只有十八歲的女孩子，又怎會不爲之震慄？

× × ×

彩衣怪人躺在地上，目不轉睛的盯着她。

她也看見他。

雖然這張臉她絕不想看，但她却也是看得目不轉睛。

她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她想哭。

但她努力在提醒自己，自己已經十八歲了，自己已經長大了。

不但長大，而且成熟。

一個已經成熟的大人，是不應該動輒驚惶失措的，她要鼓起勇氣，面對一切可怕的魔鬼。

人人都這麼說：「人在江湖，身不由主。」

但海飄的感覺却很可怕，但却也很有趣，她的感覺則是：「人在江湖，魔鬼多多。」

郎如鐵是個魔鬼。

這個魔鬼也許很可愛，但魔鬼畢竟就是魔鬼，他不是甚麼英雄槍，而是「魔鬼槍」。

現在，她又遇到了另一個。

這魔鬼除了頭髮和鼻子之外，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很可怕。

海飄盯着他，他也盯着海飄，兩張臉的表情都很難用筆墨來加以形容。

美麗的一張臉雖然極力保持鎮靜，但還是不能掩藏內心的恐懼。

醜陋的一張臉却很奇怪，他的臉本已血肉糢糊，他臉上的表情如何，很難看得

出來。

他們互望着，就像是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忽然在這一條橋口上相遇。

過了很久很久，彩衣怪人終於從地上站起。

「妳滾！」

他的聲音很古怪，但語氣却很嚴厲！

「妳馬上滾回去，永遠也不要再幹這種蠢事！」

海飄的心中原本驚駭，但彩衣怪人叫她「馬上滾回去」，却令到她的驚駭化爲憤怒。

她是金枝玉葉。

嬌生慣養的海小姐，在她過去十八年的歲月中，可說是從來也沒有遭遇到如此粗暴無禮的對待。

她冷冷一笑，更是極力保持着鎮靜：「我爲甚麼要走?這裏又不是你的地方，就算這地方是你的，本小姐要來就來，誰都管不着。」

她的火氣不小，氣派也很大。

雖然她明知這裏很可能是個危險的地方，但她却在暗中告訴自己：「一個成熟的大人是不怕危險的。」

可是，陶大媽以前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說話她却忘記了。

不過，就算這句說話她還沒有忘記，她也絕對不會把它放在心上。

因爲她不喜歡這句說話。

這句話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她從來都不想做甚麼君子，也不怕「立在危牆之下」。

她是海小姐，海小姐的脾氣就是這樣的！

（三）

雖然海飄的手一直都緊握韁繩，但她的右手已隨時準備把劍拔出。

彩衣怪人的警告完全無效。

他突然厲聲喝道：「妳不識字?」

海飄冷冷一笑：「你才不識字。」

彩衣怪人怒叱道：「妳既然識字，難道妳以爲石碑上的四個字是用來開玩笑的麼?」

海飄忽然笑了，她的目光凝注在橋口的石碑上，淡淡道：「這句說話很霸氣，渡橋者死！」

彩衣怪人道：「妳若還不馬上……」

海飄截然道：「我巳渡橋，倘若渡橋者死這四個字並非恫嚇之言，那麼我現在巳經是個死人。」

彩衣怪人呆了一呆，作聲不得。

她冷冷一笑：「我不但不會回頭，還想繼續前行，瀏覽一下附近的風光。」

彩衣怪人怒道：「妳若不滾回去，我就把妳摔回去。」

海飄冷笑，長劍巳脫鞘而出：「你敢對本小姐無禮?」

彩衣怪人突然一躍而起，撲擊海飄。

海飄冷笑，飛星九絕劍法巳然施展。

一片晶瑩雪亮的劍影，就像是一張銀網，擋在他們兩人之間。

但彩衣怪人的身形甚是怪異，居然從劍網中穿了過去。

海飄芳心一震。

她萬萬料不到，這個全身上下血肉糢糊的怪人，他的身手竟然是如此的快速靈活。

彩衣怪人說要把她摔回去，並非是說笑。

海飄的飛星九絕劍法，非但未能傷害到彩衣怪人，反而被怪人一抱而起。

利那間，海飄差點沒昏過去。

這是她第二次給陌生的男人抱起。

第一次把她抱起，像是木偶般搬來搬去的陌生男人是郎如鐵。

那時候，她的臉上有點發熱。

但這一次，她的臉沒有發熱，但却蒼白得可怕。

這個彩衣怪人渾身血肉糢糊，想起了也覺得噁心，現在居然還給他抱起，這種經歷，更是無法想像。

她恨透了這個彩衣怪人，也恨透了自己。

她恨的是自己的劍法怎麼這般不中用，一次又一次的慘敗，難道父親傳授給自己的武功根本就是如此不堪一擊?

她可急死了。

但她却也看出，這個彩衣怪人並無傷害自己之意，他並不是在擁抱自己，而是要把自己摔回到橋的另一端。

但就在這個時候，她聽到背後突然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聲言。

「把她放下。」

彩衣怪人聞言，非但沒有把她放下，反而用盡全力，把她向橋的另一端拋了出去。

彩衣怪人臂力驚人，海飄只覺得自己像是騰雲駕霧般，身子筆直的向外飛了出去。

雖然她的身子在半空之中，但她仍然可以看見，當自己正在向石橋對岸飛過去的時候，另一個人的影子也恍似離弦矢箭般向自己飛撲過來。

眼看海飄就要被摔回對岸，但那突然飛撲過來的人却又輕輕的把她接住。

海飄又羞又怒。

她想不到自己竟然像一隻皮球般，給人拋來拋去。

她咬緊牙關，突然出手一個耳光就向這人的臉上摑去！

海小姐掌摑別人的耳光，在海星堡裏是司空慣見的事。

她別的功夫也許不到家，但摑耳光的絕技却是第一流的。

但她這一個耳光却沒有摑在那人的臉上。那人把她像是鴨子般輕輕提起，又把她帶回橋的對岸。

海飄又驚又怒，全力掙扎，但那人的手却比鐵鉗子還堅硬，她的掙扎完全於事無補。

彩衣怪人醜惡的臉突然扭曲。

他不顧一切要把海飄拋回橋的彼岸，但到最後還是功虧一簣。

把海飄帶回來的，是個滿臉都是金錢麻子的銀髮老人。

他的衣着雖然華麗，但外面的一襲長袍上，却用金綫繡着幾個形態猙獰，突目獠牙的人像。

這些人像都不像是人，而是像鬼。雖然海飄沒有見過鬼但任何人一望之下，都會覺得這些人像的臉孔是像鬼！

× × ×

銀髮老人把海飄帶回來的時候，臉上毫無表情，他的臉孔像是一塊有很多小孔的石頭。

彩衣怪人雖然臉上血肉糢糊，但海飄可以看出，他的神態變得很難看。

海飄心中一動。

她忽然覺得自己對這個彩衣怪人有點印象。

但她又隨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那是絕不可能的！

她不可能會對這個醜惡無比的怪人有甚麼印象，就算是在夢中，她也從來未曾見過這麼可怕的魔鬼。

除了魔鬼之外，她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字眼可以形容在他的身上。

但這時候，彩衣怪人的臉上却露出了極吃驚的神色，而且海飄還隱隱覺得，這怪人的吃驚並不是爲了本身，而是在担心她的安全。

這一來，海飄又是大感奇怪。

這個可惡的魔鬼怎麼會替自己担心起來?這又是一件絕對不可以理解的事。

也許自己又看錯了。

她忽然覺得這個彩衣怪人雖然醜惡恐怖，但這個滿臉金錢麻子的銀髮老人，更加深沉，更令人感到可怕。

他的年紀雖然巳很老，但身上還是帶着一種逼人的殺氣，彷彿只要他的手隨便動一動，就可以取掉任何人性命一樣。

驀地，她又看見了那塊巨大的石碑。

「渡橋者死」！

銀髮老人忽然冷冷的盯着她，道：「妳巳渡橋，妳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海飄閉着嘴巴。

「這裏是地獄，只有死人才能居住的地獄！」

海飄忽然笑了。

雖然她笑得很免强，但她確是在笑。

銀髮老人冷冷道：「妳現在巳是個死人，妳永遠都不能再離開這個地獄！」

彩衣怪人突然振臂大呼：「不！她還是個小孩子，你絕不能……」

他的聲音嘶啞難聽，但他的說話却令到海飄心頭一震。很明顯地，這個醜惡的怪人是在替自己求情。

直到現在，海飄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由開始一直到現在，這個彩衣怪人都是維護自己！

——他一開始就趕她走，甚至採取行動要把她摔過石橋的彼岸，完全是對她的一番好意！

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這是一個只有死人才能居住的地方。

她開始有點後悔了，她本來就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但她却負氣地不肯離開，現在就算她想離去，恐怕巳經太遲了。

就在這個時候，彩衣怪人突然鼓盡氣力，揮掌向銀髮老人重重擊去！

荒謬絕頂的怪事

（一）

能夠一出手就破解飛星九絕劍法的彩衣怪人，他的武功當然絕非弱者。

海飄很希望他這一擊能夠得手。

說來也奇怪，海飄希望他一擊得手，並不是爲了自己能否離開這個地獄，而是爲了希望彩衣怪人的安全想着。

她也不瞭解自己爲甚麼忽然會關心這個血肉糢糊的怪人。

其實這是很合理的現象。

因爲她現在巳知道彩衣怪人自始至終都是在維護自己，那麼這人就算不是「友」，也絕不是自己之「敵」。

世間上許多敵我的界綫糢糊不清，但也有不少壁壘分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彩衣怪人與銀髮老人也許原來是一夥人，但他們現在巳處於生死決鬥之中。

彩衣怪人雙掌直擊而出，同時大聲叫道：「快走！走得越遠越好，再也莫要回頭！」

海飄聞言，立刻一躍而起，一躍就是三丈。

她躍起，但却不是逃走。

雖然她不是個君子，但却也絕不是臨危退縮，不理朋友死活的那種人。

她並非英雄豪傑，但她却是個人。

一個有血有肉，有正義感，有血性的年青人。

她最初憎厭這個彩衣怪人，是因爲他的外表醜陋，是因爲他對自己無禮。

但現在她巳瞭解他的內心。

而且，她更知道彩衣怪人是在爲了自己而拚命。別人能爲她拚命，她爲甚麼不能反過來爲對方而拚命?

他豁了出去，用盡身體內最後的一分潛力，全力撲擊銀髮老人，目的就是要讓海飄逃離這個地獄。

他巳立下決定。

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挽救海飄這個無知的少女。

可是，他却沒有想到，海飄也許是無知，但她却絕非沒有艮知。

他要她逃，讓自己來承受一切的後果，但她不接受。

她不接受對方的好意，並不是不尊敬他，而是剛好相反。

在同一刹那間，掌風在呼嘯，飛星劍舞起了寒光點點。

海飄的劍法也許本來不足以威脅銀髮老人，但她現在並不是攻擊的主力，她只是乘勢闖進，只要銀髮老人稍有疏忽，海飄的劍隨時都可以貫穿過他的身體。

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兩個巳把性命豁出去的人，溶滙成一股不可輕侮的攻擊力。

忽然間，彩衣怪人的身子向後直飛出去。

他飛出去的姿勢，就像是一隻被主人一脚踢開的病狗。

「喔！」

一股血箭從彩衣怪人的口腔噴出，胸膛上竟然出現了一隻漆黑的掌印。

這裏也許不是眞正的地獄。

但他接了這一掌之後，他的人巳在陰曹。

海飄驚呼未巳，突覺腰間一麻，整個身子立時動彈不得。

她的手還握着飛星劍，劍鋒距離銀髮老人的咽喉只有半寸，只要她的手還能够繼續挺進少許，立刻就可以把銀髮老人置諸死地。

但這半寸的距離却實在是太遠了。

高手相爭，決定勝負存亡的距離往往只有一分一錢，半寸的距離已足够讓海飄再死八十次！

（二）

海飄沒有死。

銀髮老人沒有讓她死。

「妳雖然已渡橋，妳雖然已是個死人，但在這裏，妳仍然可以活得很美好。

「凡是進入這個地獄的人，都會被分成十二等級。

「這十二等級的人分別被編列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被列爲亥的是最下賤的死人，戌好一點，酉又好一點，如此類推，地位最高的死人是被列爲子的一級。」

海飄「大開耳界」。

銀髮老人又道：「妳已被列爲丑級死人，地位僅在子級死人之下，所以，妳是值得驕傲的。」

海飄沒有覺得驕傲，她除了感到驚怒之外，還有另一種感覺，就是啼笑皆非。

自己是個「死人」也還罷了，但除此之外，還要被列爲甚麼「丑級死人」，眞是一件荒謬絕頂的事。

銀髮老人淡漠的說下去：「我是這個地獄的大總管，也是個死人，妳以後稱呼我彭伯，我是子級死人，地位比妳高，我可以讓妳過着神仙般的生活，也可以讓妳變成亥級死人，妳可得當心一點！」

海飄甚麼意見都不能表示，因爲她連啞穴都已給彭伯點住。

彭伯透了口氣，又緩緩接道：「妳很聰明，魔主一定會很喜歡妳。」

海飄心中一凜。

魔主又是甚麼人？

他是不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惡魔？

她暗暗嘆了口氣，後悔當時沒有聽從彩衣怪人的警告離開此地，而且還令他賠上了一條性命。

彭伯似是看穿了她心中所想的事，冷冷道：「剛才一掌給我打死的，是未級死人，他的武功雖然不錯，但要造反却是不啻做夢，他死前沒有受到酷刑，已是萬幸了！」

海飄心中冷笑。

荒謬！

荒謬！

簡直越說越胡塗！越說越荒謬。

未級死人本來就已是個死人，但死人居然也會再死一次，豈不是變成「死死人」麼？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這個地獄的「死人」，除了自己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女性？

假如這個地獄的「死人」通通都是男人，那麼眞是禍不單行，倒不如乾脆死掉算了。

幸好她還在担心的時候，她已看見了四個漂亮的死人，正抬着一項轎子，脚步輕盈的走到這裏。

這四個「女死人」雖然不算國色天香，但却也是人間罕見的尤物。

但有一點是海飄值得驕傲的，就是她畢竟比她們都還更漂亮。

女人天生就是愛美的動物。

俏美、漂亮，永遠是女性最大的財富，總要漂亮，生死另計。

所以，雖然她們都是「死人」，但却比許多活人還有吸引力。

彭伯最後告訴海飄的說話，只有兩句。就是：

「她們無論是誰違背妳的命令，妳都可以殺了她！」

海飄又是暗暗發呆。

看來「丑級死人」的權力和威風倒也不小，居然有操生殺之權。

但這裏畢竟是「地獄」，她擁有權力再大，其實還只不過是別人的玩偶！

（三）

北風吹落了樹上的梅花，風仍然是冰冷刺骨的。

雪城還是雪城，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在雪梅樓的觀雪庭內，一個陌生的男人包下了整座廳院。

這男人的年紀大約五十來歲，他的衣着並不考究，但一雙粗糙的手却戴着七八枚鑲着大寶石的戒指，令人看來有眼花繚亂的感覺。

他顴骨高聳，腰短腿長，臉上的表情永遠都是那麼硬朗，就像一尊永遠不倒的石彫像。

他是乘坐一輛漆黑的馬車來到雪城的，趕車的是個白衣少年，雖然他已趕了很遠的路，但身上的衣衫還是潔白如雪。

他的背上，揹着一把形式很奇古的鐵刀。

刀並不鋒利。

刀沒有鞘。

但這個白衣少年這個人，他本身已是一把刀。

他像是一把鋒利無情、殺人如蔴的兇刀！

雪梅樓的伙計看見這兩個人，不禁想起了秦大官人和那個瞳孔相當大的年青殺手方殺。

這個手指上戴滿戒指的男人，和跟隨在他左右形影不離的白衣少年，他們也豈非很像秦大官人和方殺？

當然，許多事情是伙計們既不知道，也不敢問的。

他們是靠勞力換取微薄酬勞的小人物，家中有老有少，這種痲煩的事又誰敢插手沾染？

他們雖然不是走江湖的人，但却經常與江湖人接觸。

江湖人的事和江湖人的糾紛，他們是絕對不敢多管閒事的。

他們現在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個包下觀雪庭的大爺姓雲，除此之外，其餘他們就一無所知。

假如他們知道得比較清楚一點的話，相信他們一定會牙關打戰，頻呼倒霉。

因爲這個雲大爺，也是一個江湖煞星，無論是誰讓他瞧得不順眼，都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

（四）

用過午膳之後，雲大爺離開了觀雪庭了。

但這一座廳院現在仍然是屬於他的。

他包下這座廳院，而且包下了整整一

個月！

當他對老掌櫃說明要把觀雪庭包下整個月的時候，老掌櫃面有猶豫之色。

雲大爺身後的白衣少年冷冷道：「我們先付錢，你若不滿意，我可以用這東西來代替。」

雲大爺手中拈着一張銀票，但白衣少年手中拈着的却是他的刀！

× × ×

你若是掌櫃，相信你的選擇也會和老掌櫃的選擇完全相同。

因爲你們都不是呆子。

（五）

雪城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但在格里烏滋，它已算是一個大地方。

白衣少年趕策馬車，向雪城的北方邁進。

馬車的速度並不很快，令到車子後面跟踪而來的兩個黑衣漢子，並未感到太吃力。

他們行藏詭秘，從雪梅樓一直跟踪這輛馬車。

馬車駛到城北的一條小巷裏，還繼續向前邁進。

兩個黑衣漢子互望一眼，其中一個低聲道：「這是一條死胡同！」

另一人道：「難道秦大官人就在這條死胡同之中？」

「不太像罷。」

「我們是不是繼續跟踪下去？」

突聽第三把聲音淡淡道：「當然跟踪下去，一直跟踪到閻王地府爲止！」

兩個黑衣漢子臉色同時一變。

他們腰間的快刀也立刻亮出。

但他們的刀剛亮出，就已落在一個人手裏。

鏗！

鏗！

兩把精鋼打造的刀剛出鞘就已被人用閃電般的速度搶去，而且更在同一時間被拗折成爲兩段！

兩個黑衣漢子的臉簡直已變成了死灰之色。

其中一人不甘心坐以待斃，呼呼兩掌向那人的胸膛上打去。

這兩掌力度剛猛，而且是華山派的天星掌法。

另一個人却是滿臉驚惶之色，不進反退。

發出兩掌的黑衣人突然一聲呻吟，雙手腕骨已然被那人捏斷。

斷手的黑衣人汗流滿面，痛苦得跪在地上。

但退後的一個人還是沒有上前帮手，反而越退越遠。

那人冷笑一聲，叱道：「沒種！」

叱喝之聲方罷，退後逃走的黑衣人已隨着應聲倒下。

一把斷了半截的鋼刀，貫穿過他的前額，直達後腦。

這一刀當然致命，無論是誰中了這麼一刀，他都一定活不下去。

斷手的黑衣人臉色更變得比雪還白。

「雲大爺……饒……命！」

舉手投足間就把兩個黑衣人解決的人，赫然竟是雲大爺。

他們一直都以爲雲大爺在馬車之中，却不知道雲大爺在甚麼時候已離開了車廂，而且還來一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雲大爺盯着斷了雙手的黑衣人，忽然嘆道：「你本該知道我是誰，爲甚麼還稱呼我雲大爺？」

黑衣人抽了口冷氣道：「我們不知道你老人家是誰，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雲大爺緩緩道：「你眞的不知道我是誰？」

黑衣人吶吶道：「的確……不……不知道。」

雲大爺淡淡道：「如此說來，你們是被人所利用的了？」

「正……正是。」

「指使你們跟踪我的是誰？」

「是……是……」

「你不必害怕，」雲大爺淡淡道：「只要你們把他的名字說出來，我饒了你一死。」

黑衣人忙道：「此話當眞？」

雲大爺從懷中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道：「我不但不殺你，還可以把這五百兩送給你。」

黑衣人目光一陣閃動，終於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叫嚴鐵鷹。」

「奪命老嚴？」

「就是他。」

「他現在是否在雪城之中？」

「不，他在雪城東北八十里外的拚命園。」

「拚命園？」

「正是。」

「很好，你回答得很好，這張銀票現在已屬於你的。」

雲大爺把銀票輕輕一拋。

嶄新的銀票在半空中飛舞。

雲大爺忽然冷冷道：「你爲甚麼不拿起它？」

黑衣人吸了口氣，道：「我……我的手……」

銀票已將跌落在地上。

但忽然間，銀票又再冲天般飛起。

但這一張銀票已一分爲二。

黑衣人同時倒下。

他的腦袋的遭遇也和這張銀票一樣，忽然間就齊中給一把刀劈開兩半。

黑衣人雖然已經氣絕，但他的兩隻眼睛却瞪得比荔枝還大。

他彷彿在問雲大爺：「你爲甚麼殺我啊？」

雲大爺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只是拍着白衣少年的肩膊，不斷的發出微笑。

白衣少年淡淡道：「你沒有殺他，而且銀票也照付不虞。」

雲大爺目中露出了滿意之色，緩緩道：「我從不食言，你的刀，却是越來越快了……」

（六）

馬車輾過了兩具死不瞑目的屍體，離開了這條死胡同。

「嚴鐵鷹是個老江湖，也是海三爺的老朋友。」

「拚命園是甚麼地方？」（未完）

最後一招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槍門主岑玉琴自桂天聲離開之後，思念不已，表面上雖是强顏歡笑，綜理帮務，但內心的寂寞與空虛，却非外人所能體會。因此，她決心練好武功，然後闖蕩江湖，去找尋桂天聲。一天，當她正在苦練的時候，女侍秋兒匆匆來報，說有數十蒙面人，前來挑釁。岑玉琴聞報後，即着秋兒速帶雙雙，小鴉由地道逃走。秋兒應命去後，岑玉琴即持長槍衝出。當她衝至外廳時，迎面碰到兩名持刀的蒙面漢，岑玉琴便揮動長槍，向兩人刺去，兩人急退三步，口出汚言穢語……

賭場逢內兄　江邊遇同窗

此人口舌輕薄，言語下流，岑玉琴怎能忍耐得住，長槍一吐即收，已在他的胸前開了一個洞口。

這是岑玉琴的最後一槍，這一槍已經扎穿了蒙面人的心臟。

心臟被槍扎穿，他縱然想說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一槍斃敵，岑玉琴並不作半分耽擱，嬌軀急旋，玉腿倏飛，噗的一聲輕响，脚尖正好踢在另一人的大陽穴上。

這一脚堪稱神來之筆，那名蒙面大漢還沒有摸清楚是怎麼回事，就糊裏糊塗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岑玉琴連斃兩名敵人，只不過指顧之間，但她趕到前院，神槍門下的弟子幾乎已經傷亡殆盡。

院中橫屍處處，全是神槍門下，還活着的只有兩個，那是總管周關西，及二弟子呼延長春。

周關西只有一條獨臂，但鐵槍飛舞，威風八面，與他惡鬥的四名蒙面大漢竟然近身不得。

呼延長春就慘了，他的敵人雖然只有兩個，他却傷痕被體，招架無力，形勢已經到達極端危險的境地。

岑玉琴瞧得雙目噴火，忍不住發出一聲嬌叱道：「住手。」

這一聲貫注內力的叱喝，果然使院中的搏鬥停了下來，只是呼延長春竟在此時摔倒下去。

岑玉琴忍住幾乎奪眶而出的淚水，緩緩道：「周總管：將長春抱進去調治，這兒你就不必管了。」

周關西道：「可是，門主，這……般人……」

岑玉琴道：「你放心，快去。」

周關西雖是替岑玉琴担憂，却不能不管呼延長春的死活，只得將他挾起，向前廳匆匆奔去。

蒙面人沒有阻止周關西，對岑玉琴採取了嚴密的包圍，他們現在還有三十二個，好像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岑玉琴目光流轉，向這般人打量一眼道：「那位是領頭的？請出來答話。」

一名身材瘦長，懷抱長劍的蒙面人道：「老夫是領頭的，岑門主有何指教？」

「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爲什麼要藏頭露尾？」

「這個……很抱歉，門主的兩項問題老夫都無法作答。」

「哦，這是說閣下率衆偷襲本門，是奉了貴上的指使了，但大丈夫做事應該敢做敢當，閣下在江湖上必然也是一號人物，如此藏頭露尾，偷襲一個孤兒寡婦，一旦傳之江湖，就不怕令人齒冷麼？」

「這個……咱們是爲柳千條復仇而來，師出有名，誰敢恥笑咱們？」

「你們是柳家請來的殺手？」

「妳說對了。」

「柳千條陰謀犯上，罪大惡極，本座法外施仁，留下他一條生命，閣下雖是唯利是圖的殺手，但盜亦有道，你們如此不分善惡，濫殺無辜，開邪惡之先例，本座今天就饒你不得。」

「很好，妳划下道來就是。」

「我先要請教閣下一個問題，殺手也要依多爲勝麼？」

「只要達成任務，殺手是不擇手段的，不過只要妳能提一個合理的辦法，老夫倒是可以考慮一下。」

「好，咱們一對一，三場分勝負，你看可好。」

「三場都由妳出戰麼？」

「除了本座，本門已無可戰之人，自然都由本座接下了。」

「老夫同意了，如果妳敗了呢？」

「殺剮聽便。」

「咱們不想殺妳，也不想剮妳，妳如若敗了只要跟着咱們走就是。」

「我答允，如是你敗了呢？」

「生命交給妳，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吧。」

「能不能現在言之過早，那位先來賜教？」

一名身材魁梧，狀如鐵塔的大漢越衆而出道：「頭兒：屬下請戰。」

領頭的老者道：「好，但要活口。」

魁梧大漢道：「屬下遵命。」

此人的兵刃是一柄沉重的鐵槳，少說點只怕也有四五十斤。

武林中使用此等兵刃的不多，據江湖傳說，只有「陸地行舟府一招」是使用此等兵刃。

他姓府，原名意超，由於他鐵槳沉重，一招就可克敵，他的名號也就變做府一招了。

槳原是行船之用，但府一招生平怕水，他的槳只會殺人，因而他又得了一個陸地行舟的渾號。

此人名滿江湖，一身功力罕遇敵手，而且他祖業十分富有，應該不可能淪爲殺手的，莫非這位使鐵槳的蒙面大漢不是府一招？

岑玉琴在猜忖他是何許人物，但魁梧大漢可不容許她思忖下去，口中一聲暴吼，一槳揮了出來。

鐵槳帶起銳嘯，勁風像浪潮一般湧了過來，這一槳的威力，決不比陸地行舟府一招弱了多少。

如此兇猛的招式，岑玉琴自然不敢硬接，足尖一點地面，縱身倒退五尺。

魁梧大漢哈哈一陣狂笑，彈身追了過來，鐵槳橫掃直出，決不給岑玉琴喘息之機。

這可是糟得很，一上來岑玉琴就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那能不糟！

一晃十餘招，岑玉琴的鬢角已經淌下汗水，再鬥下去她非遭到毒手不可。

門不過就得認栽，誰知她偏偏叫了起來。

「喂，大個子，你講不講理？」

魁梧大漢鐵槳一收，道：「我那點不講理了？」

岑玉琴道：「一個大男人，出手就一輪搶攻，還說你講理？」

魁梧大漢啊了一聲道：「好，讓妳先攻，總該可以吧？」

岑玉琴道：「這才像話，注意了。」

長槍一挺，逕向魁梧大漢的咽喉挑去。

這一招並不出奇，只是一般槍法的普通招式。

只不過這一普通招式却十分管用，它竟在魁梧大漢的喉頭挑了一個大洞。

這是一樁出人意外的結果，意外得使人難以相信。

以魁梧大漢的一身功力，怎麼連這麼一招莊稼把式都無法防禦？

而且當岑玉琴的長槍挑來之際，他竟然神色一陣錯愕，呆呆的讓槍尖挑斷咽喉，根本不知道閃避。

莫非岑玉琴會使邪法？

她當然不會邪法，只是使了一點機詐而已。

利用出槍的態勢，先使出一記金剛指力，魁梧大漢變做木雕泥塑之身，要挑斷他的咽喉還不容易？

得了便宜賣乖，岑玉琴還表示十分惋惜。

「咦！這人是怎麼啦？爲什麼不閃不避？」

那位領頭的老者雖是有點不解，却不相信魁梧大漢不知閃避。

不過這不要緊，輸了一場還有兩場，他有贏回下面兩場的自信。

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敢大意，因而指定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出戰。

此人身材瘦小，使用一柄單刀。

他沒有像魁梧大漢那樣搶先出手，還彬彬有禮的抱刀一拱道：「岑門主好神奇的槍法，請賜招。」

岑玉琴道了一聲「有僭」，槍頭一顫，左右插花，連續兩槍刺了出去。

這回是她先攻，攻者一方必然會向對方迫近。

只是她的打法十分特別，連續攻出兩槍，她反而退了兩步。

這是什麼打法？

場中的蒙面人全都身負絕學，却沒有一個明瞭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瘦小漢子的刀子，堪稱武林一絕，他會過不少高人，沒有一個能够在他的刀下全身而退。

現在他却遭到困難了，因爲岑玉琴一攻即退，雙方相距至少有八尺以上的距離

，無論他的刀法如何驚人，够不上總是白費！

在經過一陣攻拒之後，瞧的人已明白岑玉琴的用心，瘦小漢子自然更加明瞭。

那是說岑玉琴在利用長槍的優勢，使瘦小漢子的單刀無法發揮威力，然後乘虛蹈隙，尋找破綻，希望一擧擊敗對方。

這的確是一種理想的戰法，最起碼她已立於不敗之地。

但瘦小漢子決不是省油的燈，怎能眼睜睜的挨打，就這麼讓岑玉琴如願！

因此，他忽然發出一聲長嘯，足尖一點，身形像離弦弩箭一般的拔了起來，單刀挾着凌厲的光芒，向岑玉琴作致命的一擊！

這是他刀法的精華，也是他畢身功力所聚，無論岑玉琴怎樣防守，這一招必然逃避不過。

沒有錯，岑玉琴的長槍無法阻止單刀強悍的攻勢，她的嬌軀也倒了下去。

只不過她倒得似乎早了一點，那刀芒距她至少還有一尺，她竟然已經倒了下去了！

幾乎就在她嬌軀着地的剎那之間，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忽然衝進人們的耳鼓，同時飛起一條人影，還帶着一溜觸目驚心的鮮血。

是誰遭了毒手？莫非是神槍門主岑玉琴？

不，岑玉琴已經倒在地上，她縱然挨上幾刀，也不會飛了起來。

那必然是瘦小漢子了。

不錯，正是他。

他倒在一丈以外，太陽穴上正在汩汩不斷的流着血水，看情形他是活不成了。

敢情他是中了一記無影脚，岑玉琴那纖纖的玉足的鋼尖，十分準確的踢在他的太陽穴上。

現在岑玉琴躍了起來，三戰兩勝，她已獲得勝利的成果，似乎可以不必再比下去了！

但領頭的蒙面老者却嘿嘿一陣陰笑道：「老夫看走眼了，原來岑門主的功力竟如此之高。」

岑玉琴道：「好說，本座不過取巧而已，不過，咱們勝負已分，該閣下履行諾言了。」

領頭的蒙面老者道：「話是不錯，但咱們講定的要比三場，老夫還要領敎門主的絕學呢。」

岑玉琴嘆了一口氣道：「既然如此，閣下出招就是。」

蒙面老者道了一個好字，立即黑衣鼓盪，行動若風，圍着岑玉琴遊走起來。

岑玉琴經過不少搏殺，會過不少高人，但在感覺上這位蒙面老者才是最爲可怕的一個。

他身法之快，固然使人眼花繚亂，他所擺出的一招劍式，也嚴密得令人無隙可尋。

岑玉琴的拿手功夫，只是一槍一指一脚，神槍門的瀝泉槍法根本上不了台盤，如若蒙面老者以快速的身法近身相搏，由於雙方功力懸殊，她只怕很難發揮所長，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於是她銀牙一咬，作了一個孤注一擲的決定。

待蒙面老者再度到達她身前之際，她以金剛指力急點而出。

這是奇襲，縱然無法傷到蒙面老者，至少能够讓他神色一呆，身形一窒。

不管他一呆一窒的時辰如何暫短，都可以讓她踢出一脚，她相信只要爭得踢出一脚的機會，她就可以獲得三戰的全勝。

這果然是孤注一擲，但這一擲却獲得滿意的成功。

由於蒙面老者想不到她身負如此高深的武林絕藝，一記金剛指竟點破他的玄機重穴。

人身三十六大主穴遭到重擊，蒙面老者那裏還有命在？但在他翻身仆倒之際，又挨了一記鋼頭脚尖。

岑玉琴向蒙面老者的屍體瞥了一眼，然後吁出一口長氣道：「各位：本座不爲已甚，帶着你們同伴的屍體走吧。」

岑玉琴心地良善，不忍落井下石，叫其餘的蒙面人走，原是一番好意。

誰知她的好意別人並不領情，而且脚下緩緩挪移，向她逼了過來。

「糟了，雙拳難敵四手，自己孤身一個，決難勝過近三十名蒙面高手。」

她意識到眼前的危機，不得不緩緩向後退走，蒙面人連敗三場而不遵守信約，使她陷入更大的危難。

此時周關西奔了出來，道：「門主快走，由屬下來對付他們。」

岑玉琴道：「不必，他們奈何不了我的，長春怎樣了？」

周關西悲聲道：「呼延少俠已重傷不治，屬下慚愧得很。」

岑玉琴一嘆道：「這不能怪你……」

他們說話之際，已然退入廳門，外間一聲暴吼，人影翻飛，紛紛向廳門撲來。

岑玉琴雙手急吐，在一陣嗤嗤之聲中，幾條人影已應指摔倒下去。

金剛指是武林絕學，這般蒙面人雖然個個都是高手，却沒有一個具有不懼金剛指的能耐，因而他們的攻勢遭到頓挫，誰也不敢再向那黑忽忽的廳門進攻。

這是撤退的最佳良機，岑玉琴自然不會放過，她向周關西打了一聲招呼，然後點足彈身，向秘道之處急撲。

她封閉了密室，再堵塞了秘道，讓蒙面人翻遍每一處地方，也很難找出他們的去處！

最後他們逃到了江邊，雖是險死還生，現在算安全了。

但安全却爲岑玉琴帶來悲痛，她竟然淚洒江濱，哀哀的哭泣起來。

她適才歷經萬險，揮洒殺敵，當得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巾幗英雌，此時這一哭麼，連那滔滔江水都跟着她嗚咽起來了。

這也難怪，神槍門歷經數世，却在她的手中毀了，而且門下弟子無一倖存，叫她如何對得起神槍門的列祖列宗？

周關西勸慰道：「門主，這不能怨妳，妳已經盡了全力了，啊，來了一條漁舟，屬下要不要呼喚？」

岑玉琴停止悲聲，抹乾淚水道：「叫他來，咱們過江去。」

周關西立即揚聲呼叫，將漁舟叫了過來，他們渡過長江，然後向張渡湖奔去。

張渡湖畔有一幢京官的別墅，被岑玉琴以重金買了下來。

這是桂天聲離開之後，岑玉琴才叫周關西暗中購買的，神槍門的財寶，早已移來這幢別墅之內。

她雖是心地善良，却不是一個毫無思想的普通女人，由桂天聲臨走之時的囑咐，不讓她說出他們之間的任何關連，她就知道這是危險的信號，神槍門只怕難逃此刦。

現在，她果然料到了，但想不到結局如此之慘。

經過兩天奔走，他們終於平安的抵達張渡湖，雙雙秋兒等早已到達，正在眼巴巴的盼望她們。

雙雙首先奔過來接着岑玉琴，但雙目滴溜溜亂轉，一直瞧向她的身後。

「娘：就只你們兩個，呼延師兄他們呢？」

「他們……娘打發他們回家去了。」

「爲什麼？娘，咱們這兒的房子大得很呢。」

「孩子，別忘了咱們是隱居，今後如若有人問妳，就說咱們姓田，妳爹在京裏做官，別的妳什麼都不要說，知道嗎？」

雙雙雖然是個孩子，却也知道事態嚴重，也就什麼都不敢再問了！

在他們未來之前，這間別墅是由岑玉琴的奶娘崔嬤嬤帶着六名忠實純樸的男女管理的，現在他們一來，就頓時熱鬧起來了。

最熱鬧的是周關西成了婚，岑玉琴將秋兒配給他，以慰勞她這位忠心耿耿的部屬。

另外她將槍法中的最後一招也教給了他們，金剛指傳給了雙雙，他要周關西夫婦扶助雙雙，使神槍門得以重振，並在江湖上取得一席之地。

她認爲她是桂天聲的妻子，不能再戀棧神槍門主的職位了，只待一切安頓之後，她要獨闖江湖，去尋找她的丈夫。

× × ×

桂天聲聽到江湖傳說，神槍門被蒙面人所毀，整個門派已是烟飛火滅，無一倖存。

神槍門的不幸，可能是他帶來的，他心情的沉重就可想而知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神槍門的所在地「湛家磯」，他所瞧到的只是斷瓦殘垣，滿目蒼涼，想到岑玉琴母女，他那朗朗星目之中，不由射出兩縷殺機。

「玉篁！咱們走！」

走？那裏去？

其實不必問，桃花羅刹已經明白。

他是要報復。

蒙面人必然是魔教派來的，在武漢三鎮，他只知道魔教有一個連絡處在大智門，要報復自然是去大智門了。

桃花羅刹久闖江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魔教雖然不好惹，還不致使她感到畏怯。

於是，在一個時辰以後，他們就趕到了魔教在大智門的連絡處。

還是那幢房屋，門前還是掛着那一對紗燈，只是桂天聲與桃花羅刹瞧得神色一呆。

敢情這幢庭院深深的巨宅，竟然變作一間棺材店子。

大門洞開着，裏面擺着不少棺材，門外的牆壁之上還貼着一張紅條。

紅條上是這樣寫着的：「新開張大減價，上材買一送一，普通八折優待」。

買一送一，八折優待，是一般商店招徠的噱頭，棺材店也用這個，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桃花羅刹收回目光，瞧着桂天聲道：「是這間棺材店麼？」

桂天聲道：「不錯，但以前不是棺材店，也許他們搬到別處去了。」

桃花羅刹問道：「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桂天聲道：「棺材店麼，有什麼好瞧的？」

桃花羅刹道：「你沒有瞧到那張紅色招貼？」

桂天聲道：「瞧到了，那不過是商人要的噱頭而已。」

桃花羅刹道：「任何商店都可以買一送一，只有棺材不可以。」

桂天聲道：「妳是說他們是別有居心了，爲了什麼？」

桃花羅刹答道：「爲了要咱們自投羅網。」

桂天聲道：「這話怎麼說？」

桃花羅刹道：「別人瞧到這張招貼會一笑置之，只有咱們會猜他別有居心，會想進去瞧瞧。」

桂天聲道：「妳是說棺材店內是一個陷阱，這張招貼是爲了誘使咱們投入陷阱麼？」

桃花羅刹道：「我是這麼猜忖，這項猜忖必然不會太過離譜。」

桂天聲道：「咱們已是天下武林的公敵，無論是魔教，還是中原各派，隨時都可以對付咱們，何須佈置陷阱誘咱們入伏呢？」

桃花羅刹道：「如果他們找不到咱們呢？」

桂天聲一怔道：「這個……」

桃花羅刹道：「如果不是你的化裝之術高明，咱們只怕早已處於驚濤駭浪之中，他們由於無法找到咱們，才毀掉神槍門，再佈置陷阱，讓咱們自行投到。」

桂天聲冷哼一聲道：「很好，咱們就去闖闖他們佈下的龍潭虎穴吧。」

桃花羅刹道：「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咱們何必讓敵人如願呢？」

桂天聲道：「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桃花羅刹道：「咱們這一陣觀望，可能已經引起他們的疑心，甚至已經猜出咱們的身份了，如是咱們回頭一走，必然有人追來，外面沒有埋伏，要收拾他們豈不方便一些？」

桂天聲道：「好辦法，咱們走。」

桃花羅刹沒有猜錯，他們只不過剛剛回頭，就有人向他們招呼。

「慢點呀，朋友，既然來了，何必又走！」

桂天聲回頭一瞥，見是一名身着灰衣，年約五旬的禿頂老者。

此人目蘊神光，步履沉穩，必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人，他身後還跟着七名勁

裴大漢，好像都不是易與之輩。

桃花羅刹悄聲對桂天聲道：「禿頂老者是七星帮的天樞檀主區三分，在七星帮他是第二號人物。」

她匆匆說完，區三分已帶着七名高手走近。

桂天聲雙拳一抱道：「老丈是算命還是看相？」

區三分哼了一聲道：「對眞菩薩燒假香，朋友，褻瀆神靈會遭到報應的！」

桂天聲道：「老丈說笑話了，在下是佛門信徒，怎敢褻瀆神靈。」

區三分道：「這麼說，你當眞會看相了？」

桂天聲道：「在下不只是會看相算命，並對八卦五行，六爻奇數等相生相尅之理，也略有涉獵，老丈只是要花少許銀兩，在下可以指點老丈你一條趨吉避凶的明路。」

區三分哈哈一笑道：「有一點只怕你還不明白。」

桂天聲道：「什麼事？」

區三分道：「一般看相的只會替別人看，却忽略了他自己是怎樣一副德性，老夫看你雙目帶煞，印堂發暗，明年今日必然是你的忌辰，你可相信？」

他說話之間，同時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七名大漢立即晃身前撲，將桂天聲及桃花羅刹圍了起來。

他們擺的是七星陣法，七名大漢分站天樞，璣，璇，權，衡，開陽，搖光等七個方法。

七星陣又名天罡陣法，是七星帮的鎭山法寶，此時他們竟擺出該派的七星大陣，可見他們是志在必得了。

桃花羅刹柳眉一挑，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對桂天聲道：「你可知道此陣的破法？」

桂天聲道：「知道，他們陣眼在天樞，咱們只要攻破天樞，七星大陣就無能爲力了。」

桃花羅刹道：「不，只破天樞，並不能瓦解七星大陣，必須同時攻破衡星，才能使它澈底瓦解。」

桂天聲道：「好，妳攻天樞，我攻衡，待會咱們同時發動，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桃花羅刹道：「好的！」

他們的計劃原本不錯，只要攻破或毁掉這兩個位置的大漢，七星陣必然瓦解。只是他們低估了七星帮了，如是這麼容易就會攻破，七星大陣怎能稱做該帮的鎭山之寶？

敢情這七人身形流轉，捷逾奔馬，不僅位置在時時變換，而且使人眼花繚亂，很難分辨出他們的位置。

因此，桂天聲夫婦受到幾次攻擊，每次都在千鈞一髮之間免強的避了過去。

桃花羅刹瞧到這等情形，知道原先的計劃已無法適用，不過，她却另外有了計較。

「天聲，咱們以浮光掠影身法跟他比一比！」

「好！」

這回他們弄對了，浮光掠影是武林中最高明的輕功，一旦施展開來，如同光影掠眼而過。

現在倒回來了，感到眼花繚亂的是七星門下。

他們不只是無法攻擊桂天聲夫婦，他們的行動也被瞧得明明白白。

如此一來七星陣就慘了，在一陣連續的悶哼之後，七名生龍活虎般的大漢，已像木雕泥塑的動彈不得。

這還是桂天聲夫婦宅心仁厚，否則只怕這七個人全都躺在地上了。

桂天聲與桃花羅刹走出七星陣，然後對區三分微微一笑道：「閣下的相法似乎未經明師指點，所以有點不靈！」

區三分冷冷道：「不要得意，姓桂的，七星陣毁了七星帮沒有毁，就算你能够毁掉七星帮，也毁不了天下的武林，而且老夫還有一戰之能。」

聽口吻，這位七星帮的二號人物已經認栽，只要桂天聲不出手，他是不會留難的。

不過他又表明了一點，此事不能算完，天下武林都不會放過他們。

因此，桂天聲面色一肅道：「前輩言重了，在下不想毁掉任何一個人，更不敢毁掉任何一個帮派，虬髯蓮鈎不是咱們殺的，不知前輩相不相信？」

區三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少來這一套，姓桂的，你這套騙術不靈了，老夫今天已經認栽，你請吧。」

桂天聲不禁愕然道：「騙術？此話怎講？」

區三分面色一沉道：「不必枉費唇舌，老夫沒有跟你交談的興趣！」

桂天聲呆了一呆，立即屈指連彈，震開了七名大漢的穴道，然後身形一轉，逕與桃花羅刹急馳而去。

桃花羅刹道：「天聲，咱們爲什麼不問問七星帮爲什麼會住在此地，伍彩雲又到那兒去了？」

桂天聲道：「那不過浪費唇舌罷了，區三分不會說的。」

桃花羅刹一嘆道：「魔教似乎替咱們掘好了不少陷阱，非要叫咱們落得身敗名裂不可！」

桂天聲道：「不錯，所以妳嫁給我是一樁不幸的選擇！」

桃花羅刹道：「我沒有選錯，是你說錯了，試想普天之下，幾人能有咱們這般多采多姿的生活！」

桂天聲哈哈一笑，道：「說得好，只是我總覺得有些對不起妳。」

桃花羅刹道：「別那麼放不開，你說，現在咱們到那裏去？」

桂天聲道：「咱們這套裝扮不靈了，先找個無人的地方改換一下。」

大智門裏很荒凉，他們在一個水塘附近重行裝扮，桂天聲扮作長袖善舞的中年人，桃花羅刹也扮成一個中年美婦，然後，他舊地重遊，帶着桃花羅刹進入賭場。

他精於賭，今天的賭運又十分之佳，因此他的籌碼在不斷的增加，幾乎有囊括全場之勢。

錢多了會令人眼紅，何况賭場原是一個好勇鬥狠的所在。

再說凡是賭場都有保鏢，像桂天聲這樣一個陌生的客人，第一次就赢了這麼多

的銀子，賭場保鏢就會放他不過。

由於以上兩項原因，桂天聲八成會遇到麻煩。

他雖知道會有麻煩，但却一點都不在乎。

現在是他推莊，小牌九，一翻兩瞪眼，是一種最簡單的賭法。

他不洗牌，以表示公正無私。

不管他如何公正，銀子太多了就是罪人，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誰叫他赢那麼多的？

其實他是不必再賭下去的，因爲有錢的賭客已經不多。

於是，桃花羅刹微微一笑道：「我有些餓了，咱們吃點東西再來，好麼？」

桂天聲道：「好，咱們賭完這一把就走。」

賭完這一把就走，那麼輸錢的想扳本也只有最後的一次機會，因而賭客紛紛下注，希望赢回最後一把。

但……

「老子下這個！」

嘭的一聲，枱面上忽然多了一隻斗大的拳頭。

此人是坐在天門的賭客，年歲雖不算大，却已滿面風霜，顯然，他必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江湖浪子。

桂天聲向他瞧了一眼道：「朋友：你這是做什麼？」

「賭！」

「哦，怎麼賭法？」

「賭你枱面上所有的籌碼。」

「就憑閣下的一隻拳頭？」

「不錯，老子一隻拳頭，比你的生命還要貴重，這樣已經便宜你了。」

「唔，閣下如果輸了呢？」

「拳頭給你。」

「好，咱們賭了。」

桂天聲枱面上的籌碼，少說點也有五千兩以上的銀子，他居然答允賭別人一隻拳頭，莫非他是白痴？

不管怎麼樣，這總是一件稀罕的事兒，爲了瞧瞧這場熱鬧，其他的賭客全部收回了他們的籌碼，放棄了最後一次扳本的機會。

不過他們沒有走開，要在這兒開開眼界。

而且全場轟動，所有的賭客都湧到這兒來了。

桂天聲抓起骰子，瞅着賭拳頭的道：「咱們無論輸赢，就是這一把，閣下是否同意？」

賭拳頭的道：「好，一言爲定。」

桂天聲五指一張，兩顆骰子向枱面上滾了出去，最後它停止了，一顆二點，一顆四點，天門應該拿第二副，莊家自然是最後一副了。

賭拳頭的以顫抖的手指抓回了牌，他先不瞧看，却向桂天聲道：「我先看看你的牌。」

桂天聲道：「好吧！」

他先翻開一塊，天牌。

瞧熱鬧「啊」了一聲，賭拳頭的却面色一變。

因爲天牌是王牌，而且張張都配，縱然運氣不好，最少也有一點可拿。

桂天聲再掀開手上一張，瞧熱鬧的又是一聲驚呼，不過，賭拳頭的却精神一振，面頰之上也擠出了一絲笑容。

因爲桂天聲時運不佳，第二張居然是一張四五。

現在該賭拳頭的了，第一張他翻出一塊地牌。

他的笑容更深了，幾乎可以肯定他已赢定了莊家。

除非第二塊是三六他才會輸，三六只有一張，決不會這麼巧法。

於是，他翻了開了第二張。

「啊……」

有人驚呼，也有人嘆息，這當眞是無巧不成書，世上有些事偏偏就是那麼巧法的。

由這般瞧熱鬧的神色猜想，賭拳頭的必然輸了，他那第二張牌必然正是三六。

不錯，它正是三六。

賭拳頭的忽然一拳擂在枱上，同時雙目圓睜，大吼一聲道：「不行，老子還要賭。」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朋友，在下事先說過，無論輸赢只賭一次，你要賭找別人去吧，在下歉難奉陪。」

賭拳頭的嘿了一聲道：「不賭可以，把枱上的籌碼全部留下，否則……」

桂天聲道：「朋友這是不講理了，請問你是那位高人？」

賭拳頭的道：「這回算你說對了，在江湖上只要提起我無毛虎，任誰也得對我禮讓三分，你居然敢赢大爺的拳頭，必然是活得不耐煩了。」

此人不只是語氣驚人，那隻斗大的拳還隔着枱面向桂天聲的胸口擊來，拳帶勁風，敢情還是一位練家子。

只是他拳出一半，就被人一把扣着脈門，他向那人瞧了一眼，立即破口大罵起來。

「放手，姓岑的，你他娘狗拿耗子，管什麼閒事？」

「對不起，無毛虎，岑某是這間賭場的保鏢，就不能讓你在此地要狠，滾出去吧！」

振腕一抖，偌大的一條漢子，竟然由人叢中飛了起來，吧的一聲巨响，無毛虎被摔得痛哼出聲。

他爬了起來，也擺出幾句狠話，可是他却脚板心抹油，來了個溜之大吉。

桂天聲雙拳一抱，向姓岑的保鏢說了一聲多謝，然後取出一千兩銀子的籌碼，送給賭場的兩位保鏢。

出手就是千兩蚊銀，在這間不算太大的賭場是豪闊驚人的，因而他立即赢得姓岑的好感。

「兩位不再玩了！」

「是的，咱們要去吃飯了，改天再來吧。」

「好，我帶兩位去兌銀子。」

桂天聲收妥銀票之後，回頭對姓岑的道：「咱們一道去喝兩杯，閣下有沒有興趣？」

姓岑的微作沉吟，終於點頭答允，他請另一個保鏢去向賭場老板打聲招呼，逕自隨着桂天聲夫婦往街上走去。

在五月花酒樓，桂天聲舉杯敬道：「

適才多蒙仗義出手，小弟敬岑兄一杯。」

「不敢，一點小事罷了，何必掛在心上？」

「說得好，咱們乾！」

乾了一杯之後，雙方的距離拉近了，話也多了起來。

姓岑的道：「在下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貴上下怎樣稱呼？」

桂天聲道：「咱們一見如故，岑兄不必客氣，賤姓申，草字天寶，岑兄的大名是……」

姓岑的一怔道：「你叫申天寶，有一個申天桂你是否相識？」

桂天聲搖搖頭道：「此人的姓名好像在下的本家，但在下却不知道此人，怎麼，他也是岑兄的朋友？」

姓岑的道：「是的，他曾經在此地賭過錢，來來，兄弟借花獻佛，也敬兩位一杯。」

桂天聲於喝酒之際，暗中傳音給桃花羅刹道：「他就是岑玉琴的兄長岑彪，多灌他幾杯，才好套出他的實話！」

姓岑的確就是岑彪，他還是日日夜夜都泡在賭場，正因爲這樣，當神槍門遭到毀滅之時，他方能逃過一刼。

桂天聲原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的，想不到終於找到了岑彪，只是他覺得岑彪變了，變得有點陰沉沉的。

當然，神槍門的毀滅，可能使岑彪的性情改變，不過，人心過於險詐，他不得不防着一點點。

他知道岑彪好賭貪杯，才想到利用酒後吐眞言的法子，再經桃花羅刹的配合，他自然要中他們的計算了。

桃花羅刹是一個美人，美人勸酒，多半使人不易推辭。

終於，岑彪醉了，再經桂天聲用話一引，他就什麼都說了出來。

「你知道嗎？申兄，神槍門的毀滅，就害在那個申天桂的手上。」

「哦，爲什麼？」

「那批蒙面人原是找他來的……」

「哦？當眞麼？岑兄，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個……」

「怎麼，你不敢說？」

「我爲什麼不敢說？反正……反……反正……」

「對，岑兄，反正已經是一個人了，頭掉了只不過碗大的一個疤，倒不如說出來還痛快一些。」

「好吧，我告訴你，向我透露這個消息的，正是那般蒙面人。」

「甚麼？岑兄，那般蒙面人可是你的仇人啊，他們怎能向你說出這些話！」

「那是因爲我的妹妹及外甥女兒都沒死，再說，他們吃定了我……」

「恭喜你，岑兄，令妹沒有死倒是一個好消息，她現在那裏？」

「我要是知道她在那裏，就不會待在這裏受他們的窩囊氣了。」

「哦，你爲什麼不去找？」

「到那兒去找？天地如此之大，誰知道她們躲在何處？其實找也沒有用，如果眞能找到，反而害了她們。」

「你是說那般蒙面人？」

「不錯，他們人多勢衆，我實在鬥他們不過。」

「他們還要你做什麼？」

「等申天桂，他們說申天桂會來找我的。」

「啊……」

蒙面人當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們竟能斷定他會去尋找岑彪。

那麼他誘導岑彪酒後吐眞言，豈不爲岑彪帶來殺身之禍！

此時天色已然昏黑，桂天聲向窗外瞧了一眼，道：「玉篁，快震開窗子，咱們逃。」

桃花羅刹道：「好，你帶着他先走，我斷後。」

她舉掌一揮，兩扇巨窗立即被她的掌力震飛，桂天聲挾着岑彪幾乎在同一時間穿窗而出。

他們這一手的確高明，縱然有人當眞要對他們不利，一時之間也會措手不及。

果然，當桂天聲穿窗而出之際，當眞有兩名神色錯愕的大漢撲了過來，桃花羅刹撇撇嘴道：「這兒風水不錯，你們就躺下吧，魔崽子。」

這兩名魔崽子還當眞聽話，桃花羅刹只不過揚了一下她的玉手，他們就一聲不響的躺了下去！

其實他們不聽話也不行，咽喉上插進一枚桃花透骨針，還能不乖乖的躺下去。

桃花透骨針是桃花羅刹的獨門暗器，

王隱林秘傳撲翼手

麥海雲

廣東十虎當中第一名猛虎就是王隱林，因爲他在河南海幢寺前面擺擂台，任由各路英雄挑戰，三個月內，贏了一百名好漢，但却沒有出手傷殘對方，故此，武林中人談到他的武功和品德，都是交口稱譽的，他高踞廣東十虎之首並非偶然，至於王隱林所學的武功，發源於西藏，他的師傅就是星龍長老，所謂星龍長老，亦即西藏第一名高手，除了硬功還有秘傳內功作爲基礎，故此，他的招式，非常厲害，配上特殊的走步，貼身作戰時，一攻一守，俱是最有利的形格，因此他享譽廣東，當時他爲了學習武功，從小就剃頭做和尚，潛入肇慶鼎湖寺侍候星龍長老，學到秘傳內八仙及外八仙拳，以及易筋經，苦練多年，後來他的武功超羣，自成一格。有人說他的拳術是由北方虎甲拳以及白鶴拳，加上寺門的俠家拳腳，變成屬於喇嘛派，是否屬實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知道王隱林身懷絕技，很少人能够跟他打個平手，後來他接受當地富商蔡贊的第七子傳技給蔡七，同時隱居於蔡七替他建築的一座精舍之內，晚年他絕口不談武功，儘管如此，他仍逐漸覺得眼睛患了絕症，起床就覺眼痛，視覺方面逐漸模糊，後來變成瞎子，那時他只是超過花甲之齡而已。

有一天，黃飛鴻偶然從其他武林中人的口中獲悉，立刻到精舍拜訪王隱林慇懃慰問，王隱林嘆息一聲說：「練武之人，往往難以活到百年高壽，因爲早歲殺戮過多，根本上武功就含有殺戮之意，這也難怪，我能够活到花甲之年，已經於願已足，絕無所求。」

照這樣說，他應該是不問世事，而且不再教授武藝，但在精舍之內，却有四名彪形大漢站在床前，細心聽講，王隱林跟黃飛鴻交談的時候，王隱林用口說出一種特殊的招式，再由小童聽了講解給大漢知道，那就相當奇異，當時黃飛鴻只是心裏覺得驚奇，沒有查問，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跟他的門徒黃滿榮有關，不禁愕然。

黃滿榮是王隱林的徒弟，受到王隱林賞識，教授他許多絕招，加上他本人的氣力超羣，苦學三年，非常勇猛。有一天，他路經以前學過武藝的師傅戶外，一時衝動，走進去想討回以前所教的學費，由於師傅不在家，接他入內的小徒弟，不知此事應該如何處理，黃滿榮憤然出手把他的木樁拆掉，連拆四間武館的木樁，然後憤然離去，臨行時還對他們說知，三日後必來尋仇，如果幾個師傅不肯把以前所交的學費交回給他，便即拆骨。從來沒有一個徒弟離開師門之後向師傅取回學費的，這樣做敗壞了武林規矩，故此，幾個師傅都憤憤不平，却又無可奈何，後來查到王隱林教授特殊招式給他，苦學三年，有此成就，幾個師傅知道無法跟他相鬥，迫於找王隱林說句好話，希望解圍，怎料王隱林已經雙眼失明，聽了長嘆一聲，說：「我已經變成瞎子，就算我跟他過招，仍是打輸，你們幾位還是另聘高明吧！」

幾個師傅早已預料得到王隱林必然推辭，立刻齊聲哀求，說：「我們的功夫有限，已經把全部功夫教授給黃滿榮，他仍是不滿，並非我們不肯傳授武功，而是我們本身見識有限，他變成武林高手，就向我們取回學費，此例一開，沒有一個拳師能够保證自己的門徒武功不高過他的，豈非以後無人敢登門學習武功嗎？」

王隱林雖然雙眼失明，但却心裏明白，聽了臉露憎恨之色，說：「既然幾位有這種苦衷，我就教你一招撲翼手，破黃滿榮的連環七星拳。」

各人聽了，喜出望外，王隱林於是叫服侍他的小童走近，先行講解給小童知道，再由小童負責把他的招式轉告四個彪形大漢。

王隱林之所以如此小心，不肯當面教授，就因爲他一直都預防有人借故問招，乘機出襲，只是這種情況已經可以反映出他晚年的心境如何惆悵。這是閒話，不必再提，就說撲翼手吧，王隱林慨然的對那幾個師傅說知，他的徒弟黃滿榮所學的西藏拳法，俱是由中上門急攻的，變招極多，防不勝防，唯一可以破這種拳脚的就是撲翼手，有如雄鷄撲翼，由下邊打上去，先打手，再打胸，或腰脇，快而且毒，第一招的起式就是雙手交叉，稱做交叉手，保護胸前，絕不出擊，對方打來，然後由下邊用拋物姿勢向上敲打，對方的拳脚俱用直拳急攻，既然由下邊打上，打中對方手踭，那一拳就立刻變成軟弱無力，跟住搶攻，一招就贏，爲了練習撲翼手，還要把木箱加沙，逐日由下至上拋上，此外還要學習雄鷄如何撲翼。

那幾個拳師聽了，喜出望外，叩頭稱謝，不過，黃滿榮三日之內即登門索取銀兩，如何能够在那麼短的時間就把撲翼手練習得好呢？想起這一層，仍是心慌意亂，後來他們當中有人想起那天在王隱林的臉前學習撲翼手時，黃飛鴻也在場，試向黃飛鴻哀求，懇他打圓場，可能有效，於是到黃飛鴻館懇求，黃飛鴻逼不得已，答應下來，但却聲明他只是打圓場，不能跟黃滿榮過招，免傷和氣。

那幾個拳師仍然心裏發寒，說：「如果黃師傅不肯過招，他到拳館來，咄咄逼人，怎樣辦呢？」

黃飛鴻說：「此事可以和平解決的，那天如果他去武館討取銀兩，你們全用中上門的拳法跟我過招，由我演式給他看，使他知道他擅長的連環七星拳，並非無法可破，那就可以使他息爭了，你們幾個人的拳館誰的比較大呢？」

各人聽了，說：「郭喜的拳館最大。」

黃飛鴻說：「你們齊集郭喜拳館內等候他好了，我一定比他先到。」

到了那一天，三天之期已滿，各人齊集郭館，黃飛鴻亦在座，看來難免有一塲苦鬥，可是，黃飛鴻所料不差，黃滿榮到來，他向黃滿榮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如果你認爲手上有些斤兩，必贏那幾個拳師，先要贏我，因爲我已收他們爲徒。」

講完，他叫那些拳師分別搶攻，用撲翼手破對方的中上門攻勢，易如反掌，黃滿榮自知不敵，問：「黃師傅，你的拳法見所未見，是否新創的呢？」

黃飛鴻乘機說：「它是王隱林師傅教的，叫做撲翼手，專破連環七星拳，他還說你如果知道悔改，叫我把你帶往他的精舍。」

黃滿榮果然受教，不再跟幾個拳師爲難，還跟隨黃飛鴻同往謁見王隱林求恕。

王隱林看見他知道悔改，亦把撲翼手教給他，後來黃滿榮認爲自己的名字不妥，改名黃漢榮，跟黃飛鴻再度鑽硏武功，半師半友，後來他的武功更進一步，威鎭一方。

只要出手，從無虛發，因而江湖道上又稱它爲閻王帖子。

桃花羅刹暗器出手，就已彈身躍出窗外，一路輕登巧縱，向着桂天聲的身後追去。

一直到達荒涼的江岸，他們才先後停了下來。

桂天聲將岑彪放置沙灘之上，目注滔滔江水，不禁長長一嘆道：「怎麼辦？玉篁，咱們雖有七十二變，好像都逃不過魔教的手掌心，難道咱們就這麼認敗服輸不成？」

桃花羅刹微微一笑，道：「誰說咱們輸了，這一回合，咱們不就打了一個大勝仗？」

桂天聲道：「說的也是，不過咱們又該改裝了，那些工具……」

桃花羅刹道：「我去客棧將咱們的行囊取來，此地頗爲清靜，你就在此地等我吧。」

桂天聲道：「好的，妳可要當心一點呀。」

桃花羅刹道：「我知道。」返身一躍，向市區急馳而去。

此時岑彪逐漸清醒過來了，他挺身坐起，運目向四週一瞧，忍不住啊了一聲道：「這是怎麼回事，申兄！」

桂天聲道：「對不起，岑兄，我不該讓你喝那麼多的酒的。」

岑彪道：「怎麼，我鬧事了？」

桂天聲道：「沒有，不過你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所以惹來了意外的麻煩！」

岑彪道：「什麼麻煩？」

桂天聲道：「有兩名大漢要殺你，如非碰到桃花女俠出手相救，咱們只怕都難逃毒手。」

岑彪面色一變，道：「狗賊欺人過甚，岑某跟他們拚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拚倒是不必，不過岑兄不應該認賊作父，無論怎麼說，他們毀了神槍門，就是你的仇人了，你爲什麼還要聽他們的使喚？」

岑彪面現愧色道：「我該死，不過這也不能怪我。」

桂天聲道：「此話怎講？」

岑彪道：「在武漢，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了，我需要生活，而且我又打他們不過。」

桂天聲道：「說的也是，那麼你還是回去當你的保鏢吧，既可維持生活，有興趣的時候還可以賭他幾把。」

岑彪一嘆道：「我是一個賭徒，賭，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可是我如果回賭場去，他們必然放我不過。」

岑彪語音甫落，一股令人毛髮悚然的陰笑之聲忽然由身後響了起來，道：「你太天眞了，姓岑的，你不回去咱們就會放過你麼？」

岑彪身形一震，面頰之上也變得一片慘白，及舉目向身後瞧看，但見月光瀉地，古木森森，雖是瞧不到一絲人影，却有着草木皆兵的感覺。

這是一股無形的壓力。

無形的壓力往往比有形的還要可怕。

岑彪可能吃够了此種苦頭，他的神經已然承担不起，他只是扭頭瞧了一眼，便湧身一躍，向那奔騰澎湃的江心跳去。

桂天聲再也想不到他會這樣，眼睜睜的瞧着他被洪流吞噬，竟然搶救不及。

此時桃花羅刹回來了，她也瞧到適才的一幕悲劇，因而嗟嘆一聲道：「他是怎麼啦，爲什麼忽然不想活了？」

桂天聲道：「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來找他，唉！」

桃花羅刹道：「他早已被魔教控制了，你縱然不來找他，他也不會好過的，好啦，人死不能復生，不要再想這些了，倒是咱們今後應該好好的合算合算！」

桂天聲道：「咱們有什麼好合算的，天下武林都是咱們的仇家，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桃花羅刹道：「別洩氣，天下武林不見得就能奈何咱們，走，咱們到下游去找找姓岑的！」

桂天聲道：「好吧。」

他們找了一陣沒有找到，却發現一個江灣之內停有兩艘小船。

桃花羅刹歡呼一聲道：「好得很，咱們坐船去找就不必浪費精力了，快，快上來！」

纖纖小足一點，便已飛身上船，身法輕靈美妙，有如凌波仙子一般。

但桂天却搖搖頭道：「玉篁：這可不是好玩的，江水湍急，快逾奔馬，一個不好，咱們也要與波臣爲伍了。」

桃花羅刹道：「別担心，我會駛船，再說江漢一帶很少暗礁，不會有事的。」

她既如此說，桂天聲只好聽她的了。

她果然很會駛船，小舟順利的出了海灣，沿江而下是順水，只要把穩了舵，不必花費半點氣力。

只有一點她沒有想到，現在是落潮，水道比較狹仄，還出現了很多的沙洲。

更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沙洲的邊沿插了幾根木樁，當小舟以一瀉千里之勢順流而下之時，正好撞在那幾根木樁之上。

嘭的一聲巨震，小舟翻了過去，他們也被這一震之力抛到急流中去了。

這當眞是生有方，死有地，如若他們作了波臣，也算是命中註定。

只是他們不是常人，也習過水上功夫，因而他們仍能抓住翻覆的小舟，洪流雖急，他們還是安然無恙。最後小船碰到另一個沙洲，終於停了下來，除了混身水濕，他們並沒有損失什麼。

爬上江岸之後，桃花羅刹忽然噗哧一笑道：「眞好玩！」

桂天聲道：「眞好玩，小命差一點就要玩掉了，還說好玩？」

桃花羅刹道：「在江心洗個大澡，怎麼不好玩？只是這一身濕淋淋的不太好過，咱們找個地方昇點火，先將衣衫烤乾再說。」

離岸不遠有一片樹林，桂天聲找來枯枝，在林旁升起一堆野火，兩人就在火邊依偎着。

「喂，天聲，明天怎麼辦？」

「去南海，岑玉琴母女既然無事我就放心了。」

「去找爹？」

「不錯，還去探望姊姊。」

「好吧，醜媳婦難免見公婆，這一關

總是要過的。」

「不過我却自有些担心。」

「是怕替爹引鬼上門？」

「是的。」

「你不是會化裝麼，咱們再改扮一下就是！」

「也只好如此了，唉，我眞有點弄不明白。」

「什麼事你弄不明白？」

「魔教將我弄往太湖之際，已經知道我的身世了，他們爲什麼不用我挾持我爹，反而教給我一些本領，然後……」

「他們教了一些什麼？論武功吧，金剛指，無影脚，是爹教給你的，他們教給你雜七雜八的武功，只不過是些花拳綉腿而已，實際有用的，是言語之學，與易容之術，這還是靠你天資過人，才能有點成就。」

「不錯！」

「再說他們不用你挾持爹，自有他們的道理。」

「哦，妳說。」

「魔教就是魔鬼，全是些喪心的病狂的傢伙，要不他們也不會用石獅子滴血的手法，使受害者受盡驚嚇，然後滿門誅絕，鷄犬不剩了，用你挾持爹，縱然能够如願，却無法使他變態的心理獲得滿足。」

「所以他們才要我以男色誘惑岑玉琴，再去刺殺武林各派的和平使者，使我陷入惡名遠播，四海難容之境。」

「這不比一刀殺了你更能使他們滿足麼？」

「好毒惡的手段！」

「他們一計不成再來一計，今後不只是咱們時時都在驚濤駭浪之中，江湖之上只怕也永無寧時！」

「那怎麼辦？玉篁，咱們人單勢孤，如何鬥得過他們？」

「咱們只有相機說服武林各派了，不過這件事是急不來的。」

一夕長談，他們決定了今後行動的原則，然後買舟東下，逕趨南海。

這天船到九江，正是晌午時分，桃花羅刹道：「九江是我國三大茶市之一，景德鎭的瓷器也名揚中外，咱們上去瞧瞧你看可好？」

桂天聲道：「好的！」

他已扮作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滿臉歲月風霜的痕跡，再配上三綹鬍鬚，當眞是維妙維肖，縱然是家人父子，也難以認出他本來的面目。

桃花羅刹身材嬌小，就扮作一個書僮，只是如此一改，她可就受了罪了。

因爲她那聳峙的雙峯，與一對纖纖小足，一個要收緊，一個要放大，如是換了常人，必然忍受不住。

他們收拾了一下正待上岸，桂天聲原已探出艙外的身子忽然又縮了進來。

桃花羅刹察言觀色，知道他必然有所發現，便趕快故意交待船家，以便拖延時間。

桂天聲當眞有所發現麼？

不錯，他瞧到太湖的十二位同學之一，此人名叫高寒。

他並非害怕高寒認他出來，只是此人忽然在隣舟之中出現，必然不太平常，他要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在凝神細聽之下，隣舟的對話果然隱隱約約的傳了過來。

「稟管帶，東門瑜的行踪，已經發現了。」

「哦，在那裏？」

「在西門潯陽客棧。」

「他帶了多少人？」

「雙嬌四獸，一共六個。」

「好，你跟陰翱去安排吧！」

「是，屬下告退！」

一陣輕微的脚步之聲響過，隣舟寂靜了，桂天聲向桃花羅刹打了一下眼色，逕自跨出艙門，向九江碼頭走去。

桃花羅刹趕上兩步，悄聲道：「你認識他們？」

桂天聲道：「上船報告的名叫高寒，是太湖同學十二人中最陰損的一個，管帶冉東吾，是魔教四大管帶之一，曾經教過咱們的儀態，那陰翱是何許人物，就不得而知了。」

桃花羅刹道：「他們所說的東門瑜，必然就是西南武林霸主東門磐的第二個兒子，虯髯王眞是他的師父，他此次率領雙嬌四獸前來中原，八成與虯髯蓮鈎之死有關。」

桂天聲道：「不錯，咱們不能讓他被魔教所害，否則咱們的冤屈就永無昭雪之日了。」

桃花羅刹道：「咱們怎麼辦，去保護他？」

桂天聲道：「是的，咱們到潯陽客棧去！」

進西門不遠就瞧到潯陽客棧，此時正當晌午，客棧的食堂中，已坐了不少客人了。

無論客人如何衆多，桂天聲一眼就已瞧到東門瑜。

因爲他是一個萬衆矚目的特殊人物，只要有人經過此地，必然都會向他投下一瞥。

其實他的長相平凡得很，但氣勢之盛，却不得不令人側目而視。

他穿着一件銀光閃閃的長衫，獨自據桌而坐。

兩名姿色不惡的紅衣少女，分別立在食桌的左右，八成就是傳說中的西南雙嬌了。

他身後還立着四名長相獰惡的大漢，自然是名震西南的四猛獸了。

此時食桌之上已擺了四盤菜餚，但店小二還在不斷的給他上菜。

大爺有銀子，多要一點菜原也算不了什麼，但令人瞧不順眼的是他擺的那個「譜」。

每上一道菜，紅衣雙嬌之一必會拔下頭上的銀簪插進菜中試驗一番，他的小命極端珍重，時時防着別人對他下毒。

他喝酒自然由雙嬌替他斟，吐骨頭，丟菜渣，還要雙嬌用盤子替他接着。

擺譜並不礙着別人，只是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就有點令人心生反感了。

儘管人們生反感，却沒有人敢形之於色，只要瞧一眼四猛獸那獰惡的長相，縱然不滿也只得敬鬼神而遠之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自兪秀凡隨方堃去取了解藥，解去王翔，王當所中之毒，然後回程，在回程中，兪秀凡想說服桃花童子脫離那神秘組合，豈料桃花童子反鼓其如簧之舌，動以利害，要說服兪秀凡加入那神秘組合。他們邊走邊談，來到一處江灣，兪秀凡見波濤茫茫，又無舟楫可渡，於是將計就計，假稱答允。桃花童子叫兪秀凡稍待，即轉身他往。桃花童子走後，兪秀凡即閉目趺坐，參悟驚天三式。良久，才張目起來，已領悟到劍式的奇奧。這時見桃花童子興冲冲跑回來……

底艙囚劍主　閨艙欵嘉賓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什麼回音。」

桃花童子道：「太陽下山的時分，有一艘巨舟來接咱們離開江灣。」

王當微微一笑，道：「小桃童，看起來，你果然是很有辦法。」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如是公子不肯改變心意，小弟也是無能爲力。」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兩位王兄，小的倒有兩句話，想請教兩位了。」

王當道：「什麼事?」

桃花童子道：「公子變了心意，兩位是不是也準備改變一下心意呢?」

王當道：「我們麼，從來沒有主意。公子決定的事情，咱們照辦就是。」

桃花童子笑道：「兩人當眞是可交的朋友，忠實的很，不過，咱們公子聰慧過人，跟着他自然是不會錯了。」

兪秀凡問道：「小桃童，你告訴他們些什麼?」

桃花童子道：「我放出一種信號，叫他們來接咱們離此。」

兪秀凡道：「只是這樣簡單?」

桃花童子笑道：「自然，那信號還代表着另一種用意，那是說事情有了很好的轉變。」

兪秀凡道：「這就對了。你用這些秘密的信號，和他們連絡過不少次吧?」

桃花童子尷尬一笑，道：「不多，不多，只連絡過兩三次。」

兪秀凡道：「你知不知道，什麼人來接我們?」

桃花童子道：「我說過，我們這組織，是龐大的組合，而且有着一種很完善的通訊方法，我相信很快會有一艘船來接咱們。」

兪秀凡道：「小桃童，聽起來，你好像很有把握。」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這一點公子但請放心，我小桃童如是心中沒有把握，怎敢對公子說的如此肯定。」

兪秀凡道：「好吧！那我們就坐在這裏等他們吧！」當先盤膝而坐，閉上了雙目。

他適才思索驚天三式的變化，疲累異常，此刻却是眞的運氣調息。

桃花童子暗中查看王翔、王當的神情，一個個氣定神閒，全無惶惑和不安之感，顯然，兩人已被兪秀凡說服，心中甚是歡喜，忖道：如是眞能說服這三人，不和我們作對，實是大

功一件。」

又過半個時辰，桃花童子突然說道：「公子，小的想到了一件事。」

兪秀凡調息未完，不便接口。

王當立刻接道：「小桃童，我也想到了一件事要請教一下。」

桃花童子道：「什麼事?」

王當道：「你會不會水中功夫?」

桃花童子道：「不會。」

王當道：「如是接咱們的人，把船行到了大江之中，再回頭對付咱們，如何是好：」

桃花童子哈哈一笑，道：「不會的！兩位只管放心。」

王當道：「說的也是，眞到了那個時候，情急拚命，只怕我對你都不好了?」

桃花童子道：「我明白王兄的意思，何況公子的快劍，不允許我小桃童要出什麼花招，也不允許那接咱們的人玩弄陰謀。」

兪秀凡突然睜開了眼睛道：「小桃童，你叫我?」

桃花童子道：「是！小的想請教公子一件事。」

兪秀凡道：「什麼事?」

桃花童子道：「咱們登舟之後，定會有人和公子談判。」

兪秀凡哦了一聲。

桃花童子道：「公子可否先把心中所想的條件，透露一二，屆時小的也好從中圓場。」

兪秀凡笑一笑道：「只怕是來不及了。」

桃花童子道：「爲什麼?」

兪秀凡道：「有船來了。」

桃花童子凝目望去，果見江流之中，一點帆影直馳而來。

片刻工夫，已清晰的可見船身，竟然是一艘雙桅巨舟。

船頭杏旗隨風飄動，綉了一個飛燕。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是她?」

兪秀凡目睹桃花童子的愕然之色，奇道：「什麼人?」

桃花童子道：「燕姑娘。」

兪秀凡道：「燕姑娘是什麼人?」

桃花童子道：「是城主的義女，我們都稱她爲燕姑娘。」

兪秀凡道：「燕姑娘在貴組合中的身份很高吧?」

桃花童子道：「很高。」

兪秀凡道：「你認識她?」

桃花童子道：「見過一面。那次，她到我們的谷中巡視。」

王當道：「是什麼樣子?」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沒有見過她的面貌，我認識那飛燕旗。」

大船來勢極快，片刻之間，已然靠岸。

王當低聲道：「小桃童，她也戴着面具，是麼?」

桃花童子道：「她蒙着面紗。」

但見大船上人影一閃，躍落一個鬢髮蒼然的老者，道：「那一位是桃花童子?」

桃花童子一抱拳道：「區區便是。」

蒼然老者道：「是你放出了召請船隻的信號?」

桃花童子道：「正是在下。」

蒼然老者點點頭，問道：「你認識這艘船麼?」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我認識。」

蒼然老者道：「那你先跟我到船上去。」

桃花童子道：「勞請老丈帶路了。」

蒼然老者轉身行近巨舟，一提氣，飛身而上。桃花童子緊隨在那蒼然老者的身後，躍上大舟。

兪秀凡望着桃花童子和蒼然老者的背影，一直未發一語。王翔、王當也很沉着，靜靜的站在兪秀凡的身後。

等約一刻工夫之後，桃花童子突然又從船上跳了下來，笑道：「三位，請上船吧！」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談好了麼?」

桃花童子道：「是的，談好了。很給公子的面子，客艙內早已備好香茗細點，等候公子的大駕。」

兪秀凡道：「小桃童，看來你是個很能幹的人。」

桃花童子道：「客氣，客氣，這是公子的聲譽。」

兪秀凡道：「我兪秀凡出道不久，江湖上有誰知道我兪秀凡呢?定是你小桃童替我吹噓的了！」

桃花童子笑道：「小的說的都是實話，並沒有替你公子吹噓。」

兪秀凡行到江邊，抬頭望望那高大的雙桅巨帆，微微一笑，道：「小桃童，咱們可是要跳上去麼?」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公子的意思呢?」

兪秀凡還未來及講話，那巨舟之上，突然放下來一道軟梯。軟梯上舖着紅色的毛毡。

桃花童子一欠身，道：「公子，如是不願意跳上去，咱們就從軟梯上去吧！」

兪秀凡微微一笑，舉步向上行去。

桃花童子緊隨在兪秀凡的身後，王翔、王當等魚貫而行。登上了巨舟，立刻有兩個青衣少女行了過來。

二女都生的十分清秀，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臉上都帶着嬌稚的笑容，看上去都十分純潔。

桃花童子急急的行了兩步，搶在兪秀凡的身前，低聲說道：「兩位姑娘，這位就是兪少俠。」

二女齊齊一欠身，道：「見過兪少俠。」

兪秀凡一抱拳，道：「不敢當，在下兪秀凡。」

兩個少女相視一笑，道：「小婢們替兪少俠帶路。」轉身向前行去。

兪秀凡緊隨在兩個少女身後，行入客艙之中。

艙中的佈置很豪華，紅綾舖地，白綾幔壁正中間一張長方木案，舖着白綾桌單。十二張紅漆木椅上，放着黃緞子的坐墊。

桃花童子說的不錯，那木案上，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兩個青衣少女，把兪秀凡等四個人，讓入座位後奉上香茗，一欠身，笑道，「兪少俠，請坐片刻，小婢們去請姑娘。」

不知是裝作出來的，還是對那兪秀凡的印像特別好，四道目光，一直盯在兪秀凡的臉上看，臉上一直不停泛着笑容。兩個女婢低聲商量了半天，留下一個人，站在兪秀凡的身側，另一個却轉向後艙而去。

兪秀凡闖過了色情陷阱，對女人已然有了應付之法，所以心中很沉着。

片刻之後，那青衣女婢帶着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緩步行了出來。

白衣女臉上蒙着一片白色的面紗，無法看清她的面貌，但隱隱感覺到那面紗中透出來兩道神光。

暗暗的震動了一下，兪秀凡暗暗忖道：這女人好精深的內功。

白衣女緩緩在主位上坐了下來，道：「桃花童子，那一位是兪少俠?」

其實，她兩道目光，早已落在了兪秀凡的身上。

未待桃花童子接言，兪秀凡已搶先站了起來，道：「在下是兪秀凡。」

白衣女哦了一聲，欠欠身道：「失敬，失敬！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會。」

兪秀凡道：「不敢當。兪某一介武夫，浪跡江湖，怎敢當姑娘的稱讚。」

白衣女微笑道：「桃花童子再三推介兪少俠，小妹還有些存疑，今日一見，尤勝聞名多了。」

兪秀凡道：「姑娘誇獎。」

白衣女道：「我的身份，桃花童子是否對你說過。」

兪秀凡道：「約略一提，不過說的不太詳盡。」

白衣女道：「哦！看來，我還得替自已介紹一番了。」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白衣女道：「在我們這個組合中，我可以作一部份主，如是你兪少俠要求的不太苛刻，我立刻可以答應你。」

兪秀凡道：「多謝燕姑娘的好意，不過，在下恐怕提出的條件太苛刻。」

白衣女道：「兪少俠不用多慮，只管提出來，生意不成仁義在，如是小妹不能作主，也將把兪少俠的條件，轉請敝上裁決。」

兪秀凡心中還未決定該提些什麼條件，只好想法子先行拖延時間，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在下可否請敎一下姑娘的身份？」

白衣女臉上蒙着面紗，看不出她神情，但見她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桃花童子沒有告訴你麼？」

兪秀凡道：「說了。」

白衣女道：「他早巳告訴你了，你爲什麼還要問我：」

兪秀凡道：「也許他還不太瞭解姑娘的身份，說的語焉不詳。」

白衣女哦了一聲，道：「其實，你如留心聽我的話，應該巳知道我在本組合中的份量。」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我的身份，很難說，如若是要我兔強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們這個組合中，我可以作一小半主。」

兪秀凡在這段時間中，心裏像風車一般不停的轉動，在想什麼爲難的條件，以困擾這位姑娘。

他讀了滿腹詩書，再加上這些江湖歷練，這一陣思索，果然想出一些自覺很苛刻的條件。待白衣女說完話，笑一笑，立刻接道：「姑娘這麼說，在下就直言了。」

白衣女道：「小妹洗耳恭聽。」

兪秀凡道：「我要方圓百里一片地，而且還要替我建造一座金碧輝煌的宅院，屋舍千問，不輸王宮的氣派。」

白衣女點點頭，道：「可以辦到。」

兪秀凡接道：「那片地要有山有水，風景秀麗，不能有重山阻隔，也不能太多人住。」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我相信有這樣一處地方，到時間，我們帶你去看。還有什麼條件？」

兪秀凡道：「我要僕從百人，女婢百人，護院武師十個。」

白衣女格格一笑，道：「這容易，壯男美女，我們會讓你滿意。」

兪秀凡歎口氣，道：「可是我沒有錢養活這些人。」

白衣女道：「我們月供白銀五萬兩。」

兪秀凡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向你們要錢。」

白衣女道：「那也簡單，我們把方圓百里內的土地，全部買下，由你收租使用，以供開銷！」

兪秀凡道：「如是我生活的太浪費，收來之租，只怕難付開銷。」

白衣女道：「好！再給貨船十艘，商店百間如何？」

兪秀凡表面上雖然還保持着鎮靜，但心中却暗暗震驚，這樣苛刻的條件，她竟然一口氣答應了。看來，我兪某人在她的心目中，份量不輕。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百里內是我兪秀凡的私產，貴組合中任何人不得進入。」

白衣女嗯了一聲，道：「這條件確實很苛刻，不過，我還是準備答應你。」

兪秀凡道：「第二件，我要在一個月內，成名江湖。」

白衣女道：「這個我們也可以替你安排，還有麼？」

兪秀凡欲言又止，道：「唉，這第三件很難啓口。」

白衣女道：「你巳經說出了第一、第二，多說一件，有何不可？」

兪秀凡道：「那座深宮，必極寂寞，因此我想找個人陪我住在那裏。」

白衣女道：「百名美女，任你選用，你又怎會寂寞？」

兪秀凡笑道：「那些人，我雖還沒有見過，但我相信她們未必能使我一見動心。」

白衣女道：「兪少俠的意思是——」

兪秀凡道：「姑娘可否留在那裏？」

白衣女不怒反笑道：「你知道我長的什麼樣子？」

兪秀凡道：「不知道。」

白衣女道：「因爲我太醜，所以戴上了一片面紗。」

兪秀凡道：「在下只好賭賭運氣了。」

白衣女道：「兪少俠，一定要我也留那裏陪你麼？」

兪秀凡眼看兩個很苛刻的條件，人家都一口答應下來，心中大是焦急，而提出了近乎羞辱對方的一個條件，在他的想像之中，那白衣女就算不立刻翻臉，也必然難以忍受這些羞辱拂袖而去。

但他沒有想到白衣竟然坐着未動。

這一下兪秀凡眞的慌了，料不準那白衣女心中打的什麼主意。

沉吟了一陣，兪秀凡才冷冷說道：「姑娘可是覺着在下不配麼？」

白衣女聲音中有些怒意，冷冷的說道：「也許是我配不上你兪少俠！」

兪秀凡心中暗喜，忖道：只要妳肯生氣，就好辦了。

需知兪秀凡乃熟讀詩書的人，具有君子風度，生恐自己提出的難題，對方件件都答應了，那就很難再行反悔。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然一笑，道：「姑娘，可否取下妳的面紗？」

白衣女道：「兪秀凡，你不覺這請求太過份一些麼？我還沒有答應你！」

兪秀凡道：「那是妳的事了。姑娘可以不答應，但在下提出的是條件。」

白衣女道：「要我取下面紗，難道也是條件之一？」

兪秀凡突然感覺到坐椅在微微顫動，回目一顧，原來是桃花童子在不停的顫抖，臉色蒼白，有如大病初癒一般。

顯然，桃花童子對兪秀凡提出極不合理的條件，有着無比的震駭。

淡淡一笑，兪秀凡緩緩說道：「小桃童，你可是很害怕？」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我是有些害怕

，只因公子提出的條件太苛刻，跡近强橫。」

兪秀凡接道：「小桃童，這不關你的事，我巳事先聲明了，我提的條件可能很苛刻。是麼？」

桃花童子道：「話是不錯，但不能苛刻的離了譜啊！」

白衣女一揮手，道：「桃花童子，你出去，這裏沒有你的事。」

桃花童子一欠身，道：「屬下遵命。」起身行了出去。

白衣女道：「兪秀凡，有一件事，你得先想清楚。」

兪秀凡道：「什麼事，在下洗耳恭聽。」

白衣女道：「我如取下了面紗，那就成了定局，不論怎麼一個醜法，你都得把我留下。你是一方之主，我自然是女主人了。」

兪秀凡微微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白衣女深沉一笑，接道：「對我而言，並無不可。因爲你是我所見的男人中最使我動心的一個。」

兪秀凡硬起頭皮，道：「這麼說來，在下的艷福不淺了。」

白衣女道：「兪秀凡，別高興的太早了，等我取下面紗，你看過之後再說。」

事情逼上了虎背，兪秀凡不得不裝出一副輕鬆神情，哈哈一笑，道：「燕姑娘，在下拭目以待。」

白衣女道：「好！要你兩個從人，退出艙去，要看我，只能你一個人看。」

兪秀凡道：「燕姑娘，在下還想說明一件事。」

白衣女道：「小妹洗耳恭聽。」

兪秀凡道：「一旦姑娘作了兪某人的妻子，那就不能再戴面紗。」

白衣女道：「那是自然，如是我嫁了人，用不着再戴面紗。」

兪秀凡聽她說的十分認眞，心頭大大一震，道：「姑娘，那座廣厦之中，住有百名美女，在下希望妳能夠賢慧一些。」

白衣女道：「我知道。像你這樣喜歡享受的人，自然是不會以一個女人爲滿足的，我如眞的答應你，那就不會干涉你，隨便你怎麼去玩。」

兪秀凡道：「看來，你是準備答應了？」

白衣女道：「我們不想和你作對，只好遷就你些，但最重要的是我從來沒有失敗過，我不想失敗。」

兪秀凡道：「今天，姑娘似乎是有些失望了。」

白衣女搖搖頭，道：「我不會失望，我會和你賭下去！」

兪秀凡道：「賭下去，對妳有什麼好？」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你似乎是有些後悔了？」

兪秀凡道：「是的。燕姑娘，我是個很善變的人，妳最好早些決定。」

白衣女道：「好！要他們退出去。」

王翔、王當，望了兪秀凡一眼，也未待兪秀凡說話，轉身向外行去。

兪秀凡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目睹王翔、王當離去之後，白衣女緩緩解開了蒙在臉上的白紗。

兪秀凡伸手取起了木案上的茶杯，借機會低下頭去，喝了一口茶，就沒有再抬起來。

白衣女冷笑一聲，道：「兪秀凡，你爲什麼不敢抬起頭來？」

兪秀凡放下茶杯，眼前現出了一張十分嚇人的面孔。那臉的輪廓，並不太醜，只是在頰上長了半臉黑毛。

冷冷的笑一笑，白衣女道：「兪秀凡，你看清楚了麼？」

兪秀凡靜鎭了一下心神，道：「看的很清楚。」

白衣女道：「你輸了，是麼？」

兪秀凡道：「爲什麼？」

白衣女道：「因爲，你不敢要我了。」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白衣女接道：「這麼說來，你是要定我的了？」

兪秀凡道：「是的。」突然站起身子，直對那白衣女行了過去。

他究竟是滿腹詩書的人，進入江湖，智慧也高人一等，瞧瞧那白衣女的皮膚和她的臉上的膚色，心中忽有所悟。

眼看兪秀凡直對自己行了過來，白衣女的雙目中，忽然間泛起了驚懼之色。

兪秀凡心中更有了把握，舉步直到白衣女的身前，冷冷說道：「姑娘，是否決定嫁給我了？」

白衣女有些畏怯的點點頭。

兪秀凡伸出手去，抓起了白衣女的右腕。

白衣女很想閃避，但揚揚手，沒有閃開。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姑娘，把人皮面具取下來！」

白衣女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兪秀凡笑道：「取下妳的面具吧，難道還要我動手麼？」

白衣女道：「我！我就是這個樣子。」

兪秀凡道：「如是姑娘不肯合作，在下就自己動手了。」

他希望逼的白衣女情急翻臉，推翻前約，也不致落個失信之名。

但他這一着算錯了，白衣女爲難的說道：「一定要拏下來麼？」

兪秀凡得意笑道：「不錯，非得拏下來不可。」

白衣女緩緩伸手，取下了人皮面具。

兪秀凡轉眼望去，不禁一呆。

那是一張絕世無倫的美麗面孔，清雅，秀麗，雙眉之間，有一顆硃砂紅痣。

這也許是一種缺憾，但一點缺憾，却襯托出她別的部位更見嫵媚，整個人也被這一點紅痣拱托得更加俏麗。

在蒙面白紗和人皮面具的隱藏下，燕姑娘是那麼落落大方，甚至有些近乎冷厲，一旦以眞正的面目和人相見，她反而變的有些忸怩。雙頰上，隱隱泛起了兩抹淡淡紅暈，聲音也變的那麼低沉，垂着頭，緩緩的說道：「很難看是吧？」

兪秀凡歎道：「很美，俏而不妖，你該是美女中的美女，佳人中的佳人。」

白衣女臉上的紅暈更濃，但却掩不住聲音中的歡愉，道：「是眞的讚美呢，還是隨口一句恭維的話？」

兪秀凡霍然警覺，再無向前逼進的勇氣，緩緩退回到原位上，故作輕鬆的說道：「姑娘猜猜吧！」

白衣女抬起低垂的螓首，有些幽怨的說道「兪秀凡，我不要猜，也不想猜。不論你是眞的讚美，或是隨口一句恭維話，對我都不重要。」

兪秀凡道：「哦！姑娘的意思是——」

白衣女道：「我把自己作了一個條件，奉獻給你，因爲，我既不願失敗，就寧可作慘勝了。」

兪秀凡道：「姑娘如是想反悔，現在還來得及。」他眞的有些慌了。

白衣女道：「我爲什麼要反悔，對你的事我巳聽的很多，我沒有把握勝你，也不想太

過冒險。」

兪秀凡哈哈一笑，道：「姑娘這做法，既太委屈自己，而且也無法獲得區區的好感！」

白衣女道：「你不用對我好，我也不想以一縷柔情，把你縛牢。我們組合中，少了一個水燕兒，不會受多影響，但我們少了你這一個敵人，那就減少了很大的威脅。對我而言，就算戰死在你的劍下！」

兪秀凡道：「死不可怕，活苦難熬。深宮多怨，芳心寂寞，那是人間的一大慘事！」

白衣女道：「能使你龍蟄深潭，虎踞牢籠，我已經收回了很大的代價。」

兪秀凡冷笑一聲，說道：「這麼說來，燕姑娘，妳是準備拏一生的幸福，作爲孤注一擲的了？」

水燕兒道：「你已經取下了我的面紗，而且揭下了我的人皮面具，把我眞的面目露了出來，這一生，我只有兩條路走了。」

兪秀凡道：「那兩條路？」

水燕兒道：「一條是嫁給你，一條是我永遠不再嫁人。」

兪秀凡道：「姑娘說的太嚴重了！」

水燕兒道：「我說的很眞實，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了。」

兪秀凡道：「姑娘，別忘了，咱們還是在敵對之中。」

水燕兒道：「我知道。」

兪秀凡道：「燕姑娘，兵不厭詐，咱們既然是敵人，在下對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太過憐惜。」

水燕兒緩緩戴上了蒙面白紗，道：「兪秀凡，你是不是男子漢？」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什麼事？」

水燕兒道：「江湖上雖然有兵不厭詐之說，但總要借一個口實才好，你提出的條件，我們都答應了，你憑什麼變來變去？」

兪秀凡道：「我，我……」

水燕兒低沉一笑，道：「兪秀凡，我們就這樣決定了，是麼？」

兪秀凡道：「決定什麼？」

水燕兒道：「你提出的條件，我都答應了，但不知這些條件，要幾時開始履行？」

兪秀凡道：「不用着急。」

水燕兒道：「別忘了，你三個條件中有一個條件要在一個月內成名江湖，如若我們沒有準備，只怕很難安排在一個月內使你成名。」

兪秀凡正待答話，突聞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艙門口處，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啓禀姑娘，方劍主已被押上舟來。」

水燕兒道：「知道了，好，先把他押下底艙。」

兪秀凡聽得怔了一怔，道：「方塑不是貴組合的一位劍主麼？」

水燕兒點點頭，道：「十大劍主中，他排行第二！」

兪秀凡道：「爲什麼要押他來此？」

水燕兒答道：「因爲，他犯了本門中的規戒。」

兪秀凡問道：「是不是他敗在我的劍下之故？」

水燕兒道：「也不全是如此。不過，他如是勝了你，將功可以折罪！」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你們對一個屬下，要他常勝不敗，那未免要求太過份也太苛刻了。」

水燕兒道：「本門中規法森嚴，對於犯了門規的人，向不輕恕，但有重罰，也有重獎，功過可以相抵。」

兪秀凡道：「如是方塑敗在我手下無罪，但不知他犯了什麼戒規？」

水燕兒道：「他殺了我們派去的特使。」

兪秀凡道：「當時我也在塲，方塑殺死特使，老實說，是爲了貴組合的顏面。」

水燕兒道：「你好像很關心方塑？」

兪秀凡道：「我是就事論事，妳姑娘要不要知道貴組合特使那份表現？」

水燕兒點頭道：「你如有興緻，不妨說來聽聽。」

兪秀凡笑一笑，道：「希望妳燕姑娘能夠相信，區區據實而言，決不多加一句。」當下把那特使的表現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有這等事？」

兪秀凡道：「字字眞實，如非在下親眼看到，別人說給我聽，我也不太相信。」

水燕兒道：「我知道了，我會愼重處理此事。」

兪秀凡忽然豪氣奮發的說道：「燕姑娘，在下不知道是否有機會見見貴組合的第一名劍主？」

水燕兒道：「用不着了！」

兪秀凡道：「爲什麼呢？」

水燕兒道：「因爲我不願你受傷。」

兪秀凡道：「你是說他能夠勝了我？」

水燕兒道：「因爲你很可能是我的丈夫，他是本門中第一劍手，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不論傷了誰，都不是我的心願。」

兪秀凡冷冷說道：「如是在下想去看看方塑，不知是否得允？」

水燕兒道：「你非本門中人，自然不受本門的規戒約束。」

兪秀凡站起身子，道：「在下告退了。」

水燕兒道：「你要到那裏去？」

兪秀凡道：「去看看方塑。」

水燕兒格格一笑，道：「時間還早的很，他還沒有找好住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兪秀凡，咱們的事，你想過沒有？」

兪秀凡道：「我只是想出了條件，但應該如何，是你的事了。」

水燕兒道：「先選擇讓你成名一事，因爲這件事很迫促。」

兪秀凡道：「你們準備替我安排什麼？」

水燕兒道：「這不用你操心，我會佈置。要緊的是你必須和我們合作。」

兪秀凡道：「我不喜歡殺人，也不願把自己的聲譽，用別人的鮮血托起。」

水燕兒道：「就算你不願踏着別人的鮮血成名，但你總不能坐待勝利。」

兪秀凡道：「這個，在下明白。」

這時，一個女婢，急步衝了進來，俯身在水燕兒身邊，低言數語。

她說的聲音極低，兪秀凡根本無法聽到，但水燕兒却聽了似很忿怒，霍然站起了身子，道：「有這等事？」急急舉步向外行去。

兪秀凡心中一動，暗道：「這座小船之上，有什麼大事，很可能和方塑有關了。」心中念轉，人却一橫步，攔住了水燕兒。

水燕兒未料他會陡然攔住去路，全無防備，嬌軀幾乎撞入了兪秀凡的懷中，不禁怒道：「你要幹什麼？」

兪秀凡笑道：「燕姑娘，你還記得你答應的條件麼？」

水燕兒道：「我記得。但和這件事全無關連。」

兪秀凡道：「咱們說的是妳不管我——」

水燕兒接道：「我不會管你的事。」

兪秀凡道：「但却沒有說過我不能管妳的事，對麼？」

水燕兒道：「這和你全無關係的，快請讓開！」

兪秀凡道：「我一向愛管閑事。」

水燕兒冷冷的道：「你這等强詞奪理，行若無賴。」

兪秀凡開始冷靜了下來，所以對水燕兒的謾罵，全未放在心上，淡淡笑道：「燕姑娘，像妳這麼潑辣，咱們談成的機會不大了。」

水燕兒道：「兪秀凡，你聽着，咱們談的事情，還沒有開始。我還是水燕兒，就算你要管我，那也是以後的事，等我嫁給你之後再管我不遲。」

兪秀凡笑道：「燕姑娘，話不是這麼說，咱們話已經談明白了，除非你不願接受，既然接受了，就應該聽我的。」

水燕兒皺皺眉頭，道：「兪秀凡，你究竟要幹什麼？」

兪秀凡道：「我想跟你去瞧瞧！」

水燕兒道：「瞧什麼？」

兪秀凡道：「妳要去辦什麼，我就去瞧什麼。」

水燕兒歎口氣道：「兪秀凡，這是我們組合中的私事，和你完全無關，你不用去了。」

兪秀凡道：「可惜的是我的好奇之心太重，非去瞧瞧不可。」

水燕兒道：「一定要去麼？」

兪秀凡道：「不錯，非去不可！」

水燕兒道：「好吧！要去也可以，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兪秀凡道：「不要太苛刻，我可以考慮一下。」

水燕兒道：「你跟着去看，不許插手，不許多口。」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那要看是什麼事了。」

水燕兒道：「自然是我們自己的事。」

兪秀凡道：「好吧！能不插口時，我就不插口。」

水燕兒歎口氣，低聲道：「我對你眞是一點沒有辦法了。」

她說的聲音很低，但兪秀凡却聽得很清楚，微微一笑，跟在水燕兒身後向外行去。

兩個女婢和王翔、王當站在艙門外面。

水燕兒一出門，兩個女婢立刻跟在身後行去。王翔、王當，眼看兩個女婢跟着，也跟着兪秀凡身後行去。

水燕兒一皺眉頭，道：「兪秀凡，他們不能去。」

王當望望兩個女婢，道：「她們兩位能去，我們怎麼不能去呢？」

水燕兒道：「哼！有其主必有其僕，你們都和兪秀凡一樣。」

兪秀凡一揮手，道：「你們留在這裏！」

王翔、王當一欠身，停下脚步。

水燕兒兩個女婢，却緊追在水燕兒的身後，直行入一座艙門之中。一道樓梯，直向底艙行去。

轉了兩個彎子，到了底艙，兪秀凡才發覺了那似是個囚人的地方。

只見一座門戶緊緊的關閉着，兪秀凡暗中用手一推，發覺那關閉的門戶竟是鐵鑄的門，不禁一呆。

兩個身軀魁梧的大漢，身佩單刀，快步行了過來，一欠身，道：「燕姑娘！」

水燕兒一揮手，道：「方塑呢？」

兩個大漢齊聲恭應道：「在特別的囚艙之中。」

水燕兒嗯了一聲，轉向右面行去。

那是一座靠在旁邊的囚艙，鐵門早已打開了。

行到門口，已聽到方塑的聲音，傳了出來，道：「請燕姑娘來！」

水燕兒快步進去，道：「你要見我。」

兪秀凡緊追在水燕兒身後，進入艙中。

這座囚艙，只是一間房子大小，除了一張木榻之外，另有一張小小的木桌和一張竹椅。

方塑手上已戴了手銬，雙脚上也被一條白色的鍊條繫住。

一個年約四旬身材瘦小的黑衣人，腰中橫繞着一條皮帶，分插着十二把柳葉飛刀。回身向水燕兒一欠身，道：「見過燕姑娘。」

方塑一見水燕兒就想開口，但他一瞥間，看到了兪秀凡緊隨在水燕兒的身後，立刻嚥下了欲待出口之言。

水燕兒對那瘦小的黑衣人一揮手，道：「你出去！」

黑衣人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水燕兒又低聲吩咐兩個從婢，道：「守在門外，不許任何人接近這座特別的囚艙。」

兩個女婢一欠身，也退了出去。

水燕兒兩道清澈的目光，透過了蒙面白紗，凝注在方塑的臉上，道：「什麼事？你可以說了。」

方塑目光一掠兪秀凡，道：「燕姑娘，這位兪少俠，不是咱們組合的人。」

水燕兒道：「他不是，但和你無關，我既然帶他來了，自然由我擔當。」

方塑沉吟了一陣，道：「燕姑娘，在下說的話，也許會洩漏本組合的隱密，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塲。」

水燕兒道：「我說過，我帶他來了，不論什麼事，都由我承擔，你是劍主的身份，不論犯了什麼嚴重的規戒，都還有面見城主申訴的機會，你可說出今天的事。」

方塑眨動了一下星目，歎口氣道：「看來，我對本門中的規戒，是越來越不明白了。」

水燕兒道：「應該很好懂，只要聽命行事，和約束屬下，別讓他們犯下太大的錯，就行了。」

方塑道：「對上面的事呢？」

水燕兒道：「最好別管。」

方塑道：「燕姑娘，妳是城主的義女，咱們對妳自應有幾分敬重，但如論公衔，妳未必高過我這劍主的身份吧？」

水燕兒道：「是的。不過現在有些不同，我奉命出巡，帶了城主的飛龍令，就算比你劍主身份再高一些，我也一樣的可拘拿囚禁。」

方塑道：「燕姑娘，我替咱們的組合中，建立不少的功勳，就算殺特使有些過份，也不至於囚押處死。」

水燕兒接道：「方劍主，你劍法高明，咱們不得不先予囚押，以保安全。至於你是否會身遭處死，那要城主決定了。」

方塑冷冷說道：「你妄傳下飛龍令，使我誤認城主駕到，才甘願受縛。」

水燕兒接道：「這麼說來，如不是飛龍令，你就不肯受縛了。」

方塑道：「你燕姑娘的身份雖高，但還不至於高得可以把區區拘押起來。」

水燕兒道：「飛龍令代表城主，我既然獲得授權，那就能代表城主，你如覺着我胡亂發令，見着城主後，儘管據實上陳。」語聲一頓，接道：「你還有什麼話，一起說出來，如果話已說完，那就請你安靜一些。」

方塑冷冷說道：「燕姑娘，既然不是城主的大駕親臨，在下不願接受姑娘的束縛。」

水燕兒緩緩說道：「方劍主，飛龍令是城主之物，你如違抗了飛龍令，那就等於輕藐了城王。再說，你已經戴上了刑具，除非你有心背叛，否則那就只有等城主的裁決了。」

方塑道：「在下要求姑娘的，也只是希望先替我取下刑具。」

水燕兒搖搖頭，接道：「辦不到，方劍主。你要學習忍耐。一個人難免會遇上挫折，你還有晉見城主的機會，有什麼事，不妨見了城主再講。」

方堊霍然站起了身子，道：「燕姑娘，我不希望對妳有什麼不敬的行動，但在下雖在飛龍令下受縛，却有一種受騙的感覺。如是姑娘執意不肯替我除去刑具，那可能是一樁很麻煩的事情。」

水燕兒道：「如何一個麻煩法？」

方堊道：「燕姑娘可是覺着這些刑具眞能困得住我方某麼？」

水燕兒道：「方劍主，你錯了。那繫在你雙足上的鐵鍊子，乃是天山萬年鐵母製成之物，除了用鑰匙開啓之外，你方劍主雖然功力精深，也無法掙脫。」

方堊微微一怔，道：「這麼說來，燕姑娘非要把在下鎖於囚艙之中不可了？」

水燕兒道：「我勸你忍耐一些。」

一直未說話的俞秀凡，突然開口說道：「姑娘，在下覺得方劍主是一位英雄人物，答允一句話，也就是了，用不着動用刑具，把他鎖於囚艙之中。」

水燕兒冷哼一聲，道：「這不關你的事，你就不要挿口。」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燕姑娘，我不是貴組合中人，似乎是用不着對我這等嚴厲。」

水燕兒道：「你既然明白自己的身份，那就不要說話。」

俞秀凡道：「燕姑娘如若囚禁的是別的人，在下自然不管，但你囚禁方劍主，似乎與我有點關係了。」

水燕兒道：「什麼關係？」

俞秀凡道：「在下和方劍主比過劍法，彼此未眞正分出勝敗。」

方堊冷然接道：「俞兄用不着給兄弟臉上貼金，我方某人就是敗了，只怪我學藝不精，我雖是劍主的身份，但不是天下第一劍手。」

俞秀凡笑道：「其實，咱們還未算眞的分出勝敗，方兄還有再戰的能力。」

水燕兒突然轉身向外行去，出了艙門之後，蓬然一聲，關上了鐵門，竟把俞秀凡也關在囚艙之中。

方堊輕輕歎道：「惟婦人與小人爲難養也，古人誠不欺我。俞兄，你不該來的。」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這座囚室眞能夠困住人麼？」

方堊道：「這不是普通的木板造成。」

俞秀凡神情很輕鬆，笑道：「門是鐵鑄的，難道這四面的艙板，也是鐵鑄的不成？」

方堊道：「雖非鐵鑄的，但却比鐵鑄的更爲困難。」

俞秀凡道：「方兄可否見告內情？」

方堊道：「這四面的艙壁，雖然是木板，但在那木板之中，却別有裝置。」

俞秀凡道：「什麼裝置？」

方堊道：「毒。什麼毒，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俞秀凡皺皺眉頭，沉聲不語。

不論那木壁中有什麼暗器埋伏，俞秀凡心中都不太顧慮，但一聽到那木壁內暗置奇毒，不禁爲之一呆。

但聞方堊說道：「所以，我勸你俞兄，最好還是少打破門而出的主意。」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咱們甘爲他困於此地不成？」

方堊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俞秀凡搖搖頭，笑道：「也好，兄弟留在這兒陪陪方兄。」

方堊道：「俞兄，兄弟有一點想不明白，請教俞兄。」

俞秀凡笑道：「方兄想問什麼？」

方堊道：「在下很奇怪的是，你怎麼會和燕姑娘混在一起？」

俞秀凡道：「怎麼，方兄可是覺着很奇怪麼？」

方堊突然哈哈一笑，道：「看來，我們這個組合中，對敵人比自己人客氣多了。」

俞秀凡道：「不錯。貴組合對我俞某人很優待。」

方堊道：「如若那位燕姑娘作出小性子，只怕俞兄要和兄弟一樣的被關在這座囚人艙中了。」

俞秀凡道：「不要緊，兄弟在這裏陪陪方兄。」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方兄，兄弟覺着應該先行設法除去你身上的刑具。」

方堊搖搖頭道：「俞兄，沒有聽燕姑娘說過麼，兄弟身上的刑具，是天山萬年寒鐵所製，只怕不是輕易能夠除下。」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方兄，不妨試試看。」

方堊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俞兄的好意，兄弟心領了。」

俞秀凡道：「看來，方兄並無除下刑具的決心。」

方堊道：「這刑具代表着城主的威嚴，只有兩種情形下，兄弟才能除去身上的刑具。」

俞秀凡道：「那兩種情形下，方兄才肯取下刑具呢？」

方堊道，「一是城主下令，一是燕姑娘替在下除了刑具。」

俞秀凡道：「兄弟不行麼？」

方堊哈哈一笑，道：「俞兄，咱們不打不相識，兄弟雖已心許你俞兄是我的朋友，但咱們還是在敵對相處之中，一旦兄弟奉到了令諭，咱們還要有一場搏殺。」

俞秀凡道：「我明白，方兄用不着說的太清楚，兄弟無意勸說方兄脫離貴組合。」

方堊道：「好！除了我們組合中的隱密，和兄弟身上的刑具之外，咱們倒可以好好的談談。」

俞秀凡笑道：「先談談燕姑娘如何？」

方堊道：「俞兄，兄弟對燕姑娘知道的不多。」

俞秀凡接道：「方兄，見過燕姑娘的眞正面目麼？」

方堊搖搖頭，道：「沒有。聽俞兄的口氣，似是你見過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下雖然沒有見過燕姑娘的眞正面目，不過在下倒聽人說過。」

俞秀凡道：「燕姑娘的容貌如何？」

方堊突然微微一笑，道：「據說她長的很醜。」

俞秀凡未置可否，淡淡一笑，道：「燕姑娘在貴組合中的身份，可是比你方兄高了一些麼？」

方堊道：「談不上高一些。十大劍主，在我們組合中，都算是獨當一面的人物，不過她持有城主的飛龍令，在下只有束手就縛了。」

俞秀凡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道：「聽說貴城主是一位很慈和的人。」

方堊道：「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答非所問的道：「所以，方兄準備見到貴城主後，一訴胸中的含寃。」

方堊道：「談不上一訴含寃，不過，方某人相信，城主會給我一個很公平的評斷。」

俞秀凡凝目沉思了片刻，道：「以方兄的智慧和爲人，肯如此推重貴城主，兄弟倒也不能不相信貴城主是一位很慈和的人了。」

方堊道：「本來，他就是一位很慈和的人

啊。」

俞秀凡道：「如是方兄沒有說錯，貴城主決不會是一個崇尚殘暴、喜歡搏殺的人了。」

方堊微微一笑，道：「如若你俞兄能一直陪着兄弟，也許你也能見到我們的城主。」

俞秀凡道：「江湖上有門有派，有敎有幫，在下倒還未聽說過稱爲城主的，那應該別有一番來歷了。」

方堊道：「因爲他是那座城中的主人，我們自然稱他城主了。」

俞秀凡道：「不錯，看來兄弟很寡聞，但不知那是一座什麼城？」

方堊道：「造化城。能進那座城的人，都是有造化的人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單聽這座城的名字，就有着非同凡響的感覺了。」

方堊道：「所以，我倒希望你能見見敝城主。」

俞秀凡道：「希望咱們都能見到他。不過，兄弟覺着，貴城主如眞是一位春風化雨的人，那就應該堂堂正正的把你派入江湖，主持武林正義，以貴組合的實力，必可使江湖上九大門派失色，不知貴城主何以不作此圖？」

方堊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在下想必另有緣故。」

俞秀凡道：「方兄，就事論事，這答覆你自己滿意麼？」

方堊道：「俞兄，這個……這個……。」

這一次，他似乎是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了，這個了半天，仍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俞秀凡不再說話，突然向後退了幾步，靠在另一面牆壁處盤膝而坐。

方堊本是極爲聰慧的人，此情此境，再經俞秀凡的提醒，使他開始生出了懷疑，只覺這中間確有很多無法解釋的疑竇，當眞是越想越糊塗，越想越可疑。

忽然間，想到了俞秀凡的一句話，忍不住叫道：「俞兄醒醒，兄弟有事請教。」

俞秀凡緩緩睜開雙目，道：「方兄，什麼事？」

方堊道：「兄弟想到了俞兄一句話。」

俞秀凡道：「什麼話？」

方堊道：「我記得俞兄說過，兄弟有可能見不到城主，是麼？」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是否能見到城主，方兄大約比兄弟淸楚多了。」

方堊沉吟了一陣，說道：「兄弟仔細想過了俞兄的話，覺得敝城主不太會下這樣一個令諭。」

俞秀凡道：「方兄，在下只是提醒方兄一聲，是否有此可能，還要方兄自己判斷。」

方堊道：「唉！兄弟仔細的想過了俞兄的話，這中間確有很多的可疑之處。」

俞秀凡道：「方兄覺着那些可疑呢？」

方堊道：「照在下的看法，至少城主不會下令把我關入囚艙。」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而且，我一直懷疑一件事。」

俞秀凡道，「什麼事？」

方堊道：「我一直不相信敝城主會下令把我囚禁起來，所以，我覺着這可能是燕姑娘一個人的意思。」

俞秀凡道：「如若是燕姑娘的意思，你方兄又能如何呢？」

方堊臉上泛現出一片激忿之色，冷冷說道：「她雖然是城主的義女，但也沒有權力把我方某人囚禁起來！」

俞秀凡道：「她手中執有飛龍令，那就代表了貴城主大駕親到，我看，方兄還是認命了吧！」

方堊微微一呆，道：「俞兄，你好像忽然問改變了態度。」

俞秀凡笑一笑，道：「方兄，你對貴組合，忠誠無比，兄弟就算是要說什麼，也是白說了。」

方堊一皺眉頭，道：「兄弟覺着俞兄要想說服兄弟，現在應該是最好的時機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方兄，如是覺着兄弟有什麼目的，那就想錯了。兄弟只是就事論事。」

方堊道：「唉！燕姑娘把我囚禁於此，不該把俞兄也留下來。」

俞秀凡接道：「爲什麼？」

方堊道：「因爲，俞兄有很卓越的見解，常常令人心生敬服，也很容易動搖一個人的意志。」

俞秀凡道：「方兄，太過誇獎兄弟了。」

方堊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

俞秀凡忽然歎息一聲，道：「方兄，一個人，一生所作所爲，是善是惡，大都不外爲受兩種力量支配。」

方堊道：「請敎俞兄，是那兩種力量支配呢？」

俞秀凡道：「一是受人左右，一是受自己的見解支配。」

方堊沉吟了片刻，道：「兄弟是聽人左右的一種，俞兄應是受自己的見解支配的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自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生活的接觸，自身的遭遇，也有着很大的關係。像你方兄這樣的爲人，應該是屬於後者才對。」

方堊道：「看來俞兄很誇獎兄弟，但不知俞兄據何而云？」

俞秀凡道：「因爲方兄的才慧，足可以辨明是非，分出善惡，除非你不願去想它。」

方堊怔了一怔，默然不語。

俞秀凡接道：「方兄，既是想聽聽兄弟的意見，兄弟就直言所疑，就敎方兄了。」

方堊道：「好吧！咱們患難相共，閒着也是閒着，不妨談談吧！」

俞秀凡道：「兄弟說的也是道理，至於結論如何，要你方兄裁決，兄弟決不免强。」

方堊點點頭，道：「俞兄請說吧！」

俞秀凡道：「先說造化城主，這個稱呼，除了驚世、誇大之外，還有着霸道、神秘的意味。」

方堊忍不住接道：「俞兄未到過造化城，也未見過造化城主，怎知它驚世、誇大呢？」

俞秀凡道：「造化二字，無邊無極，敢取此稱，自然是目空四海，眼中無人了。」

方堊輕輕咳了一聲，道：「但那地方確具有窮通變化之能，世間再沒有一處地方能夠及得了。」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方兄可否列舉一兩件事例出來，以開兄弟茅塞。」

方堊沉吟了一陣，道：「先說醫道，不論什麼重病、重傷，只要他還有一口氣未絕，他只要進入造化城，就可能保住性命。斷肢重續，返老還童，造化城都能夠辦到。試問當今之世，那裏還有這等醫術？」

俞秀凡哦了一聲，沉吟不語。

方堊道：「再說造化城，那該是天地間空前絕後的一大工程。」

俞秀凡接道：「修築的很美麗，堅牢。」

方堊搖搖頭，笑道：「只是堅牢美麗，又怎能當得空前絕後之稱，整個城是一座活城，它不但隱現隨心，而且可以移動。」

這一下，俞秀凡呆住了。他博覽羣籍，讀破萬卷書。書中記述，不乏奇人異事，但却從未聽過世間有着可以隱現隨心，且可移動的活城。但他又確信方堊不是屬於說謊一類的人。

目睹兪秀凡臉上的驚奇之色，方堃有些得意的說道：「兪兄，不入造化城，不知人間有可奪造化的絕世人才。」

兪秀凡道：「貴城主也就是建築那造化城的人了。」

方堃微微一笑，道：「不錯，他是造化城主，自然是建築那造化城的人了。」

兪秀凡道：「一個人具備了如此的才慧，但他却不肯爲武林正義出力，却化費龐大精力，創造出一個化城出來。」

方堃道：「城主建築了造化城，但也並非無所不能。一個人不論他有多大的才慧，但他總是一個人，不過他是才人中的才人。所以，有很多具有才慧的人，都很佩服他，有很多行業中最好的人才，都願意留在那裏。」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造化城不是一個人創造的了。」

方堃道：「是的。兪兄，你應該到造化城去見識一下，因爲你有資格留在那座城中。」

兪秀凡搖搖頭，道：「如若造化城中的人，都是各行業中的第一等人，在下就不够資格留在那裏了。」

方堃道：「你在劍上的造詣，能够勝過我，天下能是你敵手的人，應該不多了。」

兪秀凡笑道：「我自己倒沒有這樣的感覺哩。」

方堃接道：「可是因爲我在十大劍主中排名第二的原因麼？」

兪秀凡道：「也算是原因之一。」

方堃道：「我雖是排名第二，但我知道，排名第一的不會比我高明的太多，我們只是毫厘之差。」

兪秀凡一笑，道：「我想你們十大劍主在造化城中，大約不是劍術最高明的人物。」

方堃道：「是的。兪兄如想求更上層樓，除了造化城外，天下沒有更好的地方了。像兪兄這樣天才，如是不能更求深造，那未免太可惜了。」

兪秀凡搖搖頭，笑道：「我沒有這樣的想法。因爲我沒有稱霸天下的意圖，一個眞正的劍士，並不只是要他在劍法上有特出的成就，而是要他在品德上、志節上和劍術配合，那才是一個眞正的劍士，才能使千秋後世的人，對他生出敬慕。」

方堃微微一怔，道：「兪兄，能不能告訴我你是什麼身份？」

兪秀凡道：「我就是我，一個明辨是非的江湖人。我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我只是行所當行，爲所當爲。」

方堃道：「其實，你兪兄並沒有逃出名利的枷鎖，至少是你沒有拋棄成名。」

兪秀凡道：「如是我眞的要成名，那只是因爲武林中的壞人太多，這正像一個清官一樣，如是沒有作奸犯科的人，那就不會顯出他的清正了。」

方堃道：「兪兄，你不是『生而知之』的神吧！你精深的內功，卓絕的劍術，都需要有着很高成就的人去培養你。像我方堃一樣，如若沒有城主，我方堃可能只是一個平平庸庸的人，因爲有了城主的造就，十大劍主中，才有我方堃。」

兪秀凡歎口氣，道：「他把你造成了一位赫赫劍手，用心只是要你爲他殺人麼？」

方堃道：「這個……這個……」

兪秀凡接道：「如若只是爲了殺人，那方兄還不如平庸些好，至少，那可以使你少造一些殺孽，也可以活的長久一些。」神色突然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我不願殺人，但我有時是爲了救人，又不得不殺人，殺一人可救千百人時，那是非殺不可了。」

方堃內心突然生出了一份愧疚，想到在他的劍下，死去了很多的江湖高手。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冷厲的說道：「方兄，在下一直覺着，你是一個明辨是非的人，所以，我才和你說這麼多。」

方堃接道：「我希望你到造化城去，見識過一些事情之後，咱們再仔細的談談。」

兪秀凡道：「我雖然未見過貴城主，但我已領教過貴組合中很多的手段，除你方兄之外，我沒有遇見過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方堃長長歎息一聲，不再多言。腦際間，又浮出重重疑問。

忽然間，鐵門大開，一個女婢當門而立。道：「兪公子，燕姑娘請你進艙叙話。」

兪秀凡回顧了方堃一眼，道，「方兄，如是還想和兄弟談談，不妨要他們叫我一聲。」

方堃輕輕歎息一聲，道：「好！兄弟如若有事請教時，在下會遣人通知兪兄。」

兪秀凡微微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那青衣女婢正待隨手拉上鐵門，方堃突然高聲說道：「妳給我站住！」

那青衣女婢怔了一怔，問道：「你是叫我麼？」

方堃道：「這地方只有咱們兩個，我自然是叫你了。」

青衣女婢道：「你叫我，有什麼事？」

方堃道：「告訴燕姑娘，就說我方某人不願再忍耐下去了，要她多想想，兩個時辰之內，如是還不能放了在下——」冷哼一聲，住口不言。

青衣女婢冷冷說道：「你的話，我可以照轉給燕姑娘，但放不放你，那就要燕姑娘決定了。」

嫣然一笑，接道：「不過，就小婢所知，燕姑娘外和內剛，你這樣威脅她，只怕對你方劍主沒有好處。」

方堃道：「告訴燕姑娘，別要逼急了我，那對她並不太好。大不了我身受五劍分屍的殘刑。」

青衣女婢呆了一呆，不敢再多言，轉身向外行去，順手帶上了鐵門。

兪秀凡聽到兩人的對話，但却未多插口，也未問那女婢。

內艙中，一張小巧的木桌上，早已擺好了四樣精緻的佳餚，和一壺酒，兩隻酒杯，兩雙筷子，顯然，水燕兒只準備招待一位客人。

水燕兒微微欠身，先讓兪秀凡落了座，才揮手對那女婢說道：「妳出去，沒有聽到召喚，任何人不許進來。」

青衣女婢一欠身，低聲道：「婢子有話奉告。」

水燕兒道：「什麼事？」

青衣女婢道：「方劍主要小婢轉告姑娘，如若兩個時辰不放他——」

水燕兒接道：「他要怎麼樣？」

青衣女婢道：「他說，大不了落一個五劍分屍之罪。」

水燕兒冷笑一聲，道，「囚艙鐵門加鎖，先餓他三天再說。」

青衣女婢應了一聲，退出內艙。

水燕兒扣上艙門，取下面紗，露出千嬌百媚的粉臉兒，道：「兪兄，這是我的臥艙，你第一個到此的男人。」

兪秀凡道：「在下有一些受寵若驚。」

水燕兒道：「咱們也用不着客套了，我想請問一件事？」

兪秀凡笑一笑，說道：「別給我太大的難題。」

水燕兒道：「不是難題，只要你誠誠實實回答我一句話。」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墨狐子秦狸來到雲南三百老人，煉丹藥處，金翅子蘇元九攔阻他，只好出手對付，並點了他的穴，才順利地來到煉藥室窗口，只見一個白銅三足鼎擺在室中央，四週坐着木蘇，水夢寒、星潭、哈古弦和一位無名老人，而煉好的「冷玉膏」就放在室內一玉几上，秦狸無法偸到，只好忍聲請求他們，但木蘇和水夢寒不答應，爲了白如雲的病，老道秦狸再也不顧一切，此時言語不合，竟和木蘇等動起手來，正當秦狸前後受敵之時，星潭適時出手制止他們……

赴滇求丹藥　治療心上人

黑狐子不由又重覆的想到，如果眞能要到了藥，救活了徒弟的命，那虛僞的名譽又值什麼呢？

如果這名譽，是爲救自己的命而捨棄，那老道是不會做的；可是却是爲了救白如雲——這個佔有他全心的愛徒，又有什麼不可爲呢？

想到此，他不由長嘆了一聲，暗想：「我眞是……當時是應該厚着臉皮向星潭討的，她一定會給我的；可是我只爲了自己的自尊心……」

想着，不由重重的拍了一下巴掌，深深的後悔不已。

這時打街跑過了一個人，匆匆跑到了老道眼前，他躬下了腰，看了墨狐子一陣道：「道爺！天這麼晚了，你下店吧？」

伙計說着話，回身指了一下對街「悅賓老店」的招牌一下。

墨狐子皺眉，想了一會，點了點頭，道：「好吧！」

說着沮喪的跟着這店伙前行着，這是一幢不十分講究的木樓，由於多年的失修，油漆都多已剝落，幾扇窗戶在夜風之下，不時叭叭的打着，店中人竟沒想到去關一下，可見生意不好！

店前古槐樹上，拴着一匹雪白的大馬，馬背上蓋着一條毯子，那馬不時的低頭打着噴嚏，地上有三綑乾草，供那馬嚼食着。

這店鋪竟窮得連一間馬糟都沒有，店伙匆匆領着老道入店，用手指了那馬一下笑道：「剛才來了個女客……騎馬帶劍！八成是個女俠客！」

老道只看了馬一眼，對於店伙這句話也沒十分留心，二人進店之後，堂屋裏撐着一隻羊角燈，三四張八仙桌子，歪七扭八的擺着。

一個全身黑衣的姑娘，背朝着老道，正在用膳，老道一進門，就怔住了。

他吃了一驚，忖道：「原來是她，怎麼她也來啦！」

想着先坐下，對店伙道：「給我來壺酒，四個饅頭，隨便弄兩樣小菜！」

伙計走了，老道又看了這姑娘背影一會，這才輕輕一嘆道：「伍姑娘，妳也來了！」

那少女正在暗思之際，聞聲一驚，忙回過頭來，這才驚喜叫道：「啊！老道是你！」

「是我！你過來坐吧！」

伍青萍點了點頭，遂轉坐了過來，老道長嘆了一聲，正想這話不知應從何說起，不想青萍苦笑了笑道：「白如雲的事，我都知道了！」

她目光之中，隱隱現出些淚痕，老道啊了一聲，他皺了皺眉道：「哦……妳怎會知道的？」

青萍又苦笑了笑道：「在九江遇到了南水、北星，他們告訴我了，說你是來雲南討藥……」

說着她眨着一雙大眼睛道：「怎麼樣？要着了沒有？」

老道嘆了一聲，沮喪的搖了搖頭道：「唉！別提了！」

青萍不由驚駭得一站道：「沒有要着嗎？」

老道點了點頭，遂又嘆道：「妳先別急，坐下我們再談，好在這事，是非成功不可！」

青萍這才悵然落坐，接口問道：「怎會沒有要到呢？難道說三百老人連你老人家的面子都不賣麼？」

墨狐子搖頭道：「這裏面緣因妳不明白！」

青萍這時臉色蒼白道：「我自二小口中聽到了這消息，眞吓壞了，本來想到廬山去看他的：可是一酌量，還是這湯過，而且救命要緊，我就先到點蒼山來了，想不到遇到了你老人家！」

她說着臉上還帶着些紅暈，當然一個大姑娘家爲一個年青的小伙子憂心，這是很不好意思的事。

老道嘆了一聲道：「姑娘！妳也別不好意思了，現在我們的目的是：如何能盡力，把他這條命救過來，至於他救好了以後……」

墨狐子又嘆了聲道：「姑娘！如果眞心愛他，你們就成婚吧，他是眞愛妳！」

青萍不由面色通紅的低下了頭，她眸子內尙轉着一眶熱淚，此時，更是滾滾欲墜。

老道見她居然沒有什麼反對，不由心中一喜，當時笑道：「姑娘！如果妳要是想眞心救他，這倒是不難，只不知妳肯不肯？」

青萍猛地抬起了頭道：「怎麼會不肯呢？」

老道大喜，看了左右一下，這時伙計見二人竟是朋友，似乎驚奇不已，把杯盤一一轉了過來，老道的菜也一一上了來，這才退下。

老道待店伙退下之後，這才喝了一杯酒，嘆道：「妳方才不是奇怪，我爲什麼連一點藥都沒有要來麼？我說原因給妳聽聽！」

說着遂把當初和哈古弦被關石牢內，木蘇如何求自己合煉此藥，被自己拒絕的情形一一道出，並把這次如何受辱而返的情形也談了一下，只是對於星潭出面說情的一節卻是省了！

伍青萍聽後這才點了點頭，傷心的道：「這麼說，求藥還會有什麼希望呢？」

老道嘆道：「本來是如此，我本來預備休息一夜，明天再上山試一試，可是那也是沒有什麼希望！」

說着他又笑了笑，輕輕拍了一下桌子道：「可是遇到了妳，難得妳還是專爲此事而來，只要妳肯出力，我想沒有什麼問題！」

伍青萍愈發不解道：「我又能夠如何呢？」

老道吃了一口菜，又一仰頸子乾了一杯，這才含笑點頭道：「妳忘了那龍勻甫麼？」

青萍臉一紅，遂低下頭小聲道：「這和他又有什麼關係呢？」

老道哈哈一笑道：「關係大了！」

青萍秀眉微微一顰，吟道：「和他有何關係？」

老道低下頭，小聲道：「妳忘了那龍勻甫不就是三百老人的徒弟麼？」

青萍點了點頭道：「是呀！」

老道又笑了笑道：「他現在就住在山上，妳知道三百老人只有這麼一個徒弟，很疼他。」

青萍臉又一紅道：「疼他又能怎麼樣呢？」

老道咧牙一笑道：「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青萍搖了搖頭，老道又喝了一口酒才道：「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姑娘去找他，定必蒙其接待，可從龍勻甫身上下手，或見機行事。」

青萍不由低下了頭，暗忖：「老道的話說得不錯，要想救白如雲，似乎也只有如此了！」想着抬起了頭道：「我說這種行爲，可是太卑鄙了，不過爲了救他，我自有辦法。」

老道皺眉道：「不過事不宜遲，姑娘要快快從事才是！」

伍青萍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明天一早我就去，老前輩，你還是回去照顧他好了！」

墨狐子秦狸搖了搖頭道：「小鬼頭有裴先生照顧，妳一個女孩子辦事我眞不放心，我還是候在這裏，萬一出事，好有個接應。」

伍青萍想了想道：「好吧！」

老道暫把這樁心事放開，嘆了一聲道：「要不是遇到妳，我可眞是一籌莫展了，不過姑娘行事要小心，那三個老東西，可不是好對付的，要是被他們發現了，可就遭了！」

伍青萍這時在深思着，她搖了搖頭道：「這一點我會小心！」

二人草草吃了些東西，老道見她座前，有四個錦盒和一袋東西，不由奇道：「姑娘，妳帶着這些東西幹嘛？」

伍青萍淺笑道：「這是給三百老人送的禮物！」

老道一怔道：「妳早巳想到了這一點嗎？」

青萍點了點頭道：「我並不知道龍勻甫也住在這裏！」

老道嘆了一聲，低下了頭，半天才抬起頭來道：「妳自己求藥是很難的，必須要說服龍勻甫，要是龍勻甫去求，是一點問題沒有，不過妳可不能告訴他說是白如雲要藥！」

青萍心中暗自盤算着，龍勻甫也是一個正直英俊俠士，自己如果這麼利用他，似乎太卑鄙了，不過！一切只有看情形再說了！

想着並沒有回老道的話，只默默的低頭想着，老道嘆了一聲又道：「么女兒也在那裏，唉！這孩子心也眞痴，到現在心裏還惦記着小鬼頭呢！」

青萍不由一驚道：「怎麼？她怎會在那裏呢？」

老道哼了一聲才道：「哈老怪被三百老人請去合煉丹藥，自然她就跟着父親去了！」

青萍不由心中一動，暗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大大利用一下，想着不由點了點頭，門外白馬又嘶嘶嬌鳴了起來，天巳快亮了！

老道看了門外一下道：「姑娘休息吧！明天上午就上山吧！」

青萍點了點頭，遂離座而起，上樓休息去了，老道一個人又喝了一陣子酒，這才醉醺醺的回房睡覺去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伍青萍巳打扮了一番，下得店樓，老道巳早早候在下面了。

他見青萍今日換了一身紫色衣裙，愈發顯得風姿綽約，婀娜多姿，老道望了望她，心忖道：「小鬼頭到底眼光不弱，這姑娘眞是好樣的。」

想着笑了笑，說道：「姑娘準備好了麼？」

青萍點了點頭，老道遂由懷裏摸出一張大紅的名帖，遞過道：「等會妳上山，可投帖拜訪！」

青萍接過來一看，只見紅帖上正楷寫着：

「敬備薄禮一份，乞哂納！

伍青萍拜訪」

青萍點了點頭，匆匆揣了起來，她心裏也是緊張得很，尤其是當她聽說龍勻甫在座，她的心就亂了，自己眞不知道見了這龍勻甫，該說什麼好！

想着走出門口，店家又把那匹白馬餵好了，青萍回頭又看了老道一眼，墨狐子秦狸拱了一下手道：「姑娘珍重，小鬼頭的性命，可全在姑娘妳的掌心裏了！」

青萍這時心裏這份難受就別提了，她免强裝着微笑道：「你老人家放心吧！我一定……」

她咬了一下牙，一縱身巳上了馬背，雙腿一夾馬腹，這馬潑刺刺巳竄了出去！

老道一直望不見影了，這才慢慢轉回店中。單說伍青萍憂心白如雲性命，心急如火，上馬之後，一路飛馳，不一刻巳入深山！

好在三百老人在點蒼山，有大片家業，沿途都有顯示的指標，是以並不難的就找到了這片莊院！

伍青萍在馬上遠遠看見了這種陣勢，心中不由也暗自驚心，暗忖：「這威勢不在白如雲的青竹堡之下啊！」

想着，遠遠下了馬，腦中想着對策，一路牽着馬，直向莊門行去！

她行到門前，只見松木大門，尙自緊緊的關着，大風吹時，圍牆上偶而發出一兩聲叮！叮！的鈴聲，青萍看了看暗道：「原來牆上還設有鈴噹，幸虧我並未冒失入內，否則說不定就出醜了！」

想着走到門邊，手持門鐶，輕輕擊了兩下，內中傳出了聲音道：「什麼人？」

青萍沒有說話，又叩了兩下，只聽見「呼啦！」一聲，開了一扇小門，伸出一個頭來，上下看了青萍一會，才道：「這位姑娘，妳來此何爲？找誰？」

青萍臉色微微一紅，道：「請開開門，我是河南來的，龍公子何在？」

這人口中啊了一聲，遂把頭縮了回去，停了一會，門開了，出來一個矮胖的中年人物，他背上還揹着一對黑光錚錚的鐵拐杖，出門之後，笑道：「姑娘貴姓？」

青萍遂遞上了名帖，這人接過了名帖看了看，臉色十分驚異，遂道：「原來是伍小姐，在下劉景立失敬了！」

青萍輕輕道了聲：「豈敢，劉師傅請快快通稟一聲吧！」

劉景立一面接過了馬，一面連道：「是！是！姑娘請進！」

青萍遂邁步進門，劉景立把門關好後，把馬送到了糟內，這才回身含笑道：「伍小姐請跟我來！」

青萍也不說話，跟在這人身後，一路穿花過道，來至一所精舍，劉景立躬身讓道：「小姐請在客廳內先坐，容在下入內通稟一聲！」

說着提着禮物，向後室繞去，青萍一個人坐在客廳內，心中眞是緊張萬分。

只見客廳內鋪着厚厚的地氈，名家書畫更是懸掛四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青萍那有心看這些？她緊張的兩隻手緊緊的互揑着，這時一個丫環，過來獻上了香茶。

青萍心中正在舉棋不定，忽聞得室外一連急促的皮靴之聲，一人朗聲道：「是她本人來了？不可能吧？」

先前劉景立的聲音說道：「是的！少爺！」

青萍臉方一紅，那扇正門開了，一個全身藍衣的長身少年出現在眼前了。

他那斜飛抛出的一雙劍眉，又俐落又俊逸，襯在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之上，更顯得英氣勃勃，那種雄雄英姿，比之白如雲的飄逸，似乎又是一種令異性一見傾心的美！

青萍匆匆看了他一眼，忙把目光轉向了一邊，龍勻甫也似出乎意料之外，被青萍這種美麗而驚住了。

他愣了一下，才含笑道：「是伍姑娘麼？」

青萍遂由位子上站起，點了點頭道：「正是小妹，龍兄近況可好？」

他二人本是自幼青梅竹馬的兒時玩侶，可是一別十數年，如今見了面，居然彼此誰也不認識誰了。

龍勻甫傷感的望着青萍，苦笑道：「妹妹還認識我……眞乃難得！」

青萍苦笑了笑，她不敢看龍勻甫一眼，同時她內心有着慚愧，似乎只要一看對方，定會爲龍勻甫把自己來此的心意看穿也似的！

她吶吶道：「我怎會不認識你呢？……龍兄你……」

勻甫遂坐了下來，他目光自一進來之時，就從沒有離開過青萍。

這時笑了笑道：「小萍！妳小時候都是叫我什麼？」

青萍的臉更是紅透了，她搖了搖頭，羞澀的尷尬笑道：「我……我忘了！」

其實她那裏是忘了，只是如今她不願再如此稱呼他罷了！

龍勻甫似乎愣了一下，可是他極力把這些影響心理的小事撇之度外，他哂然一笑道：「是的！日子巳這麼久了，也莫怪妳忘了。」

他淺淺的笑了笑，看了看天一下，感慨的說道：「妹妹是一個人來麼？伍老伯呢？」

青萍笑了笑道：「家父因年事巳高，身體有些不適，所以沒有來，僅小妹一人，來此請罪，尙請……」

方說到此，龍勻甫一伸手笑道：「別提了……只看到了妳一切都够了！妹妹還

提那些事作甚？」

他爽朗的一笑，注視着青萍道：「我眞想不到妹妹還會來此，今天我太高興了……我想三位師父要是知道了，一定更高興。」

青萍聽他談到了他的三位師父，不由心中一動，遂含笑抬起頭道：「三位老前輩呢？」

勻甫笑道：「三位師父都在丹室煉藥，每日只有一個時辰能離開丹房，等會我一定把他們請來！」

青萍點了點頭，她偷偷看了龍勻甫一下，只見這英俊的少年，臉上那種興奮之情，形于言表，青萍心中不禁浮上了一層悲哀！

她不禁慢慢又低下了頭，龍勻甫這時笑着坐了下來，他挨在青萍身傍，微笑道：「我早知道妹妹一定會來的……果然我猜對了！」

青萍看了他一眼，作了一個痛苦的表情，她一肚子的話，却說不出一句，她本來仗着勇氣，想坦誠的把自己來意告訴龍勻甫，可是她終于忍不下心！話到唇邊又忍了下去！

勻甫這時由於過度的驚喜，顯得有些茫然無措，他搓了一下手，道：「妹妹妳果了？」

青萍搖了搖頭，勻甫忽然淺淺一笑：「這幾個月爲了找妹妹，我……」

青萍簡直不敢看他一眼，她滿腹都充滿了內愧，可是一個女孩子，如果一旦愛上一個人，那份愛情將是固若盤石般，是不易轉移的！

青萍已深深愛上了白如雲，她是沒有能力，把白如雲剔出念外，儘管她內心對龍勻甫是如此的羞愧，可是除了「羞愧」之外，她似乎並不能够再多給予他一些別的。

她同情而慚愧的說道：「這我……我都知道……你爲了我，吃了很多苦，而且險些喪命。」

龍勻甫冷冷一笑道：「爲了妹妹，就是這條命送了，也沒有什麼遺憾的地方，只是……」

青萍秀眉微微一顰道：「小妹一生命運多乖，龍兄何苦爲了我……這太不值得了！」

龍勻甫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能够得到所愛者的心裏語，這是每個少年極感興奮的事，龍勻甫自然也不例外，他興奮的搖頭，說道：「不！不！姑娘千萬不要這樣說。」

他忽然冷笑了一聲，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道：「白如雲太卑鄙了！」

伍青萍不由大吃了一驚，她忙抬頭看了勻甫一眼，龍勻甫遂含笑道：「妹妹，妳不要笑我，有時候，我想起了他，實在恨不得……」

說着他又搖頭一笑道：「現在我也不願提他了，這是他害人應得的報應！」

青萍心中一動，暗忖：「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莫非他已經知道了？」

想着她實在不解，忍不住微微一笑道：「白如雲怎麼了？」

龍勻甫莞爾一笑道：「昨天夜裏，他師父墨狐子來此討藥，和我三位師父打了起來，結果鎩羽而歸，聽說，原來是他的徒弟白如雲練功入魔，非用『冷玉膏』不治！」

說着他又冷笑了一聲道：「這眞是老天有眼，惡人終有惡報，老道藥討不成，看起來他這個寶貝徒弟，也只有死路一條了。」

青萍愕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暗想聽他口氣如此恨惡白如雲，看來明討是沒有希望了，幸虧我方才並未冒失說出來意，否則豈不自討其辱！

想着不禁呆了一呆，龍勻甫見狀，劍眉微軒道：「姑娘怎麼了？」

青萍這才警覺，不由微笑道：「我是在想一件事情……」

說着忙接口道：「聽說哈小敏也在這裏可是？」

龍勻甫怔了一下，他點了點頭道：「是的……她也在這裏……」

龍勻甫說完了這句話後，目光緊緊的逼視着青萍，暗忖：我還不如告訴她好了，以免今後她有所誤會！

想着他笑了笑道：「這位哈姑娘是我救命恩人，姑娘可知道？」

青萍搖了搖頭，勻甫臉色微微一紅，遂把如何被白如雲打下深淵之時，得救于哈氏父女，小敏如何照顧自己，才使傷軀得以痊癒。

青萍只是靜靜的聽着，等龍勻甫把話說完了以後，她才笑問道：「她現在在不在？」

勻甫笑道：「我差人去請她來，和妹妹見見吧！她要知道妹妹來了，一定很高興！」

說着站起了身子，走了出去，一會笑着回來道：「我已命人去請她去了！」

青萍這時心中盤算着：見了哈小敏之後，如何去說服她，好令她帮着自己！

龍勻甫這時心中也有了極大轉變，本來他已對青萍寒透了心，把全份情誼，全部放在小敏的身上，可是伍青萍又突然出現了，千里迢迢來此，分明是來要一見自己，這令龍勻甫已寒的心，復又熱了起來，何況對方本是名正言順自己的未婚妻子，論那一方面來說，自己是應該和她一雙兩好的！

雖然自己捨不得哈小敏，可是小敏自己一直是淡淡的，談不到什麼情誼，這麼作更不會損害到小敏的感情！

龍勻甫這麼暗自權衡輕重之下，遂決心放棄追小敏之心，把全份心意都放在青萍身上，他想着不由痴痴的看着伍青萍。

這一細看，愈覺其嬌柔嫵媚，麗若天人，眞個是冰肌玉骨，亭亭玉立，莫怪乎那古井無波的白如雲，也會對她一見傾心了！

他想着不由笑了笑，青萍羞得低下了頭，龍勻甫這才突然警覺失態，怎可這麼盯着人家看？想着俊臉一紅，吶吶道：「自和姑娘別後，匆匆十餘年，想不到妹妹竟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若非是先知道妳來了，我還眞認不出妳呢！」

青萍淡淡一笑，正不知說些什麼好，却見廳門開處，哈小敏的身形出現了。

她突然看到了伍青萍，似乎大吃了一驚，當時一怔，咦了一聲道：「青萍姐姐

，妳怎麼來了？」

青萍忙跑了過去，握住她一雙手，一面笑道：「小敏，我們很久不見了，妳好不？」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我好！」

她那雙大眼睛滴溜溜的在伍青萍身上轉着，秀眉微微一皺道：「姐姐妳……妳是從那來呢？」

青萍見她如此，一時也猜不透她爲何這樣，當時笑哈哈道：「我從鏢局子裏來的！」

小敏突地脫口問道：「小雲哥沒有來嗎？」

青萍一愣，當時看了的龍勻甫一眼，悵然的搖了搖頭道：「我和他一直都沒有見過面。」

她默默的低下了頭道：「自從和妳在碧月樓分手以後……」

哈小敏張大了眼睛，她並不覺得龍勻甫在旁，有什麼顧慮，當時眨着眼睛道：「難道說，這麼久你們從沒在一起過？」

青萍點了點頭，哈小敏不由一時愣住了，她心中低低叫了聲：「啊！原來是這樣的……我眞錯怪了白如雲了！」

龍勻甫這時微微一笑道：「伍姑娘千里迢迢來此，這是大喜事，待我去稟知家師擺筵接風。」

他喜上眉梢的對小敏道：「小敏，妳在這先陪萍妹妹，我去去就來！」

哈小敏這時已緊緊握住了青萍的手，連連搖撼道：「姐姐妳眞好……眞好！」

青萍目光銳利，早已看出小敏矛盾的心情，當時微微笑道：「我好在那呀？」

小敏紅着臉道：「反正就是好，我也說不出好在那裏。」

她忽然台着雙掌，作了一個外翻的姿態，嬌笑道：「姐姐這次與龍大哥成婚，小妹少不得要……」

方說到此，突見青萍臉色一變，小敏不由吓得馬上把未完的話忍住了！

她眨了一下眸子道：「怎麼啦？」

青萍這時臉色十分蒼白，她搖了搖頭道：「妹妹妳可不要亂說，我……」

小敏眨了一下眸子道：「怎麼？妳來此難道……」

青萍又搖了搖頭，苦笑道：「我來此的目的，妳不知道，不過我會告訴妳，少不了還要妳大力帮助呢！」

小敏愕了一下說：「姐姐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妳我姐妹，還談得上什麼帮不帮忙。」

青萍這時四下看了看，突地眼圈一紅道：「妹妹，妳我雖相處不久，可是却是彼此知心，我決不願有什麼事瞞着妳！」

小敏點了點頭道：「我也是！」

青萍見她滿臉稚氣，就像無知的孩子也似，當時不由淺笑了笑道：「妳以爲我來此，是應婚而來麼？」

小敏秀眉微微一皺道：「也許還有別的事。」

青萍搖了搖頭道：「根本就是爲了別的事。」

小敏笑着湊近了些，揚着小臉，道：「那麼講來聽聽！看看是什麼事？」

青萍心中一酸，暗忖：「看來妳如此開心，只怕我說出了爲什麼之後，妳就笑不起來了！」

想着猶疑了一下道：「妳如今在此過得舒服麼？」

小敏伸了一下胳膊懶散的道：「每天三個飽一個倒，談不到什麼舒不舒服，反正是悶得很！」

青萍又問道：「妳在此是客居呢？還是……」

小敏臉一紅，轉了一下圓大的眼睛道：「我……我是被星潭老婆子軟禁來此的，後來爸爸來啦，我才被放了出來……姐姐！妳問這個幹嘛呀？」

青萍笑道：「原來是這樣的，我看妳倒像是住在自己家一樣的，挺適意的。」

哈小敏舉起了一隻手，作一個要打的姿態，遂又放下，幌了一下嬌軀道：「妳壞死了。」

說着她低下了頭，青萍正要開口，忽聽到廳外龍勻甫宏亮的笑聲：「萍姑娘，師父來了！」

二女一驚，同自位上站了起來，龍勻甫首先進來，對青萍一笑道：「三位師父一聽妳來了，都爭着要來，結果哈老伯叫我來請姑娘去。」

小敏尖着聲道：「三位老人家呢？」

勻甫笑道：「他們在丹房，我不是說叫我來請萍妹麼？」

哈小敏白了他一眼，嗔道：「那你方才怎麼叫師父來了……眞是這麼大人，連話都說不清。」

青萍在一旁，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龍勻甫氣得搖頭笑道：「妳反正就會罵我，妳青萍姐姐來了，以後可有人管妳了。」

小敏一笑道．「看她管誰？反正不會管我！」

說着對青萍擠了一下鼻子，青萍知道這女孩言中有意，當時臉色微微一紅，小敏却忙把頭轉向一邊去了，龍勻甫心中却有一陣飄飄之感！

當時傻笑了一聲道．「妳嘴這麼刁，將來誰娶了妳，才算倒霉！」

小敏秀眉一挑，大聲的道：「反正不會嫁給妳！」

青萍却爲這句說笑的話，勾起了一陣感慨，却是無法出口，她只笑了笑道：「好沒羞！」

小敏已跑到她跟前，紅着臉笑道：「那誰叫他先說的，萍姐妳以後得好好的管管他！」

青萍本是臉上帶着微笑，聽了這句話後，不由面色又是一變。

小敏伸了一下舌頭，搖手笑道：「好！算我沒說……算我沒說。」

這時勻甫在一邊見二女鬥笑，天眞嬌柔之態，自非村姑蠢婦之流所可比擬，不禁看得呆了。

這時青萍用目掃了他一眼，勻甫才驚覺，慌忙催着二女道：「二位姑娘快請吧，三位師父還在等着呢！」

小敏楞了一下道：「我也去？」

青萍拉着她手，笑道：「自然妳也要囉！」

勻甫微笑道：「妳不願給妳萍姐作個伴麼？」

二人一說一拉，小敏也跟着去了，三

人出了客廳，一路分花拂枝，青萍初來只覺庭除之中，奇花異草有如星羅棋佈，眞是美不勝收，一時心中感慨不已，只是她心中始終關懷着那生命於呼吸之間的白如雲，她心中不停的想道：「這時他不知如何了？」

一想到此，就令她全身陣陣發涼，那有心情再去觀花賞草，此時隨着匀甫，不一刻已來至後院，但是蒼松翠柏蔚然遮天，陽光就像是一道道的金綫，交織在地面之上……

翠蔭之下，挺峙着那座爬滿籐蔓的石樓，龍匀甫用手指了一下，笑向青萍道：「家師及哈師伯，無名師伯，此刻都在樓中，待我去稟明一聲！」

他說着話，只見一條疾勁身影，一閃而至，這人身形往下一落，一長身，現出瘦小乾枯身材，往青萍看了一眼，問匀甫道：「這姑娘你們認識？」

匀甫生恐青萍不快，忙笑着拱手道：「你老放心，這是伍姑娘，奉三位家師召見，特意來此的，決不會有別事。」

這小老人嘻嘻一笑道．「那麼算我失禮了！」

他說着向青萍抱了一下拳道．「老夫職責所在，失禮處尚乞姑娘海涵！」

他說着不待青萍答話，一轉身，如同穿弦疾箭也似，倏地射身而起，在松樹梢尖上，只一沾足，再次騰身，已隱於樓後去了！

青萍不由心中暗暗驚異，暗忖這地方原來防備如此精密，尤其是剛才這人這身功夫，自己和仲比起來眞是差得太遠了。想着不由呆了一呆，匀甫見狀陪笑道．「姑娘勿怪，這是金銀雙翅子中的銀翅子前輩，家師特地請來護丹的！」

他說着笑了笑，道．「二位請隨我上樓來吧！」

他說着首先一提長衫下擺，如同海燕穿簾也似的，一沉一起，已上了樓台，身形之巧快，比之適才那位銀翅子又高明一些了！

二女也隨着展出輕功，相繼翻上了樓台，龍匀甫用手一按樓前開關，側牆上啓開了一扇小門，他回頭一笑道．「這是機關，別人不知道！」

青萍心中一動，特別留意的往那機鈕上看了一眼，這扇小門開後，三人遂一一進入，匀甫反手一按那門又自行合閉了！

青萍見自身等來至一間靜室，所有坐臥椅子，全是紫紅厚墊鋪着，另有三個大蒲團，室頂上垂着銀鍊吊燈，四壁上滿是各式獸頭。

這原是三老素日坐禪的地方，除了匀甫之外，外人是不准擅入的！

此時二女鼻中已隱隱聞到了陣陣淸芬之味，這間房子四週無門，有之也就是那道隱開的側門，那晚墨狐子來此所進，乃是這房的隣室。

匀甫讓二女落座之後，走到壁前，用手往一獸角上按了按，遂聞壁上一片絲絲之聲開了二尺見方的小門，陣陣異香，遂由這方口之中傳出，聞之令人頓時神淸智爽！

龍匀甫把頭伸到那門之內，說了幾句，遂又收回，再按獸角，那方門又合了上來。

遂見一幅長垂地面的「達摩坐功」中堂，倏地嘩啦啦自行捲了起來。

二女都不由吃了一驚，哈小敏雖居此已久，可是還是第一次進入丹房，故而也是驚異不止！

這幅中堂畫卷一起，才現出一個七尺高三尺寬的大門來。

隱隱聞哈哈一陣大笑之聲，道．「伍姑娘來了麼？在那裏？」

遂見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太，由內中蹤了出來，哈小敏認識她，忙站起來叫了聲：「婆婆！」

「妳也來啦！」

這時青萍也向這老太太彎腰叫了聲：「老前輩！」

星潭閃着一雙碧光閃閃的目光，在青萍身上轉了幾轉，喋喋怪笑道：「妳就是青萍麼？」

青萍點了點頭道：「晚輩正是！」

星潭點了點頭，怪笑了一聲道：「嗯！是不壞……小丫頭片子……」

這時丹室內又一蒼老笑聲道：「老妹子別擋着門，也叫我們看看呀！」

星潭移動大步，往前走了幾步，只見由門內，一連走出了四個白髮如雪的老人來。

四老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內中除了那琴魔哈古弦青萍見過以外，其他三人，俱是聞名已久，却沒見過！

這時龍匀甫挨個一一介紹，青萍才知那老婆婆，就是有名的心狠手辣的星潭。那高瘦，留有短髮的是木蘇，頭上結着十幾條小辮子，瘦如柴棒子也似的是水夢寒。

另外那面色紅潤，氣宇高昂的白髮老人，却是失聞武林已久的無名老人！

五老這時各自落座，十隻如炬的目光，齊向青萍身上集中了來！

青萍這時恭恭敬敬的向五老行了大禮，木蘇嘻嘻一笑道：「小姑娘不用客氣，我們最討厭就是這一套，妳坐下我們好說話！」

水夢寒却望着木蘇一笑道：「這是人家的禮貌，誰像你這野人一般！」

木蘇一瞪眼道：「二水，我以後說話，你少打岔！」

水夢寒在三個老人之中行二，故此他們皆稱之爲二水，這時哈哈一笑道：「我非但要打岔，簡直就是要管！」

那一旁的無名老人，這時嘿嘿一笑道：「你們兩個老鬼一天到晚就知鬥口，我要不是被你們綁來煉這勞什子的藥，早就氣走了！」

琴魔哈古弦，忽地一伸雙臂道：「我同意無名老兒此刻就走，你們三百老人意見如何？」

三百老人連聲爭吵，一齊笑道：「好！好！不送！不送！」

無名老人先是一怔，遂哈哈大笑，用手一指哈古弦，笑罵道：「你這矮子最是壞透了，現在藥已快煉成了，你倒裝起好人來了，想叫我走？」

他裝着哈哈大笑又道：「我呀！我是吃定他們老哥三個了，反正我一個人無牽無掛！」

水夢寒嘻嘻一笑道：「人家怕不要臉，一不要臉，可是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無名老兒這樣論調，簡直就是要死狗！」

他這一說，木蘇和哈古弦，全都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哈古弦拍着巴掌道：「好！好！罵得好！」

無名老人由位子上一跳而起，正要喝叱，一邊的星潭，却冷笑了一聲道：「你四個說完沒有？別把人家小姑娘吓着了，當着小女孩面前，你們也不嫌丟臉！」

她這一說，倒果眞有些效力，無名老人本已跳起，這時候却漲紅了臉又坐了下來。

他嘿嘿一笑道：「星老婆子專門會充聖人！好！好！我們不要吵了！」

星潭反唇相譏吼道：「誰像你活到一百了，還這麼天眞？我看你明天吃飯還要帶圍嘴了！」

星潭說話時臉上是一點笑容沒有，確令無名老人誤爲是出自眞心，頓時白眉一挑。

木蘇一見情形不對，他對這位老妹子，是瞭解得很清楚，知道她說話一向是如此，並非是有意給無名老人難看！

當時呵呵一笑道：「算了！算了！我們不鬥了，你們兩個又鬥開了，妳就少說一句吧！」

無名老人哼了一聲道：「昨晚我向墨狐子試試手，不知如何，也惹着她了，今天我說笑幾句，又犯了她的忌諱了，既是如此，你們當初何苦又苦苦請我來呢？」

星潭冷笑道：「我可沒請你呀，你說話要分淸楚！」

無名老人氣得猛然往起一站，可是一想到功虧一簣，如果就此一走，自己等於白盡了七八個月義務，絲毫沒有沾到什麼好處！

所以他這麼一想，頓時又坐了下來，解嘲的冷笑一聲道：「星婆子！妳現在想氣走我！那可是作夢，我們這筆帳記上，沒完！只是現在我是吃定了你們啦！」

木蘇見二人愈說愈僵，忙笑道：「老小子！眞有你的！」

匀甫見幾位老人家逗笑，倒習以爲常，哈小敏雖驚異，倒也不太甚，只是青萍初見，簡直看得心驚肉跳，她暗暗想道：「爲什麼，凡是有本事的人，個性都是如此怪異呢？老道和白如雲也是一樣的！」

短時的舌戰，總算告一段落。

星潭這時笑着走了過來，拉着伍青萍一隻手道：「好孩子！我老婆子今天能看見妳，心裏是眞高興！」

說着她看了匀甫一眼道：「小龍！我叫你關照的酒席，你擺了沒有？」

匀甫忙笑道：「已擺上了，就請各位老人家移駕吧。」

星潭點了點頭，連道：「好！好！」

她回頭看了看無名老人一眼，嘻嘻一笑說道：「走吧！帶上你的圍嘴，吃飯去吧！」

逗得哈古弦哈哈大笑了起來，木蘇忙瞪了他一眼，生恐又激起無名老人怒火，哈古弦忙止住了笑聲，無名老人這次却沒有氣，却大笑道：「好！好！我帶圍嘴，叫奶奶餵我！」

說着又充着星潭叫了聲：「奶奶！奶奶！」

一時逗得全體都笑了，星潭想不到無名老人會有這一手，一時反倒怔住了。

她臉色漲得通紅，狠狠的瞪着無名老人，却不知說什麼好。

無名老人見情形不對，忙搖手笑道：「我怕妳好不好？得！得！」

他說着率先走了出去，木蘇，水夢寒等人隨後跟上，星潭最後，一行人走出。

龍匀甫這時也請二女先行，待全數走出之後，他才放下了暗門，一行人來至隔廳。

這時大廳內，已擺下了一桌豐盛的酒筵，星潭喋喋笑道：「來！小姑娘！今天妳是上座！」

說着用手拉着青萍，直往首位上坐下，青萍連道不敢，經不住星潭硬拉硬按，直急得臉色通紅，仍是不能就坐下，龍匀甫不由皺眉道：「師父，還是不要免强她好了。」

星潭把手一鬆，回過頭來瞪着龍匀甫，怪叫道：「好小子，你這就心痛了？」

匀甫臉紅道：「不是……師父妳老人家何故免强人家，她一個女孩子，怎能在五位老人家面前如此托大？」

說着微微一笑道：「妳老人家就高抬貴手吧！」

青萍也窘笑道：「晚輩實在不能如此放肆。」

星潭哈哈一笑，用手在匀甫臉上擰了一把啐道：「小王八旦！這一下你可高興了，媳婦兒來了，以後可有人管你了！」

匀甫不由臉色一紅，青萍更是聞言心驚肉跳，忙把頭一低，兩朵紅雲由腮上浮起，心中眞是想哭！

小敏聞言後，低頭笑了笑，這時大家全部落座，那首位推無名老人坐了下來，因他遠來是客，歲數也較長一些，無名老人倒也不再客氣。

木蘇擧杯道：「來！小姑娘，我敬妳一杯，妳爹還好麼？」

青萍雙手擧杯，羞道：「謝謝前輩，爸爸還好！」

別人少不得也各來一杯，青萍只是略沾唇而已，她可不敢吃醉，因爲她腦中一直惦念着自己此刻的任務，據她私下觀察，他們對白如雲師徒印象極壞，要是明白討藥非但無望，只怕那時自己暴露了來意，就有殺身之禍。

所以她心中焦慮萬分，決心自己冒一次險，去偷藥，可是她對成功的信心，却是渺茫得很！

這時在飯桌上，她想到了這些，眞有些食難下嚥的感覺，免强吃完了飯，五老都吃了個醉薰薰的，木蘇笑道：「我們五個天天坐着，這苦可吃大了，難得伍姑娘今天來了，給我們帶來了快樂……眞令人興奮！」

星潭却嘻嘻一笑道：「木老大說得一點不錯，我們實在太辛苦了！」

她忽然目光向青萍一掃，又嘻嘻一笑，說道：「我提議今天晚上，我們休息一夜，從明天白天我們再開始，各位意下如何？」

木蘇首先道好，無名老人也點頭稱善，只有哈，水二位，眉頭微皺。（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古龍・原著

浣花洗劍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潘濟城趕赴泰山參加比武大會，在途中，他見到前面有一列車隊，每輛車上均載上了兩口棺材。潘濟城好奇心動，想問明究竟，但驅車的人均堅不吐實，他只得悄悄制服最後一名馭者，揭棺一看，原來是一口空棺，只有一張字條，說明此棺乃送某人作收屍之用。正在驚奇間，周方、萬老夫人、冷冰魚相繼出現於路上，萬老夫人追趕周方不上，冷冰魚擦身而過，與萬老夫人發生齟齬，潘濟城挺身爲雙方打圓場，結果冷冰魚之屬下䇲萬子良之行踪告知萬老夫人，然後策馬而去……

破雲震天筆　是非最難言

潘濟城瞥見那載運棺材的白楊大車，還在路旁，趕車的却已不知去向，車輛的行列更早已走得踪影不見，便道：「那邊的馬，你解下自騎，隨後趕去就是。」

「快聚園」，雖在泰山相反的方向，羣豪雖都急着趕去泰山，但放着如此精彩好戲，又有誰捨得不看？

但聞人聲呼喝，馬聲長嘶，羣馬齊奔「快聚園」而去。

× × ×

「快聚園」座落大河南岸，銅瓦廂北郊，銅瓦廂雖小，但這「快聚園」在江湖中却是大大有名。

園中花樹千百，修篁萬竿，每當清風徐來，葉濤與竹韻齊鳴，青竹共紅花弄影，景物固是幽絕，而花木扶疏中之玲瓏假山，亭台樓閣，更屬奇觀，於是流水繞園，曲徑通幽，園林之勝，遂冠絕中原。

名園自有名主，這「快聚園」乃黃河水上大豪「騎鯨客」齊星壽遊宴之地，本屬私產。

但齊星壽慷慨豪爽，園門本就終年俱爲朋友開放，此刻天下豪傑俱都來到中原道上，「快聚園」中自更是快聚羣豪，園開不夜，撲鼻的酒香，爽朗的笑聲，不時自四面樓台傳出，使這名園佳景又變爲另一番氣象。

假山畔，竹林裏，正有一人，背負着雙手，往來走動，他步履雖然沉重，但目光却明亮異常。

就在此人東、南、西、北四方，相隔十餘丈外，燈火難及之處，或山旁，或樹下，也都有一兩個人影悄立在黑暗中，竟似乎都在有意無意間，向竹林中這人影窺探，更遠處，花叢中，還有一人，青衣小帽，正呆望着面前一叢將要凋零的鮮花，似乎已瞧得出神，但也不時回頭向竹林裏去瞧上兩眼，但竹林中人，却似已完全沉浸於沉思之中，對四週一切，全未覺察。

突然，一人神急氣亂，狂奔而來，奔過雜木林，奔過碎石路，奔過綠板橋，直奔向小溪邊一座燈火通明的青石畫舫。

急遽的脚步聲，驚碎了竹林中人的沉思，也打擾了畫舫中人的歡聚，園主人齊星壽皺眉而起，探首向外一望，沉聲問道：「何事如此驚慌？」

狂奔着的少年已在畫舫外停下脚步，但喘息仍未平息，胸膛不住起伏，回手指着來路，

道：「有位大……大英雄來了。」

齊星壽面如重棗，長髯飄拂，微怒道：「四方的英雄豪傑，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位來到此間，此刻又是什麼人來了，竟令你如此手足失措？」

那少年道：「但……但此人却不同……」

齊星壽道：「他是誰？有何不同？」

那少年道：「他便是師傅你老人家時常提起的那『連天山莊』的少莊主，『天上飛花』冷冰魚……」

他話未說完，齊星壽已爲之動容，不知不覺間，伸手摸了摸頰上一條疤痕——這疤痕正是年前「天上飛花」在他面上留下的——冷冰魚不但爲他留下了這條疤，也爲他留下了這條命。

直到今日，齊星壽仍不知是該對冷冰魚感激，還是該怨毒，他垂首呆呆地出了半晌神，方自長嘆道：「請，快快有請。」

抬起頭，冷冰魚却已悄然來到他面前。

齊星壽步出畫舫，抱拳笑道：「冷兄遠來，在下未曾遠迎……」

冷冰魚冷冷道：「你我之間，無需客套，我只問你，那……『雲夢』萬子良與武林七大弟子此刻在園中何處？」

齊星壽怔了怔，道：「萬大俠？他幾曾來過這裏……道路傳聞，多有不實，冷兄你只怕是聽錯了吧？」

冷冰魚道：「別人爲何要騙我？」

突聽黑暗處一人大呼道：「萬子良雖未來過，但七大弟子中却明明有人在這裏，冷少莊主，你切切莫要被齊星壽騙過了。」

冷冰魚冷笑一聲，目光直視齊星壽，道：「莫非那七大弟子也與方寶玉一樣是有名無實的狂徒，聽得冷某在尋找於他，便躲着不敢見面了？」

齊星壽避開他的目光，强笑道：「這不知是誰在胡說，七大弟子怎會……」

突然間，一人自畫舫中一掠而出，沉聲道：「七大弟子確實有人在這裏，你要怎樣？」

只見此人劍眉雙飛，眉宇間常帶殺氣，正是「淮陽」楊不怒！

他驟看雖矯健如昔，但仔細一瞧，便可發覺他面色蠟黃，神情憔悴，目光也遠不如往昔之明銳。

畫舫燈光亮如白晝，他這蠟黃的面色，顯然必非被燈光所染，只是爲了連番傷病，多日憂慮，氣血實已兩虧。

× × ×

竹林中人一眼瞧見楊不怒，目中立時現出激動之色，驟然衝出數步，又驟然駐足，激動的目光中，又已充滿了痛苦——他雖然衝出竹林，却又似有道無形的枷鎖鎖住了他雙足，使他不敢衝出竹林一步。

只聽冷冰魚道：「七大弟子，就只你一人在這裏？」

楊不怒厲聲道：「就只楊不怒一人，已足够應付你這狂徒。」

冷冰魚道：「好！冷某也正好先領教淮陽秘技鷹爪神手。」沉肩、甩腕，「破雲震天筆」已到了手中。

齊星壽橫身擋住楊不怒，面帶惶急低聲道：「莫大俠、萬大俠等人都不在這裏，你怎能出手？」

楊不怒道：「就因他們不在這裏，我不出手，誰來出手？」

齊星壽道：「但……但以你此刻體力，怎可與人交鋒？」

楊不怒「哼」了聲，再不說話，一手推開了齊星壽，走向冷冰魚，他胸膛起伏，走得十分緩慢。

此時此刻，他心情正與寶玉那日應戰歐陽天嬌時一樣——

明知必敗也要戰的，爲了光榮與名譽，這其中別無選擇之餘地。

冷冰魚退後半步，道：「亮兵刃！」

楊不怒叱道：「淮陽鷹爪力，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縱是世上最鋒利的兵刃，也難比得上某家這一雙鐵爪，何況你區區一隻銀筆。」

冷冰魚目光凝注了半晌，突然仰天狂笑起來。

楊不怒暴怒道：「高手相鬥，必當誠心正意，兢兢業業，以臨大敵，你此刻却突然大笑起來，莫非有輕侮某家之意？」

冷冰魚倏然頓住笑聲，厲聲道：「冷某久聞『淮陽』楊不怒，剛猛正直，天下無雙，那知今日一見……嘿嘿……哈哈……」

楊不怒叱道：「今日一見，却怎地了？」

冷冰魚道：「今日一見，才知道楊不怒也不過是位投機取巧之輩。」

楊不怒蠟黃的面容，立時漲得血紅，怒叱道：「你說什麼？」

冷冰魚冷冷笑道：「你明知冷某這『破雲震天筆』，妙用無方，人所難敵，你明知你若不用兵刃，冷某也必定不致以兵刃與你動手，你爲了不敢面對這『破雲震天筆』，自然不敢用兵刃與我在陣上相見了。」

楊不怒狂吼一聲，擰腰翻身，閃電般出手，自畫舫邊觀戰的一人腰畔，抽出了一柄鬼頭刀，揮刀大喝道：「無論你使什麼，只管上來吧！」

冷冰魚縱聲長笑道：「好，十招內冷某若不能要你兵刃脫手，便從此不再稱雄江湖。」

抱筆當前，踏前半步，叱道：「請！」

楊不怒不等他「請」字出口，掌中鬼頭刀已一刀劈了過去，白刃破風，當眞有開山裂石之威！

就只這一刀，已引起四下羣豪驚嘆之聲：「刀法本非淮陽門所長，怎地楊不怒這一刀招勢功力，却比之海內任何刀法名家，亦不遑多讓。」

那鬼頭刀的原主人，驚嘆之外，更不覺暗暗起了慚愧之心，他以畢生的精力，浸淫於這柄鬼頭刀上，却做夢也未想到，這柄刀到了別人手中，一刀便能展出如此激盪人心的威力。

但潘濟城、齊星壽等人面上却是憂慮重重——這時不但園中羣豪早已聞風四下趕來，萬老夫人、潘濟城等人也早已來到畫舫畔，還未到可以害人時，她是絕不肯露面的。

楊不怒一刀劈出，冷冰魚紋風不動，刀風已掀起了他鬢邊髮絲，刀鋒也已眼看便要劈開他頭顱。

他身形倏然移開四寸……

僅僅只移開了四寸，刀鋒便已無法傷及他一根毫髮，只因移開四寸便已足够，是以他便絕不肯多移一寸。

這判斷是何等準確，這鎮靜是何等驚人！

羣豪再次驚讚。

冷冰魚「破雲震天筆」已在不知不覺間悄悄滑出——這一招沒有任何驚人的力道，詭異的架式，但輕、靈、巧、快、穩，言語難叙，這一招看來絲毫不覺辛辣，但銀光顫動，已將楊不怒的前胸「玄機」、「將台」、「乳泉」之間的十一處大穴，完全籠罩。

楊不怒擰腰脫身，鬼頭刀如閃電，如狂飆，勢如風捲落葉，式如鳳凰展翅，白銀光下反揮而出。

這一刀，連消帶打，自對方不意中攻出，攻向對方無法招架之處，用的當眞是狠極、險極！

那知冷冰魚還是紋風不動，直等這一刀已

堪堪到來，手腕一擰，筆柄已恰巧點中了他刀尖之處。

鬼頭刀立被震開，「破雲震天筆」筆身已隨着那手腕一擰之力，亂洒而出，這一招亦攻亦守，攻守完全融於一刹那間，妙造天成，渾然自如，其狠辣、兇險處，又遠在楊不怒那一刀之上。

兩招拆過，齊星壽等人面上憂慮之色，已更見沉重。

潘濟城本與齊星壽並肩而立，此刻不禁悄然嘆道：「楊七俠體刀已是強弩之末，兵刃更不稱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長，只怕……唉！十招之內，他兵刃便當眞要脫手了。」

齊星壽濃眉深皺，沉聲道：「何況冷冰魚仗以威震武林的『飛魚穿魚式，凌空十八刺』還未使出，便已着着佔了先機……唉！淮陽門的英名，莫非眞要在今日斷送？」

潘濟城急道：「但願有人能替楊大俠，否則……」

齊星壽苦笑道：「此間人又有誰有把握能是冷冰魚的敵手？」

潘濟城雙眉一軒，但隨即垂下頭去，長嘆不語。

就在這時，黑暗中不知是誰突然大聲喝道：「第五招……是第五招了，看來不必十招，『淮陽』楊不怒兵刃便將脫手。」

就在這短短五招間，楊不怒鼻窪額面，果然已現出了汗珠，鬼頭刀使出，也不再有那種令人動魄驚心的威力……

× × ×

竹林中人目光中的痛苦與矛盾之色，已尖銳得有如兩柄剪刀，幾乎要將他的心一片片剪成碎片。

黑暗中，雖看不清他的面色，却已看出他連手指都已顫抖起來，他的身子也已緊張而綳緊。

他不能也不忍在這裏袖手旁觀，看着楊不怒將一世英名葬送，但他也不能出去，只因他出去後，只有毀了楊不怒。

也毀了他自己。

只見楊不怒一刀劈出，刀勢雖仍筆直，但刀尖已有輕微的顫抖——他力道已無法貫注到刀尖之上了。

冷冰魚第六招使出，銀光盤旋，已將楊不怒身形完全籠罩，無論任何人都已可看出，他三招之內已可使楊不怒落敗。

竹林中人脚步邁出，又縮回——也就在這時，他身後假山石隙間，突然傳出一聲短促而尖銳的呼喚，喚道：「方寶玉！」

這三個字有如一枝冷箭，一箭射入了他心裏，他身子一震，並未回頭——不問而知，他便是才脫魔窟的方寶玉。

石隙間語聲又已冷冷接道：「方寶玉，楊不怒爲了你，正在與人苦戰，眼看便將落敗，你却躲在這裏，你還算是人麼？」

方寶玉咬住牙，不回頭，沉聲道：「你是誰？」

石隙中人道：「你不必問，也該猜得出來的。」

他兩人說話雖然俱都十分急促，但這時冷冰魚已使出第八招來，銀光如電，楊不怒抬臂揮刀，迎向銀光。

他雖已明知這一刀萬萬接不住冷冰魚這一筆之力，但他除了揮刀迎筆之外，旣別無他法招架，更不能閃避——他又已別無選擇的餘地了。

銀光與刀光相接，銀光突然頓住——「破雲震天筆」與鬼頭刀邊緣已輕微接觸，銀筆雖未擊下，鬼頭刀也無法撤回，也無法移動，只因他刀勢一動，銀筆立將乘勢而下，鬼頭刀便必將撤手飛出——楊不怒此刻已有如被壓在巨石下的蚯蚓一般，已只有聽人宰割。

這是勝負分際之一刹那，淮陽派的聲名，眼見已將在這一刹那間葬送，四下觀戰羣豪，都已在不知不覺間爲這緊張的局勢而屛息，院林死寂，風吹草動，甚至連呼吸之聲都已不復再聞。

冷冰魚一招仍未擊下。

燈光下，只見他冷傲的面容上，已泛起輕蔑與譏嘲之色，冷冷道：「楊不怒，你若不願我這一招擊下，只要承認方寶玉確是騙子，萬子良確是欺世盜名之輩。」

楊不怒雖然咬緊牙關，但身子仍不禁因激怒而顫抖起來——刀光顫抖，與銀筆輕擊，發出一連串叮噹聲響。

方寶玉身子也正在隨着這響聲顫抖，顫聲道：「你是五行魔宮中人，你們將我放走，却又令我武功盡失，爲的就是要我面臨此刻這種痛苦，是麼？」

石隙中人笑道：「不錯，你此刻總已該知道，江湖之路，你已無法再走，你還是回來吧，普天之下，此刻只有『五行宮』還是歡迎你的……你此刻也已該知道，天下羣雄，除了我『五行宮』中之人外，已無人再信任於你。」

方寶玉咬緊牙關，緊握雙拳，不能答話。

只聽冷冰魚冷冷道：「楊不怒，你此刻總已該知道，你生命與名聲俱已在我掌握之中，我隨時都可將之毁去，你無妨再仔細考慮考慮，是說？是不說？」

楊不怒亦自咬緊牙關，腮邊肌肉都已一粒粒賁起。

方寶玉望着那顫動的刀尖，望着楊不怒那充滿悲憤與痛苦的面容，他手掌突然鬆開，心裏已有了決定。

他知道自己功力雖已盡失，雖已無法與人相爭，但只要他走出去，便可令冷冰魚住手，便可救下楊不怒。他已決定爲了別人，犧牲自己。他大步走了出去。

觀戰羣雄，已越聚越多，但人人俱是屛息靜氣，四下仍是一片死寂——長久的靜寂後，那刀筆相擊聲，便顯得分外清脆。

突然間，人叢外傳來語聲，一字字道：「方寶玉在此，請冷少莊主住手！」

語聲雖不高，但在這死寂中聽來，却顯得分外震耳。

語聲一響，刹那間，羣豪便已都不禁被驚得呆了。

然後便是一塲騷動，有的回身，有的輕呼——外面的人已紛紛讓開了道路，裏面的也閃開身子。

只見一條輕衫少年，穿過人叢，緩步而來，在這麼多驚詫、好奇、輕蔑、懷疑的目光注視下，他猶如行走在無人之境，聲色不動，神情自若，人叢之中不知是誰已脫口呼道：「不錯，他果然是方寶玉！」

冷冰魚早已動容，但直到此刻，還未撤手——此刻，突然輕嘯一聲，凌空掠起，倒翻而出。

接着，「噹」的一響，楊不怒長刀已落，身子也「噗」地跌倒，唯有雙目緊瞪着方寶玉，目中神色亦不知是歡喜？還是憤怒？

但見銀光一閃，冷冰魚已飄飄落在方寶玉面前。

兩人面面相對，片刻之間，誰也沒有說話，只是以雙目凝注着對方，誰都未曾將目光移開。然後，冷冰魚哂然一笑，道：「原來方寶玉就是這等模樣，我只當騙子的模樣，生得本該與別人有些不同才是。」

方寶玉微笑道：「閣下可是有些失望？」

冷冰魚狂笑道：「不錯，冷某確是失望得

很……」

方寶玉笑道：「但在下之失望，却更甚於你，在下本以爲『連天山莊』的少莊主是條英雄鐵漢，那知他也會一些乘人於危，投機取巧的手段！」

冷冰魚笑聲驟頓，怒道：「你這騙徒，你有何資格對我如此說話？我若不那般做法，又怎能將你這騙子逼出來？」

方寶玉道：「在下此刻已出來，閣下又當如何？」

冷冰魚厲聲道：「我要怎樣？不說你也該知道。」

方寶玉目光瞬也不瞬，笑道：「旣是如此，請！」

「請」字出口，微一抱拳，倒退半步，含笑卓立。

他早已決定犧牲自己，心頭自是一片安詳，清澈如鏡，他明知自己實已擋不住冷冰魚輕輕一掌，只望自己能以鮮血洗清羞侮，以生命換取名譽，他早已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神情自是分外從容，分外平靜。

四下羣豪，再次屛息靜氣，四下又復是一片死寂。

冷冰魚脚步緩緩移動，銀筆漸漸抬起。

他面上冷傲輕狂之色，已不復再見，只因他委實猜不出這對手武功之深淺，他自己只有誠心正意以期作石破天驚之一擊！

一片烏雲悄然而來，掩却了半天星光，風勢突然轉强，滿園木葉，沙沙作響，天地間立時充滿肅殺之意。

冷冰魚銀筆平舉，這一招却仍遲遲不敢出手。

四下羣豪，漸漸又起了騷動——冷冰魚早已知道方寶玉只不過是個江湖騙子，此刻爲何還這般謹愼小心？

只見方寶玉凝然卓立，嘴角仍帶着淡淡的笑容，他身形毫未作勢，全身上下，每一處看來俱是空門大露。

冷冰魚掌中銀筆，看來無論自任何方向擊出，俱可將方寶玉擊倒，但寶玉這一份出奇的鎭定與從容，却又震驚了他，這使得寶玉全身每一處空門，看來又都似乎是誘敵的陷阱——他怎敢輕易出手？

他再也無法自寶玉目光中，瞧出一絲驚惶之色，他自己便不免有些惶亂起來，寶玉越是冷靜，他便是越惶亂。

戰場上情況之微妙，往往會與情場相似——雙方之間，若有一方能够出奇的冷靜，另一方便難免惶亂，兩人之間若有一人能出奇的堅强，另一人便難免脆弱，情場中「薄情」常會是最引人的魅力，戰場上「冷靜」，永遠是最强的武器！只是這種「薄情」與「冷靜」，說來雖易，做來却難——情場中又有誰能對自己心愛的人如此忍心？戰場上又有誰能將隨時俱可制己於死命的對手全不放在心上？

潘濟城目光閃動，突然大聲道：「泰山之會，反正已近在目前，冷少莊主縱要與方少俠決一勝負又何苦定要選在今日？」

冷水魚雖未答話，但他目中已有了應允之色。

他平生與人爭鋒何止千百次，却從未遇着如此鎭靜的對手，他辛苦掙扎，成名委實不易，此刻自不願冒險將自己聲名作孤注之一擲。

齊星壽立時接口道：「潘大俠說的正是，各位遠來，俱是在下佳賓，若能暫時放下干戈，待在下相敬數杯水酒，豈非美事？」

冷冰魚掌中銀筆漸漸放下……

羣豪雖都在等着這場大戰，等着瞧瞧寶玉慘敗，但潘濟城與齊星壽旣說出這番話來，冷冰魚旣也有罷手之意，還有誰再敢說個「不」字？

方寶玉凝注着那漸漸垂下的銀筆，暗中也不禁鬆了口氣——他雖不怕死，但若能不死，他也是不願死的。

那知就在這時，突有一陣冷笑聲自人叢外傳來，一條人影，隨着笑聲，飄然落在羣豪圍成的圓圈中，正是萬老夫人。

潘濟城一見她又來了，眉頭便不禁皺起，他深知這萬老夫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別人打得越兇，殺得越慘，她便越是歡喜。

只聽萬老夫人果然冷笑道：「鑼也響了，鼓也響了，正戲却不開塲，這算是什麼？冷少莊主今日怎地也叫人失望了？」

冷冰魚銀筆霍然直起，怒道：「妳可是要與冷某動手？」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老身與少莊主素無寃仇，爲何要與少莊主動手？但少莊主今日若是累了，老身却可替少莊主出手敎訓敎訓這江湖騙子。」

她算定冷冰魚萬萬受不了這激將之計，萬萬不會要她出手的。

那知冷冰魚瞧了她兩眼，突然冷笑一聲道：「妳若定要爭着出手……好，就讓給妳！」

竟轉開身子，大步走開——他雖然狂傲，却非呆子，此刻正好以萬老夫人，來做試金之石。

萬老夫人若是敗了，他多少都能瞧出些方寶玉的武功深淺。

萬老夫人若是萬一勝了，他再出手將萬老夫人擊倒，豈非更是露臉？

萬老夫人千算萬算，一步算錯，臉色早已變了，惶聲道：「少莊主，你……」

冷冰魚頭也不回，冷笑道：「妳旣然搶着出手，便該快些，否則便是有意戲弄於我，我好歹也有法子要妳出手的。」

萬老夫人立時怔住了，但只怔了半晌，瞬即笑道：「不用你說，老身也是會快些出手的……喂！小寶兒，我老人家這就要來敎訓你了，你可得小心些。」

寶玉暗嘆一聲，默然無語。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你是被我老人家看着長大的，怎會是我老人家的對手？我瞧你還是乖乖投降算了，何必一定要在人前出醜？」

長杖點地，蹣跚的走上前去，但方自走到一半，突然捂起肚子，彎下腰去，大呼道：「不好，肚子疼……」

冷冰魚叱道：「肚子疼也要打的。」

萬老夫人道：「老身自然要打的，只是却先得去方便方便，你們這些大男人，可不准跟着來偷看的。」

一手提着褲子，往人叢外擠去。

羣衆又是搖頭，又是好笑，都紛紛讓開道路。

冷冰魚怒叱道：「你若是想逃，冷某上天入地也要追妳……」

萬老夫人遙遙呼道：「逃？誰要逃了？小寶兒，你可莫要逃，我老人家這就回來教訓教訓你。」

語聲未了，已走得瞧不見了。

冷冰魚明知她這一去，再也不會回來，但勢也不能去追趕一個提着褲子的老婦人，只得蹂足怒罵道：「好個無耻的婦人，當眞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嘿嘿！有母如此，兒子的人品如何，自也可想而知的了。」

寶玉再次鬆了口氣，四下羣豪却不禁大是失望。

這些眼裏不揉沙子的光棍，都早已瞧出今日是再也不會有人來尋寶玉動手的了，旣已再無熱鬧可看，有些人已漸漸散去。

× × ×

萬老夫人一口氣奔入竹林中，假山暗影後，立刻蹲下身子，眼睛東望西望，口裏不停喘氣。

瞧了半晌，果然瞧不見有人追來，她忍不住輕輕笑道：「饒你奸似鬼，也要吃吃老娘的洗脚水，你們這些小兔崽子要老娘上當先出手，談何容易！」突聽暗影中「噗哧」一笑道：「果然薑是老的辣。」

萬老夫人當眞駭了一跳，笑聲立刻頓住，方自站起的身子，此刻忙趕緊又蹲了下去，破口大聲罵道：「是那一個不要臉的小賊，竟敢偷看老娘？」

黑暗中笑道：「老夫人若是在方便，爲何不解開褲子？何況……反正我也是個女子，就是瞧瞧也不打緊。」

語聲清脆，笑聲嬌媚，果然是個女子。

萬老夫人身子縮成一團，眼睛却睜得大大的，道：「妳是誰？妳要怎樣？」

黑暗中笑道：「妳瞧瞧我是誰？」

一人青衣小帽，隨着笑聲現出了身形，雖未施展輕功，脚步移動，却無絲毫聲息。

萬老夫人道：「你……你……究竟是男是女？」

青衣人銀鈴般一笑，隨手摘下帽子，滿頭黑髮，立刻流雲般披散下來，她輕笑着道：「妳可認得我？」

萬老夫人終於站直身子，凝目望去，只見她粉面桃腮，柳眉櫻唇，一雙靈活明亮的眸子，更含蘊着千萬種風情，在黑暗中朦朧望去，當眞是美絕天人，萬老夫人雖也是女子，却也不覺瞧的呆了，喃喃道：「我見過妳，但……但在那裏見過，却想不起了……奇怪奇怪，如此美麗的人兒，我只要見過一面，便該不會忘記的。」

青衣麗人笑道：「妳再想想……六年前……五色帆船上……那時我還是個孩子，妳縱未對面見過我，但必定在遠遠瞧過……」

萬老夫人脫口道：「小公主……妳是小公主。」

小公主嫣然道：「不錯，我知道妳是認得我的。」

萬老夫人道：「小公主，我與妳無冤亦無仇，妳可莫要害我……妳……妳放我這個可憐的老太婆走，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處。」

小公主忽然嘆了口氣，道：「妳要走，我自然不會攔着妳，但……唉！放着個天大的良機便在眼前，妳却要走了，豈非可惜！」

萬老夫人眼睛又亮了，道：「良機？什麼良機？」

小公主眨了眨眼，道：「妳可願將方寶玉擊敗麼？」

萬老夫人道：「這種露臉的事，還有誰會不願做，只是……只是要將那小狐狸擊敗，豈是容易的事。」

小公主緩緩道：「只要我告訴妳一個秘密，妳便會知道要將方寶玉擊敗，原是再也容易不過的事了，誰都可以做到。」

萬老夫人狂喜道：「什麼秘密？到底是什麼秘密？……我的好公主，妳就快些說吧，我早已對那小狐狸恨得牙癢癢的了。」

小公主笑道　「不錯，他的確是個小狐狸，所以他此刻看來雖還是蠻神氣的樣兒，其實全身武功却已盡失……」

萬老夫人脫口道：「眞的？」

小公主道：「我爲何要騙妳？」

萬老夫人一口氣吃了兩塊酥糖，笑得嘴都合不攏了，喃喃道：「好小子，這次看我老人家如何收拾你！」

小公主道：「但妳只准將他擊敗，却不可傷他一根毫髮，否則……」她面上嬌美的笑容却忽然斂去，隨手在假山上一拍。

萬老夫人全未聽得任何聲響，但那山石已一塊塊碎落下來，這是何等陰柔狠辣的掌力，萬老夫人面色不禁又變了，顫聲道：「爲何不可傷他？」

小公主道：「這其中自有原因，但妳却不必知道，更不可將這秘密洩漏，否則，我發誓必定會要妳後悔的。」

她並未說出什麼狠毒的話來，但言語中自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冷意，萬老夫人如此兇狡的人，竟也不禁爲之打了個寒噤，口中强笑道：「妳只管放心，我老婆子絕不會如此不知好歹的。」

小公主展顏一笑，道：「如此就好了，妳只要好好聽我的話去做，日後必定還有妳的好處，知道麼？……好，快去吧！」柳腰轉折，又沒入黑暗中，萬老夫人垂首稱是，再抬起頭來，她竟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　　×　　×

羣豪多已注意到一個微妙的情況——那與方寶玉關係密切，不惜爲方寶玉與人作殊死之戰的「淮陽」楊不怒，此刻竟連瞧也不瞧寶玉一眼，方寶玉呼喚於他，他也不理不睬，方寶玉向他走過去，他遠遠的便躲開了，方寶玉呼聲已因痛苦而顫抖，他也似全不放在心上。

但是他自己面上也已流露出悲憤痛苦之色，「天上飛花」冷冰魚負手而立，冷眼旁觀，嘴角正噙着一絲冷笑。

作主人的齊星壽，怔在那裏，似已不知該如何是好，此時燈光雖仍輝煌，人聲雖仍熱鬧，但氣氛却甚是令人難堪。

到最後，楊不怒似將避入暗林，方寶玉方待追趕。

突然間，一人大呼道：「小寶兒，還想逃麼？你婆婆已回來教訓你了。」一人隨聲而來，赫然竟是萬老夫人。

萬老夫人居然眞的回來，這可當眞是大出羣豪意料之外的事，楊不怒回身，方寶玉駐足，冷冰魚張目，齊星壽皺眉，正自四散的羣豪，立時紛紛趕回——萬老夫人已站在方寶玉面前。

方寶玉深深吸了口氣，說道：「妳眞要動手？」

萬老夫人笑道：「自是眞的！小寶兒，別人怕你，我老人家却不怕你，十招之內，便要打得你滿地亂爬，你信不信？」

方寶玉暗中慘笑一聲，道：「請……」

這簡簡單單一個「請」字裏，當眞不知藏着多少辛酸與悲憤，他實不願死在這老婦人手中，却又別無選擇。

他情不自禁，瞧了楊不怒一眼——這已是最後一眼，他但望楊不怒能了解他的悲哀與不幸，原諒了他。

但楊不怒瞧見他目光望來，却將頭擰了過去。

寶玉暗嘆一聲，但覺萬念俱灰——活在世上，他已無法做人，他唯有以一「死」來換取別人的寬恕。

萬老夫人笑道：「乖寶寶，莫要躲，待婆婆一杖打破你的頭，婆婆喜歡你……」笑聲中，杖影如山，當頭擊下。

寶玉咬了咬牙，暗道一聲：「也罷！」非但全不閃避，反而將身子對那沉重的杖影迎了過去。

羣豪脫口驚呼，楊不怒面色慘變，眼見方寶玉的鮮血，已將染紅畫舫前這片碧綠的草地了。

那知萬老夫人枴到中途突然變勢，「泰山壓頂」變爲「斜劈華嶽」，一杖竟擦着寶玉衣衫而過，全未傷着他一絲毫髮。

寶玉又驚又奇，但容不得他思索，萬老夫人第二杖又已掃來，寶玉立定決心，還是迎了過去。

那知萬老夫人這一杖到了中途，竟又改變方向，還是擦着寶玉衣衫而過，全未傷及他皮肉。

寶玉更是驚奇，更是不解。

却聽萬老夫人喝道：「果然好身法！」

她長杖急如風雷，瞬息間又攻出四招，但見杖影如山崩裂，杖風如狂飆過地，招式詭秘，聲勢驚人！

羣豪不禁暗暗驚嘆，這萬老夫人雖然狡猾無賴，但武功却着實不差，江湖中實難有幾人能接得下她這根長杖。

但此刻她這四招擊下，每一招俱都自寶玉身旁擦身而過，只要有一寸之差，方寶玉立時便將筋斷骨折。

但就只這一寸之差，萬老夫人竟似都不能越過。

寶玉已驚奇得幾乎呆住了，他再也想不透萬老夫人怎會使出這麼招式——這老婆子莫非是瘋了？

但在羣豪眼中看來，却都認爲方寶玉武功之深，已入化境，萬老夫人杖勢無論如何變化，方寶玉事先竟都早已算中，是以他每一着都能搶得先機，不等萬老夫人杖勢改變，他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最驚人的是，他每一次似乎都能算得分寸不差，每一次都能令萬老夫人的長杖堪堪擦身而過。

他絕不肯多費氣力多避一寸，也絕不會少避一寸，這時間、部位，算的是何等準確，這鎭靜的功夫又是何等驚人！

羣豪再也忍不住爲方寶玉喝起采來，齊星壽、潘濟城瞧得眉飛色舞，冷冰魚却不禁瞧得爲之面目變色。

這時萬老夫人又已擊出四招，這四招自仍傷不着寶玉。

羣豪已有人大呼道：「十招過了……十招過了……」

萬老夫人突然大喝一聲，雙手策杖，立劈而出。

這一杖勢如雷霆，在別人眼中看來，威勢煞是驚人，但方寶玉却瞧得清楚，她這一招中實是空門大露。

但聞萬老夫人低聲說道：「呆子，還不出手？」

方寶玉怔了一怔，不由自主，揮手而出。

他明知自己此刻功力全失，這一掌實連普通壯漢都無法擊倒，何況萬老夫人這樣的武林高手。

那知他手掌方揮，萬老夫人身子已凌空飛起，口中也發出了慘厲之驚呼，彷彿他這一掌中，本含蘊着驚人的內力，掌式雖未到，單祇掌風，萬老夫人已無法抵擋，竟被震飛了出去了。

羣豪本未瞧出方寶玉這一掌是如何發出的，只瞧見他掌勢輕揮，萬老夫人身子便飛了出來。

這是何等巧妙的招式？這是何等深厚的內力——羣豪那驚讚的呼聲，終於忍不止爆發出來。

方寶玉自己却也被驚得怔住。

只見萬老夫人身子凌空翻飛，慘呼連綿不絕，接連翻了三兩個筋斗，方自「砰」的一聲，重重的跌了下來。

她臃腫的身子，在地上接連滾了幾滾，滾入黑暗中，掙扎着爬起，踉蹌飛逃而出，口中猶自在罵道：「好，小寶兒，你記住，我老人家饒不了你。」

方寶玉却瞧得目定口呆，暗問自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狡猾的老婆子如此做法，究竟是爲的什麼？這其中難道又有何詭計？」

但人家犧牲了自己，保全了他的性命與聲名，無論如何去看，都是出自好意，又怎會有什麼詭計？

×　　×　　×

青衣小帽的小公主，悄悄藏在一座假山後，遙遙觀戰，她瞧見戰局如此，不禁又是驚奇，又是着急。

她喃喃暗道：「寶兒的武功難道已恢復了麼？……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這必定是萬老夫人在其中攪鬼……但，但這隻老狐狸莫非是瘋了麼？她爲何要如此做？如此做對她又有何好處？」

她雖是玲瓏剔透的水晶心肝，但想來想去，却也想不出這是爲了什麼？只見觀戰羣豪，都已改換了面色，對寶玉刮目相看。

小公主咬了咬牙，跺了跺足，輕聲道：「小鬼，你等着瞧吧，要你好受的，還在後頭哩！」撩起衣襟，輕躍下山，一轉眼，便沒入黑暗中，瞧不見了。寶玉却仍呆呆的怔在那裏，猶自喃喃道：「這是爲了什麼？一些原本不該害我的人，都害了我，而原本必定會害我的人，反而沒有害我……」

目光抬處，便發現冷冰魚已站在他面前，雙目直視着他，良久良久……突然出手抓向寶玉。

寶玉微微一驚，那知他只是握了握寶玉的手腕，並無絲毫與寶玉較量之意，他面上雖仍無笑容，口中却道：「好武功，我先前錯看了你。」

寶玉吶吶道：「但……但此次……」

冷冰魚沉聲道：「但你我之間，還是少不得要有一戰，月圓之夕，泰山之巓相見。」微一抱拳，轉身匆匆去了。

潘濟城亦已走來，此刻微喟道：「這冷冰魚人雖狂傲，却也不失爲一條有肩胛、有骨氣，敢說敢做，響噹噹的好漢子。」

寶玉頷首嘆道：「正是。」

潘濟城笑道：「但若以他與閣下相比，其問相隔，仍不可以道里計，閣下今日之表現，實已够令人五體投地。」

方寶玉苦笑道：「但……但今日……」

齊星壽應聲道：「方少俠武功之深，實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測，齊某闖盪湖江數十年，所會高手也還不少，但在下却連方少俠武功身法之奧妙之處在那裏都瞧不出來。」

方寶玉苦笑暗道：「今日之武功身法，那有絲毫奧妙之處？」只是此時此刻，他心中縱有話，別人也不讓他說出來。

羣豪已將他團團圍住，既不讓他講話，也不讓他出去，寶玉滿心焦急，只有伸長了脖子去望楊不怒。

楊不怒站得遠遠的，也正在瞧着他。

方寶玉呼道：「楊七叔……楊七叔……小姪……」

他不喚還好，這一呼喚，楊不怒反而轉身走開了，寶玉空自急得滿頭大汗，却也無可奈何。

他此刻功力若是未失，早已擠將出去追趕，怎奈他全無絲毫氣力，只是眼睜睜地瞧着楊不怒越走越遠。

羣豪圍得更密了，七嘴八舌，紛紛道：「方少俠今日駭走了冷冰魚，戰敗了萬老夫人，可說大獲全勝，悶氣全出，却不知方少俠此時此刻，是否有所感懷？」

方寶玉又急又怒，突然大聲道：「今日之戰，全是萬老夫人故意讓我勝的，我……此時此刻，唯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

他終於忍不住了，一口氣全都說了出來。

那知別人却紛紛笑道：「方少俠委實太謙了，在下等雖然有眼無珠，雖然瞧不出方少俠武功之奧妙，但是誰勝誰負，總還是瞧得出來的。」

還有人笑道：「在下昔日也曾瞧見方少俠出手，却總是未瞧出方少俠武功的好處……嘿嘿！那時方少俠的武功，可眞有些像是騙人的玩意兒，但今日……今天在下却瞧出方少俠武功的好處了，就憑方少俠閃避的那幾手，嘿嘿！可眞教人瞧得眼花繚亂，從心眼兒裏叫好。」

又有人笑道：「從今之後，若還有人再說方少俠是騙子，那人必定是瞎了眼睛。」

方寶玉聽得唯有暗中苦笑：「江湖中之是非黑白，委實難以分清，我昔日眞憑武功得勝，他們却說我像是騙人的，今日我眞的騙人了，他們却偏偏定要說已瞧出我武功的好處，這一得一失之間，怎地如此莫名其妙？」他越想越覺得哭笑不得，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羣豪已將他擁入畫舫之中，有的讚美，有的敬酒，直鬧了將近一個時辰，還不肯罷手。

等到方寶玉回到房中，已是精疲力端了。

× × ×

這時寶玉已從齊星壽口中得知，萬子良、鐵娃與莫不屈等人，此刻正四下去尋訪呂雲、魚傳甲等人的下落，自也在打聽寶玉的消息，他們雖是分路探尋，但數日間，便要在此間聚首，是以楊不怒等在這裏——寶玉自然也只有等在這裏，在齊星壽精緻的客房中歇下。

夜涼如水，晚風中仍不時有轟飲談笑聲隱隱傳來，燈映木葉，窗上畫影紛亂，寶玉之心境，却比窗影更亂幾分。

楊不怒竟未轉回他原住的房中，不知那裏去了，齊星壽雖再三安慰：「楊七俠必定不會走的。」但寶玉心中，却猶不能釋然。

最令寶玉不解的，自然還是萬老夫人，她為何如此做法？她要的究竟是什麼？這其中是否還另有主謀之人？

夜深人靜，寶玉仍然是輾轉不能成眠。

突然間，窗外輕輕一響。

寶玉霍然翻身而起，沉聲輕叱道：「什麼人？」

窗外輕輕「噓」了一聲，寶玉趕到窗前，出手推窗，只見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自簷頭倒掛下來，赫然正是萬老夫人。

夜色中，只見她滿面俱是詭秘的笑容，道：「小寶兒，你的恩人婆婆來看你了，你還不快出來說話？」

寶玉又驚又喜，怔了半晌，沉聲道：「我正要找妳，問妳為何如此？」

萬老夫人道：「廢話少說，屋裏亦非說話之地，暗中也必定有人窺伺，你趕緊出來吧！」一隻手由窗外伸了進來，竟將寶玉身子提了出去。

寶玉既不呼喊，也無法掙扎，只見萬老夫人已翻身自簷頭躍下，不由分說，拉着他向那黑暗處奔去。

到了一片花林中，遠處燈火已遙如天星，風吹草動，流水嗚咽，顯見是這園林中最最冷僻的一個角落。

萬老夫人這才停下腳步，回首笑道：「小寶兒，你可知道婆婆我方才為何救你麼？婆婆我方才只要來一手眞的，立刻就要了你的小命了。」

寶玉勉強忍住那急促的喘息聲，道：「我本在奇怪，妳究竟為了什麼？」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婆婆我知道你一輩子也猜不出的……」取出顆冰糖梅子放在口中，慢吞吞按着道：「你此刻根本全被蒙在鼓裏，什麼事都不知道。」

寶玉想到小公主之對他忽冷忽熱，火魔神之突然將他放了，萬老夫人此刻又如此對待於他……

他不由嘆息一聲，道：「不錯，我此刻的確有如被蒙在鼓裏一般，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但……但此中神秘，你難道知道？」

萬老夫人也不回答，自管悠然笑道：「你知你此刻一舉一動，都落在別人監視中，無論你要去那裏，要做什麼，都逃不過別人的耳目的。」

寶玉長嘆道：「這個……本已在我意料之中。」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誰在監視於你？」

寶玉沉吟道：「我只知必是五行魔宮中人，却不能確定是誰。」

萬老夫人笑道：「監視你的，本是你的老朋友。」

寶玉聳然動容，脫口問道：「莫非是小公主？」

萬老夫人笑道：「你還算聰明，不錯，就是她。」

寶玉道：「我功力已失，莫非便是她告訴妳的？」

萬老夫人道：「不錯，你可猜對了……若不是她告訴我，我老人家可還眞不敢和你這小老虎動手的。」

寶玉目中露出喜色，道：「我知道了，想必是她要妳手下留情，故意輸給我？」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這次你却猜錯了，她雖要我留下你的性命，却要我將你擊倒，好教你在天下英雄面前丟人現眼，那麼，你便只有乖乖地回到她裙下去了……她留下你的性命，只因你對五行魔宮還有用處。」

寶玉彷彿一連被人在臉上摑了無數掌，木鷄般呆立在那裏，良久良久，方才慘然一笑，道：「這也怪不得她，五六年來，她始終在五行魔宮薰染之下，她本是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孩子……就彷彿是張白紙，跟着那些惡魔，自然會被染黑了。」

萬老夫人道：「直到此刻，你還在處處為她着想？」

寶玉垂首喃喃道：「我自然要為她想的，她本質是那麼可愛而善良，此刻她身上縱已染了不潔之色，但……但我發誓，總有一日要將她洗乾淨的。」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不想你倒眞是個多情種子。」

寶玉霍然抬頭，道：「既是如此，又是誰要你手下留情，故意輸給我的？」

萬老夫人悠然咀嚼着梅子，微微笑道：「此人武功通神，智慧如仙，便是將火魔神，木郎君，土神君，金河王這些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一根手指。」

寶玉道：「此人能令你在背後都不敢罵他，自然有些手段，他是誰？」

萬老夫人緩緩道：「白水宮的女宮主，水仙娘。」

寶玉聳然道：「她……她莫非是水天姬的母親？」

萬老夫人道：「正是。」

寶玉又驚又奇，道：「她既然也是五行魔宮中人，為何要如此對我？莫非……莫非她是為了水天姬，方自如此？」

萬老夫人微微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並非如此簡單。」

寶玉一皺雙眉道：「但你却不妨說得簡單些。」

萬老夫人道：「水天姬失踪之後，水仙娘

心痛愛女，不免遷怒到木郎君、金河王、土龍子等人身上，在這五年間，她便以她那超凡的武功與智慧，將金、木、火、土四宮的主人，全都逼出了神宮，又將他們這幾人的兒子擒住，作為人質，是以那四宮主人雖然激憤，却也不敢妄動。」

寶玉動容道：「她竟能以一人之力，將那四宮主人全都逼走？」

萬老夫人笑道：「這自然還有我老人家帮她。」

寶玉道：「妳？」

萬老夫人道：「不錯，我！我親自陪她分別至那四宮之中，與四宮主人，一一立下賭約，一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暗中擒住了他們的兒子，等到四宮主人的賭約輸了，他們的兒子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他們只有如約乖乖離去，奇怪的是，火魔神那寶貝兒子並未落入我們手中，火魔神却也聽話得很……嘿嘿！火魔神那兒子雖不爭氣，但火魔神却始終拿他當命根子。」

寶玉恍然而悟，忖道：「火魔神之子與王半俠的勾當，火魔神果然全不知情，再以時間湊巧，火魔神便以為他的兒子也是被水仙娘擒去了……這也就難怪他從未向我探詢過他兒子的消息。」

他心念閃動，口中却道：「如此說來，水仙娘若是始終不肯放走人質，那四宮主人，豈非便永無復仇之一日？」

萬老夫人笑道：「除非那四宮門下能有一人，敢單獨進入白水宮中，以同樣的賭約，勝過白水夫人，否則水仙娘是萬萬不肯將人質放手的，而那四宮門下，再等一萬年也休想出現個能勝過水仙娘的人。」

寶玉出神半晌，喃喃道：「原來如此。」

他此刻已猜出火魔神要求他做的，想必便是要他獨入白水宮，與那白水夫人一決勝負。

這件事委實只有他能做到，只因普天之下，只有他還有勝過水仙娘之望，寶玉沉吟半晌，突又問道：「小公主既知妳是白水宮的人，為何還要妳……」

萬老夫人截口笑道：「像我老人家這樣的人物，無論做什麼事，自然都是暗中策劃的，別人又怎會知道？」

寶玉道：「妳既然在暗中策劃，為何又出來……」

萬老夫人又自截口道：「此番我老人家出來，便是要打聽那四宮的動靜，却在無意間得知，那四宮主人原來竟是要以你作對付水仙娘的人。」

寶玉道：「妳……妳怎也知道了？」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她既要我打擊你的名聲，却又不肯讓我傷你毫髮，這自然便是要你乖乖的為他們做事了，你身子若是受了傷損，又怎能勝的了白水夫人？你若非無路可走又怎會為他們做事？這道理豈非簡單已極。」

寶玉長嘆道：「想來也必定是如此了！」

萬老夫人笑道：「自是如此，你難道還以為小公主是對你好，才捨不得傷你麼？你眞是個既多情又可憐的小呆子。」

寶玉咬了咬牙，道：「既是如此，妳方才為何不殺了我？我若死在妳的杖下，豈非更無法為那四宮主人做事了？」

萬老夫人笑道：「方才我若殺了你，莫不屈等人知道了，豈非要找我算賬，我老人家是何等樣人物，豈會做這樣的呆事？何況，那時小公主想必定在附近監視着我，也未必容得我動手傷你。」她語聲微頓，面上慈祥的微笑，突然變得異常猙獰，寶玉目光動處，情不自禁，後退了半步。

只聽她斷聲接道：「但我此刻若是殺你，那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千百羣豪，方才親眼瞧見我敗在你的手上，做夢也不會想到兩個時辰後，我便能殺你，莫不屈等人縱要尋仇，也萬萬不會找到我老人家頭上，此刻四下無人，更萬萬不會有人出手阻擋於我，我此刻殺你，豈非比方才好得多了。」

寶玉面色早已慘白，切齒道：「好狠毒的婦人！好狠毒的心腸！」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你且先瞧瞧那邊花叢下是什麼？」順着她手指之處望去，花木叢中，竟是個土坑。坑邊泥土鬆動，顯見是新挖未久。

寶玉道：「這……這莫非是妳準備用來埋我的？」

萬老夫人道：「不錯，我殺了你，埋起你的屍身，讓天下武林羣豪，都只道你又偷偷溜了，你怕不怕？」

寶玉突然冷笑道：「妳方才故意敗在我手下，保全我的聲名，此刻又如此威脅於我？莫非妳有什麼事要求我做？」

萬老夫人笑道：「不錯，小寶兒，算你聰明，你若肯乖乖的聽話，我老人家就饒了你的性命，否則……」

寶玉厲叱一聲，怒道：「連火魔神那般人物，都無法威脅於我，妳……妳也配……」一句未曾說完，突然雙手抱腹，彎下腰來。

萬老夫人奇道：「你這是作什麼？」

就在這刹那之間，寶玉額角之上，已迸出了滿頭黃豆般大小的汗珠，蜷曲着的身子，也已起了陣陣痙攣。

他顯然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嘴唇啓動，竟說不出一個字來，萬老夫人瞧了半晌，變色道：「你是中了毒？還是受了傷？」

寶玉道：「我……我……」

萬老夫人突然放下長杖，扳起他身子，右手依次自他田丹附近之十餘穴處道一一按過，她每一按下，寶玉便不住輕輕呻吟出聲。

萬老夫人道：「你如此痛，已有多久？」

寶玉道：「這兩日來，每隔不久，便要發作一次，一次比一次烈劇。」

要知人在病痛之中，對別人之問話，常常會在不知不覺間回答出來，只因縱是鐵打的好漢，在病痛之中，也會變得十分軟弱。

萬老夫人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你毒勢竟是如此嚴重，想來除了他們的本門解藥外，別人是難將你功力恢復的了。」

寶玉斷聲道：「妳……妳走……」

萬老夫人冷笑道：「我自然要走的。」

突又取起身畔長杖，霍然站起身子，凝目瞧了寶玉半晌，冷冷笑道：「我老人家本想留下你性命為我老人家辦事，誰知你已成了個廢物，縱然留下，也無用了。」

話猶未了，長杖突起，向寶玉疼痛最劇處的穴道點了下去，但見杖頭一顫，已接連點了寶玉三處大穴。

這三處大穴縱然被普通壯漢所擊，也難免咯血而死，何況萬老夫人這樣的武功，又何況她本是下了毒手。

寶玉輕呼一聲，身子突然彈起，不偏不倚落入那新挖的土坑中，這本是萬老夫人用來嚇他的，此刻却眞的做了他的墳墓。

但萬老人一杖點過，身子竟也似被震得立足不穩，踉蹌退出數步，「噗」地一聲跌坐在地。

只見她面色早已大變，虎口亦被震裂，呆呆地望着土坑中的方寶玉，目中充滿了驚駭詫異之色。

原來她方才長杖點中寶玉穴道時，竟突有一股大力，激射而出，這股力道正如地下急流一般，若有了缺口宣洩而出，那一洩之勢，是

何等驚人，連萬老夫人這樣的功力，竟也全然無法抵抗。

她跌坐在地，呆望了半晌，顫聲道：「你……你莫非功力並未失去，只是裝出那樣子來騙人的？我……我老婆子總算對你不錯，你……你可莫要害我。」

她疑神疑鬼，自言自語，嘀咕了半晌，地穴中的方寶玉，却全無動靜，她揑起塊泥土擲過去，寶玉仍然全無反應。

她這才壯起膽子，悄悄爬過去，只見寶玉牙關緊咬，面上全無血色，伸手一摸，手足亦是冰涼如鐵！

萬老夫人悄悄站起來，喘了幾口氣，定了定神，悄悄道：「這……這簡直是個妖怪，小妖怪，到死了還要作祟害人。」

說到這裏，自己竟似也被自己嚇住了，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趕緊舉起長杖，將坑邊掘出的泥土，又塡了下去，眼見方寶玉身子，已將被泥土完全掩埋，已只剩下一顆頭顱，萬老夫人一面正待將最後一堆泥土撥下去，一面喃喃道：「你好生在這裏安息吧，莫要再出來作祟，等到你屍骨都已腐爛，變作花肥，後人見到這叢花特別繁茂，必定會感謝你的。」只見泥土已漸漸要將方寶玉面目掩沒，她方暗中鬆了口氣！

突然間，遠處似乎有人語脚步聲傳來！人聲入耳，萬老夫人長杖點地，身子已凌空而起，飛也似的向黑暗之處掠去，她身子雖臃腫，反應却仍是靈敏無比。

× × ×

方寶玉穴道自被長杖點中，他丹田之處，便有無數股氣流激射而出，他身子竟不由自主被激得彈了起來，跌入那土坑中。

等到他回過神來，他丹田之處的痛苦，竟已霍然消失，但四肢却突然變得酸軟無力，連指尖都似已無法抬起。

這種奇異的變化，連他自己都說不出究竟是什麼緣故？只聽得萬老夫人在那邊喃喃低語，到後來萬老夫人以泥土埋起他的身子，他也完全無法反抗，索性始終咬緊牙關，閉起眼睛，不言不動——萬老夫人在驚惶之中，竟未發現他還有微弱的呼吸，他身子也還有感覺。

他只是那冰冷而潮濕的泥土，埋起了雙足、腿雙，埋起了丹田、胸腹，剛剛已將埋着他咽喉。

他胸膛已被壓住，呼吸更是不通，心中迷迷茫茫的，亦不知是恐懼？還是惶亂？還是麻木？

這種被人活埋的滋味，世上又有什麼人能形容得出？

到最後，終於有一片泥土，撒在他面目，他胸中的悶氣，眼見再也無法吐出——永遠再也無法吐出。

那知萬老夫人却在這時，突然拋開了他，飛身去了。

他自己身懷絕技，自然知道萬老夫人所點的三處穴道，無一不是必死之大穴，但此刻他爲何還未死去，他更是想不通。

這時，他亦自聽得那人語脚步聲，漸行漸近，漸漸進入了這冷僻的花木林中，一人沉聲道：「此地絕無人來打擾，你我正好談話。」

這語聲一入寶玉之耳，寶玉心頭便不禁爲之一動，他只覺得這語聲是如此熟悉，彷彿本是他十分親近的人。

他掙扎着，要想去瞧一眼，這若是他的熟人，便可將他救出此處，怎奈他既不能動，又不能言，面上還覆着泥土，那裏瞧得見。

但聞另一人道：「你既有機密之事與我相商，便該與我坦誠相見才是，爲何要如此藏頭露尾，又蒙住了面目。」語聲冷傲，竟是冷冰魚。

寶玉這才知道，自己縱能爬起，也是瞧不見此人面目的了，但此人是誰？行藏爲何如此詭秘？與冷冰魚又有什麼說話？

只聽這人輕聲笑道：「你若是相信於我，不瞧我面目又有何妨？你若是根本不相信我，瞧見我面目，也是無用的。」

冷冰魚似是沉吟了半晌，道：「好，有什麼話？你只管說吧！」

那人先不答話，却展動身形，四下遊走了一遍，顯見他行事十分謹愼，明知此地無人，還是要查清楚。

但他觀察縱然仔細，行事縱然小心，却也萬萬夢想不到還有一個人竟是埋在地下，偸聽他們的說話。

寶玉只聽衣袂帶風之人，有如風捲木葉，響了一圈，然後，那人方自頓住身形，沉聲說道：「此番泰山較技之會，閣下若能技冠羣雄，便已不啻登上當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寶座，却不知閣下是否有意思？」

冷冰魚冷笑截口道：「這個冷某自然早已知道，難道此刻說了這番話後，冷某便能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不成？你說了有何用？」

那人緩緩道：「自然有用的，我且問你，此番泰山會中，武功眞能威脅於你的對手，除了方寶玉與七大弟子之外，還有什麼人？」

冷冰魚笑道：「七大弟子也未必是冷某的對手……」

語聲微頓，又道：「除了他們外，別豹，冷某更未放在眼中。」

那人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了，我若能令這些人全都無法去泰山與你交手，你豈非便可穩穩登上那武林盟主的寶座？」

寶玉心頭一跳，暗道：「這究竟是什麼人？又有何力量能令我與莫大叔他們全都無法與冷冰魚動手？」

他越聽越覺此人語聲確是十分熟悉，却又偏偏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誰？他確信自己記憶與耳力俱都不弱，無論任何人的語聲，只要被他聽過一次，他便不會忘記，但此次……此次爲何却偏偏忘了？他知道這其中必定有些古怪的道理，但究竟是什麼緣故？什麼道理？他心頭一片紊亂，越是要想，越是想不通。

只聽冷冰魚呼吸已自漸漸粗重起來，顯見也已動了心。

過了半晌，他終於沉聲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你爲何要如此相助於我？你究竟有何企圖？」

那人一笑道：「若無我相助，你萬難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這點你自己想必也清楚得很，你登上盟主寶座，想必定不會忘了我的好處，而我，也不願出面去爭那盟主之位，是以你我合則兩利，分則兩敗。」

冷冰魚道：「你……你要我怎樣？」

他語聲已因激動而顫抖起來，只因這「武林盟主」之位，對江湖豪傑來說，的確是種不可抗拒之誘惑。

那人緩緩道：「只要你寫下字據，與我訂下同盟之後，奉我如兄，終生不得違背，我便可一手將你扶上寶座了。」

冷冰魚呼吸更是粗重，他不忍如此受人擺佈，但又實在受不住這誘惑，又沉吟半晌，終於道：「你雖說得如此確定，但我又怎能信得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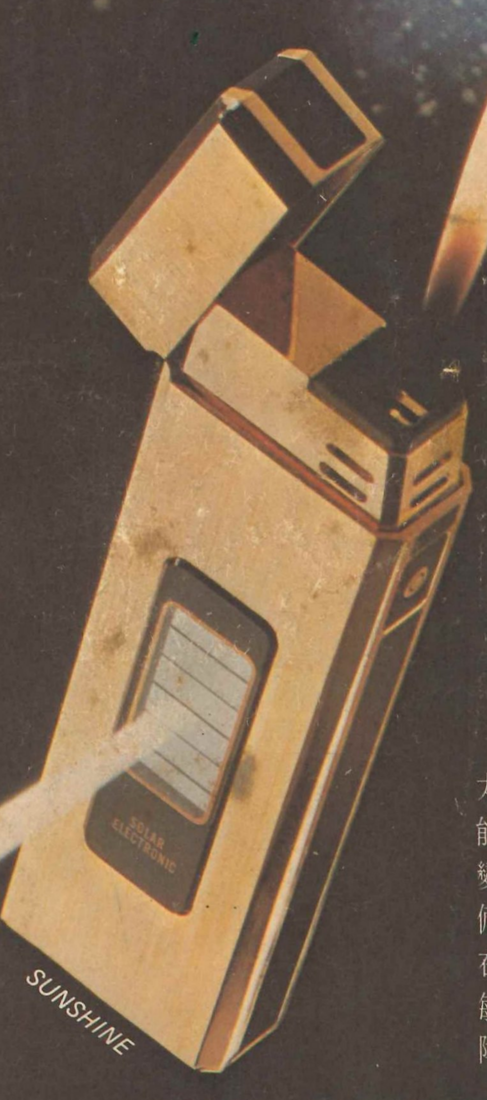
那人笑道：「你立刻便可信得過了。」話聲未了，突聽遠處有人語、脚步聲傳來。

那人輕叱一聲道：「藏起身形……快！」

但聞衣袂風聲，一閃而沒，接着，那邊的人語、脚步聲，越來越重，竟也走入了這片花木叢中。

——未完——

世界首創
太陽能打火機



PR

太子牌
感光型火機

太子牌感光型太陽能火機乃利用光能，包括太陽能及室內任何光源，變成電力，打火一觸即着。

備獨特太空聚積電路*IC 設計，雖在猛烈陽光曝晒下，亦不致因感光敏鋭，超量充電。聚積電路，可保障儲電效能，長壽耐用。

總代理：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